

花的刺有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舊書

長 [246.5]
25 10315
2

方知今新著

長篇言
情小說

有刺的花

春風出版社發行

有刺的花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渝版

實價

元

著者 方知今

發行者 春風書店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目次

- 一 法租界花園的小聚會.....一
- 二 「吃糖」的問題.....七
- 三 飯店中的一夜.....一五
- 四 好貴的白蘭地.....三二
- 五 意想不到的難為情.....四三
- 六 球場上初試身手.....五四
- 七 突如其來的一封信.....七六
- 八 一件特別貴重的禮品.....九九
- 九 三貝子在園探險旅行團.....一四六
- 十 好像是下了一回燒車運動會.....一八五
- 十一 真不愧球場上的一架警鐘.....二〇九

一 法租界花園的小聚會

天津法租界花園，雖然規模很小，可是裏面的一花一木，佈置井井有條，頗可稱得短小精悍。每天清晨和午後，一班住在法租界的太太小姐，茶餘飯後，信步所之，往往就走到裏面，吸幾口新鮮空氣，兜上幾個圈，以這裏爲遣興遺懷，流連徜徉的處所。那些太太小姐們，本來都是有閒階級，她們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天無所事事，常來常往，彼此在花園裏碰頭，久而久之，漸漸互相熟識，有幾位居然見面喊得出姓名，點頭談話，成了花園裏的好朋友。在這幾位當中，有一位秦小姐，最是出人頭地。秦小姐的父親秦同德，本是一位銀行老闆，秦小姐本人，又坐得一副花容月貌，名門閨秀，自然是時下的一位小姐典型。生在富有之家，秦小姐自幼體質稍弱，中學畢了業，遵從醫生的囑咐，暫時停止升學，她便以這花園裏，作了晨晚必到的所存。這天是一個清晨，秦小姐照例洗一洗臉，施粉塗朱，穿一件銀灰絲綢夾旗袍，外罩一件桃紅色細毛縐長背心，又媽媽婷婷的，沿馬路走到法國花園來。那時花前柳下，已有幾位早晚必會的女同志，徘徊來去，秦小姐一領首招呼，說了一聲：「早」，那女同志之中，早鑽出一位年華半老的徐娘，趨前笑道：「秦小姐，我看你這兩天，面孔

好像胖了許多，你的身體，必是恢復健康了！」秦小姐見出來的這位，是一位退伍軍閥的姨太太，大家皆叫她做：「伍太太」。便也叫她一聲道：「伍太太，我的身體，果然康健多了！從前上學，比現在瘦的多，這兩天，人人說我發福，我自己也覺得胖了。」伍太太拍了兩手一下，把一張臉，笑得盡是皺紋，說道：「俗語說：發福生財，這福與財，有相生相克，不可須臾離開關係，秦小姐發了福，自然會生財了！」伍太太是一個天津衛的人，說得滿口天津話，說完了，一笑比老鴉還難聽；秦小姐在天津住的雖久，然而對於天津銅臭氣息之深，並不表甚麼同情，聽伍太太發福生財的亂說，她的一雙細如絲綫的明星眉，微微的皺上幾皺，笑道：「伍太太，生財不生財，倒無所謂，我很願意早日恢復健康，到大學裏繼續求學，不要就調了大好光陰。像這每天到街上花園繞轉，也是醫生的勸告，如今總算見效了。」伍太太又嘖嘖兩聲，拉長着天津衛的口音，笑道：「現在的事情，真和珠簾寨的戲詞：『如今的事兒大變更』，一樣了！像我們家的大小姐，一天到晚，哭着鬧着，要上學；她爸爸說甚麼：『女子無才便是德』，兀自管不住她，中學畢業，又跑到北平上大學，這都是秦小姐的同志呀！」秦小姐聽伍太太來諷譏，她倒不甚在意，祇笑道：「伍太太，你們大小姐叫甚麼名字，在北平甚麼大學校上學？」伍太太尚未回答，那旁站着一位劉太太。是一位銀行主任的夫人，她的丈夫，就在秦小姐父親秦同德手下任事，噙着一張掛滿鴉片煙灰的瘦臉，扭着一條細如竹竿的嬌軀，微微笑道：「秦小姐，你不知道伍宅的大小姐？噯！那真是換德。她

們小姐的放大像片，你經過劉空等幾家大的照像館，從玻璃窗外，便可看見。你再買幾張畫報的話，尤其容易尋得，她們小姐的像片，向來都登在畫報封面。不但是名女學生，而且是名運動家，畫報賜給她的綽號，是甚麼：「一朱球場上的薔薇」呢？秦小姐見是劉太太搭言，她的一張如花粉黛，頓時佈上一層笑意。聽說伍家的小姐，是甚麼「球場上的薔薇」，她的眼皮眨了幾眨，笑道：「球場上的薔薇？這是女學生的綽號，很熟很熟，她好像是北平燕西大學的學生，名叫伍甚麼？名字忘記了！」那伍太太聽劉太太把自家小姐的綽號道出；秦小姐又將小姐肄業的大學說了，她越發嘖嘖的，笑起來道：「真是！現在的女學生，差不多在畫報上一登像片，提起來誰都知道。我們小姐名字叫梨琳，畫報上都用俗了；現在索性翻新花樣，像水滸傳上的母夜叉，一丈青，母大蟲一般，替她起了綽號，叫做球場上的薔薇呢！」伍太太說得好笑，那幾位太太小姐都笑了。有的便說道：「伍太太的大小姐，若是個母大蟲，將來須找個公大蟲，才好匹配。不然的話，祇恐無人承教了！」那伍太太笑着，把兩片薄嘴唇一撇說道：「人家才用不着找，男朋友多着呢！無人承教是瞎話，長此以往，還怕有應接不暇之虞呢！」秦小姐見她們說話也很有意思，便陪着她們笑了一笑道：「伍小姐的名字，可真是漂亮，梨琳兩個中國字，是一個外國名字的譯音，她好奇的心理，也就可想而知了！」伍太太替小姐接受着誇贊，就笑道：「秦小姐，她在北平上學。兩星期回天津一次，今天是禮拜六，晚車該回來了。我明天拉她來，給你們介紹一下，你們兩人見面，一定說得

來。秦小姐也點頭答應道：「她是個有名頭的女學生，我可比不了！她既是常回天津，那麼，這花園裏，怎麼未見過她光臨？」那劉太太聽說，早格格笑了道：「秦小姐，你果然是位大小姐，甚麼地方情形，也不知道。伍小姐在北平上學，北平的公園，像北海南海中央公園，和頤和園，非但是天津不能比，連上海也沒有。伍小姐送的都不愛逛，人家拿天津租界的花園，那會看到眼裏。讓她來，都不肯光臨罷。」秦小姐不是天津土著，北平她在初中時代，也曾住過幾日。聽伍太太說起北平，她也想起那舊都的三海，在這春光旖旎，日暖風和的節氣，是如何的令人流連忘返。不由把頭一仰，深深的呼出一口氣，笑道：「那北平的公園，樓台殿閣，山水亭榭，真是中國獨一份。上海天津漢口香港，那裏去找比頤和園再大的？的確可以說是北平的特色啊！」秦小姐說完，那劉太太尚未還言，伍太太在一旁已拍手鼓掌，笑得要打跌道：「劉太太小看人，弄得大失敗！你以為那秦小姐是個天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小姐麼？哈哈！人家走的地方才多呢，香港漢口上海，那個大碼頭沒到過？比你生在天津，將來還要死在天津，高的多了。」伍太太說得劉太太臉下一紅，怪不好意思，笑道：「你這人不好，人家替你們小姐吹噓，你反來挑我的毛病。這不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麼？」伍太太聽她罵自己是狗，也不加認真，同着秦小姐格格的一笑，就岔過去了。這一羣太太小姐，在花園裏繞幾繞，休息椅上坐一坐，日光將近正午，也分道揚鑣，出門各自西東，秦小姐記着伍太太的話，她在第二天早晨，又到法國花園來。那羣太太小姐，禮拜日多無餘暇

，有老爺的，禮拜六夜晚，免不了打牌，看戲的小應酬；有男朋友的，更要趁禮拜六看看電影。她們禮拜日早晨，都起不來，這花園裏反形冷靜。秦小姐流連良久，那伍太太始帶着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遲遲而來。笑道：「秦小姐受等了，我們大小姐沒有來，二小姐却先來了。」說着，向那小女孩叫道：「二媛，這位是秦姑姑，叫一叫，鞠一鞠躬。」那小女孩果然站在地上，深深的一鞠躬，叫了一聲：「姑姑！」秦小姐慌忙還禮不迭，進前一步，把那小女孩抱起來，笑道：「二小姐，你叫我姐姐罷！叫我姑姑，我年紀小，不敢當啊！」伍太太在旁看着，笑道：「叫得的！她是我生的，和我們大小姐，不是一奶同胞，怎麼叫不得？」那二媛給秦小姐抱着，把一張粉團似的臉，偎在秦小姐頸旁，也迷迷着兩隻小眼睛，笑道：「叫得的，你是姑姑，姑姑！」秦小姐聽她一叫，而又再叫，自己已有表示，豈不受之有愧。打肘手裏的皮夾，抽出一張十元鈔票，笑道：「二小姐，給你買糖吃，你可別嫌少呀！」那二媛雖是大人家的小女孩，拿了這張鈔票，也不由轉着眼珠。一看那伍太太。伍太太毫不在意的，笑道：「二媛忘了麼？人家給你的東西，怎麼不道謝呢？」伍太太一說，提了二媛的醒，望着秦小姐，低笑着說謝謝。那秦小姐笑起來道：「這算甚麼呢？別教我害羞！」她們說笑了幾句，那二媛忽然在秦小姐懷裏一掙，說道：「姑姑放我上來！放我下來，我姐姐來了！」秦小姐聽說她姐姐來，把手不由一鬆，放她雙腳落地。那邊已有人嬌聲問道：「二媛，你又耍甚麼東西？不害羞。」一媛一個嬌聲過去，張着兩隻手，臉向上一仰，叫道：

「二姐姐，你抱我！」秦小姐的眼睛，順着二媛走蹤一望，那邊走來的，是一個胖胖的女學生，臉皮上薄薄的罩着一層桃紅色，短短的頭髮，黑黑的兩隻大眼睛，身體非常健美。一把抱起二媛，把她手裏的鈔票奪過來，按入她自己的衣兜。笑道：「二媛，錢到你的手裏，又該胡吃亂喝。在外胡買東西，拿來纔給你保存罷！」二媛見鈔票給她搶去，兩手便推推搡搡的不服，撇着嘴道：「你不是好人！我的錢，給你保存的也多了，你給了我一塊錢麼？」那女學生抱着她不理，直走過來，笑道：「二媛，你給她錢花幹甚麼？她不會花呀！」伍太太笑道：「我帶她出來，又給她錢作甚麼呢？是這位秦小姐給的。」又對秦小姐抿一抿嘴唇，微微一笑道：「秦小姐，你不是想見我們大小姐麼？這可來了！」秦小姐早知道她是那球場上的薔薇伍梨琳，試這一刹那，看出她是一個未失少女天真的女學生，登時一番敬慕的心，油然而起，先笑着招呼她道：「伍小姐真早！我久仰的不得了，今天一見，榮幸的很。」伍梨琳抱着二媛，也向秦小姐點頭，又看着二媛，笑道：「二媛呀！你看着太陽都快正午了，秦小姐還說我們早，多麼羞人呢！」那二媛，祇笑迷迷的，撇着嘴唇不響，伍梨琳又接着笑道：「秦小姐，我可不會客氣呀！你可不要怪我，這兩天，西沽的桃花，聽說開的很好，你去看了沒有？」秦小姐見她開口先問自己看桃花，便笑着道：「不錯，西沽的桃花開了，我前幾天，同朋友看了一次，現怕開敗了！」伍梨琳見秦小姐談吐也頗風雅，她便也生了羨慕的意思，順眼把她上下打量一遍，見她細眉長目，高鼻梁，小嘴唇，生得够個

甚麼意思，逛那西沽，一路正，不知要吃多少灰土，再着不見桃花，可太冤枉了！」伍梨琳說罷，她懷裏的糖，早不答應了，把兩條腿在下面亂動，捉弄道：「姐姐，你今天帶我遊園，我要看桃花，」伍梨琳把她放下來，掏一小塊巧克力糖，塞進嘴裏，笑道：「二姨，別鬧了！西沽的桃花，都開了光桿，有甚麼好看，還是吃糖罷！」

吃糖的問題

那二姨吃着這一塊巧克力糖，果然便不言語了。伍梨琳說了這一句吃糖，秦小姐倒不甚注意，她自己忽然格格的笑起來，笑得秦小姐和伍太太，都不知所以。秦小姐祇得笑道：「伍小姐在北平，這福真是不小，北平有許多名園風景，無一不值得留戀，桃花大概還沒有開罷？」伍梨琳笑了半天，才止住了，聽秦小姐問，就答道：「梅花開了，而且含苞欲放，正開得好！那北海公園東岸，千樹萬枝，花開似錦，比這小小的鹿園，三枝兩樹，更好玩多了。」說着，又格格的一笑，抬起半截露在衣袖外的手臂，遮住兩片腮紅的嘴唇，說道：「真是！說了沒有三句半話，就說走了嘴，這着是在北平，又惹人笑話了！吃糖這名詞，不能隨便說的呀！——秦小姐這才微微明白她的意思了，或者道吃糖不是一個好名詞，無心出口，所以惹得她自己發笑，因問道：「伍小姐，吃糖是甚麼意思，能不能公開的說明一下，我是不

知道的。」伍梨琳看一看眼前的伍太太，見她因自己同秦小姐說得越勁，已自己帶了二嫂，到那白石亭上玩耍，就笑道：「秦小姐，這吃糖的名詞神妙極了！凡是北平的女學生，沒有人不知道，都互相拿吃糖取笑，這吃糖兩個字，就是代表了結婚呀！」秦小姐從來沒有聽見過說，吃糖與結婚能發生關係，她覺得好笑，說道：「吃糖是吃糖，結婚是結婚，這兩件事，有相連的關係麼？」伍梨琳洋洋一笑道：「自然有哇！如其不信，我告訴你。」說到其間，把頭一仰，嘴唇掀起來，意思是：你附耳上來，我告訴你。秦小姐果然遞上耳去，笑道：「究竟其意何在，我倒要領教！」伍梨琳把兩片嘴唇附在她的耳上，不慌不忙的，說了幾句不知甚麼話。那秦小姐，轟地變了朱顏，粉臉上一陣一陣的紅起來。斜睨她一眼，低笑道：「伍小姐真是浪漫，你怎麼研究男人，研究到那不相干的地方去了呢？」伍梨琳同她說了，自己格格一笑。說道：「這算得甚麼？北平的女學生，誰不知道吃糖是那一回事？並不是我一個入說。」秦小姐聽伍梨琳把這「吃糖」，翻來覆去說個不了，她笑吟吟的不語；心裏祇想問她：伍小姐的糖吃過了麼？那糖的主人是誰？但是，又覺羞人答答，不好意思說出口。那伍梨琳却言笑如常，毫無羞色。說道：「秦小姐是一位名閨秀，在天津住，未免屈尊了！我在天津，也在不常，今晚車就走，秦小姐到北平玩玩可好？」秦小姐雖然覺得這位伍梨琳說話浪漫，可是她的一舉一動，憨跳活潑，却也很惹人喜愛。聽她未說幾句話，直接約自己到北平，也想着北平多日未去，藉此春光明媚的時節，身體又漸漸復元，去遊玩一次，也

很有意思。便笑道：「秦小姐的盛意，我很贊同，今天下午就走麼？」伍梨琳見她的語氣，已是表示同意，自己更高興起來。笑道：「秦小姐是常出門的人，還怕家庭不許可麼？我例是星期日晚車走，買的二等來回車票。」秦小姐見伍梨琳一言即決，自己便笑道：「晚車就晚車，我甚麼時候，都可以去。家裏說一聲，也就可以了。」伍梨琳見她這話，很順利的答應，自己滿心欣喜，笑得一張口，合不攏來。說道：「秦小姐，我們一言為定，晚上走。」秦小姐唯唯的答應，伍梨琳便向那石亭上喊道：「二媛，你們快！」那伍太太抱着二媛，就走過來了。笑道：「小姐叫我們幹甚麼？有甚麼事情？」伍梨琳笑道：「秦小姐今晚車，跟我一同到北平了。」伍太太一聽，也笑了笑，說道：「二媛，你也跟她們到北平，北平有好看的桃花，比西沽還好！」二媛却不願意，敲着嘴道：「我不去，她竟和不相識的男人說話。」二媛這一句話，又引得她們笑了。伍梨琳約她們到冷香室吃早點，晚間七點半鐘，大家在老車站會面。秦小姐回家裏說一說，出遊是沒問題，自己隨身衣服帶幾件，裝一雙小皮箱，晚上應約到車站。那伍梨琳一個人，早在頭二等候車室坐着，秦小姐在舊票處一買票，她就隔着玻璃窗看見了。跑出來叫道：「秦小姐，票我買了，」秦小姐一看，是她一個人得坐一個別人，也沒有。因笑道：「謝謝你，你太客氣了！我們真是常出門的人，一個送行他還沒有。」伍梨琳拿出一張車票給她，看她手裏提一隻小皮箱，她又笑起來道：「常出門的人，送無人送行，而且還不帶一點衣服。我來往天津，永遠孤身一人，你顧着甚麼也沒有。」

秦小姐看了一眼，她手裏還拿着半張來回車票，其餘甚麼也沒有。也笑道：「出價知不？拿起腿來便走，這並不稀奇。」伍梨琳也不再進去，和他說笑着，在候車室外來回巡到步，那車站上的客人，對她們都很注意。這天伍梨琳穿的是學生衣服，一件細藍布旗袍，一件深紅色極細毛線的短背心，腿底下絲光緞織的，套一雙櫻白色絲襪，一雙黑漆皮高跟鞋，尚不甚引人注意。惟獨秦小姐的裝束，可太漂亮了。她穿的一件桃紅色薄綢長夾旗袍，上罩一件淺灰細呢春大衣，那大衣領豎起四五寸高，兜在腦後。大衣的身裁很短，旗袍下緣，露出一尺多，幾道白綢花邊，都可以看見。底下的絲襪皮鞋，是不必說，那頭上半燙的髮，斜兜着一頂白綢綉帽，襯着耳邊兩串鑽墜；髮邊一朵珠花，就不知吸收多少人的視線。她們在車站內遊行不久，那旁邊便盤盤旋旋的，有一個穿西裝的男人，在面前來去。那伍梨琳是何等樣人，她早看出來了，將手一拐，秦小姐，低笑道：「你看那穿西裝的，討厭不討厭？」秦小姐也不是傻子，早看見那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穿一身灰呢西裝，罩一件咖啡色華達呢春大衣，手提一隻皮箱，直着兩隻眼，祇顧往她們身上看。她不覺失笑道：「你聽，站台的鐘響了，火車進站。誰有功夫理他？」伍梨琳一聽，果然一陣鐘響，站外一亂，客人紛紛出入，她笑道：「鐘響，火車入站，大概還有幾分鐘，我們再站一站。」秦小姐見這一亂，再看那西裝少年，早沒了影，大概是上站台去了。她也未放心上，笑道：「我們走罷！」火車一來，就坐上去，遲了沒有幾分鐘。伍梨琳就依從着她，和她聯袂走上站台。那

站台燈光輝耀下。火車已緩緩的馳來停住。秦小姐伍梨琳都是常出門的人，車一來，便分開人羣，擁上去佔座。那二等車的茶房，接過她們的皮箱一隻，放在車窗上。她們在下面覓了個空座位，對面坐下來。那火車內外，上下紛忙，亂過一陣，也就肅靜了，秦小姐見這車內乘客很多，像自己和伍梨琳這樣，兩人對坐，佔四個人座位的乘客，還沒有第二，她也笑了。兩人相視微笑，方在躊躇滿志，那茶房忽又從一隅，引過一位客人來。秦小姐眼睛認得清，那客人不是別人，正是在候車室外，那個兩裝少年。茶房引到這邊，見有空位，就站住了。一言不發，把小皮箱堆上去，讓那少年坐，那少年倒還客氣，含笑問一聲道：「小姐，這邊有沒有人？」秦小姐早把個頭，別轉窗外，裝做沒有聽見，不和他兜搭。那伍梨琳却不在于，也笑答道：「啊！這座位沒有別人。」那少年一聽，精神抖擻，趕緊誠惶誠恐的坐下了。偏好他坐的是秦小姐這邊，緊扭着她。秦小姐的頭，才扭回來，那車外電鈴一響，火車就徐徐的開動。那少年揚着一張橘皮臉，身軀隨着火車的行動，故意在秦小姐這邊，一捱一碰。兩隻漂亮的黑皮鞋，伸直在面前，口裏哼唧着幾句有聲電影，「藍天使」內的英文情歌？洋洋自得。秦小姐緊攏着他，不堪其擾，望望伍梨琳，她正望着自己笑。就不願甚麼，一挺身，霍地立起，讓了這空座位給他，和伍梨琳並肩坐了。那西裝少年見走了一個，他更得其所以，索性把兩隻腳翹得老高，搭在座位一邊，把兩人的座位，一個人佔了，伍梨琳看他這樣狂悖，祇有用臂肘拍着秦小姐，微微發笑。秦小姐却不大好意思，自己正自直視，神

色自若，不敢露出輕狂來。那西裝少年哼唧唧的，唱了一會，火車開得快了。便又把腳擺下來，伸手懷中，掏出一隻化學質的香煙匣，抽出一支極細極細的外國香犯，一下一下的，在座旁小台上亂顫。一面用力喊着茶房，說道：「拿火柴來，要快快的！」那茶房慌忙應着，捧着茶盞茶杯，過來放下，掏出一匣保險火柴給他。那西裝少年接來火柴，眼睛一望秦伍二人，就賣弄了一下漂亮。原來他口啣香煙，右手拿着一支火柴和火柴匣，把火柴匣一拋，趕忙用火柴頭在空氣中，和火柴匣上的藥一擦，撲地一聲響，火柴燃着。然後左手伸出，恰好接着火柴匣，那右手的火柴，已經伸過口邊，把香烟燃着，噴出烟來。這幾下，表演得不要不忙，非常自然，聽了，吸着烟，對她們迷迷一笑。他這邊玩得高高興興，伍梨琳和秦小姐，自然看得又清又楚，兩人互相忍着笑，祇是不響。那少年把一支香烟，拚命的一陣吮吸，噴雲吐霧，不到一分鐘，那支香烟，已宣告鞠躬盡瘁，剩了二三分短的烟屁股。他用手一揚，溜溜溜的，這段烟屁股已飛到遠遠的痰盂內，哧的一聲微響，烟銷火滅了。那少年吸完這支香烟，望了望對面，再摘下呢帽，用手籠攏頭髮，摩拳擦掌的，仍是很無聊。火車一過新車站，開得更快了。那少年伸手身上一陣亂掏，不知由甚麼地方，掏出一張畫報來，翻來覆去，不住的瞧，偏巧那畫報封面上，一塊八寸大的銅版，半身女人美術照像，不是別人，正是伍梨琳。那個版下的一行文字，印的是：「燕西大學校體育明星球場上的薔薇伍梨琳小姐」。那少年看的是畫報裏面的一二兩版，一四版在外面，所以這封面給秦小姐，着了個清

楚。她可再忍不住了，自己也用電扇一搥伍梨琳，想逼她說她。那伍梨琳却神不之屬，斜着兩眼，看着車窗外，遠遠幾點星星之火的燈光發怔。秦小姐一拐她，她微微的驚覺，轉回頭來，問道：「秦小姐，幹甚麼？」這一問，問得聲音很高，連那少年的眼睛，都由畫報上射過來。秦小姐看了。却又微微偏促不安，左手裏的一塊絲綢大手帕，在右手上繞，瞧了伍梨琳一眼，低低的笑道：「你嚇唬甚麼？我告訴你，你看那張畫報封面上，印的是誰的照片？」伍梨琳一聽，就猜到那畫報上，印着自己的照片。這在她本是司空見慣，無足為奇。平常自己祇要在照像館，照了新照片，那照像館主人，就自動的拿去畫報發表，要干涉也無法干涉。今天一聽她說，隨隨便便的，也不介意，祇向那少年拿的畫報上，注一注目，一笑不言。那少年聽聽不清秦小姐說的甚麼，可是由伍梨琳注目自己的畫報來，已知她們議論的，是這張畫報。他的神經頓時特別興奮，自己又把畫報翻了幾翻，果不其然，就看見伍梨琳的照片了。那少年看一眼畫報，再看一眼伍梨琳，不禁嘆了一聲。這一聲嘆，秦小姐可實在不能忍，嘆聲便笑出聲來，隨着把頭一扭，粉面便轉向車窗去了。那少年由畫報上，得到伍梨琳的芳名，他越發目不轉睛，兩眼圍着她亂轉。伍梨琳給人看膩了的面皮，生得很老，正襟危坐，任他去看，不作與紅一紅。那少年看了半天，斷定她是伍梨琳，却沒有別的話講，摸出一張小名片，咳嗽了兩聲，有語開言，輕輕說出話來道：「這位小姐，貴姓是不是姓伍？上名是不是梨琳？」他這一說話，誰都想不到，那秦小姐先吃了一驚，趕忙把臉一扭。那伍梨

琳却毫不羞乎，沉了一沉氣，坦然而在的，答道：「不錯，我是伍梨琳，你是誰？眼拙的很！」那少年見她果是伍梨琳，一些沒有錯，胆子越加壯起來，忙用兩手托着一張小名片，送過了過來，笑道：「伍小姐請着，呂小恭是我弟的名字，我的妹妹呂小芳，是伍小姐的同學，她常回家趕及，你記得不記得？」伍梨琳先不接名片，聽他說完，才拿過名片一看，那上面果印着「呂小恭」三個三號小鉛字，別的字也一無所有。她眨了一眨眼皮，輕輕把名片擲在座旁小台上，發微笑道：「原來你就是新試呂，對不起，沒有見過，失敬了！那呂小芳不錯，是我的同學。」那面裝少年呂小恭和伍梨琳能够攀上談話，雖然她的答覆，不無冷落之嫌，可還是自己熱騰氣，不能因之驟減。祇把兩手捧在襟前，很溫順的笑道：「伍小姐，我久仰大名了！今天若不是這張畫報，我們還不能認識呢！這張畫報，專講是……」

「呂小恭」的下面，本要說「媒人」二字，可是又一想，太冒昧了，故此說到半截，不敢往下說。那伍梨琳却不甚留意，祇伸着「雙手道：「密斯忒呂，甚麼畫報？給我來看。」

「呂小恭見她要索畫報，自己慌忙雙手捧着，必恭必敬的，送到她眼前，笑道：「伍小姐請看，今天出版的畫報我剛從勸業場買來的。」

「伍梨琳不搭理他，祇拿來畫報，和秦小姐並着肩看。那秦小姐聽他講起談來，原來是同學的哥哥，自己料不到如此巧法，也倒爲之失笑。便不言不語，和伍梨琳看着畫報，那畫報上的文字圖畫，在在引人入勝，看了一看，倒也不忍釋手。那呂小恭見他們都看畫報，趁此時機，就站起來，把窗上放的小皮箱取下，打開放在身旁，取出幾個稿紙

幾瓣雅梨，擺在小台上。然後又和茶房要來一條熱毛巾，揩淨了手，取一隻德國小洋刀，將果皮剝下，梨皮削了，切成小塊，又拿出幾根小牙籤，笑吟吟的招呼道：「伍小姐，請吃點水果解渴，火車裏的茶，簡直不能喝！」那秦小姐一邊看畫報，一邊早用眼角，看見他置備一切，暗暗可笑。這會他一來讓，那伍梨琳早沒有客氣，點了點頭，連謝也不謝。呂小恭又看看秦小姐，向伍梨琳笑道：「伍小姐，請你與我讓一讓這位小姐，大家隨便吃。」伍梨琳一聽，這有甚麼客氣，忙轉面對秦小姐道：「秦小姐，你吃水果呀！還等着我讓？」秦小姐見讓到自己頭上，深覺不好意思，拋下畫報，扭了扭頭道：「我不吃水果，怕肚子疼！」那呂小恭已經用牙籤挑起塊梨，打算遞過來，又聽她說不吃水果，祇好放下了，從皮箱內一翻，又翻出一匣口香糖，抽出幾片遞過，笑道：「秦小姐不吃水果，吃一塊糖也好！」這一說吃糖，秦小姐早間在法國花園，聽伍梨琳說的「吃糖」，尙還記得，禁不住粉靨飛紅，一時急不得，擋不得，那伍梨琳索性灑脫，更不禁格格的嬌笑起來。

三 飯店中的一夜

她們這一發笑，那呂小恭還自莫名其妙，拿着幾片口香糖，遞去不妙，縮回來又不好，幾乎窘住，伍梨琳却是不在乎此，伸手了接來，放在小台上，催推秦小姐道：「秦小姐，別笑了，吃你的糖罷！」這一說，秦小姐的臉更紅了，扭一扭頭道：「別胡說，你才吃糖

呢！我是不吃的呀。」秦小姐把吃糖二字，合在一起說，那呂小恭久在北平，也聽明白了。知道她們由吃糖二字，想到那件事情上，他不但毫無羞澀，反而哈哈一笑。自己拿起一片口香糖，朝她們笑道：「秦小姐的忌諱真多，這有甚麼難為情？你們不吃，看我來吃！」說時用手將口香糖包紙剝去，放在嘴裏咀嚼，舒眉展眼，彷彿不勝其津津有味。他這樣一來，秦小姐不禁不由，便低低啐一口，更覺得他這人的可勝。那伍梨琳却拿一片口香糖，剝去包紙，往她嘴裏一塞，嗶嗶的笑道：「你吃呀！人家呂先生給你的！」秦小姐雖然在厭煩着，也祇得耐下五分氣，把這片口香糖吃了。那伍梨琳見她吃了，又不禁輕輕拍一下手，附在她的耳根，笑道：「小姐，你今天也吃了糖，告訴我，甜不甜？」秦小姐揚起頭，望了望她，本想打她一掌，但是一看那呂小恭，祇好把手縮住，給了她一個白眼。這裏伍梨琳和秦小姐鬧得有趣，那邊的呂小恭却看得入神，覺得嘴唇一涼，似乎是流了幾滴口涎，忙用手帕一擦，笑道：「伍小姐，密斯伍，你別竟讓秦小姐吃糖，這水果也請你吃一點！」伍梨琳的頭才轉過來，看着他一笑，拿牙籤插了一塊梨吃，不和秦小姐鬧了。那呂小恭見秦小姐雖然不甚假以辭色；但是，這伍梨琳言談舉止，皆很落落大方，自己就搭訕着問道：「伍小姐這次由天津到北平，天可不算早了！阜成門和西直門，全不能出去，住在城裏麼？」伍梨琳平素不大願意人家問她的行止，聽到此言，祇慢慢的答道：「是的！我住在城裏，因為我每次由天津來，坐夜車的時候多，全是不能出城住在城裏。」呂小恭聽說她能住在城裏，自己的

神經就非常的振作。笑道：「可惜今天是星期，而不是星期六，倘便是星期六，北平夜裏還可以玩玩，星期的夜裏，似乎就太冷靜了！伍小姐今天到北平，一定住在朋友的公館了？」伍梨琳正拿着一支牙籤，插了一塊梨，要往口裏遞，聽他語焉不詳，自己和自己搗鬼，又問自己的住處，便嚙下這一塊梨，把牙籤一丟，身軀往椅背上一靠，揚了一揚眉毛，笑道：「是呀！我每次回來，星期日的一夜，不是住在朋友家，就是住在飯店，因為城門關了，不能出城到學校咧！」呂小恭聽到她的答覆，頗為滿意，用手插起一塊橘子吃，也自己笑道：「夜裏回家，畢竟有許多不便，譬如我今天由天津動身，坐了夜車，就打錯算盤，不如明天早起回北平。」伍梨琳見他自言自語，自己忍不住，就搭言道：「密斯忒呂，你到天津，有甚麼公幹麼？」呂小恭和自己說話，本是正感到枯燥，得了她的問話，趕忙答覆道：「是的，我到天津，也是朋友之約，約我到西沽遊玩，我流連兩天，早就該回去了！」呂小恭說至此，那秦小姐在一旁，噙着口裏一片糖，半天不再搭言，聽了呂小恭之言，却不由嘖嘖一笑。這一笑，呂小恭頗引為榮幸，眼光就隨着射過來。那伍梨琳也不禁把臂肘又一拐她，側過半張臉，笑道：「你這半天，一句話也不說，却自己笑甚麼？」秦小姐抬起頭，撩她一眼，也笑道：「我是笑這世界上，跳躍着的人們，從北平到天津，從天津到北平，忙的是甚麼？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伍小姐見她悶了半天，悶出這幾句糊裏糊塗的話來，也笑起來了。拿手一拍她的手臂，笑得個前仰後合。說道：「看不出來，你這樣沉靜的一個人，原來富有

哲學頭腦，專門說這似是而非，莫明其妙的哲學話，你是個女哲學家呀！」伍梨琳這一打趣，秦小姐又抬起臉，看了她一眼，那呂小恭却也陪着她們一笑。火車一站一站的走過來。他們的談話，也由散漫，慢慢的緊張起來，你一言，我一語，大家說得雖不十分投機，却也可以免去彼此旅途中的寂寞。不知不覺中，一百多里路程，已走過十分之八九，火車過了豐台，永定門就在前面，火車走的也慢了許多。車內的客人，大家都在收拾隨身的衣物。車上伺候客人的茶房，也紛紛來收起茶杯茶壺，打來熱毛巾，問客人索要茶資。那呂小恭預備了，乘茶房打來毛巾擦手的當兒，早攥了兩元鈔票，塞給茶房，用手一指她們，那茶房點頭會意，不言不語的走去。他這裏玩的把戲，瞞不過伍梨琳的眼睛，一一看得明白，默然無語，裝做不覺。那秦小姐見茶房收拾茶具毛巾，並不要錢走去，自己也頗為可異。不覺向梨琳道：「伍小姐，茶錢你給了麼？」伍梨琳洋洋一笑，還未答言，那對面的呂小恭，早挺身自任，不客氣答道：「秦小姐不必說了，茶錢我已給了！」秦小姐這才知道是呂小恭給的茶錢，不免報怨伍梨琳道：「伍小姐，你也太不客氣，豈有倒教呂先生花錢之理，我們一路，還多承呂先生照拂呢。」秦小姐這一說來，呂小恭的身上，都鬆快了，越發的笑道：「應當的，小意思！不足挂齒。秦小姐和伍小姐，大家都不是外人，請不要客氣，否則我深感不安了！」伍梨琳對秦小姐撇了撇嘴，微微笑道：「你別竟報怨我，呂先生和茶房，袖裏來，袖裏去，辦得祕密極了！我看不見，你也看不見麼？」秦小姐給她說得無話，覺得謝也不好，不

謝也不好，祇好自己一笑。那呂小恭見她們屈服下來，自己也晃一晃頭，得意之至。那火車這時已過了東便門，徐徐的向前門推進。呂小恭看一看窗外，又看一看伍梨兩位小姐，把她們的一隻皮箱，由窗上拿下來。笑道：「再過不了二十分鐘就算到了！」秦小姐因這皮箱是自己的，祇好提在手裏，說一聲謝謝，又搔頭問伍梨琳道：「我們一路，甚麼話也未得說，這應當怎樣辦呢？方才你說，住朋友家，我想總不大方便，我們還是先住飯店罷！」秦小姐說完，伍梨琳方在沉思未答，呂小恭早把精神全貫注在她們身上，忙搖言道：「秦小姐說得也很是，黑天半夜，到誰家也不方便，住飯店最好，像我也是這樣，今天回家太晚，祇得也住飯店了！」伍梨琳聽他信口胡云，自己看看腕上手表，才十一點十幾分鐘，這時候平安、光陸等家夜場電影，也是剛散場，怎能够回不去家？如果是不懷好意，想住在一家飯店裏討便宜，我倒要惹惹，給你些苦頭嚐。想罷，微然一笑道：「我也是如此想，今天就住在電話飯店裏罷！它是在東長安街，我們到那裏全方便！」呂小恭一聽電話飯店，自己精神就是一振，暗忖這位小姐真算可以，電話飯店是出名的壞地方，跳舞賭博，甚麼沒有。這位小姐偏要住在那裏，難道她愛那亂七八糟的地方，常和外國人辦交涉？自己當然無可無不可，應聲道：「好的很，我們大家全到電話飯店去，開兩個房間，總够住了。」呂小恭特意要表明兩個房間，便是給電話飯店名頭壓下去，表示自己的清白。那秦小姐見自己一句飯店，引起他們三言五語，把去處決定，自己非常不滿意和他同住。要說，也不好說。望着伍梨琳，遞了幾個

眼色。她也是裝做不覺，祇和呂小恭道：「呂先生，我們都住在電話飯店，大家也熱鬧！」呂小恭方想再說，那火車業已馳進火車站，緩緩的停住，車上車下，頓時抖亂起來。秦小姐提着皮箱，先跳下火車，呂小恭隨着伍梨琳，收起皮箱內零碎東西，也下來了。電話飯店是外國人開的買賣，素不到車站接客。秦小姐下車，就往西走，那伍梨琳追上幾步，笑道：「小姐，不要往西，往東進水關，由東交民巷走，幾步路就到了。」秦小姐腳下一站，待她追過來，始向她低笑道：「伍小姐，對不起的很，我實在不願意同那冒失鬼，住在一個飯店。我要出站找飯店汽車，往長安飯店去了。」伍梨琳見她不甚了解自己的意思，回頭一望那呂小恭，他並未上來，祇在遠處癡立。便把眉毛一舒，捉她一把，暈紅看臉，笑道：「秦小姐，你誤會了！我是那樣的人麼？告訴你，今天晚上，請你看耍狗熊，做戒他的將來，看他以後，還敢如此輕薄，誰不認識誰，居然敢說話。」秦小姐給她這樣一說，自己不禁又一遲疑，那呂小恭遠遠望着，尙自不知就裏，因趕過來，笑道：「秦小姐不願走水關，我們出東站也行，雇一輛汽車坐好了！」伍梨琳見他來了，就不再說，一手挽着秦小姐的臂，笑道：「姊！隨你的便，我們依着你，出東站了。」呂小恭一聽，趕忙前頭開路，去雇汽車。秦小姐也未便再問，同伍梨琳出來，那呂小恭三五句話，已雇好一輛汽車，請她們上去，自己也坐在對面。進前門，到東長安街電話飯店。那電話飯店的西邊，一個比一個油滑，是專門幹這路生意的。見他們兩女一男，跳下汽車進來，慌忙頭前帶路，引着他們上樓。問他們要大房間

，還是小一點的？呂小恭自然不等她們說話，代答道：「不要大，不要小，先看一間中等的，就可以了！」話未說完，伍梨琳先不高興了，說道：「怎麼要住中等的呢，我每次住飯店，總要住頭一等的，帶浴室和銅床。」呂小恭一聽她的口氣，忽的一楞，暗驚她的派頭之大，那西崽急忙趨承她的意旨，攆了一擋電門，就近推開左邊的門，笑道：「小姐請看，這裏就是一個上等房間，你看可否中意？」伍梨琳一看這房間，銅床白漆桌椅，地上鋪着厚毯，設備特別華貴，屏風後兩扇小腰門，裏面正是浴室。便不容別人還言，一抬腿就走進去，坐在沙發內，東西一望，笑道：「這裏勉強尚可以住，再好的，就要到北京飯店，你們這裏也沒有了！」呂小恭見梨琳看中了意，忙讓着秦小姐也進來，那西崽也去泡茶。秦小姐放下皮箱，和伍梨琳相視一笑，知道她居心叵測，也不說話。那呂小恭看了這個房間，也默然無語，知道這樣上等房，一天非七八塊錢不辦。伍梨琳却神色自如的問他道：「呂先生，你看，這房間好麼？」呂小恭放下手裏皮箱，也坐在一隻椅上，聽她發問，才笑道：「這房間當然不壞！再好的，真是也沒有了。」伍梨琳聽他迎着自己的意思說，也朝他一笑。又把身軀往沙發背上一靠，看了秦小姐一眼，說道：「秦小姐，我們就住在這房間罷，你倒是坐下呀！」秦小姐既然來了，祇好也離呂小恭遠一點，在沙發上一坐，微微笑道：「伍小姐，你懼甚麼，我這不是坐下了麼？」伍梨琳見她也略略放縱，自己更得意了。那西崽泡來一壺茶，拿來一張旅客表，請他們填寫，照例要交給呂小恭。呂小恭却拿給伍梨琳，自己祇摸一張十元鈔

票，在西崽手裏一塞，說道：「先拿這個去，存在賬房，明天再算。」西崽收了這十元鈔票，知他們是住一夜的客人，不言語了。那秦小姐知道在填寫旅客表時，即要付錢存賬，已經拿出自己的錢，見他搶着代付，不便小家氣，自己將原銀收回，也不帶了。秦小姐却低頭填寫旅客表，故作不覺，待到填寫完交與西崽，始問道：「存幾個錢到賬房麼？」西崽看了旅客表，又一看呂小恭，笑道：「這位先生，付了十塊錢存賬。」說着，把手裏的鈔票一揚，走出去了。伍梨琳也不言語，又對呂小恭一笑。呂小恭見她這種不以爲忤的神氣，却拿起茶壺，爲她兩人各斟杯茶，笑着挑逗她幾句道：「伍小姐倒是個好玩的人，要住這電話飯店，電話飯店後面，跳舞場賭場，各種白相的花樣，完備極了。」伍梨琳既是住這電話飯店，焉得不知裏面詳情，見他拿來賣乖，却故意裝糊塗道：「這裏有甚麼花樣，我倒不知道，呂先生說一說。」呂小恭聽她說不知道，這真是大出意外，把舌頭一伸，脖子一縮道：「伍小姐真不知道！喝！花樣多咧，一時是說不完，等會我們可以去一一參觀。」伍梨琳的身軀，本來是靠着沙發背，這一來，越發的縮在沙發的一角，望着秦小姐道：「秦小姐，你想怎麼樣？可有參觀這裏面花樣的心思？」秦小姐看他兩人說話，自己正想今天的事好笑，若非伍梨琳，誰能和這卑鄙污穢的男人，一室相對？聽她問及，笑道：「我是不想去了！天氣不早，吃點東西睡覺了。你們二位請便罷。」伍梨琳聽了這話，忽然咳嗽了聲，像是提醒起來。說道：「對呀！我們在火車裏，一點東西沒有吃，我也餓了。」伍梨琳方一說出餓，呂小恭就搭上話

來，笑道：「那麼，叫西崽要宵夜，他們這裏的點心好極！」伍梨琳一聽宵夜這名詞，彷彿腦袋，就疼的了不得，皺眉說道：「誰能够吃那宵夜，他們這裏的大菜還不錯，我每次來，總是要吃大菜。」呂小恭聽大菜這名詞，方在一呆，那伍梨琳的手，已去按那叫人的電鈴。笑向秦小姐道：「秦小姐，我們吃大菜罷。」秦小姐聞聽他們的問答，知伍梨琳要乘機捉弄瘟生，自己笑道：「隨便罷，我是甚麼全可以吃的。」話未說完，那西崽已敲門進來，站着聽候吩咐。伍梨琳看一眼呂小恭道：「呂先生，你也來一客大菜麼？」呂小恭到此時際，估量那十元鈔票，再不會够的了。祇得狠心笑道：「我也奉陪一客，伍小姐有興趣，我當然奉陪。」伍梨琳微得他的同意，便不再客氣，即向西崽道：「菜單拿上來，我們看一看。」西崽見是要吃大菜，急忙就去拿來菜單，又把當地桌椅一收拾，鋪上一塊雪白的台布，擺上三份刀叉。伍梨琳把菜單傳給他們看，又交回西崽，命他照來三客。西崽接去菜單，不向伍秦兩位小姐說，却對呂小恭的耳根輕聲笑道：「先生，那錢再請付一點，這房間是八塊錢，大菜三元一客，不够了！」呂小恭這一着，是早在意中，自己既付了十元，這時反不能省，不好省，於是又挖出十元腰包，交西崽道：「這個再拿去，一會不够再說。」西崽笑着去了。呂小恭拍拍腰包，看那伍梨琳，坐在秦小姐身旁，兩人望着牆上一張風景畫，低低的說笑。這裏拿錢存賬，似是並未看見。因又咳嗽一聲，笑道：「伍小姐，你二位談甚麼呢？」說畢，也不呆坐着了，站起捱過去，雙手插在褲袋，歪頭看了她們微笑。那伍梨琳和秦小姐說話，即是

避免他注意，見他捱上身來，兩人一齊站起來了。伍梨琳先答道：「我們沒有談甚麼，祇不過這風景畫。它是蘇州虎邱，那裏是秦小姐的家鄉。由這風景畫，秦小姐又想起家來了。」

呂小恭兩隻光溜溜的眼睛，在秦小姐的臉上，滴溜的打了一轉，笑着哦了一聲道：「秦小姐，貴處原來是蘇州。我聽說話，也沒有聽出來。」那秦小姐看呂小恭這種捱捩湊湊的模樣，心裏好生不快。因起身躲開，坐在西餐台的一頭。取起一把小刀，敲了碟子一下。說道：「伍小姐說的是甚麼話，我是蘇州人，也奇怪了！」秦小姐說得呂小恭，也嗤溜一整的笑了。

那茶房推門又走進來，擺上十來碟零星小吃，請他們入座，呂小恭過來請秦小姐讓讓座位，秦小姐祇是不理，說道：「我這不是早坐了麼？還讓甚麼座位！」那伍梨琳也過來，見他們相持不下的情形，倒很好笑，說道：「秦小姐，你看你坐的是甚麼座位，那是你應該坐的麼？」秦小姐這才看出自己鬧錯了，原來自己坐的，恰是一個主位，這主人翁是呂小恭，自然是該他來坐。不覺面紅過耳的起身，移開一邊，笑道：「我也是糊塗了，那有搶呂先生的座位之理。」呂小恭過來坐下笑道：「我們不拘形跡很好，我是恐怕秦小姐一會挑我的眼，不得不讓。」那伍梨琳也笑道：「呂先生原來是有心眼的，那麼我倒不如不說了。」這話說得大家都一笑。伍梨琳決不客氣，說完，就劈手拿叉，插起一塊煎鷄蛋吃，嚼了沒有兩口，忽然一咳嗽，原物吐出道：「啊喲，這鷄蛋攔了多少天啦！味道都壞了，秦小姐，你嚐嚐，這還能吃麼？」伍梨琳忽然一噤，大家都一怔，秦小姐倒沒有嗜，那呂小恭先急了，說道：

「這奇怪極了！電話飯店的西餐，從來出名，怎麼能壞呢？」伍梨琳見他不相信，氣得變了朱顏，將刀叉順手一拋，怒道：「你不信，你自己去嚐，這種壞味道的西餐，誰能够吃得下？」呂小恭見伍梨琳一變臉，自己嚇得一哆嗦，忙陪笑道：「伍小姐不必生氣，我來嚐一嚐。」說畢，自己把那塊雪白的揩布，鋪在膝頭上，挺胸凸肚，擺出十足吃大菜的架式，嚐了一塊雞蛋，却沒有嚐出甚麼異味，不敢實說，祇得敷衍道：「伍小姐所見甚是，這些小吃，日子是多了一點。」伍梨琳聽他並無異議，才不響了。又隨便叉了幾樣，也都東拋西擲，模樣皆說不好。直到那西盞端上第一道湯來，她嚐了一口，又皺眉道：「該死！這是甚麼西餐？簡直不能吃了！」那西崽見她說不好，自己做聲不得。呂小恭也順風使船的，說道：「真的，你們這裏西餐，一天不如一天了！怎麼這樣退化呢？」那西崽未敢多說，祇諾諾兩聲，問道：「先生，酒大概不用了罷？」呂小恭一聽說酒，方在一驚，那伍梨琳的耳朵尖，早聽見了。搭言道：「吃大菜那能不要酒呢？快拿來！我吃白蘭地，先給我開一瓶。」那呂小恭一聽白蘭地，心說這一下，又要兩三元，眼睛再一望伍梨琳。那伍梨琳自己說了不算，這時却又問秦小姐道：「秦小姐，白蘭地你吃得來麼？吃不來，要一瓶啤酒可好？」秦小姐雖知她意圖玩弄，可是在自己心裏，實在不很願意，祇笑道：「我沒有吃白蘭地的造化，啤酒也來不得，費心舉一杯汽水來，就可以了。」秦小姐這一說，呂小恭的心始才一鬆，自己就勢來個漂亮。不待她們再發言，即告訴那西崽道：「快去要白蘭地，那位小姐的汽水，也都拿來

「我也喝汽水了。」西崽不敢多言，急急去拿來一瓶白蘭地，打開要給伍梨琳斟。這種白蘭地的吃法，向來是要用高脚玻璃杯斟的，伍梨琳却把一個吃啤酒的大玻璃杯拿起來，教他在裏面。西崽看見那酒杯，不由心中暗驚這位小姐好大酒量。慌忙代她斟酒一大杯，又開了兩瓶汽水，代秦小姐呂小恭都斟上了。那呂小恭照例舉起汽水杯，朝她兩個一碰杯，自己把汽水微呷一口。秦小姐也呷一口汽水，笑着說了兩個字：「謝謝！」呂小恭身爲主人，覺着非常得意，汽水杯一放下，一看那伍梨琳的一大杯白蘭地，吃了不及十分之一，連忙笑道：「不行，伍小姐要了白蘭地，不吃可不行，這一杯無論如何，也要乾了！」伍梨琳焉怕他逼迫，不慌不忙的，把酒杯一舉，肩頭聳一聲，格格的一笑道：「呂先生你看我這杯白蘭地，眼饞是不？來！替我吃一點！」說着，那舉杯的手一歪，已經倒了多半杯白蘭地出來，到呂小恭的汽水杯去。呂小恭一見，魂不附體，一跳起來，笑道：「這如何能行？我是不能吃白蘭地的，白蘭地是伍小姐要的啊！」伍梨琳舉着自己的多半杯白蘭地，眼望秦小姐，努一努嘴道：「秦小姐幫我勸呂先生，這半杯白蘭地，非勸他吃不可！」秦小姐看他兩個越鬧越新鮮，自己也正笑着，聽見伍梨琳說，自己也有意逗逗他，舉起杯來，笑道：「呂先生，那一杯不是完全白蘭地。還有半杯汽水呢！怕甚麼呢？」呂小恭見默默不言的秦小姐，居然也說了話，自己把一杯白蘭地兩換的汽水，舉起來，愁眉苦臉的，笑道：「伍小姐這未免是幾人所難了。我一杯酒量都沒有，何能吃這一大杯。」伍梨琳見他舉起酒杯，自己越不放鬆，拿

酒杯和他一種，笑道：「乾了罷！不能吃一大杯，也要吃下十分之六七才行呢！」呂小恭不能吃酒是假的，吃一兩杯白蘭地，總還不至於醉，便佯言吃了半杯，笑着放下杯。西嶺恰又換上一道菜來，他們就低下頭吃菜，那伍梨琳吃了這道菜，還不恰意，拍案叫道：「這菜簡直不是味，不能吃了！真是該死！」呂小恭自己正一刀一叉，吃得津津有味，見伍梨琳說不好，又是一呆。那秦小姐也放下刀叉，笑着用揩布一掩口，說道：「這童子雞我本來不愛吃，尋着下一道罷！」呂小恭見她倆的態度一致，自己方在做聲不得，那西嶺垂覺極了，曉得這伍小姐，必是心裏不舒服，吃甚麼都不痛快，便陪笑道：「伍小姐若是吃西餐口味不合，那麼換一換中國菜也好。」伍梨琳早把盛童子雞的磁盤一推，兩隻手在胸前一抱，哼了一聲道：「西餐不好，中國菜那裏會好呢？一樣都是狐騷臭，我不吃了！」那西嶺倒以息事甯人爲主旨，見伍梨琳不吃了，深恐做主人的呂小恭，下不來台，忙笑道：「伍小姐吃這裏的飯，不合口味，那麼外邊揚州飯館，整夜的賣菜，何妨叫幾樣來？」這一句話直到伍梨琳心上了，立時把怒容一換，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揚州菜果然好吃，那炒鱸魚絲，和玉蘭片，都美極了！」伍梨琳這一誇贊揚州菜，那呂小恭却幾手又嚇丟了魂，暗驚這一派白蘭地，早就超出預算的範圍，倘西餐吃兩道，又來揚州菜，豈不又是曠蕪？自己甚麼話還未說。那西嶺已歡笑道：「伍小姐，我拿來他們的菜牌，你看着點幾樣，代替西餐罷。」伍梨琳就一推呂小恭，又十望秦小姐，說道：「你們二位怎麼樣？我已決定不吃這東西了，我要吃揚州菜了，

你們也陪我一陪？」秦小姐總是平直說，討人家的嫌，祇笑道：「我棧棧糊糊，甚麼全可以吃，西餐已然要了，就吃西餐罷。」秦小姐這一說，呂小恭始略一鬆心。心說你要揚州菜，一個人能吃多少。便也笑道：「伍小姐一個人吃揚州菜，我也陪秦小姐吃西餐，你一個人要好了。」伍梨琳見他不肯吃，就笑起來道：「你們倒好，無獨有偶，那麼看我來吃。」說着，等西傭拿來菜牌，自己寫了三四樣菜，命他去要，又笑道：「我向例的規矩，吃完飯，非吃點水果不可，那是助消化的妙品，勞駕去西單牌樓外國水果店裏，買幾隻美國橘子，烟台梨給我吃。」那西傭答應着，接去菜單，又轉面對呂小恭笑道：「先生，這果子和揚州菜，都要現錢現買，先生再付一點費用！」呂小恭那能料不到這一着，當時無奈，又拿出十元鈔票，給他拿着去了。這裏一道一道的菜上來，祇有呂小恭和秦小姐吃。伍梨琳袖手旁觀，不動一刀一箸。她的菜過來，每樣照舊退回去，一點也不用。呂小恭秦小姐吃到水果咖啡茶，伍梨琳的揚州菜也來了，她笑道：「你們大菜吃飽了，看着我吃，我也不讓咧！」說畢把刀叉換了筷箸，麵包換了米飯，一箸炒玉蘭片，一箸炒鱔絲魚，一口白米飯，一個人吃起來了。吃着還笑道，「你們看，還是江蘇菜好，不然，爲甚麼五芳齋，玉華台都大賺洋錢呢。」秦小姐聽着不言語，祇有暗笑；那呂小恭却還打着精神，順着伍梨琳的口風，也誇獎了幾句江蘇菜。說道：「江蘇菜果然是好，我們若不是吃飽了，一定奉陪幾箸，實在是吃飽了。」伍梨琳心滿意足的，吃完這頓飯，又把那美國橘子，烟台梨拿來，一口一個吃不是咬一口

拋開，就是擲一片嗜嗜，丟下說不好。最後，碎梨爛橘，拋了一桌子，笑道：「我今天太傷是倒着罷，所以吃甚麼都不得味，算了罷。」呂小恭見伍小姐要滾湯州菜，每樣實在未吃多少，那桶裏水果，也一個個咬的嘶的，糟踏得一塌糊塗。自己心裏可惜，嘴裏仍不得不笑道：「伍小姐大概是太車上勞頓，所以吃甚麼也不香，這話對不對呢？」伍梨琳一聽這話，覺得頭流而下，給他個出頭之日，就由座上擲到床沿，一歪身躺下。笑道：「呂先生言之有理，我大概是火車上坐累了，最好歇一歇。」那秦小姐見她躺下，自己由座上，移到一隻大沙發裏休息。西邊伺候過諸面，漱口，撤出一切用具，房間裏，就剩他們三人了。呂小恭見左右無人，精神又由散漫，一變而為緊張。過來立在床前，笑道：「伍小姐，歇一歇，也就可了。」這裏好玩地方很多，今天我們何妨到跳舞場，和賭場裏，一一觀光一下，方才不是說了麼？」伍梨琳聽着是假裝歇乏，聽他又來囑咐，自己暗笑，這斷也試不知進退了！這幾個小花樣，見他使着愁眉苦臉，再要到跳舞場和賭場，還不會你個家產盡絕？因把爛軀在床上不痛，翻洋洋的，笑道：「不，我不到那些地方去了！明天不是還有機會。今天太累，要睡了。」伍梨琳說罷，秦小姐也會了意，知道到了最後一幕，趕他滾蛋。在沙發上一看自己的樣子，也笑步：「呀，吃着飯，又說又笑，生隔覺原來已午夜三點半了！了不得！我也要睡了。」呂小恭原以為飯罷，偷樂這宵達旦的歡樂，不想她們一齊打起鬨來，失望之餘，祇得笑道：「伍小姐，今天這裏這星期之夜，可未免遺憾！」伍梨琳身軀索性都縮到床

裏笑，笑道：「我們明天再說罷，今天過此。你就可以休息了！」說話之間，她轉手一併，抄過床欄杆旁，一個葫蘆形的電門，猛地連按了三下。外面西風隨來，問是誰麼事。伍梨棠謝着呂小恭道：「我們要睡了！你帶這位先生去真安閣一間房。」西風越發盛，那帳篷就一響，呂小恭一聽，這不帶直接把自己隔離，吃飽喝足，請自己走路。西風在旁，自己更不野有何表示，祇可笑道：「好！我再看一間房，你帶了我，這二位小姐，你好好生伺候！」西風見呂小恭為她們壓倒，無話可說，連說聽得曉得。一轉身，要領着呂小恭出來。呂小恭却仍不死心，跑去時，還向伍梨棠二位小姐笑道：「我去看看房間。看好了，還回來談談。」

那小姐坐着不動，伍梨棠却從床上一躍起來，推着那扇門。笑着說道：「呂先生，謝謝你！我們聽了，有其聲話，明天談不想。」說着，手上一用力，那扇門就推開了。呂小恭隨定，這時別收了個意思，但是却不得其，眼睛一看那意思。那意思手快，恰他的眼光一到，把對面的一間房開了，拍拍推開門，笑道：「這間房也很好，同那邊一樣，又是對門，甚麼都方便，就屬這間罷。」呂小恭偷眼一看，那間房可不是同這間一樣，也是一樣的沙發，銅床洗滌房。不言而喻，價目自然也一樣貴了。搖着一頭頭，陪那西風。胡鬧，我自己狂，幹甚麼用這們大的？我選小小的一間，就够住了！那西風聽了個釘子，這好不可笑，又謝了勞費一個，笑道：「先生，這間可以了！小柄多咧！」呂小恭一看這間，雖是銅床洗滌房，却也是銅床洗滌房，一望而知。住一夜，這西風三四個錢不可，又搖頭道：「不行不行。」

「這間的，這間太大了！」西崽把頭一搖，皺着眉頭想想，推開什梨琳房間旁的一扇門，笑道：「這間恰好今天空着，每天差不多全有人，再小可沒有了。這是壽字房，一天一元半。」

呂小恭且不去看那房間的佈置，一聽說每天一元半，又見和伍梨琳正好隔壁，便滿臉堆下笑來，連口說道：「好極了！就是這間，就是這間！」嘴裏說着，脚下已邁步進去，東西一張望，這間房真可謂斗室，小的無可再小，半空懸着一盞十五燭光的小電燈，發出慘淡微光，照着那七架木板鐵架床，和幾件油漆不整，東倒西歪的破舊桌椅，房間裏就擠得滿了。呂小恭既裏省錢之就不在乎此，一翻身倒在床上，笑道：「這間房很好！我住着頂合適。」那西崽隨着他進來，見他認爲合適，早去照例泡來一壺茶，打來一盆臉水，回手帶上房門而去。

剩下呂小恭一個人，起來躺下，漸漸坐立不甯起來。他脫下西裝上衣，穿着襯衫背心，在房內轉幾個小圈，還是口乾舌燥，心裏發燒。最後抱起那隻茶壺，口對口，着實喝了一氣。那茶却也不像伍梨琳房間裏的好，苦澀得不堪下咽。吸了一氣，嚥出味來，再不喝了。再走了幾個小圈，那邊伍梨琳房間裏，忽然格格一陣嬌笑送出來。呂小恭精神大振，趕緊跑到門前，屏息一聽，那邊伍梨琳的聲音，嗚嗚呀西崽道：「洗澡房的水，你給放出來，不要太冷。」

「太熱，要濕氣的。」隨後便聽西崽答應，裏面一陣一擲，大概去給她們放水。呂小恭聽到這一句，知道他們並不是睡覺，原來是洗澡，那麼自己也洗洗，不必睡也。想着，趕緊進房間內走，不肯再上床去。焉想到那邊說完話，房門一響，西崽放水出來，泚聽見水聲嘩嘩的響。

，再沒有入聲。後來桌椅又響了響，更寂然無聲。呂小恭心中懷疑，出了自己房間去看，那邊房門窗戶漆黑，裏面重疊着黑滅，大概她們已去睡鄉。呂小恭看到這種情形，無何希望，只得懶洋洋，重新掃過房裏，閉戶上床安歇。奔波忙勞緣多半夜，睡起來都是香甜，第二天好夢初覺，太陽光照滿整窗。西崑柱外邊敲門聲：「呂先生呂先生，醒了沒有？」呂小恭揉着困倦，驚得飛起，應道：「醒了醒了！甚麼事情，進來說？」那西崑果然一推門走進來，手裏拿着兩張賬單，其案上放了一支鉛筆。笑道：「呂先生，賬房問先生房間續不續，現在正十二點鐘。飯店的規矩，十二點鐘結賬，我來問問。」呂小恭打了兩個呵欠，坐在床上笑道：「那你要問隔壁房間二位小姐，他個還續不續呢？」西崑聽了，不慌不忙的，笑道：「那邊二位小姐清早起來，一起走了，人家房裏退了。」呂小恭臉上本濕微微帶笑，聽說西崑二位人去了，不由太太一怔，聽身激骨冰涼。

四 好動的白蘭地

那西崑見他怔住無語，倒陪笑說：「呂先生怎樣樣，房間也退了罷！」呂小恭怔了半天，自己才悠悠的，彷彿由夢裏醒轉，面色慘白，自言自語，慘笑道：「罷了！伍小姐，你真如此不顧面子，我實在沒有想到。」那西崑看他神色若失，也不言語，祇舉着手裏的賬單，站在那裏不動。呂小恭歎息半響。才抬頭一看那西崑，竟動站立未去。自己好的臉忽然又紅了，

國解着嘲問道：「那伍小姐走時，說甚麼話來？她難道不留一句話就走了！」那西崽看他的意思，大概是不往下住了，便拿下鉛筆將賬單結算一下。又笑道：「她們走時一句話未提。連呂先生都沒有問。」說罷，又舉過賬單，令他看着，笑道：「這是一篇總賬，連房帶飯帶零，共三十六元正，除收三十元，尚不欠六元之數。呂小恭聽她們去時無話，自己正出着神，當面也一報上賬目，又住了！自己辦事，皆有大體的預算，不會出過，便問道：「怎麼還會不夠？三十塊錢足以付了！你試一樣樣地報來我聽。」那西崽看他如此瘋生，也就忍住氣，一樣一樣的，報告道：「房間大小兩間，共九元半西餐九元，白蘭地一瓶，價洋十元。」那西崽報告到白蘭地，呂小恭就觸耳刺心，暗驚好貴的白蘭地！他們分明拿自己做瘋生，在女朋友面前敲竹槓。女朋友在，不敢說甚麼，女朋友走了，可不能吃這大虧。忙攔阻道：「請你別算了！我問問你，那白蘭地不是三四塊錢一瓶麼？怎麼要十塊錢？」西崽見他將白蘭地的價錢，這分明是雞蛋裏找骨頭，決不多言，祇從外提來那白蘭地酒瓶，笑道：「先生請看，這是大瓶的，我們這着沒有小瓶，小瓶才三塊來錢呢！」呂小恭一看那酒瓶，果然是一隻大號的，而且裏面還有多半瓶剩酒。看着教人眼饞可惜。自己無奈道：「那多半瓶酒拿來我還要，三十元不夠，再拿十元去，小費在內，不必找錢了！」說時，狠心再挖出十元腰包，乾乾脆脆的，往西崽手裏一遞。西崽才說聲：「謝謝！」不諱不諱的走了。這裏呂小恭草草的，洗了把臉，心裏想着一夜光陰，等於擲擲，花去大洋四十，神衰氣敗的，提着那

半瓶白蘭地，拿着小皮箱，走出下樓。那西崽正好從樓下上來，見呂小恭出來，隨口說道：「呂先生，你走了！」呂小恭也未介意，竟走下樓梯，那西崽忽又追下來，笑道：「呂先生，慢走一步，還有話說。」呂小恭心想錢是花了，還要說甚麼話，身體一回，那西崽已追上來，到他面前，低低笑道：「呂先生，那拉伍小姐的洋車夫，是飯店門前的熟人，已經回來了。假如呂先生要問他，二位小姐到那裏，一定能得到滿意的答覆。」呂小恭正因為自己與伍秦兩位，前幾半夜，結果甚麼也沒有得到，非常懊喪。忽聽這茶房上來一說，登時不能在黑暗地獄裏，重見天日一般，喜出望外。俯身展眼。笑問：「噢！那麼很好，那洋車夫在那裏，快快叫他來。」那西崽是幹這一行生意的，甚麼花樣看不出，一見他們的情形，就知尙是初交，呂小恭給她們隨意擺佈。這一說，果正看到呂小恭的心上。立時却又做出一張像煞爲難的面孔，讓着呂小恭，到賬房外，一俟沙發上坐下，笑道：「呂先生甚麼都知道，不用我說，那些苦人，目的祇在老鸨賞錢，若是給他一點錢，甚麼都可以說的。」呂小恭一聽，又提到錢，自己本很頭痛，可是一想交女朋友，又不應當借此小費。因又放出個大方，挖出一元禮包，交西崽道：「這一塊錢拿給他，叫他來，就是了！」西崽接過錢去，目的已達，出去便帶進一個穿布衣褲的強壯車夫，說道：「呂先生有話請問他，他都知道的。」呂小恭見有錢辦的穩心事，車夫叫進來了。就問：「你拉伍小姐到那裏？快快告訴我。」那車夫望一眼西崽，又看着呂小恭笑道：「先生，你要想去，也可以再拉你去。」

們就住在墳裏不遠，春朝大學左近，家中的人口簡單，出入無防礙。「呂小恭聽他回答的詳細，自己就一估量，朋友交上了，四十元花去，諒她再見了，總不如第一次生疏。自己今天趁兩個空門拜訪，也不爲冒失，友誼上，況且又是當然的舉動。於是亂翻着包。連聲說好道：「車夫，就請你帶了我去吧。我見了她們，自有話說。」那車夫也諾諾連聲道：「先生交給我，沒有錯！這種事情，我幹得不愛幹了！」呂小恭見車夫滿口應承，自己表示滿意。知道此一去，不但要找着伊梨琳，恐怕她的家裏，還要順光一回，自己做升堂入室之賓。急忙又站起來，把半瓶白蘭地，一雙小皮箱搬起，笑道：「得了！事不宜遲，就請你帶了我去！」那車夫忙忙頭前出去，西恩也送着呂小恭出來，一看那車夫早搬過一輛新刷白銅心石燈，黑紅色油漆，漂亮洋車。呂小恭邁步坐下去，車夫又用一條薄絨俄國氈，給他圍着下身，抄起車把。呂小恭一踩底下腳踏，叮鈴叮鈴一片響，飛也似的，駛開去了。那車夫跑得飛快，一路春風拂面，呂小恭一呼一吸，騰筋十分清爽，把一夜鬱悶，一掃而空。又想自己雖然花去四十元，可是馬上即可升堂入室，入幕之賓，雖未可得，穿房入屋的朋友，似乎又當之無疑。呂小恭想得微微帶笑，一心的高興，又死灰復燃，眼看車夫穿街過巷，越出幾條馬路胡同，還沒有拉到。不禁又懷着疑，問道：「車夫，爲甚麼還不到？不是就在近城隍？」那車夫見他來問？頭也不回，試跑着笑道：「先生，前邊就到，這條胡同，門牌十八號。」說話之間，呂小恭覺得屁股一顛一歪，已跑入一條崎嶇不平的小窄胡同。那胡同左右的住戶，蓋門扉

戶，一家一家，非常簡陋。呂小恭心想，伍梨琳那漂亮人物，焉能住得這樣蹙脚地方？心中思索不解。那車夫已倦的住脚，在一家小洋門前，放下車把，走進去叫門。呂小恭一見是到門了，自己忙也跳下車來，站在門外，表示敬意。車夫一面敲着門環，一面回頭對呂小恭道：「小姐一定在家，我剛拉回不久，她還能出去？」呂小恭一聽也對，伍梨琳在飯店一夜未得好睡，天亮回家，定要重尋好夢，再入南柯，也笑了一笑。那車夫敲了半天門，裏面有人應聲了，一條雅片烟雲遮月的喉嚨，結澀澀的問道：「誰呀？」車夫不愧不忙的答道：「我呀！我是張二，小姐的朋友來了。」那裏面豁唧一聲，門分左右，迎出一個邊嘴老太婆來，笑道：「大清早起，剛回來，誰又來找呢？」說着話，一雙格乾無神的眼晴，就往呂小恭身上瞟。呂小恭看這位老太婆，衣服並不講究，枯槁是一個老媽子，決非本家至人。便先笑道：「是我，我是小姐的朋友，知道她剛回來，特意前來拜候。」那老太婆把兩隻老眼揉了，一揉，再細看一看，仍是撲朔迷離，看不出是誰。忙陪笑道：「這位先生，可恕我眼拙，認不清了！」呂小姐恭以為這位老媽子，無多說之必要，一邁腳進了門坎，笑道：「不要客氣，你向小姐一提我呂小恭，就知道了。我們昨夜住……」呂小恭才要說一起住話飯店，自己一想不妥，住飯店不是好事，容易令人誤會，忙改口道：「我們今早才分的手。」那老太婆一聽，才啊一聲道：「是了！那們和我們小姐是好朋友，請進來坐。」說罷，把兩扇門重新關上，引着呂小恭，就進了庭院。呂小恭一看這庭院，是一個純粹北京式，方圓一畝來

大，疏疏落落，蓋着東西北三面房尾，六間。那房門戶油漆，早已斑斑剝剝，那窗棂窗孔，形式很是古老。空地上種着幾叢小花草，碧油油的嫩葉，尙未發育完美，來來往往，有幾隻小油鷄，一啄一啄的，吃那花草的嫩葉。院當中扯着一條粗麻繩，上搭曬幾件花布女人洋衫短褲，兩三雙長筒絲襪，迎着風兒，微微搖擺。呂小恭邁進院來，劈頭一看這種古舊的形式，自己就又一怔！暗忖伍翠琳有名球場上的薔薇，怎麼住宅如此簡單，她是一個摩登女人，家庭該當多們理想！自己疑懷莫解，那老太婆已去高高挑起北房三間的一條斑竹門簾，笑着讓道：「呂先生，可別笑話，請進來坐。」呂小恭自己進門，何能却步，祇一躬身，就走進房門，笑道：「不要客氣，我們都不是外人。」說着。舉眼去看，這一怔比方才那一怔還大！原來這三間北房，是北平所謂兩明一暗，那一個暗間，挂着一條紅綢門帘，看不出其中佈置，這兩個明間的什物，可確實不大高明。迎門一張長長的架几案，上擺幾架盆景，懸鐘；甯備一張八仙桌，兩把太師椅。左側一雙茶几，上放一個金魚缸，裏面游泳着五六條金魚；右側又有一架鐵床，沒着無人，一張斜放着的打牌桌，四面放着幾把坐椅。全房的派頭真是半新不舊，像北平落戶旗人的住宅。呂小恭焉得不怔？那老太婆却極力張羅。先讓他在正面太師椅坐下，笑道：「呂先生請坐，我們小姐睡在裏面，不大功夫，我去喚她醒來。」呂小恭到房裏地方，自己不知如何，甚麼也說不出來了。怔怔的一坐，眼皮一翻一翻，祇有自己一個人的悶。那老太婆讓他坐好，自己就一掀帘，鑽進那暗間，叫道：「小姐，快快起來看！」

「你的朋友來了。」叫了好幾聲，方聽裏面嚶嚶的應出來，懶懶的問：「媽？誰來找我？我剛睡下。」呂小恭不聽這句，還則罷了，一聽這句，自己陡的就是發骨水涼，把魂幾乎嚇掉。那應聲的女人，那是甚麼伍梨琳，伍梨琳說話。甫入徽帶北音，聽起來特別動耳，這女人說的一口純粹北平話，怎及得伍梨琳好聽。因此呂小恭一聽，就知道纏綿了，鬧起來不是要，他怎不吃驚！自己坐立不安，屁股下像放着鋼針，具有拔腳逃走的念頭。這當兒，又聽那老太婆，沙澀着喉嚨，笑道：「小姐，你不用問是誰，出去看一看。還不知道，反正不是外人。」那女的嬌咳兩聲，床板一響，大概是起來了。遮不去半分鐘，老太婆一掀門簾，笑道：「呂先生，你看我們小姐，睡得糊裏糊塗，她出來見你來咧！」呂小恭雖然早猜到這事纏綿，可是一看小姐出來，自己也趕忙，一手提皮箱，一手擎半瓶白蘭地，邊走來看着她是何如人也。祇見這位小姐臉上粉黛脫落，肉皮青黃，明是一個敗白面吸鴉片的同志，年歲不到二十，身軀却已微僵，穿的旗袍鞋襪，都很漂亮，可惜面龐不給她爭氣，都帶黑得黯然無光。呂小恭這一猜量，早料到這位小姐路不正，至少也是個飯店小姐之流。那小姐看了他，也不覺大大的一驚。回頭叫道：「媽！這是誰呀？我不認識這一個人，是誰弄錯了？」那老太婆看他們兩人一見面，對怔着情況，不像彼此認識，自己早疑惑起來。見小姐來攔，說道：「小姐，這位先生姓呂，說說聽你，你們怎麼又不認識？」那小姐的眼光一轉，又射回呂小恭臉上，呂小恭看出這事不對，自己不趕快一走了之，怕是不好辦。他笑道：

：「是的，我是找伍梨珠小姐，大概車夫發錯，弄得不着了！」那小姐恍然大悟，兩個活潑流利的眼珠，滴溜溜一轉，轉面向那老太婆，笑道：「媽，你瞧是不是？弄錯了人家找姓伍，我們姓吳，這怎樣對？我一見你就知道錯了！」呂小恭見他們已承認自己是錯，那酸就想走路了。說道：「很對不起，這是車夫開錯，請早裏起來別多叨擾，我們再見了。」呂小恭說畢，自己身體是站着，回身就可以走路。焉知那吳小姐却不放鬆，趕上一步，就抓住他的一隻手臂，半笑半嗔看道：「嘿！誰的家，你就如此熱鬧，進來，這樣容易，便走了。」呂小恭見這吳小姐竟不放鬆，抓住自己的手臂。縮了一縮，也縮不回來。急得滿面紅腫笑道：「吳小姐，請你放手，我走別路。」道歉之外，還嘆我怎麼呢？實在對不起！」那吳小姐一伸手，先把他手裏的半瓶白蘭地，一隻小皮箱奪去。交給那老太婆，說道：「媽，不能就這樣便宜他，讓他白白地走去，把他的東西，先收起來。」那老太婆撇着笑容，一手接過去。吳小姐的兩隻手，又在呂小恭的肩上一拍，把他按着坐下。笑道：「嘿！你不姓呂麼？好極了！今天來了，不能一走了事，老實陪我一陪。」呂小恭手裏的東西，全給她搶去，自己赤手空拳，一無所有。坐着仰頭，陪笑道：「吳小姐，我有要緊事，改日再來奉陪，我的東西，快快送我。」那吳小姐把腰一扭，一屁股坐在他的身旁，伸出左手的一指中指，兩下一撮，如的一聲脆響，然後格格笑道：「給你個胖子吃，這們容易就走了？告訴你，我們這裏，不來便罷，來了，就是花錢的老爺先生，不能這樣自由出入。」呂小恭一聽這話，等於直

接說明，她是賣火肉的，雁過拔毛，不容自己免脫。自己一想，這樣也好，從來知道北平的私門頭，非常出名，今天誤打誤撞，鬼混一下也好。想罷，忽然沉下氣去，坐下不走了。笑道：「吳小姐，這裏有甚麼規矩，可否同我一說，我聽聽行不行？」那吳小姐見他態又改變態度，不想走了，自己就笑得花枝亂顫，拍他一掌道：「你這個假好人，裝得真像！明明是你要來飯店的茶房，帶你來的，還說甚麼找錯人了，站起來快走？虧你說得出來！」呂小恭既然態度軟化，也就不在小節上注意，勿庸和她置辯，祇含混着笑道：「吳小姐，不管甚麼，我先聽聽一切的章程。」吳小姐見他加緊着問章程，又笑了一笑，手扶着他的肩，一搖一晃的道：「你是老內行了！甚麼不懂。還用我來說？這普通都是一樣，在我們這這住一夜，大洋八元，叫到飯店裏住一夜，大洋十元，在家裏坐坐談談，給兩元三元，隨先生們賞，若是住下不硬，白天來一來，可要五塊錢咧。」呂小恭聽她大言不慚，公然報出價目，自己舉步難的，一張黃瘦面孔，覺得異常悽慘，笑道：「吳小姐，我是誤心闖進門的，別的心思沒有，坐坐談談，於願已足，今天沒別的，坐一坐就走了。」那吳小姐聽說，却更不客氣，插在他耳旁，兩隻手一伸，歪着頭笑道：「兩元三元，隨老爺先生賞，拿出來呀！」呂小恭一看情形，這錢錢後酒，概不記賬，自己放大方些，掏出鈔票來，笑道：「吳小姐，你還不放心我，我是絕不拆爛污，該多少，給多少，不就完了麼？」呂小恭掏出鈔票，點點錢數，表示自己腰纏萬貫，花幾塊錢不在乎。那吳小姐却見財眼紅，劈手來搶道：「給我給我，全拿來給我！」

呂太太看她來搶，自己魂不附體，慌忙縮手不送。饒是手縮得快，那吳小姐還搶出一張五元的鈔票，迎風一飛，笑道：「不用找了，都在這裏咧。」呂太太放好鈔票，見她拿了一張五元的鈔票不找，自己還能拾得？急忙道：「那就不對了，裏面有一年富禮，怎麼不找了？」吳小姐望裏拿着那鈔票，啞裏說道：「呂先生，我剛還沒有吃早飯，呂先生大概也沒有吃，那富禮的，就讓我媽上街，買菜來給你包餃子吃。你說好不好？」呂太太知道北平的媽媽，差不多皆包得一手好餃子，見她說吃餃子，倒想嚐嚐北平風味，笑着縮回手，說道：「我多花幾個錢，倒沒有甚麼，祇是勞動老太太，有些生受不起。」吳小姐兩手提着他腮上的肉，擡起來很高，用手一擡，大笑，倒在他懷裏，說道：「這會功夫，你又吝嗇了。」呂太太便拿他的一顆頭，亂敲他，他還笑着，心裏帶着一陣被筒裏的氣息，映在鼻孔中，異常醉人，就用力吸了兩吸，笑道：「你快去告訴你媽，上街買菜，我吃完了好走。」吳小姐就在呂太太懷裏半躺着，拿鈔票，叫那老太太，說道：「媽，你快上街買菜，給呂先生包餃子吃。」那老太太在旁，見女兒出來，叫那老太太，生氣講成上。你鈔票一招，也就被錢吸引過來，笑道：「呂先生想吃餃子麼？那我的餛飩好戲，交給我辦，誰給你辦得完好，包你滿意。」呂太太向着說話，那吳小姐急急，着錢往那老太太手裏一塞。說道：「包得下，包得下。別發話了，快快拿去，給呂先生買菜來吃。」那老太太才不言語，接去鈔票，一扭一扭的，走出去了。呂太太見這事情是難辦了，九塊錢又吃又喝，還外帶着玩，這總比在電話飯店，和伍萊琳等鬼混一夜強的多。

「怎麼耐下心去，那吳小姐大說大笑，心裏痛快不可言。那吳小姐又取出一樣法子。一碟精花生米，燒得白熟才一盤好蒜，和他連吃帶笑，鬧個不休。呂小恭正在有趣，那老太婆攪着一隻菜盤，也走回來了。吳小姐躺在呂小恭懷裏，隔着一扇玻璃窗，見老太婆回來，急急的用手攔着，立起身來道：「媽，你進來，我看看你買的都是甚麼？」那老太婆應聲走進來，把菜盤往桌上一擺，唱着氣道：「這甚麼好吃，這連酒菜都有了。」呂小恭也注意到那菜盤裏，原來裏面放着一捆韭菜，一棵大白菜，幾斤大綠樹葉上放着一大盞精赤赤的豬肉，和幾塊豬油，其餘還有幾個小紙包，裏面都有油跡透出來，大概就是所謂酒菜了。因笑道：「老太婆，我實在當不起，真得謝謝了。」那老太婆見他說客氣話，張着掉了牙齒老嘴，哈哈笑道：「呂先生說那裏話，我們拿呂先生當着財神爺，希望以後常來常往，不敢慢待，這些東西，算得甚麼？」呂小恭見老太婆這種說法，却感到幾分淒涼，笑道：「老太太真客氣，這叫我說甚麼呢？」那吳小姐見他們說起來沒完，先急了道：「媽，你別說話了，快去廚房弄飯，吃完了，還許逛公園去呢！」那老太婆提起菜盤，才將着嘴唇出去。這裏再過幾分鐘，外面傳來一陣切菜刀肉的聲音，餛子差不多做成。又過去二十分鐘，那老太婆托着一個木盤子進來，笑道：「你們二位先吃飽罷！餛子差不多都包好，一會該下鍋煮了。」呂小恭一看那木盤中的物事，原來是幾碟北平醬肘子香腸小肚的食品，自己吃慣了廣東臘味，這些東西，

目去取來，高小志拿來的半瓶白蘭地，笑道：「請不用去買，這裏現現成成的就有。」呂先生這一瓶子不是酒麼？」呂小恭見那酒是自己無心帶來的，給她一筆來，反笑道：「那是十塊錢一瓶的白蘭地，我昨晚向朋友吃了幾杯，剩下不少，今天你們有興，再馬馬虎虎吃幾杯。」那着太婆聽說果然是酒，她舉起酒瓶就斟，後來十個十塊錢一瓶，手一顫，幾乎洒出杯外，噲噲一灑，灑到十塊錢一瓶麼？好貴的白蘭地！」呂小恭見餉上了酒，手就要起筷子，向桌上一敲，笑道：「十塊錢一瓶，真是好貴的白蘭地！」

五 意想不到的難為情

他們繼續着，新貴的白蘭地，那吳小姐也笑着舉起筷子，說道：「你們別感冒了，外國酒對才塊錢一瓶的很多，這不算稀奇呀！」呂小恭給她一提醒，自己也想起這是一回事，自己來到這兒是飯間，寒酸了惹人看不起。於是舉起一杯酒，一飲而盡，笑道：「我是隨便說說，你們不要信真，一定別挑我的毛病。」那吳小姐知他是在自圓其說，也便不嫌甚解，給他夾過兩塊什錦香腸，笑道：「呂先生，別生氣，快吃菜，快吃菜。」呂小恭見她們一母一女，全上來攔雜自己，想起昨夜的環境，誠感感慨係之，黯黯太息！還不如把幾十元錢花在這裏，這裏有五塊錢，已可轉到如此好處，若是花幾十塊錢，其結果也自不問可知。想着，把吳小姐的一柳條裝袋，箱裏裝着作騎年玉觀，舉起菜碟，將菜兩片香腸，都用筷子夾着，乾了一

口之笑，道：「吳小姐這樣張羅，實在不敢當，我自己來取罷。」吳小姐見他如此客氣，益發的笑了。向那老木婆一旁，說道：「媽，你去歸，不要管了。」呂先生交給我，包給我，對付得待得服服。那老太婆看他們相敬如賓的模樣，也只好笑，答應一聲，就退出去了。這吳小姐，跟着呂小姐，吃了幾杯酒，那老太婆在外而喊道：「開門開門，餃子得了！」吳小姐和老木婆，從呂小姐膝頭跳下，去推開了門，那老太婆端着兩本磁盤熱騰騰的餃子，進來，笑道：「呂先生，酒吃完了麼？」呂先生，酒吃完了麼？「呂小姐，也吃完了，表示歡迎，笑道：「老太太受累，酒吃完了麼？」該吃老木婆的餃子，那老太婆說了兩句多包，放下碟盤，又自出去了。那吳小姐拉着呂小姐，坐下，拿箸又夾過十個餃子，並給他佈碟內，倒上一些老陳醋，笑道：「呂先生，你酒完了，就來一個餃子，嚐嚐好不好？」呂小姐雖然久仰餃子之名，但是，實際上，並未吃過北平人製造的出品。今天一見那餃子，個個都有雞蛋大小，有的白白的，是麵皮的本色；有的泛出一層碧綠顏色，彷彿裏面餡子不單，分為兩種。自己姑且夾起這個，是個碧綠的，在陣醋裏滾了一滾，到嘴唇邊一咬，覺得其味不正，辛辣微酸裏，帶出一種臭薰薰的味，趕緊囁口吐，說道：「這是甚麼餡的？這樣難吃！」那吳小姐好得意的，給他夾了一個，見他廢物吐出，當時還席，一看那餃子是個韭菜的，登時明白了。笑道：「噫，我忘了，呂先生是南方人，韭菜餡吃不慣，你不用勸，留着給我吃，你來那豬肉白菜的罷！」說着，果然又夾過一個白色的來，呂小姐知道自己吃的是韭菜餡，味口不對，又嚐一嚐這白菜的，湊合着能吃

了。一連吃了十來個，放下箸，笑道：「我飽了！多了不行，是够了。」吳小姐自己一箸一箸，祇顧找垂菜的吃，見他餓極了，忙給他遞過一杯漱口水，笑道：「呂先生可真是斯文，連我們大姑娘都不敢比，你看我一連吃了二十多個。」呂小恭合着一口漱口水，笑着搖一搖頭，那老太婆就端着一盆洗臉水，進來笑道：「呂先生吃飽了麼？餓子不好，吃着不對口味罷。」呂小恭把漱口水吐在痰盂裏，又搖了十搖頭，笑道：「老太太受累，我吃飽了。」那老太婆摩挲巾帕，絞出一條毛巾，遞給呂小恭揩面，她就擡桌上收拾乾淨。呂小恭揩完面，吃了一杯茶，站起來一想，飯吃了，玩也玩了，似乘該着是路，便向吳小姐笑道：「吳小姐，我要走了，以後，定然再來。」吳小姐正措罷臉，一下一下，畫眉點唇，忽聽他要走，立刻跑到他身邊，笑道：「不行，你走不了。」呂小恭一想自己錢花了，飯吃了，怎麼又不叫走？着急道：「吳小姐，我說在從前，坐一坐走的，如今怎麼不行？」呂小恭一着急，吳小姐也笑了，把手一抓他的領帶，笑道：「我豈不是教你走，我不是說我們還要逛公園麼？等等我們一踏去。」呂小恭見她舊話重提，要和自己去逛公園，這真是却之無愧，受之不恭了。望望她的臉皮，不禁笑道：「吳小姐，我們還是算了好不好？我出來的倉卒，回去還有事做。」吳小姐見他力圖免脫，自己放鬆他是辦不到，可是難免要使他使智。替他選擇領帶，故意歪歪，問道：「呂先生，府上那裏？我還沒有問，離這裏遠不遠？」呂小恭看她忽然又好整似暇，不慌不忙的問話，答出具地點，日後隨時都是麻煩，祇隨口一說道：「我家在

西城前對街，離這裏遠着呢？洋車要走了半個多鐘頭。吳小姐一聽是南長街，她哈哈的笑了，用手一搖呂小恭的肩頭，說道：「呂先生說謊了，南長街離這裏遠，離公園却很近，我們進去繞一個圈，你再回家，也是一樣的呀！」呂小恭的心腸最軟，禁不住人家苦磨，見她說了又說，非妥和自己逛公園，情詞懇切，只可就作退一步想了。暗忖無論如何，她總是一個女人，這一個女人，能夠這樣向自己討好，也是自己的難得，假如不是低能兒的話，絕對不可放棄了。呂小恭有這退一步想，他又想到答應之後，不是就不可以變更，亂個空，擺脫了，也是可取的上策。於是他心中豁然，不再多費言語，點一點頭，痛痛快快的答應了。說道：「吳小姐說的有理，我就先到公園裏，繞一繞再走，也是一個辦法。」吳小姐看他居然不往磨，一下答應下來，就叫那老太婆道：「媽，你來，把我衣服拿出來換。」那老太婆本癩已走入內間，聽她叫着，就慌忙答應，吳小姐又瞥了呂小恭一眼，笑了一笑，特意捧得紅紅的臉中說道：「呂先生，說真的，這也就是你，換了別人，請我我還不去呢。」說完，又迷着眼皮一笑，才一扭，扭進裏間房去了。呂小恭看了這樣的神情，祇覺得除了肉麻，還是肉麻，也祇好耐心等待。吳小姐進去片刻，裝飾既畢，也就一步一步的逃出來。她也奇怪，呂小恭和吳小姐吃了這一頓煮餃子，就彷彿感情多少，總不無接近。又看了吳小姐的新裝，他的眼睛越發和花一樣。原來那吳小姐進去不大功夫，臉上擦胭脂抹粉，容光煥發，就似換了二個人。頭上頭髮如雲，現成燙的螺紋。身上穿的，也換上一件白地藍牡丹花的軟夾旗袍。

忽然大聲裏，露出一條紅心綠的長管褲，下緣還繫着一圍很寬的紅花邊。底下一雙綠漆皮高跟鞋，踏在那彈簧鞍腳背，着不出絲縷的顏色。這一身裝束，除了做樣顏色配的俗氣以外，和太太小姐，又有甚麼分別？無怪乎呂小恭要看得眼晴冒花，免不得手恭維着，說了一句：「真漂亮呀！真小姐。」吳小姐走出來，就特特在他面前一轉身，對着裏上三兩小鏡，願勝「不」，聽見他在後頭，故意把嘴一撇，笑了笑說：「你這人口不應心，方才還要走，討厭我們，如今又說我漂亮了。」呂小恭原本是站着，這一見她出來，無論她是否漂亮，還忘不丟手，就笑滿臉，二吳小姐，我們走了罷。」吳小姐顯了一臉鏡子，又理了一理頭髮，說道：「可不走怎樣？我們今天這公園是逛定了。」呂小恭看着她雖然漂亮，總也不如一般女學生，雅潔可觀，總罷了罷，他早先走出屋去，說道：「門外是不是有車？我們來兩輛。」那老太婆機靈，一尋跑去大開兩門，說道：「我們這裏，門外沒有洋車，還要到胡同外去雇。」一話未說完，吳小姐提着那隻皮箱，追出來道：「呂先生，我們一路走，不要忙呀，這裏還有你的皮箱。」呂小恭一見那皮箱，越加增了自要走的念頭，心想不管如何，一乘小洋車。女人總在前頭先行，男的在後面，逃跑是不成問題。就候着她出來，先接過皮箱，說聲謝謝。同行到胡同口外，左右一張望，果見有幾輛洋車，候着主顧。那吳小姐不等呂小恭說罷，即毛頭毛腦的：「四外一喊道：『洋車，洋車，拉過來兩輛！』那洋車夫聽的一聲，好像一窩蜂，聚集上來，問道：『那兒那兒？是不是電話飯店？』吳小姐一聽電話飯店，愕然就變了朱顏

毛二挑了頭一仰道：「甚麼？這話酸痞！放屁！中山公園啦，再那裏笑？這話笑臉的，真會開玩笑！兩人拗過車來，往當道車路撥，笑道：「中山公園咱們地是接一毛錢。」吳小姐嬌嗔道：「兩腿馬，還他毛錢。」那車夫把車橫在當道，祇是洋洋不睬。呂小恭着這位吳小姐如此拆爛污，竟和洋車夫笑鬧，極是觀之不雅，就待從後面一輛洋車坐上，以為逃溜的資本。笑海一吳小姐不用和着人算算，坐下好了。吳小姐果然喝了一聲，突然笑道：「你倒大方呀！我們坐上也坐上。」說着就跳上前面那輛洋車，身軀往後一靠，笑道：「便送你了。我那天運氣也就是一毛錢。」那洋車夫拖起車把，也笑道：「吳小姐今天隨着隨客，樂得海水游泳，忙的不是我自己的個個，也要替人打算盤。」呂小恭坐在後面不見那車夫飯碗不三不四的亂說，自己急於走路，便着這車馬，你來與多說，趕忙走，別就誤着。吳小恭這一說，以為那洋車先行，自己的車落後，可憐半途溜掉。焉知那吳小姐乖覺，勤奮分心，喝道：「別忙，讓他們在前邊走，我們在後邊跟着。」那車夫答應着，閃在一邊，呂小恭的洋車不用指揮，自動的，就跑到前邊去了。這樣一來，吳小恭的積算，大大的相原，呂小恭暗叫一聲活該！這車馬沒法留脫的，只好硬着頭皮，在那車夫拋棄拋棄，推到中山公園門外下車。吳小姐從後面跳下來，祇是睜着眼睛，不覺這車這車一半盤觀的意思。呂小恭祇得他跳下來，付了兩輛車資，提着皮箱，到後邊轉轉。入門後，呂小恭意思是要往來下雨軒，一帶僻靜所在去走。吳小姐却不依，說道：「我們先到水閣二樓，看看那挑

花，聽說開的正好。」呂小恭沒奈何，祇好隨着她走去。那中山公園水榭河邊，種得一株株的桃花，紅紅白白，開得十分繁盛。遊玩賞花的人，男男女女，也肩踵相接，實在不少。呂小恭最怕的是到人多地方，吳小姐還是專往人多的地方走。真好似做了不名譽的事，低着頭，一眼也不敢抬。事有湊巧，走到那水榭西的小石橋邊，呂小恭就遇見對面人。那伍梨琳秦小姐二人，也恰巧從對面山下走來。吳小姐怎樣，倒引不起他們的注意，那呂小恭是着一隻旅行用的小皮箱，低着一顆頭，實在是一個很詭譎，很顯明的目標。秦小姐眼睛頂快，已然看見他了，拿手一碰伍梨琳，笑道：「嘿！你看，那是誰來了！」伍梨琳眼睛雖不甚快，但是比秦小姐就厲害多了。一眼便看見那面前女人，和他是一起，不禁笑道：「噢！他同着的女人，可不是甚麼正當路道，你看見了麼？」秦小姐再一拾眼皮，已看見吳小姐了。伍梨琳淡淡一笑道：「哼！他那樣的滑頭少年，花樣自然比我們多，左不是個墮落的貨。」伍梨琳是愛鬧事的，抓了這個題目，又趕上前去，說着話，他越行如此不嫌，待我去，同他起一個鬧。秦小姐待要攔時，伍梨琳口到身到，却已跑到呂小恭面前，笑道：「喂！呂先生，他也來逛公園了。」呂小恭正在一頭度喪氣，聽了這話，不覺一驚。連那前面走的吳小姐，也一回頭。呂小恭見是伍梨琳，自己便化驚為喜，又想到自己同着一位吳小姐，誠然是意想不到的難為情。便裝做很自然的，笑道：「伍小姐來了，我也是剛來。」伍梨琳點了一點頭，又望了望吳小姐，復對呂小恭一笑道：「呂先生，你還同着人麼？那麼不要說話了，我們

兩便好了。」呂小恭乍一見伍梨琳，覺得意想不到的難為情，一刹那却又忽發奇想，以爲自己藉此正好和吳小姐分手，豈不光明正大？忙笑道：「不，我沒有甚麼人呀！這是一路走一走，真的，你們今早走，也不告訴我一聲。」那伍梨琳是甚麼眼睛，千真萬確的，已看明白那女人是和他一起，聽他不認，愈可見他的用心。不免一笑道：「呂先生沒有同着朋友麼？」不能罷！我們早起走的倉卒，所以不曾招呼，抱歉的很。」呂小恭見她不信自己一個人，當時恨不得發誓，又見那秦小姐也嫻嫻的，站在她身後，趕忙又笑着招呼。說道：「秦小姐也來了，我們就在一路走，再上別處茶座坐一坐，我實在是一個人。」伍梨琳看看那吳小姐，見她還在遙立癡望，不會走開，自己暗笑呂小恭騙人。因說道：「我們是隨便隨的，呂先生也可以一路走，沒有甚麼！」呂小恭見她答應，認爲是無上的光榮，趕緊將身軀一順，對吳小姐作了個眼色，意思是我碰見朋友，不此奉陪。然後再對伍梨琳秦小姐二人，笑一笑道：「謝謝！我們到社樓環繞繞，再到來合兩軒吃茶。」嘴裏說到，那身軀已經湊到她二人近旁，偎到她們的肩下，便要一起走脫，那吳小姐是個泥人，也要有點土性，何況又是一個風騷潑辣的女性？既是同她出來，拿他當了財神爺，安肯由他不明白，一走了之。看他一遞眼風，說是一個人，自己就已心頭火起，一步趕上去，還是面帶笑容，說道：「呂先生，呂先生，你等等，你等等，你怎麼一個人走了呢？」這吳小姐追上去一喊，的確在呂小恭意外，而在伍梨琳意中。本來伍梨琳猜知這女人必不甘休，眼看把她的朋友帶走，而今果然靈驗了。

之伍翠琳不慌不忙，把身軀一閃。讓過呂小恭，然後微微一笑道：「呂先生，你不是沒有同着人麼？這位是甚麼人？」那呂小恭看是吳小姐趕上來，又給伍翠琳一閃，這氣就大了。馬上把臉一變，轉回身來，故作驚訝道：「咳！這位小姐？你錯認人了罷？我們素不相識，你道我做甚麼？」吳小姐追上來，是來提他一個醒，不要忘了自己，公然走路，今見他居然若不相識，一轉瞬之間，變了口氣，說自己是錯認了人，登時氣沖斗牛。瞪着眼睛道：「你這人，太奇怪了，我們是一起坐車，一起買票進來的，如今你為何不承認？你再睜開眼看看。」呂小恭抱定的是不怕主義，見她不識趣，自己特意把眼睛睜一睜，微微笑道：「你是誰？我真是眼拙，實在不認識你，讓我看甚麼？我是一個人來的，沒有同甚麼人。」吳小姐看他無論如何，概不應承，矢口不認，氣得高聲道：「你這姓呂的，有良心沒有？你花多少錢，到我家又吃又喝，還外帶着白玩，我媽給你包餃子吃，你不吃葷菜的，讓你吃白菜的，你都忘了沒有？」呂小恭那裏能忘記，而且鼓一鼓嘴，白菜豬肉，餘味猶存。但是却咬定牙關，概不認賬，她不容應，自己祇有虎她一虎。因扳起面孔，喝道：「放屁！誰同你進菜白菜說？你不走，我喊警察，將你帶到區裏吃苦頭。」那吳小姐見他變色俱厲，張口就喊警察，自己還是真不在乎，洋洋笑道：「是呀！你不喊警察，我還喊呢，我們倒看看誰怕警察，咱們今天事情纏不清，也非婆叫警察來講理不可！」說罷絕不容氣，張口大喊：「警察警察，你們都那裏去了？這裏調戲女人，你管不管？」喊過兩聲，遊人們漸漸聚攏上來，各都仰着臉，要

看得滿底。呂小恭連氣帶嚇，面皮成了一張白紙。那伍梨琳和秦小姐一看，這樣厲害，也各自吐吐舌頭，趁他們交涉未決，脚底明白，溜之大吉，吳小姐萬不客氣，見遊人圍上來，更有題目，指手畫腳的道：「諸位請聽，公園裏甚麼人都有，你們看這個穿西服的，外表很文明，他却骨子裏一團野蠻，太不是東西。我逛公園，他跟着我，要和我說話。我踮了他半天討厭缺德，他一個勁不理，還是嘻皮笑臉跟着我。你們說，有這種道理沒有？」吳小姐可謂深得逛公園之三昧，措詞來得太漂亮了！那男的追女的，豈止公園裏天天有，就是馬路上都常常有。這一說，不用提多們合乎事實，那遊人們都向呂小恭怒目而視，深恨他敗壞風俗，公然吊膀子。有的好管閒事的，嘴裏已經不三不四的罵着。「這王八蛋，賊警察來揍他，帶他到區裏去，問問他家有大姑媽小媳婦沒有？」一個人出來，他倒放心得下。一霎時輿論沸騰，儼然成了楚歌四面，呂小恭一心的苦楚，沒處去訴，眼看就要吃虧。他若是個強吧，也能够急得說話，何況又是一個會說話的人？早面紅耳赤起來，說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不是沒有的事麼？吳小姐你這可不對，我們一起來的，怎麼你造我的謠言，說我吊你膀子呢。」吳小姐見自己一喚起來，他居然又退回一步，承認是一起來的。當時啞然失笑道：「你現在承認，辦不到了！我不能聽你的便，巡警，警察，這裏調戲婦女，你們管不管？」呂小恭見她滿不聽說，還是扯起喉嚨喊警察，自己氣得更變顏色，連連頓足道：「這是那裏說，不是一件大笑話麼？我們太不好意思，你不要再說，我還要臉呢。」呂小恭一談到要臉問

題，吳小姐更不禁格吱一聲笑了。冷冷然道：「什麼？我不要臉，我今天弄成警察來才和你甘心，不然，你休想走脫一步。」說着，又連喊兩聲：「警察，警察！」那些旁觀的遊人，大家聽了他們的說話，始知其中似有他項背景，又見那吳小姐打扮華麗而又嬌豔，不願正經人，也就猜到其中定有緣故，決非普通調戲婦女可比。因之大家愈想觀其究竟，愈不肯走開，而人呢，也是愈聚愈多。吳小姐喊了不算，還要當衆講演，又侃侃而談道：「諸位，這位調戲到我的頭上，我給他一個厲害，做戒他一回，這不管他，公園裏還不成成了吊膀世界。」吳小姐方才說畢，那人羣中忽一聲喊道：「警察來了，躲開。」隨後遊人忽的往兩下一分，一陣破皮鞋響。走進一個黑表警察，兩隻眼睛東西亂張，問道：「什麼事，什麼事？」說話時節，眼睛順大家的視線一望，看見吳小姐了。不由冷笑道：「噢！小異，又是你在此鬧事麼？公園裏有命令，不讓你們這一羣野鷄進來，你知道不？如今怎麼你又來打野食？快滾出去，區裏有你的底案。你鬧了不是一回事，我還記得你的模樣，快滾！」這警察劈頭一發話，却是大家所想不到，尤其是呂小恭，本來給大家團團圍住，無從脫身，警察一來，恨不得鑽了地縫，這一聽警察認識吳小姐，先申斥她一頓，不覺心中一鬆。那吳小姐却目瞪口呆，想不到在此遇到對頭，這警察却認識自己。登時不知說什麼好了，呆了兩隻眼。問那警察道：「你是誰？好像在那兒見過，三隊三隊上的人，我都認識。」那警察最忌諱的，就是當面提點人，祇側青着面孔，將手一揮道：「什麼三隊三隊，快快滾。」吳小姐喊了半天警察，討

來了一個不好意思，沒奈何，望了呂小恭一眼，臊眉搭眼的，走出人圈之外。那警察趕走了她，却又回過頭，看一眼呂小恭，知他也是當事人之一。便沉着臉道：「你們學生，不說好好上學，聚到公園，和這野雞胡調，快走罷！」呂小恭遭了一番意想不到的難為情，到這也不說什麼，倒多虧這警察解圍。聽得這一個走字，不禁喜出望外，連聲答應着提溜一雙小皮箱，落荒而去。

六 球場上初試身手

那伍梨琳秦小姐兩個走的早一些，尙未看見這最後一幕笑劇，倘她們遲走一步，少說也要笑壞了肚腸子。這時她們已經走到來今雨軒，那邊高朋滿座，勝友如雲，座上的貴客不少。秦小姐一到北平，覺得公園裏的茶座，祇有這裏比較清雅，而且含有一種貴族氣，必要在這裏坐的。便笑道：「我們不要賭走了，該坐下歇歇脚。這裏吃一杯茶，餓了要些點心。」伍梨琳頭腦很清楚，見她說坐下，自己雖不反對，可是却用臂肘拐她，笑道：「你不記得麼？那呂小恭還說到來今雨軒。傳會他和那女人糾紛解決，是不是要來呢？我們坐在這裏不好！」伍梨琳這樣一說，秦小姐却不禁嘖嘖失笑了。說道：「你這人，方才是怕事，見他同着女人，一勁往上跑。這時怎麼又怕他，要躲他呢？」伍梨琳見她前來問難，倒也嫣然一笑，自自然然的，說道：「其實誰又怕誰？不過名要攸關，大家不好意思罷了！剛才他同的女人」

不是正經路道，假如他不肯分別，鬧起來，我們是勝之不武的。並且在公園裏，是多們難堪呢？」秦小姐見伍梨琳原是怕那女人不答應，這也未嘗不是意中事，因笑了一笑，不言語了。兩人說着話，已然走到來今雨軒鉛板棚下，秦小姐不能坐下，看着那茶座，還在出着神。忽然那座上站起來一位女客，遠遠伸手招着，叫一聲：「伍小姐，你快個人呀？」秦小姐趕忙就一把拉着伍梨琳，叫他站住別走，說道：「伍小姐，你別走了！看看有人叫你呢。」伍梨琳的眼睛，倒未注意，聽她一說，方問她在那裏。秦小姐用手一指，伍梨琳才看見那女的，是一個中長身材，不瘦也不肥的，很顯着輕盈可愛。穿的一件灰呢春外衣，燙着也是一頭螺紋髮，一張滾圓的面孔，腮邊鼓鼓囊囊的，又彷彿很有肉。兩隻大眼睛，黑眼珠大，白眼珠小，轉來轉去的，頗爲有神！伍梨琳一見，就失聲道：「不好了！這怎麼辦？呂小恭的妹妹呂小芳瘋了！」秦小姐在火車中，聽過呂小恭和伍梨琳的談話，知道呂小恭之妹呂小芳，和伍梨琳是燕西大學的同學，這一聽說她來了，自然也特別注意。祇見那呂小芳招呼着她，已風飄飄的走過來，點着頭道：「伍小姐，別怪着啊！過來一起坐一坐，你看，我那邊座上，一個人也沒有事。」伍梨琳到此地步，不招呼是不行了，也祇好笑道：「呂小姐，你早來了！我們是兩個人，這位是秦小姐，天津的名閨秀。」秦小姐早預備好了，她一介紹，微微一笑，再笑點頭，說道：「你是呂小芳小姐，我久仰極了！」呂小芳好像比她哥哥老實的多，還不致那等討厭。見她來推崇，因也笑道：「秦小姐，你問問伍小姐，她可知道，我下不會客氣，

二不會交朋友，你們都請一起來坐。不要看不起我。」秦小姐坐下，本是毫無問題，見她來又一讓，眼睛不由一望伍梨琳。伍梨琳遇見呂小恭的妹妹，越發不好坐下了。笑道：「我們不在這裏坐，我們要到春明館去，請你原諒，不奉陪了。」呂小芳好似一個人坐的無聊極了，好不容易盼到有人前來，焉能不想上他家，搭個伴兒？因此她見伍梨琳說出目的地，是在春明館，她就又得了題目，趕緊叫過茶房，拿二角毛票給他，說道：「我那處衣服用了一壺茶，給你這個，連小費拿去。」茶房接過謝禮，她又把放在桌上的手帕夾子，拿過來塞給她。呂小芳一手拿着皮夾，一手插在衣袋裏，頭兒一歪，說道：「伍小姐，你們不是到春明館麼？我一個人怪悶的，把賬算了，我們一起去了。」伍梨琳一見這種情形，簡直是安心跟自己一起了。着實做了難，念頭轉一轉，居然想出辦法。因把秋波慢慢一閃，笑道：「呂小姐，我說一句話，你可別惱！我們到春明館，是有任務的。我們兩人，做人祇在那邊，約會着一位男朋友啊。」伍梨琳隨機應變，這倒難為她想，以為呂小芳一聽，定然不好意思，跟自己去會男朋友。她那裏知道，那呂小芳毫不在乎，一聽就笑了起來。說道：「你險些有男朋友麼？嘿！妙極了！我今天要見識見識，我們薔薇花的男朋友，更要去了。快走快走。」伍梨琳是作法自斃，又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見她越發堅決，要去春明館，無可奈何，祇得往秦小姐身上撲了。笑道：「小芳，你別來起鬧。我是老面皮，甚麼也不怕的。那秦小姐是和你初會，你也好意思，去看她的男朋友？」伍梨琳這一推，巧妙無比，可是

那秦小姐却一百份說不柱開面被攔起來說拿手一推伍梨琳的臂時，薄怒道：「程小姐，你
還嫌着我不怕人美話！甚麼男朋友，你在那裏說謊話罷！」伍梨琳吃她一駁，被壓話倒未
敢說那屈小芳竟拍拍笑道：「這有甚麼？公關了罷！大家不要客氣，我這人是很痛快的呀。
」屈小芳說得對笑，秦小姐的臉皮，是越發紅漲，那伍梨琳却笑得更厲害了，說道：「我們
一路走劍可以，到了清明館再說罷。」秦小姐走的地方雖多，但她人性却甚拘謹，見站在這
裏她又說又笑，伍梨琳人側目，十分招搖，也不得一走。聽她們說走，自己邁動兩條腿，先
一個人走下去了。那伍梨琳却從後追來，笑道：「秦小姐，甚麼麼？我們一字並肩，走起來多
們好着？」秦小姐却又不放聲了，等她們追近來，一同並肩走。那屈小芳焉知道骨子裏的事
，却秦小姐是初會，怎麼能不多為聯絡，重正來，問她幾時的北平，同行的，約有幾位？秦
小姐和她開得，想起路直發話，又不開聲了。說道：「別說別人，我是和伍小姐一起來的，
昨天夜裏纔到的。」說時，眼睛一睜，伍梨琳掩口葫蘆而笑。那伍梨琳也想起昨夜辦的妙事，
更覺得偷不攔口，走着問道：「屈小姐，我問一句話，你可不要着惱，你是不是一位哥哥
名字叫做屈小芳？」伍梨琳問得沒有禁忌，不但屈小芳一怔，就是秦小姐也怪她孟浪，多
此一問。那屈小姐偏着頭，走前也慢聲，說道：「奇怪呀！我的哥哥你見過麼？怎麼知道
他的名字？」屈小芳研我！」說着，把一對驚異的眼光，射到伍梨琳臉上，秋水盈盈的，愈少瞬
息，那伍梨琳却還是坦然自在的，笑道：「是呀！不偏見過，而且還認識了。他昨晚與我們

一起，坐夜車來的。我們坐在一期車上。呂小芳聽魏德離奇，更引動自己的好奇心，要
 詢問山窮水盡。怪道：「你快說，我哥哥是這兩天由天津回來的。可是你們由何認識？他
 拘來住在那裏？為甚麼到今天下午還不回家？」伍梨琳聽她問得太對，自己也不禁越想起
 好來。索性借這機會，給他們兄妹間挑撥一下，免得那呂小芳不知悔改，日後還要胡調！特
 意陰惻惻的一笑，說道：「呂小姐，我又要說，你不要着惱，你這位哥哥，辦事太不漂亮了。
 他怎樣認識我們，你萬不會想到。他認識我，是由一張畫報，一張老牌子的北洋畫報。上
 說着，木版求詳的，把昨晚火車上的情形，一古腦兒說給聽了。又笑道：「呂小姐，這話不
 難聽我說，昨天晚飯太冒昧了！這筆面是遇到我們，假使遇到別人，豈不給你惹禍了！伍梨琳
 聽了，還為呂小芳設想，參加一些意見。那呂小芳聽完，却不禁粉面氣紅，睜起眼睛來。說
 道：「我哥哥竟會這樣給我挑釁！我見了他，一定罵他，這婆娘請母親。可是你們也實在愛
 他，他是三個畫報，不理他，不拿他當人就完了，何必向他問難？」伍梨琳見自己挑釁
 ，反得着了口舌，芳心不勝快慰，見魏說到周旋，故意喚了一聲道：「我的呂小姐，這話這重了
 。你的哥哥，雖說不拿他當人看待？況且還有新解，不能說的爽。伍梨琳說到這裏，已經
 露出話風，直要將昨夜經過，合盤托出。那黎小姐早不耐煩了，甚不願意她說了真情。惹人
 笑話。至此，便不聽不聽。說道：「呂小姐，你別聽她說了，她信口開河，說不出好話，不用
 問也就罷了。那呂小芳問出來，焉得不窮其究竟？不聽黎小姐的話，一邊慢慢的走

「二邊邊這緊緊這兩道：『伍小姐，你說了不要緊，我都聽一聽，你們坐火車一路同來的，還有甚麼新鮮的？告訴我罷。』伍小姐是安心要拆毀他們兄妹情感的，恨不得合盤托出，讓他們兄妹交惡。洋洋的笑着：『你別忙，細聽我來說，我告訴你，你可別怪我壞極了，下次車後到橋頭路越鄉裏一般，拉我們拖上一輛汽車，把我們帶到電話飯店開房間。』呂小雲聽了她這話，這真是愈出愈奇，不由自主不吃驚！又接着她，射出兩道驚異的目光，說道：『你們真是和他到飯店去了？』「噤」了，你們怎麼回事，你們太荒唐了！後來又如何？」伍小姐是抱定一不作，二不休的宗旨，被她往下一問，更不顧求詳，將昨晚的情況，完全告訴了她。這話，上你這位哥哥，真是難聽！我們到了飯店，開一間大房間，他又張羅飯，又張羅茶，一個個高興起來。後來我看他喝了酒，怕鬧出甚麼笑話，死乞白賴，算是將他帶出去，咳！今天早起，我們誰也不敢招呼他，衝着溜出來，誰想到剛才在水壩旁，又碰見了他。呂小雲細聽着他說，聽完了，皺着眉，一發一發的算是吐出一口怨氣。說到：『好，你們躲開他好極了！但是，你們今天怎麼又碰見他？他在公園麼？』伍小姐說了昨天不實，還要細細告訴他今天的。啼了，說道：『他爲甚麼不在公園呢？他和一個野女人，像個野雞，在那邊鬼溜，嚇見我們，他一來說話，那野雞叫了巡捕，鬧起來，還沒有解決。』呂小雲聽見自己的哥哥這樣不爭氣，甚麼事都做，壞到了極點，那氣就大了，說道：『伍小姐，謝謝你，你不告訴我，我那裏知道？你告訴我，我知道。』我哥哥原來這樣不要臉，他星期百八

十元花，原來都沒幹正事。蕭銷這人，他雖然在水棚，我們一起找他去。看他丟人現眼，到了甚麼程度，我回去告訴父親。萬小芳說完，氣沖沖的，向社後橫北門內就走，從從此穿出一直達水棚。伍梨琳見這事是鬧起來了，自己倒不慌忙，叫她道：「密斯呂，別走，慢慢的，別忙呀！」那呂小芳安心要攔住小恭去，那管她叫喚，急急的就走進去了。伍梨琳一見喊她不回來，自己一招呼秦小姐，才待追上去。那秦小姐隨她走了半天，見伍梨琳毫無客氣，一字不遺的，全說給呂小芳聽。自己也沒了辦法。到了此際，一把拉住她道：「伍小姐，够愛的了！你看那邊，不是呂小恭來了？」伍梨琳正要使那呂小芳見着呂小恭，看他兄妹起一番交涉。聽說呂小恭來了，急忙問道：「在那裏呢？」我正要找他，不想騙我。」那秦小姐一聽才發覺自己這告訴，正是多事，後悔不迭。一聲不響了。伍梨琳的眼睛也不慢，東西一擺，已看見果然是那呂小恭，垂頭喪氣，提一隻小皮箱，從一旁走來。便欣然道：「啊？正要找他，他倒來得快！待我追呂小芳回來。」說罷，一步比一步快，趕進社後橫北門內去。秦小姐一看，自己多言惹禍，急急的，也走進社後橫北門內，看見她們，喜出望外，慌忙的趕了來。原來呂小恭自從在水棚，給警察趕開，他有心一走，又想太冤枉了！那伍梨二位小姐，既然是奉公園，萬不會「來就來。自己空費九牛二虎之力，豈能平白犧牲？有此一想，把去的念頭打消，提着一隻小皮箱，又在公園兜起圈來了，剛剛從小高爾夫班那一帶兜過來，那伍梨琳與小姐一雙倩影，已映入他的眼簾，所料不謬。焉得不追？幾步趕進社後

壞，叫着：「秦小姐，伍小姐，別慌別忙，我們再談談。」一路喊來，到了五色土甬面，那伍梨琳已將呂小芳追上，連喘帶笑道：「呂小姐，你別生氣，你要找你哥哥，他來了，就在後面，不必到那邊找了！」呂小芳一聽自己的哥哥來了，趕緊把眼神一收，轉過一張臉來。那秦小姐也跟踪而至，笑微微的一攏鬢邊的頭髮，說道：「你看你們多荒唐！跑來跑去的，惹得他在後面，山嶽怪叫，太難爲情了。」呂小芳再朝遠處看時，那呂小恭提一隻小皮箱，也如飛趕到。笑着又招呼，又叫喊道：「秦小姐，伍小姐，你們跑甚麼？瞧瞧，越叫越跑，追了我一頭大汗！」呂小恭說着，摘下一頂呢帽拂着風，撲過身來。呂小芳看清楚了，不是自己的哥哥是誰？當時氣急，倒沉住氣，趕上一步，和他對頭站立，等他跑近了。冷笑道：「你幹甚麼？不要臉的，該死的，進人家有甚麼事？你昨天就回來，爲何今天還不到家裏去？」呂小恭追得近些，看她們由兩個，一變而爲三個，不知從何處又鑽出一位，也是打扮的很時髦的女郎。心說今天我老呂的豔福太大了！看起來古人說的一箭雙鵰。今天我呂小恭，或者有一箭三鵰的可能，打破古人一箭雙鵰的紀錄。及至跑上來再看，糟糕！那女郎不是別位，却巧是自己的妹妹呂小芳。突如其來，大大的出乎意外，正在她對面，嘴裏期艾，答不出適當的話！半天又半天，臉上神氣始平復過來，笑道：「妹妹，我昨天回來的，今天正要回家，這三位小姐在火車裏，和我一路來的。伍小姐是你的同學，我們談過了，所以才認識。」說畢，眼看着頭上的汗珠，一個一個泛出來，拿手擦個不了。呂小芳見他說是火車中相識的，眼

睛一翻，鼻頭一聳，極其不屑道：「你不用說，我也知道，你和我家，二位小姐，把你餓壞，都用盡了！還有面孔和我說？快去，再在這裏久留糾纏，我回家去，一個字不剩，可都要告訴父母，讓你吃點苦！」呂小恭見呂米芳一語中的，說的都是實情，料是伍秦二位，把自己所作所爲，說了不少！紅着一張臉，笑道：「妹妹你別氣，我請你們吃吃點心，我們聚會一下，你說好不好？請你做個主意！」呂小芳見他還是來糾纏，禁不住又氣起來，嬌聲叱道：「我是一個女婢，不能像你，東西南北亂跑，四處去招事！你還不走開，別費話了。」呂小恭羞慙的氣大了，自己知道秦伍二位小姐，說了自己的壞話，自己不好，怨恨她們，也祇得嗷嗷講講，暫行退後。笑道：「妹妹別生氣，我這裏正說着，一不聽着皮箱，托着摘下來的呢帽，又一手擦着汗，向她們每人，鞠了半截躬，苦着臉一笑，退下去了。呂小芳見他去遠，惡惡的踢一聲討厭，又轉腳回來。笑道：「伍小姐，秦小姐，你們看看，氣是給你們出了！包他一句話沒有，真心過後！」那伍梨琳小姐二人在旁，看得呆了！見呂小芳趕去呂小恭，和她們說話，那秦小姐先不好意思。笑道：「這實在太厲害了！你是妹妹，對待哥哥，也不該如此。我們以後見他，可真是不好說話，倒彷彿我們離開你們兄妹感情一般，這是從何說起！」呂小恭見秦小姐兀自客氣，她又嗤嗤的笑了，說道：「這有甚麼？我教你們拿他不當人，你們就聽我的，他那人，就給不得臉。你看，有這一回，以後老還多了！」伍梨琳聽她們說起話來，半晌不語，至此方笑道：「呂小姐的辦法，概不容情，所謂鐵面無私。大

他平常就怕你，所以無條件走去。今天若沒有你，再和他碰上，哼！可了不得，還不把誰纏死？」呂小芳畢竟也是一位小女子性質，禁不得人家半點恭維，得了伍梨琳的贊揚，立刻面帶得意，稍稍內又笑了。說道：「真是，看起來，我今天可是救了你們，你們要怎樣謝我呢？不能白白地幫你們趕他。你們須要請請我。」秦小姐見她得起意來，自己倒也佩服她，說真的，今天倒不是她，那伍小芳先生，也實個不好對付。便插言笑道：「呂先生是走了，我們不是說難了到春明館去麼？現在就到春明館，不就完了嗎！」那呂小芳得意之餘，又聽說到春明館，更高興了，拍着手道：「對啦！你們說說，到春明館，你們那邊都有男朋友，我也來看看。」伍梨琳見她又提到男朋友，忍不住笑聲一縱，她拍手道：「小姐，你錯了，男朋友不是給你跑跑了，還有誰來？」呂小芳也笑了，說道：「不行，我非要去，才能信真，高一你們約着男朋友呢？」秦小姐見她還不信真，故意笑道：「是了，我們有就有，拿來公關就是了。呂小姐，跟我們走哇！」呂小芳果然跟着她們，又說又笑的走下來。出了社稷壇西門，繞往南行，那邊都是茶座，一排一排，坐着不少男女茶客。她們顧顧盼盼的，聯袂來到最南頭春明館，佔據了一張茶桌，拉開藤椅坐下，那茶房過來，照例打毛巾張羅，問吃甚麼茶？呂小芳頭一個道：「我一肚皮心火，先要一瓶汽水，要涼涼的。」秦小姐一問伍梨琳，伍梨琳噗哧一笑道：「好在我們昨晚住在電話飯店，誰也沒有虧心事，不致給呂小姐難倒。我們全來汽水，都要涼涼的。」伍梨琳說的話，言外有意，秦小姐禁不住滿面飛紅，啾

了一口道：「你說的甚麼？難聽不難聽呢？」呂小芳一聽這樣，她也紅漲着臉，不好意思起來。說道：「這是甚麼話，我不留神的一句話，惹得你們倒錯疑起來。」伍梨琳那管這些，祇催着茶房快去凌。轉眼擺上三瓶汽水，一一打開，倒在玻璃杯裏。伍梨琳端起一杯，還要和她們碰杯，說道：「來，我們不要客氣，大家一齊來乾。」呂小芳笑着說道：「請」。和她各呷半杯，連秦小姐也不能推却，和她碰碰杯，吃了一大口。她們在此吃着汽水，談着笑話，坐了半個鐘頭，伍梨琳秦小姐都不忙，呂小芳却倒忙了。說道：「你們原來沒有男朋友，那麼，我算白來一趟，我娶走了。」說着，在她那皮夾裏，掏出一張洋錢，意思要會賬走路。秦小姐方要和她搶着會賬，伍梨琳的手快，不容她攔，早輕輕把呂小芳的手一按，笑道：「你別肉麻了！這公園的男人，全是我的男朋友，你信不信？」呂小芳抽不出來手，却叫來了茶房，說道：「算賬算賬，多少錢算我的。」茶房報着賬道：「汽水二毛錢一瓶，共是三瓶六毛錢。」伍梨琳一手拿着一張一元鈔票塞到茶房手裏，說道：「快去，不找零頭，連小費在內了。」那茶房聽說不找零頭，就不管呂小芳，接着鈔票，連聲謝謝，跑去又打來三條毛巾，給她們揩面，呂小芳讓不過她，掙脫手，把那洋錢票收起，笑着站起道：「我讓不過你，祇好吃便宜嘴了。」秦小姐聽着這話不是味，也站起來，微微笑道：「這話不然，吃便宜嘴的是我，我連讓都不讓，你們看，多們大方不拘。」呂小芳覺得自己失言，忙着向秦小姐道歉，說：「我說話可不會留心，你不要怪我！」秦小姐也笑了，那伍梨琳也起身，

和她們走出茶座，兩眼東瞧西望，笑道：「這領糟了！我們往那裏走呢？還不如多坐一坐。」呂小芳笑着一搖頭道：「我既然要走，當然有地方去，而且是你樂去的！你可記得？今天我們學校，約委唯光大學女隊，在華光大學賽排球麼？」伍梨琳，一聽她說，提了自己的醒，轉手一敲自己的頭，說道：「豈有此理！我到天津不到兩天，頭都昏了！上星期就約好狗龍，還來得及麼？」呂小芳看她是忘了，就抬手一搭她的肩膀，眼睛一看腕上手錶，笑道：「——現在正是好時候，怎麼來不及？祇怕你不去！」伍梨琳也把自己的手錶一看，剛剛三點半，笑道：「現在是三點半，定的四點，果然來得及。我是不成問題，球隊一份子，當然要去的，那秦小姐去不去，倒要問她一問。」秦小姐也站在她們身旁，笑道：「你不是去參加打球麼？那好的很！我正想着看你這位球場上的薈薇，是怎樣的薈薇法，焉有不去之理？」呂小芳同她走上長廊，真往園門外來，笑道：「秦小姐也樂於斯道，愛看打球，那是再好沒有。我們一直就去了。」說着，業已走到園門外，雇上三輛洋車，逕奔華光大學來了。華光大學在西城單牌樓以西，這條道路很不近，洋車走上半個鐘頭，方才達到。那華光大學賽球是賣票的，門首站着幾個學生收票，伍梨琳三個人，也不消買票，一下就擠了進來。自有手執三個小綳綳的男子拉拉隊，穿的很漂亮西裝，油頭粉面的，上前歡迎，嚷着道：「密斯伍，你不是到天津去了麼？今天上午幾趟火車，我們都有人到車站接，却也不見你。你來得真巧，你幾時回來的？」伍梨琳一進門，就給這羣拉拉隊包圍，喘不過氣來。笑道：「我昨天夜裏到

的，這幕排球賽，若不是朋友偶然提起，簡直的就忘了。」說着，業已讓這羣拉拉隊，擁擠到球場中心來。那時球場兩邊，已有十幾位女排球員，在場上一擲一拋的，練習着排球，看見伍梨琳走來，大家歡聲雷動，擁上來叫道：「密斯伍，你來了麼？哈！哈！我們正在發愁，這可輸不了啦！」伍梨琳給她們團團圍着，大包裹式的，就擁到更衣室去了。那呂小芳和秦小姐却不是她們所注意的，空空的，給剩在球場中心。她們看見，伍梨琳受着熱烈歡迎，兩人左盼右顧，連帶着也榮幸百分。在場邊站了幾分鐘，陡然又一陣大亂，那場外擁進另一羣短衣窄袖的女學生來。秦小姐還不認識，那呂小芳用臂肘一碰她，笑道：「秦小姐，你看看罷，她們的敵人來了！這些都是華光大學的女隊員。」秦小姐留神去看，果然這羣女隊員，一個個精神凜凜，英氣撲人。胸前各綴着華大女隊字樣，便笑道：「這正是不可輕敵，你看那六號，都非常強壯。」呂小芳一指一點的給秦小姐看，說道：「你看那第一號，她名字是劉六毛。田徑賽，籃排球，無一不佳，下過遠東運動會，鼎鼎大名，真是一個強敵。」秦小姐聽了，就順着她的手指看去，祇見那魏亞君，穿着短綳衫，短黑褲岔，露着兩條粗壯大腿，黑漆發亮，上面黑鬚鬚，還像有一層汗毛。一張圓丟丟的大臉，濃眉粗目，怪肉橫生，油汪汪的，看着實在怕人！不由笑道：「這樣的女學生，真可叫做山後的學生了。你看她渾渾噩噩的，那裏有一分女子氣！」正說着，那評判員的高台上，已爬上一位女評判員，坐下來，噓溜溜吹了一吹銀笛，兩下球員聚攏來，那給女排球員擁去的黎伍琳，也又給她們擁出

來，換上一身運動衣褲，雜在人羣裏。評判員很簡單的，致了幾句談話，再一吹笛，兩下分好陣線，準備着開始爭鬥。那時四邊參觀者，歡呼雷動，亂喊：「薔薇今天多加油，多加油！贏了我們吃大美的番菜呀！」那伍梨琳立在第一排，祇含笑四顧，領首不語，摩挲拳的，準備廝殺。又有人喊：「狗熊，今天你也要多多加油加醋，不要給她佔了便宜去！」一聲狗熊喊來，令場人們，却忍不住詫然而笑。那魏亞君早紅漲着面孔，四外張望，嬌聲罵道：「它媽的，你們誰來喊狗熊，再喊狗熊，我罵了你們白罵？」魏亞君罵了一句，四外的人，果然老實了，但是還隱隱的，四面又發出一種連通帶噓的輕蔑聲音。魏亞君欲干涉，也干涉不來，祇得氣苦着一張臉，含怒不語。秦小姐見這魏亞君，也站的是前排，而且和伍梨琳斜對。便笑道：「這狗熊是魏亞君的綽號麼？據我看，這倒名實相符，你看她，黑漆漆的，一身銅筋鐵骨！」呂小芳見她的立處，和魏亞君的立處，兩下離着甚近。就笑道：「你說話，留神她聽見，這東西野蠻極了。」話言未了，那魏亞君的一雙大眼睛，果然銳利的射過來。秦小姐覺着有些怕，趕緊把目光別轉，不敢再看她，低頭笑道：「這有甚麼？隨便批評，也不讓了。」呂小芳笑了一笑，那秦小姐再想說時，噓溜溜的又是一聲銀笛響，評判員高站台上，大聲道：「現在時間不早，Time is gold 華光南，燕西北，預備！」這一聲命令發出，場中立呈肅靜，那評判員又說道：「現在燕西發球！」說完，把銀笛又噓溜溜一吹。祇見那燕西女隊的斜角球員，已把一顆鼓澎澎的球，擊在左手，向上一拋，右手一拳，直直的

擊過網繩，逕入華光陣地。那華光女隊員趕快接應，三排二排，傳到頭排。頭排的魏亞君接過來，劈頭一拳，就擊過燕西陣地，這一拳很硬，觀衆恐怕燕西措手不及，不期然而然的，瞎了一聲。說時遲，那時快，這球飛回燕西陣地，那燕西當中一位矮小的球員，把兩手祇一撈，不轉眼之間，就把那球撈起來，滴溜溜直向頭排飛來。那頭排首當其衝的，就是伍梨琳了，但見她不愧不忙，那往下一蹲，穩地又往起一跳，真所謂輕舒猿臂，慢扭狼腰，一張手住球上，用足力氣一擡，那球刷的一聲，一支箭似的，由上往下，直向華光陣地擊去。這一球擊去，比來時還特別有力，觀衆又替華光担心害怕，不免又瞎一聲！眼看着那華光的前排第一號魏亞君，聳起來要接，却不意手未伸出來，那球已然刷的飛到。魏亞君閃躲不及，但聽撲通一聲，那球在額角上，打了個正着。魏亞君身軀是聳起來的，腳下站立不穩，借着這一球，便似推金山，倒玉柱一般，撲翻在地。那一顆球，早滴溜溜的一轉，不知轉到何方而去。四面的觀衆齊聲喝采，那高台上的女評判員早嬌聲喊道：「燕西一分！」接着那觀衆又轟然一笑。眼見那綿鬃狗熊的魏亞君，爬起身來，掩着半張地皮色的臉，歪到一邊，自動退出場外。華光女隊趕緊又換上一名隊員，繼續作戰。不過一鼓作氣，再而衰，魏亞君一下去，實力減少多了。眼見得險球迭出，殺得華光祇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伍梨琳一個人，大奮雄威，不知造出多少險球，精采時見，觀衆好聲不絕。由始至終，一氣不洩，戰了三局，結果，是三與零之比，華光女隊，整整吃了一個大雞蛋。觀衆們於拉拉隊歡呼聲中

，一擁散出場外，議論紛紛的，各奔西東。伍梨琳這時又忙了！四面包圍上幾位手提照像機的新聞記者，爭着爲她們燕西女隊攝影。照完了團體，又照個人，祇伍梨琳一個人，蹲着立着，就照了七八樣姿式。等到交代完了，伍梨琳業已娥媚雙皺，汗透衣衫，捧着一顆球，氣喘喘的過來。那秦小姐呂小芳，兩個人見她勞苦功高，受累的厲害，早各拍了幾下掌。秦小姐先笑了個不合口，說道：「密斯伍，你真是不愧球場上的薔薇，這一來把薔薇光顧苦了，下回她們還敢來麼？」呂小芳也笑道：「薔薇花，你今天把那狗熊可治得不輕！那一球太硬了！把她打得很重！」伍梨琳球是贏了，可是她心上懷念着一椿事，走來就愁眉苦臉的，笑道：「這話不是便宜說的，球當然是贏了，祇恐那魏亞君受了傷，心不甘服呀！」秦小姐因爲是她贏球很多，所以特別替她歡喜，不想她反而因之不快！說是恐怕魏亞君心不甘服，不由得一呆！那呂小芳聽說，却早笑起來道：「你怕那狗熊麼？她要敢滋毛，怕不打她個落花流水。」伍梨琳見她說了，雖然甚是入耳，却又微微搖着頭，祇是不言語，秦小姐同着她一起業已兩天了，就沒有看過她皺眉頭，今天見她忽然皺眉不快，想着才待要問，那旁忽地，又擠擠擁擁的，跑來一羣女隊員，她們這一會功夫，早換了球衣，穿上長旗袍高跟鞋了。又有一羣男子拉拉隊，也各搖旗幟，趕上前來，喊道：「密斯伍，我們大夥，去到大美吃西餐罷，有人請客。」那女隊員們，也各自笑道：「密斯伍，我們一同到大美呀！今天有陸伯達先生請客。」伍梨琳正自心裏發着愁，聽見那陸伯達三個字，知道這是那羣拉拉隊的隊長，平

常在燕西大學，專門追逐自己，不得自己青睞的男運動家。因把頭一抬，果然看見那陸伯達穿一身西裝，手執三角小綢旗幟，領着一羣虎視眈眈的拉拉隊，站在自己面前，挺着他的精壯身軀，嘻着一張橘皮臉，笑道：密斯伍，我們去到大美吃大菜，我老陸請客。伍梨琳看了他這種怪樣，本是十分厭煩，可是再一看他那一副粗壯的身軀，想起他在學校，各項運動，常列前茅，她腦筋裏，就把念頭一轉，對他便推下一張笑臉，啓齒嫣然道：「啊！密斯伍，你來了，我們婆上大美吃番菜，那不是很好罷？來，我有話和你說。」伍梨琳說罷，把手一招，意思是要找個人少之地和他說話。陸伯達見自己的約請伍梨琳，大有被謝絕之意，他心上方在失望，又見伍梨琳招手，讓自己隨她到一邊說話，他的精神又復振作。湊近前來，笑道：「密斯伍，自己人的宴會，沒有外人，你何必客氣推脫呢？」伍梨琳脚下走了幾步，把他搭到一邊，望望附近無人，說話不致給旁人聽見，就沉沉氣，視了他一個媚眼，粲然笑道：「傻子，你急甚麼？這們多的人，去熱熱鬧鬧的吃西餐，說話等等完全不便，我不願意。」陸伯達不知她有何話說，走到一邊，却聽她是這麼一句！又見她一笑過處，媚態撲人，一變素日驕傲高狂的態度，不由心弦一盪。也笑着看她一眼，說道：「密斯伍，那們，依着你，怎麼樣才好？我們不一同去，如何去呢？」伍梨琳安心要利用這混蟲，見他出言屈服，業已惟自己之馬首是瞻，便又故意掙紅了半張臉，嘆嘴一笑，低着頭，用自己的鞋尖，在灰土地上，畫着圈道：「我不，我願意你和我，還有兩位女朋友，幾個人去；有他們大家，幾十

個人在一旁，我們要說，也不得說；要笑，也不得笑，我是不願意的！」陸伯達既然問伍梨琳要主意，當然惟伍梨琳之命是從，況且聽伍梨琳，要找清靜，和自己說話，更是喜出望外。笑得合不攏一張大口，連聲哈哈笑道：「密斯伍說得對。我去回絕他們，陪密斯伍幾位去，就是了。我去回絕他們。」說完，沒有第二句話，已然狂奔而前，站着對大家開誠佈公的，宣佈道：「各位同學，今天本來定下約請密斯伍，到大美小聚，以表慶祝本校排球勝利。不料伍小姐忽然身體不適，不能去了。那麼，我們的聚會，容當日後再定，今日暫時緩辦好了。對不起，對不起！」陸伯達也是賣弄他的小聰明，到此耍了一個滑頭，想騙開那些男女同學，和伍梨琳幾位小姐，單獨赴宴。焉知那些男女同學，聽見他這樣的話，有的固然表示着失望，一笑走去。那些懷疑不信的，尙徘徊左右，不忍即去，以觀其變的，也屬不在少數。陸伯達站了一兩分鐘，見這邊場上的男女同學，不易散去，他不出着趨急來。又叫起來道：「諸位不必觀望了！沒有事，沒有事，回校去罷。」陸伯達一說，顯見得更有些疑竇，那些人更不走了，一個一個，笑嘻嘻的，祇在跟前盤旋來去。陸伯達見這很好的一樁事，若是敗毀在他們身上，可未免令人發恨，急道：「你們諸位冥頑不靈，這是怎麼了？」陸伯達鬧着，那伍梨琳越覺可笑，這法子多們笨，越這樣，那些人越不肯走開，這是何苦！因又叫過他來，低聲囑咐道：「你不必如此辦，最好你先出去，到外邊路旁等我，容我換上衣服，出去會面，和你一同去不是一樣？你為何如此不明事理呢？」陸伯達正自沒理會，給他這一句

，不禁提了醒，點着頭一笑，又向那男女同學，笑道：「諸位不必看，我也走了。」說罷，果真套着一個穿西裝，筆直的身軀，大踏步走下去了。那些男女同學，停留在此，本不放心他們，看他們玩甚麼把戲。見他這一走，大家再不逗留，漸漸四散開，陸陸續續走向外面，那伍梨琳一語支開他們，卽和那秦小姐呂小芳，到更衣室，換上便衣服，重新走出來。秦小姐呂小芳二人，看着她如此戲弄那陸伯達，她們尙自不明究竟。問她是甚麼道理，那伍梨琳微笑道：「你們別忙啊！這是天機，不可洩漏，到了門外再看，你們就知道了。」秦小姐和呂小芳，各都懷着疑，同她走出華光大學來。那伍梨琳到華光大學門外，哼了一聲，站着不言語了。秦小姐呂小芳二人，又是一個不明究竟，兩人才待要問，却見那華光女隊的隊員，綽號狗熊的魏亞君，紅腫着半張面孔，雄糾糾的闖過來。當頭一攔，雙手又在腰際，水喘知牛道：「伍梨琳，你今天走不得，你那一球打得我太苦了！難道說，你打了我，算是白打了。」說時，又抬手向身後一招，半嚷嚷着道：「密斯忒牛，你快來爲我報仇，仇人在這裏咧！」說畢，那身後，暴雷也似的，應了一聲，晃晃悠悠的，走上一個穿運動衣的黑矮漢子，臂膊露出半截，上面黑毛很多，非常強健有力，站在面前，好似半尊鐵塔。伍梨琳早防備到這一節，料到魏亞君輸給自己，還給自己打了一球，胸中必不甘服，果然她約出人來報仇了，那密斯忒牛，她也認識，是華光大學男運動員，有名的水牛，牛不怕。他在遠東運動會，出過極大風頭，野蠻極了。伍梨琳看見他上來，急向左右一望，見自己約定的，那位忠實同志

陸伯達，真不失信，正在隣近路旁守候，光着眼往這邊看，她立刻放心多了。當時把氣一沉，氣不湧出，面不更色的，笑道：「密斯魏。不錯，打你的是我，我們兩人的賬，要我們兩人去算，何必又叫密斯忒牛？那密斯忒牛難道是給你抗着又桿麼？」伍梨琳這話罵得很厲害，簡直把魏亞君罵成賣笑的妓女了。魏亞君是禁不住氣的人，簡直體似篩糠，面無人色，氣苦到一百萬分，顛聲喝道：「放肆，你還說什麼？密斯忒牛，上來替我收拾她。」話未說完，那密斯忒牛不怕，已然挺身而前，橫在伍梨琳身畔，稔笑道：「密斯伍，你知道我是魏亞君的愛人，魏亞君是歸我佔有麼？那麼很好！」伍梨琳見他上來，自己方一冷笑。那旁的秦小姐呂小芳，兩人看得實在太下不去，到此再不能袖手旁觀，秦小姐雖在鎮靜，那呂小芳已忍耐不得，幾步走上來，喝一聲水牛，說道：「你不要無禮，魏小姐要和伍小姐講理，要你這混蟲來作甚？」那牛不怕正向伍梨琳示威，忽見斜刺裏鑽出這一位呂小芳，立時也勃然震怒道：「你管什麼？我不應當出來，你幹麼替伍小姐出面？」呂小芳不慌不忙，徐徐一笑道：「你混蛋！她是女的，我也是女的，你這男人，是夾不進來的。你何必同我們女人參加戰團？」那牛不怕聽這一說，却給他抓住題目了。哈哈狂笑道：「封建思想，封建思想，你們還是懷着十九世紀的好男不跟女鬥」的中國傳統思想，這思想不破，真不爲你們女人爭氣！我是男的，就個別另樣，不和女人辦事了。」呂小芳隨便一句話，給他當頭一噎，噎得無話可云。那伍梨琳見不和他鬧到真正的程度上，恐怕他沒有新覺悟。馬上不加遲疑，喊了一聲

「陸先生，你來。」那陸先生，自然是陸俊達。他立在路旁，看着她們給牛不怕擋住，不勝遺憾，和自己一起去用西餐，心裏正在氣忿。給這一叫，暴雷也似，應了一聲，挺身上前，譏道：「伍小姐，你還不走麼？天不早了。」那伍梨琳一叫上他來，呂小芬素小姐，當時一齊恍然大悟。想到這位球場上的舊薇，可真是了不得。她分明是想到魏照君要和她爲難。所以先預備下一位陸伯達，爲的和她的針鋒相對，那裏又有耍好的真心，如今總算用着了。因之，便沉下一顆心，靜觀其變。祇見那伍梨琳皺一皺眉，態度很是幽默道：「密斯忒陸，並不是我不走，是他們不教我走呀！你瞧，這個姓魏的，沒事沒非，幹麼又找這個牛不怕，來和我們爲難。」陸伯達其實早已知道，他上來，故作不覺，特意一問，伍梨琳一說，他立刻眼睛斜着，就瞞到牛不怕那邊，點點頭道：「嘔，這位是牛不怕先生，你來幹麼？爲什麼不讓伍小姐走？」那牛不怕早着見陸伯達了，他見陸伯達問自己。正沒好氣！啊了一聲道：「你豈有此理，我們的事體，你管得着麼？」陸伯達見他出語蠻橫，自己也沒有什麼好對待，把眼皮一翻，哼了兩聲道：「天下人，管天下事，你們的事，難道我就管不着了。我偏要管，我偏要管。」說着，把一個身軀，直挺挺挨到牛不怕身邊，意思就是挑戰。那牛不怕伸手一推，推不動他分毫，氣得罵道：「陸伯達，你怎麼樣？想欺負我老子麼？我告訴你，我老子可不是好欺負的！」那陸伯達見他罵出來，却反哈哈笑了。說道：「你牛不怕不是好欺負的，我今天倒要老虎嘴裏拔牙，欺負欺負你。」說罷，一閃身軀，倒又飄然跳開去，伸

手先脫去西裝上衣，丟在地上。身上祇穿着襖衫小背心，又騰身而上，把兩個拳頭一插，笑道：「牛不怕，你來麼？這是兩個拳頭，够你領略一領略的。」說畢，那拳頭一揮，業已披頭蓋臉的，從上面揮下來。牛不猶見他脫衣揮拳，未從動手，先一路做作，早已防備下了。他這隻拳頭一下來，那左手向上一迎，便想抄住，往懷裏一帶。焉知道陸伯達更是乖覺，他也防備到這一着，見他手抄上來，自己的拳頭一縮，那另一隻手，却從斜刺裏飛上去，拍的一響，就敲了牛不怕一個大耳光。這一個耳光，打得太脆了，實拍拍地，着在牛不怕臉上，旁邊觀陣的男女，全都啞然失笑。牛不怕滿面通紅，臉上冒火，跳起大喊道：「反了！陸伯達，我今天不和你，誓不為人！」陸伯達見這一個耳光，已算把他打昏了，便往下不再放鬆，接二連三，一拳一拳的，都敲在臉上身上。笑罵道：「你這個牛不怕，我今天倒要看看，是怎樣的不怕疼，假如連個人也對付不來，還談得到甚麼牛！」那牛不怕閃躲不及，陸伯達的拳頭巴掌，雨點也似的，全着在身上。當時東跳西跳，祇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氣喘如牛過：「反了反了。你們看，這不是開玩笑，欺負人！」那旁觀的人，無一不笑他膿包，連魏亞君都急得粉面嬌紅，喊說：「老牛，加油加油，打他個王八女兒養的！」牛不怕聽了，一嘆子，才感覺到自己不是招架，就罷了手，須要還手，才能够克敵。於是觀個空，居然也一掌打去。這一掌可糟了！原來陸伯達是故意放出來的空，故意讓他來上鉤，他的掌到，陸伯達的掌也到子，祇一抓，抓住牛不怕的手一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那牛不怕祇似推

金山，倒玉柱一般，收腿不住，匍的橫臥在地上。陸伯達手急眼快，不容他起來，一翻身，騎在他的身上，兩隻手上上下下的，向他身上臉上，祇顧亂敲。牛不怕便似殺豬一般，怪叫起來。那魏亞君看見牛不怕，如此不中用，三脚兩拳，便給陸伯達騎上亂打，她不幫忙助威了。祇猛喊道：「巡警巡警，快來快來，這裏要打死人啦！」魏亞君扯開喉嚨，一喊警察，可洩大了氣。那圍觀的人，笑了不算，連那陸伯達都笑得挺身起立，住手說道：「別喊別喊，我怕警察，我不打了。我打的都是硬碰硬的好朋友，要這樣人沒用，也不忍再打，滾起來罷！」說着話，把脚一踢，那牛不怕哎喲連聲，戰戰兢兢起來。却已鼻背臉腫，不成其人的模樣。魏亞君揚着一條脖頸，却仍不住的喊巡警，那巡警倒是來了，祇是那伍梨琳秦小姐呂小芳三個人，早從打鬧裏，奪開一條路，不知奔向何方。巡警來時，祇能把魏亞君牛不怕陸伯達三人，帶區成認。那案中主角，伍梨琳小姐，反而逍遙法外了。

七 突如其來的一封信

其實，那伍梨琳呂小芳秦小姐三個人，也不是一路走的。伍梨琳由那陸伯達騎上牛不怕一揀，她見事不祥，頭一個先跑了。秦小姐是由魏亞君一喊警察，她方吃一驚，深恐這事擴大範圍，累及伍梨琳。等到一看伍梨琳沒有了，她才佩服這位薔薇花的乖覺，原來她已溜之大吉了。自己也不便在此是非之地久待，急忙一說呂小芳道：「呂小姐，這事不好了，伍小

她跪下，我們還不快走？當心打排誤官司。」那呂小芳不被她提醒，還看着熱鬧可笑，聽她一說，才恍然大悟，拉着她道：「伍小姐果然不在了。對啦！我們還不走路？」說罷，不再遲延，拉起秦小姐來，冒冒失失的，闖出重圍，一路走下來了。到了華光大學胡同口外，却又不知往那裏去好。秦小姐緊皺蛾眉，說道：「伍小姐跑到那裏去？誰知道呢？要我們到那裏找她？」秦小姐一發愁，呂小芳倒笑了，說道：「那還不好找，她北平沒有家，你有她的學校。明天到學校去，就着她了。」秦小姐見她說到學校去，和她並肩，走了幾步，嘆嗟笑道：「說起來慚愧，久仰你們學校的風景校舍，在北平唯一無兩，可是由昨天夜裏一來，今天一大半天的光陰，都消耗到瞎撞。學校還沒有去，未能瞻仰，看起來，要等明天了。」呂小芳和她走着路，那眼睛可不住左右尋視，走到一家咖啡館外，笑道：「秦小姐，我請你吃點心，今天我請客。」秦小姐見伍黎琳又找不着，祇得由她，和她暫時在一起。笑道：「吃點心也可以，我請請客，呂小姐別客氣！」呂小芳讓勸她了，她就異常高興，也不問是誰請客，和她走進咖啡館來。兩人才要了茶點，坐不到一分鐘，那門外呼嚕一聲，就走進一羣男男女女來。女有的的是華光大學排球隊隊員，連動衣還沒有換，大家紛紛圍坐着，敲彈擊碗，呼咖啡，要糕點，空氣一陣沸騰。接着又是議論紛紛，有的說：「今天這半不怕的苦，吃得可不小，給陸伯達打的感受，是要將發他兩個星期！」有的說：「你不要看打人的痛快，那陸伯達給警察帶到區裏去，說不定三十鍋貼，五十手板，先來一個開鍋爛。隨後再

照加暴行於人的這發罰法，拘留他幾天！」有的說：「今天的牛不怕陸伯達，全是大傻瓜，不懂事務，白給女人利用。打出毛病來，他們捉緊官氣，那伍梨琳却跑掉了。」這句話，說得屋中男的一來，個個哄堂大笑，那女的却都笑罵饒德，說他們的嘴太壞了，他們那邊的談話，呂小芳這邊，全聽得清清楚楚，不由直向秦小姐發笑。秦小姐聽着，知道果不期然，陸伯達因此入獄。想起來一陣寒心，更覺伍梨琳太殘忍了。他們一個發笑，一個難過，那咖啡館門一開，又風也似，衝進一個人來。笑道：「喝！高朋滿座，勝友如雲，這裏的人，可真不少。」那邊座中男女，也一齊招呼道：「老崔來了，這邊坐，這邊坐。」他們這一來，又引起秦小姐呂小芳的注意。就見那老崔是一個中等身材，生就一張黑麻臉，却厚厚的，塗上一層雪花膏，頭上的頭髮，也梳得淨光瓦亮，蒼蠅爬上，似乎都滑得掉。身上的西裝，整潔可牙，是不消說，就是那領巾，插巾上，也灑滿了香水精。風過處，先散出一陣陣人的香氣。她們這裏打著那老崔，那老崔也看見她們了。他把麻臉一皺，嘻嘻一笑，翻的就飛過一個眼風。老崔可向那裏招呼道：「請你到這裏來，這邊坐。」一坐坐，一坐坐，今天我老崔來得早，不如來得巧，也所謂老崔這道，老崔聽了，他自己覺得很俏皮，又笑了一笑，惡狠狠的，朝她們又飛了兩個眼風，才笑着過去坐下。呂小芳給他灌了兩個眼風，祇覺得背上發麻，因又向秦小姐一笑。那秦小姐也撒着嘴，笑了一笑，又把茶斟一推，笑道：「我們也是爭非之地，我們三十六着，走為上策。」說着，用手招過茶房，令他端茶。不防那呂小芳早將愛算好。拿單向茶房

手裏一塞。笑道：「我給了！我給了！秦小姐不要讓。」秦小姐再要讓時，那茶房已然拿着一張鈔票，走出城河錢來，她祇得罷休。說道：「真是沒有辦法，這幾個錢，還值得一讓。」呂小芳不言不語，付給茶房小賍，又和秦小姐出來。笑道：「別說了，這裏是非之地，不可久居，你聽那伍梨琳鬧的，都打上官司呢。」秦小姐正爲這個發慌，見她有同樣感覺，便笑了一笑，欲待問她：「我們到那裏去？」忽然身後帶來一陣風，有人笑道：「這樣好的天氣，到那裏玩玩，別辜負了老天爺呀！」那秦小姐吃了一驚，回頭去看，祇見那叫老崔的，不知如何，也隨後鑽了出來。手拿一頂呢帽，搗風作式的，看着她們嘻嘻作聲爲笑。不覺被輕蔑的，望他一眼，回來對呂小芳皺眉道：「走罷！」呂小芳看見這種情景，已知那老崔由飛眼風，擡進一步的，不懷好意了。自己雖不和伍梨琳一般狂放，但也並不懼怕，故意向他瞟了一眼，隨後又向秦小姐道：「秦小姐，我們到那裏去呢？回家罷。」說話，特意又橫波斜溜，微微一笑，當先走下來。那秦小姐見她處於這種情況之下，偏要回家，認爲這是大大的失着。和她走了幾步，低笑道：「呂小姐，你看那小子不安好心，一定要擺弄，我們一回家，他非退去不可，況且府上我尚未去過，怎好打攪呢？」那呂小芳見她尙不解其中的奧妙，自己且不多言，祇答道：「你不要多說，走到了自然曉得，我自然有法子，治這個小子。你避一避，委屈到我家裏去一趟。」秦小姐不知她居心何在，仍在猜疑不決，那老崔却又直衝衝的上來。笑着自言自語道：「沒有地方玩，這話未免不近情理，公園市場，甚麼地方，門也沒關

着。一說畢，哈哈一笑，追着她們，果然不捨了。秦小姐正嫌呂小芳不識趣，偏要招惹他來。那呂小芳却早輕俏俏地，回了回身，微微一顰嬌媚道：「那裏來的謎外子，請別再一這一罵，那老崔早在意中，哈哈大笑的聲音，更延幾秒鐘。週身如中流砥柱，又酸又麻起來。噙着一張麻面孔，追着更是不捨道：「你們別鬧，有話好說，不必生氣。我們都是自家人。」

「呂小芳回頭才待再說。那秦小姐見她居然想和老崔直接談判，自己很是不悅，領手一撥她的臂膀，說道：「我們走罷，不必理他了。這種人，無聊而又無聊，也是他們祖上的陰功，父母的德行，故地的風水。」呂小芳給她一罵老崔，自己轉覺可笑，隨着她走道：「這種人好壞，一喊警察，他就跑了。」說畢，又回頭一看老崔，笑了一笑，和秦小姐直走下去。那老崔一看這種情形，罵到頭上，倒是不怕，一聽喊警察，未免心中遲疑。及至一見呂小芳扭頭一笑，她內心的火焰，禁不住又燃燒起來。笑着又追下來，其腰諷不說，嘴裏却哼着幾句：「我愛你，你愛我麼？」的英文情歌，依依不捨。三個人遠遠一看，走過一家大洋貨店，呂小芳看他還在追隨，拿手一拉秦小姐，走進洋貨店去。秦小姐一心一意的，祇想早着回家，一看呂小芳又進洋貨店，不由着急道：「呂小姐，現在不要好整以暇了。我們改天再買東西，今天回去要緊。」呂小芳見她不解自己的用意，尙自多方阻撓，便笑道：「得了，你別管我，咱們今天這齣戲，算是唱定了。」秦小姐見她說是唱戲，自己方正真明其妙，那老崔在洋貨店外，連聲片晌。居然也邁步走進來。秦小姐早料到此，這不但不避隱他，而且還要添上許多

麻煩，見他「進來，就一批呂小芳的衣裳道：「了不得！你看他進來。」呂小芳也是早與
比起來小姐來，還有較確的把握。並不去看，祇輕輕道：「我知道了，你看著在下場戲。
」說罷，又仰起面來，朝那洋貨店夥計，笑道：「拿月經帶來，我看一看。」那夥計早從過
道招待，連忙答應去拿。呂小芳趁這時候，才回神聽了老崔一眼，又笑上一笑。那老崔也慢
慢走攏過來，聽見她買東西，故意問道：「你們買什麼呢？」呂小芳看完了他，扭扭回來，
嘴裏却笑著道：「啊！不錯，給你買衛生口草呢！」這一句話，老崔聽了，茫然不懂。何以
那箇小芳還管自己買什麼？秦小姐却忍不住，笑得幾乎彎了腰。等到夥計拿過幾條來，呂小
芳拿著天狗老崔晃一晃，又挑了一挑，挑出兩條，老崔方知是那種東西，覺得一陣惡心，咳
嗽裏面倒學來笑游過。那呂小芳挑了兩條月經帶，又東買西買，買了香粉花粉口紅寇丹，不
單香粉香露西原包那手裏，問道：「這是多少錢？」哄算一算，「夥計：一元二元的，算了一
算，美同「五元六角五分」高小芳便把那些東西朝老崔懷裏一推，然後又和秦小姐，走到
旁邊玻璃櫃旁，參觀別物貨色去了。那夥計觀他們漸漸進來，可是已經交談，分明是一起客
人，見呂小芳把東西給他，這越發沒有聲子。老崔道：「先生，這是五元六角。」說時，他
以目示意，那意思是叫他說了。老崔本來就想到這一着，手裏抱著那些貨物，當然由自己負
責，說由老崔交錢，這是把結不到的，一種美事。連忙掏出大洋，如數付清，幾步走過去。
笑道：「這錢我給了，你買什麼，走罷。」老崔給錢之際，自顧一表，呂小芳已和秦小姐稍

多麼神，新新感。你又給我花說，買東西，又替我除了這們這，我這裏便不滿意。新新感。你跟我新新感，一定張緊了。你自己覺得如何，我應當如何的謝你呢？那老崔追了這半天，他能够肥花到地身。已是醉得滿地。又聽她新新感，一句一句，嬌聲叫着，自己越發骨痛。麻，幾聲響在地下。及至聽見她問自己要注意，怎樣表示謝意，自己更胸無主。張的想些甚麼。其如新新感對新新感，那謝那謝不謝，都不相干，我是不希羅人家謝我。一呂小芳見他這自己時，他那面不要臉的模樣，不想這時忽又面轉起來。心裏暗笑，這樣小的胆子，怎麼能成事。呂小芳子面是林想，便穩住了氣，抬手放了兩下門簾上的簾鈴，轉面對他，又堆下臉，嬌笑，媚氣撲人的，說道：「新新感，你說不讓我謝，我們焉能滿意。不過，我最來體面的心向你致謝，請多不便。你在這裏，放心大胆的，等上一等，等我叫出我的哥哥來，讓他正感同你道謝，你看如何呢？」呂小芳說出叫哥哥，又手擦酥胸，自己格格笑了。一陳，那老崔聽了，却在一邊，心裏這萬無此理，以中國習俗來講，妹妹交男朋友，很少和哥哥分開的。況且自己一面之識，連她姓甚麼，都不曉得，不過看她好看，所以追着她不捨。更談不到叫她新新感。這裏大有深沉。自己正在遲遲不決，那呂宅的大門裏，已有兩個人問道：「誰呀？找誰呀？」呂小芳到了此時，不和老崔逗了，祇回首向裏喊道：「田媽，我老崔和爾來，快叫下田媽，和我哥哥出來，打這王八小子。這小子追了我好幾里路，還不走，讓他們來管教我。」呂小芳這一喊，來得無頭無腦，門內的田媽，尚未說出回話。那

若輩却不然恍然大悟，原來叫喜新，不是別的謝法，乃是把自己一陣苦修，登時渾身際顯，
 暗傳一稿：「啊也！」脚底明白，掉頭便跑。呂小芳看着他跑了，才朝秦小姐笑道：「秦小
 姐，你看這水手，不是跑了？這這字抄不好，不費三句兩句，一說，他自然不願搗亂，宿之
 中，秦小姐一路跟着他，這事的頭尾，完全在肚裏，見他措措得當，這了半天，便小子，
 又批說，又費力，結果輕輕幾句，便把他騙跑了。真叫做出奇制勝，意想不到智慧，從此
 裏發出來，的報，笑時身軀縮短了半截，老枝亂顛道：「呂小姐，你讓我說甚麼呢？我一口
 裏沒不窮的，祇叫敬服了。心西外勞功在微笑無言，那大門樓的正然閉了，田也迎頭笑道：
 六麻來是平姐回來，小姐你在門外，裏裏，你謝那大少爺，也剛從天津回來，不知那裏回來
 又腫皮肉氣氣正在這裏，個人發狂，我怎好叫他呢？」呂小芳竟說，知道這話的哥哥呂小
 外已經從公園出脫，便跑回來了。自認不過，那一聲哥哥，虎着那老雀，讓他滾蛋。胸膈有
 其心，讓呂小芳出來。聽了田媽說，醉昏混道：「現夜不要他？」那討無鬼，給我嚇跑了。
 一問這也真名其妙，不知是甚麼事，教他好。見那秦小姐處詞着呂小芳來約，忙閃身往裏相讓
 道：「這這小姐，請進。」秦小姐方在三嘆，呂小芳已然向田媽道：「這這位是秦小姐，和伍小
 姐是舊識的朋友，你來見見。」那田媽早請安道：「秦小姐，你請罷。」呂小芳把秦小姐一
 拉，笑道：「得取驚！人家是跑了，還有甚麼怕的？進來坐會再走。」秦小姐見她們主僕相
 讓，由不得心裏活動，暗忖這裏有呂小芳，那呂小芳雖然在家，諒也不敢將自己如何，誰能

坐於比自己過門不入，求德隨禮。於是笑道：「這妖嬈，這膽下，一雙老眼。泰西就聽得，我拿一坐，可就走呀。」說着，和呂小芳手拉手的，進了這大門。那大門內，號房裏幾個男婦差，剛坐着打撲克，田也大概是剛退出戰線。旁邊汽車房裏，一個汽車夫，正在刷洗車輪，局式非常大方，素小姐笑道：「我不認識路，呂小姐要頭離散便，第一次來，似乎應當面見伯父母罷。」呂小芳却不復注意，祇笑道：「何必客氣呢？我們先到客廳坐。」說着，那田媽已去裏邊開門。呂小芳帶着素小姐，走進一重遊廊，那客廳就在眼前。原來這是一所西式房屋，那房門東西都有，每間都有相連，接成一氣。素小姐給呂小芳讓過，一見這客廳，一派紅木洋式細桌椅，夾雜着，放兩隻沙發，氣派頗不俗氣。那屋木長條案上，疏疏落落，擺幾件古鼎古玩，素小姐下來的杯燈，雅澆宜人。牆上懸懸幾幅扇面，字畫，皆是一下一般名人，如「徐世昌」、「蕭維鈞」等等的佳品。足見得主人兩身好。素小姐打量一週，即在一隻沙發裏坐下，笑道：「這客廳真好，那字畫的工款，都是伯謙，就是老伯伯大畫了。」呂小芳見她懂得賞鑒字畫，自己就很可笑，說道：「我父親的號是伯謙，可是他的名字，天下誰，那知道的人可多了。」素小姐聽了，他是一身健裝，現在不行了。曾初他在報上，名字也是常見的。素小姐聽了，才知是善借外債的能手，中國若沒有他，就不知道現於知現在之體，可見呂小芳之指點，也是更有其父，而後才發出這樣的兒子。她看素小姐去是的一身伯父的衣冠，素小姐久仰的，這中國改良，要窮血把流滿地地將。呂小芳

自然笑着說：「你這父現已灰髮蒼顏，無志進取了。」素小姐自然更稱贊幾句，兩人

又談些話，那媽媽倒備兩杯茶來。笑道：「這話聽得我這說少爺在屋裏不出來，他早出來，在院

子裏汲水。」這媽媽說是誰來，素小姐道：「我這二嫂學小姐，他無子孫，大概是想來而不好意思來，忍

作虛情論了。」素小姐聽那兩小爺道自己這二嫂，一個天要娶親，免好生可笑。那呂小芳却

聽道：「你別聽他胡說。他學在在甚麼屋裏出來，我就會見他有話。」因媽媽聽着，她

不敢再說，應聲退出去。呂小芳又回頭，對着素小姐道：「這話聽得我這說少爺在屋裏不出來，他早出來，在院

子裏汲水。」這媽媽說是誰來，素小姐道：「我這二嫂學小姐，他無子孫，大概是想來而不好意思來，忍

作虛情論了。」素小姐聽那兩小爺道自己這二嫂，一個天要娶親，免好生可笑。那呂小芳却

聽道：「你別聽他胡說。他學在在在甚麼屋裏出來，我就會見他有話。」因媽媽聽着，她

不敢再說，應聲退出去。呂小芳又回頭，對着素小姐道：「這話聽得我這說少爺在屋裏不出來，他早出來，在院

子裏汲水。」這媽媽說是誰來，素小姐道：「我這二嫂學小姐，他無子孫，大概是想來而不好意思來，忍

作虛情論了。」素小姐聽那兩小爺道自己這二嫂，一個天要娶親，免好生可笑。那呂小芳却

聽道：「你別聽他胡說。他學在在在在甚麼屋裏出來，我就會見他有話。」因媽媽聽着，她

不敢再說，應聲退出去。呂小芳又回頭，對着素小姐道：「這話聽得我這說少爺在屋裏不出來，他早出來，在院

知了。看罷。訝然道：「這是誰來的呢？寫着呂小姐，當然是我。可是爲甚麼不寫我的名字？難道這人，和我不認識？」秦小姐在旁，也覺得奇怪，自己再要細看，抽出信來，看那信裏，手不由己，一三下，就把信封扯開了。抽出信來看，原來是……

呂小姐芳鑒

我是一個和你不相識的人，突如其來，寫給你一封信，這信是如何的難下筆啊！可是天啊！事實在那裏逼迫得我，不得不寫了！呂小姐，你能原諒我，而進一步的憐憫麼？我覺得我是天下第一個可憐的人了！

當我寫這封信時候。我的內心，已至於身體四肢，無不感覺到顫巍巍的！小姐，我怕你嫌，不，我覺得這是你固有的一種莊嚴，一種固守處女的莊嚴！可愛可敬的處女的莊嚴啊！我敬願你了，我拜倒你的面前了，我要爲你而發狂了啊！
呂小姐，你知道麼？我追逐你，已不是一天了！我自己清夜捫心，向一個絕深處女追逐，這法律是不許的，而道德上，也不無遺憾的。但是，我的呂小姐啊！那熱烈的愛情的，從我心裏燃燒起來，而至於不得不如此。將來我一定後悔，在我有了相當收獲以後……

七 突如其來的「封怪書」

八

使我敬愛而夢魂顛倒的處女啊！你的蘋果般的臉兒，玫瑰色的雙頰，秋水似的雙瞳，無一不充滿着誘惑性啊！我狂了，我醉了，我死了！我願意這樣，爲了你啊！天啊，我在這種沉迷的意態下，我曾失了七夜的眠，上帝呀！你爲甚麼使我神經慢慢衰弱下去，而延長死的過程？不如用你的威力，增加了我自殺的勇氣罷！也許是天老爺的憐憫罷！終於熱情逼迫我，神靈啓示我，寫出這封信來了。小姐啊！你不要惱，我願在明天（星期二）上午七點鐘，在中山公園公理戰勝的石牌坊下，恭聆你的訓誨。我雖然是一個神經將要發狂者，但是我願意自殺，見了我所愛者以後，小姐啊！你賞給我這臨死前的最後一面罷。

將患神經狂者余變人

（明日到中山公園，請以大紅手帕爲記，我以紅手帕圍頸，以示區別；故小姐到時，請以紅手帕爲目標，頸上圍有紅手帕者，卽我是也。）

這封臭名其妙的怪信，呂小芳看完，已是粉面嬌紅，發起氣來。嘴裏喃喃講道：「這是那一個渾蛋小子來的，氣死我了。」秦小姐，你瞧，這多不要臉，不認識我，居然同我定約會，真不是東西！「秦小姐畢竟是一個處世久些的，關於伍梨琳方面所爲，雖是聞所未聞，然而這類事故，却從常見。街頭釘樹者，無法發洩片面單戀，可不就以寫信之方法，來追求所愛，法雖卑鄙，情亦可憫了。因笑道：「這倒也不一定可氣，現在社會上，這類色情狂的男人，

實在很多，想使一定生氣，可也就沒有辦法，余兄不就是其中之一麼？」呂小芳想不到她忽又借題發揮，把自己的兄長抬出來，登時面上一板，但觸類旁通，又嘻嘻笑道：「哦！我不知這般去辦。明天早起，一定到公園去，不見不散，自有辦法，讓這小子，認不出東西西南北。你走罷，我自己籌備一切，明早再見了。」說畢，把信件一收，大有逐客令下的意思。秦小姐提到她哥哥，見她不搭言，祇說明天到公園去，自己想着，說的話太刻苦了，或者她要生氣，忙笑道：「依我看，不必以有用時間，和這種無聊人，一般見識。任他去等，無須硬事態擴大爲是！」呂小芳却好似胸有成竹，一千個一萬個不聽，說道：「你不必管，我自然有方法，讓他們知道，祇請你明日早臨，聽我的妙計。」秦小姐勸他幾句，見她不聽，也不知有何妙策，祇得糊糊塗塗，說了明天見，走出去了。呂小芳拿着這一封，已經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她想着秦小姐回來，先鑽到自己臥房，暗暗咬牙道：「老崔和哥哥，你們兩人，呂小芳如此瞎鬧，我這回不利用你們求偶心切，戲耍你們一回，誓不爲人，你們看着罷。」於是呂小芳把那封信，先不往外拿，自己祇鋪上自己寫信的便箋，提起鋼筆，變變字體，先寫了一篇，乃是寄給自己哥哥呂小恭的，上寫：

小恭大鑒：久慕鴻儀，無緣識荆，爲憾爲恨！敬啓者：僕本一孤苦女子，幼失怙恃，惟倚叔父母生活，難得投入學校，今已中學三年級矣！課餘之暇，常思得一知己，男本以相砥磨功課，志趣甚佳，無嫌年差，尙未得一當意者。近聞女界某君，述說

突變其來一封信

八

閣下康况，頗合歡意，用特不揣冒昧，奉函訂交。倘不我棄，即希於明日（星期二）上午七時，駕臨中山公園公理戰勝牌坊下一談，屆時請閣下無論中服西裝，均以一大紅手帕圍頸，以示區別，而便尋認。處此畸形社會下，女男社交不公開，此亦無辦法中之辦法，閣下幸勿以放蕩而小視僕也。紙短情長，書不盡言，敬頌

大安

僕江南女子頓首拜上。

呂小芳寫完這篇，自己讀了一遍，也為之噴飯絕倒。又寫上一個信封，乃是：「敬呈呂小芳先生台鑒，江南女子拜緘。」把那信箋摺起來，袋入信封，粘貼好了，放在一旁。又取過一張信箋，鋪起來，重新再寫一篇，却是用自己名義，致給老崔的。上寫：

華光大學的冒充兒，人家叫你老崔的：

你真討厭！今天直追到我家，不是我說，找我哥哥出來，大概還不會跑開罷？你倒受驚了！我實話告訴你，你雖然禁止有些討厭，不過尚不過甚，你曉得有一部分的女子，專門歡迎討厭的男人麼？我雖不是其中之一，然而對於你，口經由昨天一

。留下極深刻，久久不能磨滅的好印象了！

老崔，你是明白的，應該原諒我的呀！你想一個女子，無論進化到甚麼程度，那不如你們一般男子的臉皮厚，這是一種定而不可移的原理，我昨天不是一個人，豈能和你一個毫不相識的男人講話？我那身旁的女友，將要如何呢？請！老崔，你不是瞎子

還看不出我當時的氣色？我心裏難過極了！我恨不得把她踢走，我恨不得把她打走，你我好說話，終於沒有勇氣，算做罷論了！可是，你也是太張皇，太冒失，我知道你，得了！何必又送到門首？於是才演出那一幕笑劇，不，那不是笑劇，是一幕可歌可泣的悲劇呀！

若輩，我述說完了我的心跡，要報告你一樁驚心動魄的事件了！老樣，你不要失聲，你不要悲慟，尤其不要自戀，我是一個有夫之婦了。你對我的感情，我惟有以「恨不相逢未嫁時。」一來收受了。我的丈夫，是一個美國留學生，曾得理科博士，久在中國政界服務。他人品比你強，資格比你高。出入汽車，不像你那樣窮。我愛他，我想起他來，就有忘下你的傾向。你對於我，不能有其他的需求了。你死了心罷！可是，我不是忍人，寫了這實情，你能不傷心麼？不過，我爲了前途，不能不告訴你。老樣，讓你放心，我既寫給你的信，尚有方法補救。我已尋得一位替身來報答你的錯情了。她也是一個好女子，品貌學問，樣樣全比我強，也在做校肄業。你若是一時嫌我一定就喜歡，請傾心於她。我已告訴她，讓她明天早起七點鐘，到中山公園一進門，公理贈贈存牌坊，相候我替你償定下了。至於你呢，請無論中服西裝掛牌頸上，千萬圍一條大紅手帕，以作標記。她見了你的紅手帕標記，知道是你，自會上前答話。你是愛我的，明天務祈早臨，這是一個交女朋友的好機會，幸勿交臂失之。

同時要知道，我爲你已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人家才答應下。不難誰肯幹這危險的事？

你服這逐的人拜上。

呂小芳把這封信也寫完，再寫一橫，「華光大學交，老崔先生查啓。內詳。」的信封，也照樣封好了。工作既畢，連那封致呂小恭的信，也收起來。再起身出去，先把那封致呂小恭的信，乘聽差不出來，悄悄投入自家信箱。然後再雇車到華光大學，老遠的下車，派那個車夫上去，將那封信給老崔的信，送交華光大學醫房。車夫焉知是甚麼信件，拿看它，到華光大學醫房，道：「辛苦，把這信遞上，說道：『這是一位坐車的小姐，讓我送來的。』」那號房聽差，一見是沒有名字的信，又聽是女人送的，知道這是隱名情書一類，不響的收下，放在信堆裏擱着。車夫回來，拉着呂小芳回家。呂小芳回到家門時，故意把信窺裏看一看，見那封信早已無有。聽差以爲她也來找信，便笑道：「小姐，信有一封，是給少爺的，已給他拿去了。沒有你的。」呂小芳聽了這話，不期然而然的，是睡示告訴自己，大功圓滿，次第告成了。當時心裏暗笑，一言不發，繪在自己房裏，祇待明天。果然翌日天剛一亮，約有五點來鐘，呂小恭已在他屋裏，呼么喝六，叫老媽子打臉水。呂小芳也趕快起來，等老媽那邊完事過來，祇見她擦着嘴道：「這還了得，五點多鐘起來，馬上就出門，真沒有睡過。」呂小芳心裏恰如明鏡高懸，焉能不知道是那話兒應着。二二尚老媽笑道：「說也奇怪！今天不祇他，連我也睡待早了。這樣罷，你既是出門，我也不好坐，乾脆給我打臉水！我

也要出去下。」嘴裏說着，那心裏一面暗暗思想，這件事就鬧了！今早公園裏，脖頸上圍着大紅手帕的男人，要有三個，一個是自己哥哥呂小恭，一個是昨天給自己嚇跑的老崔，一個就是來信的那位余贊人了。這三個人見面，彼此眼明，必定出一番麻煩，那麼今天這一幕活劇，才是好看煞人。她心裏想着，那老媽子已經打來一盆臉水，說道：「小姐今天也是出門這們早，要到那裏去？要坐燕西大學的長途汽車，不是也要七時半麼？」呂小恭隨她去說，祇是不搭不理的，笑道：「就是呢！我今天起來睡不着，出去還許到公園咧。」老媽子聽她說到公園，抿一抿嘴唇，微微笑道：「這巧啦！不怪是兄妹，真是處處一樣，連去處也一樣了！少爺也是到公園，剛剛走出去。」說完了這話，想了一想，彎下腰來，笑得合不上口，勉強忍着道：「小姐不知道，少爺才真可笑！他起來在太太屋裏，翻來翻去，把太太當初結婚時，蒙面的一塊紅綢蓋頭拿去，放在口袋裏，帶着出去了。太太醒了，問他不說，和我研究半天，他研究不出個道理，他要那一塊破綢子，究竟幹什麼用去呢？」老媽說得不明，呂小恭心裏，却已明白了。知道哥哥上了自己的當，已帶上一塊紅綢，跑到中山公園，赴那江南女子之約去了。便伴笑道：「你還能不知道？他那種不稔臉的男人，還做得出甚麼體面事。不管他，我走了。」說罷，慌慌張張的，頭頂略加修飾，衣服略加整理，急急忙忙的出門，雇一輛洋車，也跑到中山公園來。他們兄妹起得太早了，到了中山公園，大門剛開不多一會，那裏有什麼遊人。不過樹下空地上，和行健會左近，有幾個講求衛生的漢子，在那裏

曲着蝦米腰，伸着兩隻手，東一撈，西一摸的，練習太極拳術。呂小芳一進門，倒不注意別的，她一心在公理職勝內石牌坊下。可是，自己的面目他們三個人全認識，無論如何，不能出面；一出面，豈不弄假成真了！因此她進門不走正路，即由遊廊左側，慢慢繞到那一排小柏樹下，隱起身來，祇露出一顆頭，閃着面目，偵查那石牌坊下的情景。那邊却沒有別人，祇看見自己的哥哥呂小恭，粉粉滿面，髮油一頭，穿一身筆直的漂亮西裝，脖頸上圍着一條明晃晃地大紅手帕，在那邊徐徐散步，不時的，低頭看看自己的手錶，以為時間尚早，倒了佛若無其事，手拿九環。呂小芳見了，暗笑他還算個有心者咧！那兩個東西，還沒有到，他却先來了。心上才一想到這裏，忽然一轉眼間，又看見一個穿藍布大褂的人，由石牌坊左側轉出來。那人的脖頸上，圍着一條紅手帕，也是最引入注目。呂小芳看到眼裏，注意到他的面目，却見那人是一張瘦臉，枯瘦焦黃，頭上亂蓬蓬的，嘴下短鬚狼藉，再看他的藍布大褂上，也是斑痕油跡，沾着一片一塊，顯着非常骯髒，使人望而却步。呂小芳看了看，不識他，那臉自然就是今天之會的始作俑者，那位要見了自己自殺的余雙人了。看了後，幾乎笑出聲來，暗罵：該死東西！也不顧一泡尿，照照你尊駕的面龐，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一副豬八戒的醜像，還要想吃天鵝肉，札惹紫女朋友，豈非一相情願，不知道進退了。想得又笑又氣，忽然身後有人，嘆喟一笑。呂小芳吃了一驚，急扭回頭去。祇見站在身後的，却是那位秦小姐，不知甚麼時候來了，躲在後邊偷笑。呂小芳不由低聲笑道：「你也是一個不

失信的人，你瞧，我借兩封信的力量，讓他們三個人，各圖一條紅綢手帕，在這裏活現眼，祇來了兩三個，還有一個老崔呢？」秦小姐笑着搖了一搖頭，她嘴裏不說話，手却往西邊一指，意思是讓她去瞧。呂小芳果然一眼望見，那西邊的遊人休息椅上，坐着一個人，也是西裝革履，風塵翩翩，正是那三缺一的老崔。不禁笑道：「我以為他沒有來呢，這三個人，一個丟一個到的早，倒也好笑了。」話言未了，秦小姐一拍她的肩頭，讓她看東邊。呂小芳的眼睛，又移動回來。一看原來這邊呂小恭和那位余雙人先生碰頭，兩人正在那裏，互相看着可疑。本來大清早起，到公園遊玩的男女，已是晨星可數，何況他二人各懷着鬼胎，彼此互有心事。尤其刺目的，就是各人身上，都有一塊紅綢手帕，那麼彼此不約而同，豈不太巧？因為這一種道理，他二人自然覺着奇怪，便不免相互的注意。起初是余雙人先看見的呂小恭，他過來一盤旋，呂小恭自然也看見了。余雙人心裏想着，怪呀！我出的主意，說是今天脖頸上圍手帕，給那安琪兒，來神精諒。怎麼我那心上的安琪兒不來，這裏却來了一個穿西裝的朋友，也圍着我，脖頸上小恭圍紅手帕，在這裏擺來擺去？他心裏百思不解，那呂小恭心裏也在轉念頭，他想的却是很生氣。他原來接到一封突如其來的怪信，未嘗不想是什麼男朋友開玩笑，和自己拆個爛污。可是要命他一笑置之，又覺得這封信，筆調情節，完全出於女人之手，似非普通男人所能杜撰，坐失良機，未免於心不甘，因之他才冒昧的來了。不意他未看見那位江南女子的尊容：先瞧見一位和自己同志，脖頸紅綢帕的先生，他怎不為之驚疑

！兩人身臨切近，四目相視，各有各的苦衷，簡直不好說出。又不便相問：「朋友，請問你膝上的紅綢，是甚麼意思？」祇得苦在心上，默而不言。發了半天悶，那坐着的老崔，却也看見他們了。心說這二位頭不對！自己接看昨天追逐的女士一封信後，本是喜極欲狂。今天趕早前來，揆了一個空，等待許久，已是大大的懊喪了。不想那邊又有自己二位同志，也居然各圍紅帕，在那裏擺着，豈非弄巧成拙！他不由那余雙入呂小恭二人能忍，看到想到，他的腿不由，站起就走過來了。他急急徐徐，這綢戲更熱鬧了！主角由二個，一增為三，真好似那五花洞裏，真像潘金蓮一般。那余見入呂小恭一看，得了，索性連無獨有偶，也打破紀錄，一增而為無偶有三。他們二人愈加驚疑，是不必說，那眼睛不互相對視，就都移往老崔身上來了。老崔走過來，一瞧他二人這種情形，已是氣往上冒。心想這大概是他兩人，故意和自己開玩笑，知道自己昨日追逐，又耳聞自己之名，才冒女人之名，寫了那封信。倘是那樣的行天又都各圍紅帕，來自己面前嘲弄，則其情可惡，實在不是人的行為。老崔想到不是人的行為，他的自毗欲裂，增加了若干勇氣。大步直前，擡起兩個拳頭，怒沖沖的道：「朋友，請問你們這塊紅綢帕，是什麼意思？」他這一問，來得也是突然，又沒有說清是誰，那余呂二人，簡直又無從答對。遲了一遲，老崔又哈哈笑道：「不用說，我知道了！你們圍着這塊紅綢帕，是來調坎我，對也不對？」他這第二問，更摸不着頭腦了！余雙入倒底有些神經衰弱，給人一嚇，已然魂不附體，做不得聲。那呂小恭神經倒還清醒，見他這一問，心知今天之約

必有錯謬，連忙笑道：「這位先生，我們圍紅綢來，當然是有用意，不過你須先說，你脖子上的紅綢，是什麼表記呢？」呂小恭返過來一問，原是證明事實的必需，可是老崔聽了，却沖沖大怒了。厲聲喝道：「我老崔豈是好惹的！你們兩個流氓，和我開玩笑，是何意思呢？我這一條紅綢帕，你們遠來問我，難道是神差鬼使，教我圍上的。媽的，非揍你們兩個渾蛋不可！」老崔罵罷，他的手一掀，就把那紅綢手帕扯下來，丟在地上不要。一面已脫下上衣，高捲兩隻西裝襯衣袖，好像就要打架。呂小隻一看這神情，自己是乖覺的，深知這事了不得，說不得是陰錯陽差，發生甚麼事故。自己想逃，是逃不脫，不逃，又覺得自己若受了甚麼委屈，實在不值。趁老崔未動手，自己先下手為強，欺負老實的，拍的一掌，就敬在余雙人的面上。大罵道：「你這小子，憑甚麼圍了一條紅綢巾，來湊熱鬧？你看我們為你，都算白上了當！」那余雙人原來精神衰弱，已達極點，這一掌打得他，眼前金星亂冒，頭頂轟的一聲，險些叫出媽來。呂小恭見他是一個膿包，禁不住一打，自己越加得理不讓人，爽性打得手滑，反過來，又是一個耳光。罵道：「你這渾蛋，快說快說，今天到底是怎麼回事？弄一封情，把我們都騙了來。」那余雙人頭一掌。已給他打得迷了本性，這第二掌，却打得他一機伶。暗思自己寫的一封信，大概出了差錯，這兩個來，一定是打自己來了。想到其間，眼前一晃，第三掌又到，他的聰明來了！這回不挨老實的，一縮脖頸躲開，抱頭往園外就跑。一轉眼就不見了。呂小恭把他逼去，也不窮追，插手腰間，嘿嘿冷笑道：「跑了就跑了！」

不彀你小子一封信，那能害得我起了一個大早？媽的！真可惡！」罵完了，他回身再看那老崔，也無甚隱瞞，率然出口道：「這位朋友，你不必生氣，這裏面，大概皆是這小子做鬼。我們不妨把彼此來的所為，相互說一說，自然諒解了！」那老崔見呂小恭，那會變人，打得非常痛快，袖手旁觀，祇在一聲不響。暗忖反正今天我揍人的機會來了！你們誰把誰打傷，免省費我的事。等到打倒一個，剩了一隻孤雁時，我再動手，讓那一個不逞。他雖有此打算，不料呂小恭亂罵亂嚷，已經說出了他今天來的動機。甚感一封信一封信的，說了兩回，他聽着有些刺耳。自己本來也是憑着一封信來的，如今他說的，和自己不謀而合，怎不特別動心。聽他開誠佈公，問自己原故，便耐下了一口氣道：「你這人好沒道理，你的姓氏，我都不知道，不認識你這人，怎麼能問我？你有誠意，先把你此來所為，說出來給我聽。」呂小恭到這當兒，知道自己是上當受騙之一。無論如何，不能不說實話了。他一伸手，掏出那一信來，說道：「朋友，我姓呂，叫呂小恭，我是憑這封信來的。你一看，就知道了。」老崔見他拿出證據，那當然是誠意來交涉。也就不再發話，先接過信來一瞧，幾乎笑破肚皮。心下暗暗發笑，說道：「好了！呂先生，我知道了！你是一個老實人，我相信你。我也是憑一封信來的。」說罷，將原信退回，一隻手和他相握，久久不捨，那意思，再誠懇沒有了。呂小恭見呂小恭一肚實話，居然一語解圍，他不再沈視，而並且相見以誠，心上才平安了。笑道：「這位先生，你來的原故，也是一封信，那信何妨給我拜讀一下，也好知道其中的把戲。」

「老崔見他來索信，把一個厚紙，也不禁羞紅半邊，笑道：『不必提了！你我青年，千萬不要存甚麼念頭，那關乎人的名譽，不能再提了。』」呂小恭見他雖不肯拿出信來，讓自己賞鑒，其言却頗爽快。即把手內的信箋一扯，笑道：『這也很好！受了一次教訓，下次再不犯！』老崔聽他說了，自己想着，這是爲着何來，老早的起來，弄了一肚皮悶氣。他打了呵欠，笑道：『呂先生，我看你是個朋友，打算不備冒昧，彼此由同病相憐，親近一下。倘你不見棄，我們就到後邊，吃吃茶，再坐一坐走。』呂小恭想着，自己出來一次，如此回去，未免冤枉。他也笑道：『我們這種交情，在生命史上，也所謂別開生面。今天既承相邀，倒要叨光了。』三言兩語，他們二人，即刻訂交，冤家變爲朋友，一路又說又笑的，居然走了。這公理戰勝牌坊下，走了他們三個，才安靜一些。那小柏樹後的秦呂二位小姐，笑得却幾乎斷了腸子。他們一場交涉，由始至終，自然都收入她二人眼裏，直看到呂小恭與老崔走去，她們也恢復了常態，說起話來。呂小芳罵道：『這兩個不知羞恥的東西！居然臭味相投，交了朋友了！今天沒有看見他們大打特打，弄一個落花流水，心裏太不痛快。』秦小姐見她以一封怪信，又轉出兩封怪信，才鬧出一幕笑話，意猶不足。禁不住拍她的肩膀，笑道：『小姐，惹玩的可以了！我們該走啦罷！』呂小芳聽見這話，心平氣和，不受嬌然一笑。

八 一件特別貴重的禮品

但是，那秦小姐說了這話，她登時又猶疑起來。笑道：「豈有此理！這樣老早的，我們就是走，也沒有地方去呀！」呂小芳今天弄得通盤勝利，她已芳心可可，再沒有甚麼不滿足。聽着她說，不免又作進一步想，祇是格格笑道：「若不然，我們索性不做二不休，一個揖做到底，倒接面走一走，看看那兩個小子，在甚麼地方休息。」秦小姐見她始終如一，險些鬧出大禍，仍要去作那探險的行動，連忙又勸道：「得了！小姐，你瞧半天的了！人家已然給你攪得一場糊塗了！你還要怎麼樣？難道說：一非鬧出人命來，你才快意？」呂小芳見她蕩蕩得好笑，且不聽她說，將手把她一拉，笑道：「秦小姐，這算甚麼？小意思！也談不到人命，我就願意逗着他們，顯三四四的玩。這是多們可笑！」秦小姐看她極力相邀，自己想開了！反正鬧到天上，自己也是處於旁觀，她是個主角，自己連個配角的資格，也配不上，負不着責任。轉得字看她，拿那些傻小子們，顯來倒去的玩，作一個消遣，秦小姐想到此際，可就彷彿，和呂小芳表了同情，為之所化。笑道：「好罷！我們去看看不打緊，可千萬別再鬧出甚麼，我真害怕。」呂小芳既是這去，她心裏已然打了一不做，二不休的主意，聽見她說，祇是置若罔聞。笑着：「你別管了！我的見識，自覺比你還不相上下，去了再瞧，惹出禍來，也有我一面承當。」反正這句頭的法律，雖尚不至男女平等的地位，總歸男女方面，若是起了甚麼事故，也是男的遭殃，女的不管如何，先估一半勝利，何況是這樣不名譽的事？女的稍一咬口，男就吃不了，兜着走！」秦小姐聽得還是寒心，暗佩她的思想澈底，詞

鋒犀利，笑道：「那能這年頭，男的也是很可憐，女的處處還不大佔便宜，等到真正男女平等，尙不知女的如何便宜！我那那位伍梨琳，入籍她是球場上的薔薇，你也不在她以下，大可稱爲：交際場上的玫瑰了。」呂小芳和她本是並肩走着，聽她這話，也是極其犀利，不覺一雙手抱着她的肩頭。假假倚倚的，走了幾步。笑道：「好哇！你也打起我來了！那玫瑰花，不是帶着刺的麼？你怎麼知道，我是帶着刺呢？這不太玄虛了。」說完，她越發靠緊秦小姐的肩，樹格笑個不已。秦小姐笑得她這一笑，非常奇怪，走出十多步遠，她才想過滋味，恍然大悟，拿手半拍半打的，敲她頭一下，漲紅了臉道：「呂小姐，你這可不對，便宜又找到的頭上了！誰和你瞎纏三字解？」呂小芳無形中，找到一個便宜，嘻嘻的笑得祇有縮脖子，她兩個是又說又笑的走着，不覺就到了後邊，那便是，御河沿一帶，春明館分出來的茶座，呂小芳走到這裏，伸着脖子，東張西望，笑道：「這二位先生，也不知坐在那裏去了？他們絕想不到，我們又跑來找他們？」秦小姐焉知道她是來這裏，沒事找事，要和他們見面，看她毫不畏縮，一味的尋找，便笑道：「呂小姐，我們沿着南邊走，好不好？還要找一個我們能看見他們，他們看不見我們的地方才好！」呂小芳如何能贊成她那多方顧慮，當下大非南行，並無畏縮，說道：「你跟着我來罷，絕不會吃了虧，我沒有告訴你，女的到處全可以佔便宜麼？」秦小姐見呂小芳直衝過去，她略一遲疑，脚下就停了一停，落後了幾步，再遠遠一望那邊，疏疏落落，早起沒有多少茶座，在御河沿不遠，坐着兩個人，指指畫畫的，

正在說笑，似乎是那老崔和呂小恭。呂小芳這時，哩哩幾步，已然撲過去了。祇見她高聲叫道：「小恭哥，你在這裏，幹甚麼？」一個人犯機器，大清早起，來受清風呢！」呂小恭坐在那裏，他和那老崔言歸於好，惡冤家變成了好朋友，正在縱談肺腑，精神一快。忽聽耳邊叫喊，二人都抬頭一看，同時二人又都陡然一驚，這二人的吃驚，說起來又各不同，呂小恭的驚，是吃驚妹妹來的兀突，清晨也到公園，老崔的驚，却是這賊叫小恭哥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心目中的愛人到了。可是她那封信，若是真的，她來的遲了，也或有之。爲甚麼她招呼呂小恭，作爲小恭哥，這倒是奇事。他兩個人，心裏各懷着一個大問號，那呂小恭不能不過去招呼，他素來是怕妹妹的，便對那老崔笑道：「崔先生，對不起，容我一刻工夫，那是我的妹妹呂小芳，在那邊叫我呢！我過去和她說兩句話。」老崔這才知道那女的，果真是呂小恭的妹妹，想起昨天給她買東西，今天受的騙，不禁啊了一聲道：「她就是你的妹妹，我才明白了！」呂小恭祇顧趕去說話，並未留意這句，一直奔過呂小芳來。笑道：「妹妹，你怎麼樣？大清早起，就到公園來玩麼？」呂小芳見了他，就沒有好氣，嬌嗔道：「是呀！問你呢？你在家裏，放着好覺不睡，跑到公園來幹麼？這時候，女人還不多，挨罵也不到時候。」話未講完，那呂小恭眼快，已遠遠瞧見那秦小姐，遙遙的站着，眼睛也看着這邊，不由喜極。道：「妹妹，那位不是秦小姐麼？我們昨天未得談話，今天可要一起玩玩了。」呂小芳見他並不怕自己，還是說那秦小姐。禁不甘喝道：「你別不害羞了！人家才理你呢！你也不照照

鏡子，看看你那德行！配不配理人家？呂小恭見妹妹見面沒有好話，竟說的自己不好，他一眼看見那老崔，也搭搭訕訕的，滾一身來，整不住頭上難堪，說道：「妹妹，我們姊妹說話，不要太讓我難堪了！你永遠出來，也是種在家裏一樣，一句話一讓人。」呂小芳早也看見那老崔上來了，她一見了他，却把兩眼一飛，故意向他丟去一個眼風，笑道：「你還怪不錯呢，我告訴你的話，你都照辦了沒有？我不是說：那小子昨天追到我家，寫一封信騙了他來，接他一個飽麼？現在人家來了，站在你眼前，你爲甚沒個子動手？好麼包呀！」呂小芳說完了膿包，她故意一聳肩頭，嚙嚙作嬉笑，那態度再纏淨沒有了。呂小恭聽不明白這話，因之大愕，反躬思索，不得要領道：「妹妹，你這是甚麼話？我聽不明白，我從昨天晚五，就沒有見你，你說的甚麼，我一概不知，我並未聽你說，騙誰來呢？」呂小芳見他附在鼓裏，她雖早在意中，却故意把眼一眯，微微一笑，雖然未加可否，那意思壞極了。呂小恭問不出所以然，他正目着急，那老崔却忽明白了。他想：哦！是了！原來如此，怪不得今早他們兄妹在此會面，又怪不得今天碰見呂小恭，原來是他們兄妹，稱自己可欺，故意要把自己調來苦挨！隨後呂小恭見自己身長力大，不敢動手，又和自己和好。哇，這可未免錯認眼皮，拿自己看錯！自己還欠着他的一頓苦挨，焉能容他？昨天這怕人，今天鬧起來，有那封信作證，大可與他們打官司搗搗亂。想罷，他氣不能出，那怒火也遏止不住，上去一捉呂小恭的衣襟，嘿嘿笑了兩聲道：「呂先生，你別裝糊塗了！這事你明白，我心裏再好似一塊明

鏡。你和你妹妹，聯通一氣，騙我老崔來這裏上當，你小子見了我，又不耽擱手了！嘿，那就叫沒有種，不是男子漢！」老崔這一氣，又進一步了！比剛才發那金變人的氣，大上何止兩三倍，他說到不是男子漢上，手也上去了，劈拍兩個耳光，都敲在呂小恭臉上。打得呂小恭，臉上冒火，怪叫起來道：「救命救命！你這崔先生，休要魯莽，且聽着我說，我妹妹壞透了！她借刀殺人，這是反間計。」呂小恭說出反間計，他已有一半明白，這都是自己玩皮的妹妹幹的。不過那老崔是一個一勇之夫，那裏聽他解釋，三拳五腳下去，已把他收拾得落花流水。圍觀的人，擠成一個圓圈，外邊看不見，祇聽見那騰騰打人的聲音，一聲一聲送出來。那人圈外的呂小芳，早趁此時，又和秦小姐溜到一邊，切齒咬牙道：「這一下，才把袖治過來了！我老看他們不打，心裏不痛快！這樣我才痛快了。」秦小姐遠遠處雖未聽清，却是已然看見她，不用三言兩語，逗得人家打起來了，不禁深怪她殘忍。笑了三聲道：「你真不念手足之情，好歹也是兄妹，他讓人打了，和你讓人打了，難道不一樣？你真是幸災樂禍麼？」呂小芳見她不甚贊成，她心裏大不樂意，怫然作色道：「你莫非忘了，前夜他在電話飯店，和你們討厭的情形麼？這是給你們報仇呢，你應當感謝我，怎麼反說我不好？」秦小姐見她尚代自己記着前夜的事情，說是為自己和伍梨琳報仇，她的態度不慚，怪罪自己不知趣。趕忙笑道：「陪小姐，不要生氣了。我是愛多說話的。並不是不感謝你，不過看着金兄自作自受，怪可憐的！」呂小芳從鼻孔裏哼了一聲說道：「你倒慈悲叫！我是從不可憐這種人的。恨他們

也恨透了。」秦小姐少不得又笑着恭維她兩句，嘻嘻的工人一邊說一邊笑，不覺呂小恭的吉凶，一同出園去了，這裏的呂小恭和老崔，拳來腳去花一團，腳去拳來錦一簇，沒有打到幾個回合，呂小恭早就祇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甘拜下風，倒在地上，亂喊饒命！公園遊人，上等社會中人最多，對於勸架一門，素無研究，沒人管他們的閒事。待到巡邏的警察，從老遠的跑來，呂小恭已給老崔打得鼻歪眼斜，不成模樣。那老崔宣告勝利，他揚臂一呼，對衆宣佈呂小恭的罪狀道：「諸位朋友，請評一評理，世界上有沒有再比這個人不要臉的！他與我素不相識，今天借他妹妹一封信，騙我到這裏，賺吃賺喝，還外加着，騙我挨打。我若不是一個身體強壯的人，早給他欺負了！這個人是學生中的敗類，想必專門倚仗妹妹，來騙人，做仙人跳的。大家認準了他，以後千萬不要上當！」那些圍聚上來觀看的人，見他們衣裳整潔，不是下流人，又聽老崔講的，閉所未聞，大家都當新聞來聽。有的罵他們給學生沒氣，不定是那一股勁，醋海生波，跑到這裏現眼！又有的人說：那呂小恭，是專幹這營生的，仗着妹妹吃飯。大家其說不一，正在不可開交，幾名警察跑進人圈，看他們斯纏，忙問道：「怎麼回事？怎麼回事？」老崔剛想說時，呂小恭在地上爬伏，已狂喊道：「警察救命，他把我打苦了！你們帶我們打官司去罷！」那警察中之一，認識呂小恭，他昨天曾在本公園，手提一隻皮箱，和一個野鷄鬧翻了，那野鷄說他是吊膀子，幸而是自己解圍，才免得吃挂誤。當時啊了聲道：「這個我認識，你倒是報館的好朋友，天天在公園造新聞，昨天

你讓野鷄詐了一頭，還不敗過，今天大清早起，又來惹甚麼事？不等他說，快帶他走罷，公欄裏若由他們一班人反，一天可熱鬧了！」呂小恭看見這警察，冤家路窄，對頭遇見，也白做聲不得！那老崔却得了主意，他招呼那警察道：「你們認識他，那好極了！這小子頂不是東西，他利用妹妹，來騙人上當，我差點，給他們打了，他不是人！」那警察看了看他，橫眉立目，氣忿洶洶，也不是甚麼安分學生。就對那幾名警察，說道：「諸位哥們，不用問了，把這小子帶走，就是甚麼話，讓他們區裏去說。」話言未已，呂小恭抱着一顆頭，先在地上叫起來道：「你們的辦法，我再贊成沒有了！快快帶我們走，我們沒有話說，就是打官司！」那老崔見他曉曉不林，自以為很有理，就嘆地啐了一口，罵道：「你渾蛋，誰怕你上區，上區就上區，先告你一個欺騙人的罪名，教你吃不住。」那警察見他們還吵嘴，不由喝道：「別吵了！你們上區裏再說，先跟我們走。」說罷，一個上去，拉着老崔的膀臂，先突出人圈去，一個從地上擡起呂小恭，大家擠擠擁擁的，奔到公園警察辦事處來。那些圍觀的人，有的三笑走開，不看他們的臭事，有的却是無意識，在後面越聚越多，浩浩蕩蕩的，送他們到辦事處，把那門窗圍住，擠得水洩不通。警察辦事處沒甚麼繁難手續，問過兩人姓名，和大致的情形，派兩名警察，押送他們上區。所幸者，路上並未難為他們，也沒給他們拴法繩，祇散打散放的押送着，不過祇是這樣，也就招搖過市，萬眾側目，看着他們，兩個西裝少年，給警察護送着，也够好看了。送到區署時，天將午牌，這兩人不說，每人早

起出來，讓也沒有吃一點東西，飢腸轆轆的，已然肚皮兜出餓來。那區署收受案件之下，又不能即刻審問，點過名字，即將他二人禁閉一室，由兩名警察，輪流在內看守，把他們耗了起來。他們這時，處在禁閉室，清清冷冷，真個如賽人間地獄。室內僅有兩條二人凳，老崔和呂小恭二人，對面坐了，警察也坐在一頭，這室內就別無所有，四壁空空。他兩個乍一進來，還負着氣，鼓着腮幫，誰也不理誰，祇氣呼呼的，準備上堂，公開辯論，打那得理不讓人的官司，及至耗到一兩個鐘頭，並不來提他們審問，他兩個連餓帶蹲，氣就下去一半，而且兩人不約而同，肚皮裏咕嚕咕嚕的，連連發出腸胃的呼聲，證明彼此，已經餓得要命。那老崔先忍不住，把膝蓋一拍，悠悠的嘆出一口氣。呂小恭的眼睛，就不由翻了翻他，暗暗發笑，可是那臉上，也扳不住了。老崔一想，這不能長此扳住臉，打官司事小，挨餓事大，無論如何，不能不弄點東西吃。況且法律上，和違警罰法上，也沒有載明，打官司的人，未曾過堂，先挨半天餓。便就咳嗽一聲，將臂肘一拐身旁的警察，不笑，也不得不掙出笑容來，問道：「借光，你們的午飯，吃了沒有？」那警察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他的耳朵，大概有點聾，老崔那裏咳嗽，都沒有聽見。給他一拐臂膀，才懶懶的抬起頭來，睜開眼睛，迷迷糊糊的，問道：「誰甚麼？」老崔見他沒有聽見，祇得耐下心頭的氣，又說了一遍。那警察才把嘴唇，噉噉的啞了一聲，彷彿非常高興，嘴裏餘味猶存似的，笑了一笑道：「吃過了！今天吃的是大米飯，大鍋香油熬白菜。」老崔並沒有問他吃甚麼，祇問他吃了沒有？聽他答出大米飯，

香油熬白菜，立刻鼻孔裏癢癢的，就彷彿聞見那大米飯，和熬白菜的香味，嘴裏幾乎淡出鳥來。擠了一擠眼皮，又唾了一唾嘴唇，笑了一笑道：「你們吃飽了，是不餓了！我們……」剛說到我們二字，忽一想那樣說不妥，自己和他打官司，就是敵對了，如何能代表他？馬上改口道：「……我還餓着肚皮咧。請問：我能不能吃飯？」那警察知道他是餓了！才問自己吃飯。禁不住也笑道：「可以，你們不拘是誰，餓了，祇要言語一聲，拿出錢來，我們可以替你們買菜。你們這官司，怕不是一堂能了，區上問完了，若是不能了結，我們就送你們到地方法院了。那地方法院審到這宗案件，自然比較區裏嚴厲。區裏照違警罰法，當事人多少不無便宜，若是到了法院，你們都是刑法的觸犯的了。」警察不厭求詳，竭誠相告。呂小恭和老崔二人，都是大學生，不論用功與否；普通公民常識，自然懂得，曉得這事鬧到區裏好辦，若到了法院，手續就複雜了。他們面面相覷，大有後悔起來的傾向。臨了，還是那老崔發言道：「這位警察，不管別的，先說這吃飯，你給我買它幾個燒餅，再來幾十銅元的醬豬肉，我先吃飽了，餓極了。」說時，他已掏出一張二毛角鈔，交付警察手裏，連連道着勞駕。那警察見他拿出錢來，便接到手裏，答應了，又翻着眼皮，看一看呂小恭道：「這位學生，你怎麼樣？買東西不買，要買，一趟帶來，再買就不管了。」呂小恭到了這地方，自由已失，沒法子。只好在他兩個都預備來會女朋友的，不管怎樣，腰裏洋錢，彼此皆有數餘。無奈也掏二毛角鈔，說道：「那麼就勞駕罷！我也照樣來一份，給你這二毛錢。」他這一掏出錢來，

那警察就哼了一聲，接過來，擡手上一頓，又對他們笑道：「年輕輕的，這是何苦，在學校好生上學多好。」說完，他開門出去，另叫一個警察來看守門戶，他出去了。那老崔見他也沒有志氣，拿出錢來買吃食，就不禁哼了一聲道：「豈有此理！」呂小恭心上雖是有氣，可是自己吃過他的苦，聽他說閒話，自己一彈不敢哼，連和他對對眼光的勇氣都沒有了。祇是屏氣不言，任他去說。那老崔見他不言語，自己冷笑了一聲，也不說了，那警察去不多時，托着兩個醬猪肉，七八個燒餅進來。說道：「喂，你們的派氣派裏可以，這燒餅還是剛出爐，熱得燙手。」說着把那兩個肉燒餅，替他們分為兩份。又笑道：「這也好，兩下裏分開，公公道道，別爲這一點食品，又打起架來。」他這話十足含着諷刺意味，老崔那是受人冷語的，到此處祇得低頭忍受，先將那餓病要緊。趕緊拿燒餅一夾猪肉，一氣把四個燒餅全吃了。那呂小恭也是如此，把四個夾起猪肉的燒餅，也一一吃了。可憐兩個人一肚皮心火，口乾舌燥，吃了這幾個乾燒餅，噎的够悶，吃下去連連打飽嗝，心中大不受用。那警察畢竟年老慈祥，見他們的鬼樣，也許怕把他們噎死，打人命官司。趕緊自動出去，拿來兩杯白開水，笑道：「你們二位，湊合着喝一點，不要噎出毛病，問你們時，回答不情。」老崔和呂小恭把這開水，喝下去，方覺胸中一爽，兩個人不約而同，嘆了口氣。那警察又笑道：「報告你們喜信，你們有個上堂了。那王邊學員，已然問下來。大憲過不多久，就傳你們了。」老崔壯豪吃得半飽，大事已了，隨他說去，祇是不響，那呂小恭也是不言語。再過去幾分鐘，

果然外邊傳來幾聲皮鞋聲。有人說道：「帶那兩個在公園打架的！」那警察就拉他們起來，押着他們出去，說道：「在這裏，在這裏。」那外邊站的，是一個巡官，看見他們出來，又問問他們的姓名，一起帶到正房去，老崔和呂小恭一看，祇見這正房當中，坐着一個肥胖白暫的官員，他在上面。再問了兩人籍貫學業姓名，然後又正顏厲色的，一字不苟道：「你們青年學生，全是冬日社會主人翁，就是這種荒唐！真教辦教育的人齒冷！你們的打架，胡塞胡塗，到底因為甚麼？從實說上來。」呂小恭見這署員，未從說話，先加以申斥，覺得甚是可惡，他尚未說話，那老崔早氣了。說道：「你問我們因為甚麼，我們就因為女友關，這姓呂的和我，素不相識，何以主使他妹妹，騙我錢花？而且他還要打我？這個要求你們審訊，並不是我們，來受你們的教訓。這個你要明白。」老崔這回却把我們二字帶上了。他的意思，以為這好像是個整個問題，不得不一致對外。那呂小恭却不甚體貼，有些事負了老崔的盛意。馬上答辯道：「豈有此理！我也是給一封無頭信，騙到公園來的，和我妹妹，是不期而遇，怎麼說是騙他？況且說這話，有甚麼證據？」話言未了，那老崔認為他不知好歹，他氣更大了！已睜起眼睛，豎起眉毛，喝道：「姓呂的，你別不要鼻子了！這話是你妹妹，親口說的。你不能够不承認。我昨天和她在洋貨店，買的月經帶等物事，花了不少錢，今天給我一封信，約了我來，却想打我。你這不是騙局？」呂小恭到了公堂上，當着署員，不怕他再打架了！也不放鬆口吻，馬上又答道：「你胡說，你硬說我妹妹，和你買東西，打你，有甚麼憑？」

證，我給你打了一個飽，却有傷痕在此。署員，你看看我臉上，給那小子打得多們難看！」老崔見他巧言辯駁，他又氣壞了，轉而向上道：「署員別聽他一面之詞，這小子專作這營生，和他妹妹仙人跳賺錢。我金錢損失，還算便宜，人若受了傷，才算倒霉咧。」他兩個此來彼往的駁辯，氣勢洶洶，旁若無人。那署員早喝道：「你們不要瞎說，我問完一個，一個再說。姓呂的呂小恭，你先說，這是怎麼一段事？」呂小恭到此，他得了發言的優先權，氣焰才為之一張。取出那封無頭信，向上走了半步，遞上去道：「署員請看，這就是起禍的根苗，若不然我們誰肯平白無故，老早的到公園？這寫信的人，缺德缺大了。」說畢，又細細將自己接到這信，如時赴會，在公園打架的情形，一一的說出來。又鞠了一躬道：「我這才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懇求署員做主，將這小子懲治，以為不法者戒。」署員聽了他說，再看看那封信，已不禁掩口葫蘆，暗笑他們學生花樣之多。點了點頭，又問老崔道：「他說完了。該着你說，你有甚麼話說上來。」老崔聽他說到後半截，對自己不甚攻擊，心上氣才一舒。說道：「署員不要信他的，他是仗着妹妹騙錢的，我這一封信，是他妹妹寫的，署員請看。」說罷，他至此不得已，算是把信才拿出來。又接着陳述了今天情形，和呂小恭所說，大同小異，祇不過把自己打人一幕，輕描淡寫的，一表過去，並沒有大說特說，為自己張目罷了。那署員看罷這封信，更可笑了！這簡直醜態畢露，已把大學生面孔丟盡。他堂上不笑，把臉轉到後邊，偷着笑了一笑。又回過臉來，莊言正色道：「依你們的意思，是往了

打官司呢？還是就此了結？」那呂小恭方才聽說送法院手續難推，他倒深知認罪賠款的道理，不肯再往下糾纏，祇答道：「那要看他的意見如何？倘使他不完，我也不完，倘若可以定事，我就此罷休，也未為不可。」那老崔聽他的話，見他全無丈夫氣，竟以自己意見為然，不覺啞了一口道：「長了一張男人皮，怎生叫你來披？你管我甚麼？我的官司不完，非和你打到底不可。你又將如之何？」那署員看他兩個不言而論，已經是互相軟化，不禁把那兩封信一疊，原封裝起來。說道：「據本署的意見，你們這回事，還是罷休的好。何以呢？因為你們所起衝突的原因，不外追求女性。而這兩封信，是你們媒介罷了。不過以這兩封信內所說，完全出之於戲弄，斷非有識者所為，不過以之消遣而已！你們學生團，互相開玩笑的，本來很多，不祇這一種。所以也祇好把這一種無頭書信，看作玩笑好了。這若是打起官司來，甚麼又是證據？審來審去，也不過一場糊塗官司，大家押起來，不得自由，誰也落不到無罪。這是本署的意見，希望你們領受。」那署員說完了，他眼睛直視着他們，很願意息事甯人，給他們終結這一場公案。呂小恭原來是無可無不可，給老崔一頓撞，他的勇氣息滅，不敢再說。那老崔雖然強橫，聽了這話，却也不敢再辯。署員也看出他們的情形來了，又笑了一笑道：「你們的心思，一時不能決定，本署尚可予你們以考慮時間。你們下去，給你們十幾分鐘去考慮。過了時候，你們就送到法院了，」那署員說完，他起身離開辦公室，退進內室去了。這裏又有警察，帶着呂崔二人下來。這回又和方才不同，方才是一人向署，這回

却是分作兩室。呂小恭獨身一人，回到那一間原來的屋裏，老崔却不知給警察，押到甚麼所在。呂小恭一看沒有老崔在旁，他倒一張臉，就拉下來許多，不須老慮，即已成氣，對那警察笑道：「這位警察老兄，我這區區小事，無須乎考慮，請你回去報告署員，祇要能够放我，我就不打官司了。」那警察見他想要出去，也笑了一笑道：「我去為你回報上去，再聽署員的命令。」說着，送着呂小恭進門，他急急的走回去，不多時，又笑着跑回來，拿着一張輕飄飄的薄紙，笑道：「呂先生，你在這張甘結上，打一個手指印，再去對一家鋪保，就放你走了。」呂小恭見這官司，忽又模糊起來，自己倒可笑了。說道：「不用叫我上堂，就行了麼？」那警察見他反而認真，以為他又強橫了。把臉立刻一放，說道：「這官司是你的，打不打，聽你的便。你若以為不上堂，不能夠走，那就不必聽我的，等着署員問你再說。」呂小恭聽了，自己實在不堪此種待遇，極想早早出去。連忙又笑道：「我問的錯了！豈有此理！既然不必上堂，手續上更為簡便，我焉得不贊成！好了，就這樣辦。」那警察聽他說了，才又笑了一笑，鬆開臉皮，說道：「你不要不識抬舉！這是署員的恩典，通融着辦。不然，何必費話，三言五語，送你們到法院，愛如何便如何，又干他甚麼鳥！」呂小恭自然又對署員這種恩典，表示謝意，心裏不由尋思道：「看起來法律也有通融之餘地！那就無怪乎律師與與旺了！」想着，拿過那甘結一看，無非證明自己囚和別人鬥毆，情願放棄一切訴訟權利，不再究情，並願以後安分守己，一類的詞句。除了具結人外，那下面還有一行小字，

是甚麼舖保。底下留着蓋印的空白，後面還寫着中華民國年月日。看了又不覺一皺眉，笑道：「請問這舖保，怎樣打法？所保的又是甚麼？」那警察看他一個大學生，不懂公事手續，兀自問三問四，又沉一沉臉道：「這是一種保障，恐怕出門逃走，所以要打舖保！也不過保證你隨傳隨到，倘再節外生枝，惟保人是問。你不願意麼？」呂小恭搔了一搔頭，想自己在不能打這舖保，手續上如何，先自不說，那舖保那裏去尋找？便笑道：「我個人的意思，以為我實無逃走之必要，這舖保之說，似乎可以無需乎了！而況以法律言，我是一個原告，身受被告的傷害，何至懼罪逃走？那被告還可以說，我這原告無打舖保之必要，可否從寬通融，免此一舉？」那警察見他以舖保當作一件大事，爭執着不肯就範，就冷笑着，拿回那甘結一疊。說道：「這是區裏的規定，不能由你這裏破壞，你不打舖保，我們便不放你出去，你也就是不想出去，這一紙甘結，我再呈還署員，作為勿庸再議好了。」呂小恭見這警察出之恫嚇，他心裏由憤適中，轉覺着氣惱。覺得這未免過於剝削人民的權利，似這等規定，使人不敢再進署，一進來再想出去，就要交保。自己也曾學習過法律常識，實在不解此舉，意義何在。說道：「好罷，你出去以此回稟，就說我沒有舖保，不能照甘結辦到，暫在區署小住，幾時你們看我無逃走之必要，不須舖保，我再從容出去。」那警察果然氣呼呼的。拿着一紙甘結出去，到辦公室裏，回明署員，呂小恭抗不交保，甘結繳回作廢，署員吃了一驚，問明那警察，知道那呂小恭無保，情願坐等到無逃走之必要時，然後再出去。登時躊躇

了半天。覺得這舖保一說，法律與不明文規定，不過北平習俗上，警察收到案件，倘不送交法院，不論甚麼芝麻大的案子，也要各面交保後才釋放。呂小恭不交保，固不肯說不下去，不過北平在陋規未除，依然守着封建的規章時代，未免礙難照准。那署員思索一過，毅然吩咐道：「無舖保暫將他看押，待他有舖保以後，再商量就是了。」那警察答應了，返回看押室，對着呂小恭轉笑道：「你不是沒有舖保麼？署員教你多坐兩天牢，有舖保時再出去，你不用愁別的了，現在祇有老老實實，逼你監牢的生活。」呂小恭聽了這話，自己前番的抗議，已歸失敗，甚麼人權尊尊先不說，自己先飽嘗鐵窗風味，這是官廳之急務。便又變了口風，掏出自己學的幾年法律講義，和看報的記問之學。正色道：「你們敢說甚麼坐兩天牢？這兩天牢，恐怕不是尋常能坐罷？我看過報紙知道政府通令，凡軍警機關拘捕嫌疑人犯，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送交法院，以示重視人權。現在你們為討保的不法手續，要將我拘押不放，你們的眼睛中，還有政府沒有？」那警察聽他把政府老字號牌真搬出來，不覺吃了一驚，睜眼看不出這小子，確是一條硬漢，看起來為舖保小事，若將他得罪，殊不值得，這東西是個搗亂份子。便使個詐語道：「姓呂的，你說甚麼大胆！我這回明署員，讓他重重罰你。」呂小恭已然豁出去了，笑道：「那麼歡迎之至，我也希望見見他，問問他是否中華民國官員，政府的命令，他這裏有沒有？」那警察不敢往下直說，急急忙忙的，跑到辦公室，站在那裏寫字台前，拍地立正行禮道：「回署員的話，姓呂的小子，不聽話，他說了許多不三不四

的言語。」隨說，那署員的頭也低起來，果然十分注意聽着。那警察便將呂小恭語言，說上去。又參加自己的意見道：「署員不必那麼害怕，這樣的人，無須多為憂慮，就請署員送他到法院，一切皆可沒有問題。」那署員聽了呂小恭這般話，他却覺棘手了。說道：「這倒不好辦，何以呢？因為那姓崔的，已經交保完案，放了他回去，是則此事已經結案。現在我們若從呂小恭的請保問題，又兜將起來，似是不便！」那警察聽了，也覺思慮，覺得不着主意。後來還是那署員請示一回署長，署長又給公安廳通了一回電話，廳長通話回署，這電話打通，時已次日早晨，局長始指令無保釋放。呂小恭已抵區署押在監房一天。那警察來通知他，請他無保出署，自由行動。他也已一覺未吃東西，準備置署不放，卻敢甘地之絕食，以示抵抗。聽說無保請出，不由飢火中燒，跳起來道：「不行不行，我不答應不替們想押就押，想放就放，姓呂的太不值錢了。」那警察給他一個冷不防，倒嚇了。那署員轉怒道：「好好，你就一輩子在這裏好了，倘半路出去，算你對不起我。」呂小恭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拍得胸膈震天響道：「呂某人，就預備一輩子在這裏，不出去。你們實行相逼，欺壓良善，簡直不是人！」那警察給他一句不是人，罵得氣又上來，時時看，回到辦公室。報告那署員道：「這件署員自己斟酌去辦，我看姓呂的不識抬舉，他罵我們不是人。」說着，不免將呂小恭狂悖神情，有枝添葉，擴大宣傳一回。滿擬那署員勃然變色，必有一番作爲，不料那署員聽了，却愁容一臉，雙鎖着眉梢道：「這便如何是好？我們運動好了局

「不須備保。將他釋放。他反不答應了！」那警察見署員如此頓頭，不知快刀斬亂麻，自己言似行求，不要再參加意見。說道：「那就請署員隨着辦了。」說完，才要退下，那署員却忽又把層層一舒，好像還有成見一般，幸然道：「你回來，你再去問他。」那警察聽了，是，垂手侍立，聽候下文。署員又想了想，無奈笑道：「你去問他，到底如何，才能出去，有沒有條件，可以商榷？」警察聽了，聽話，險些氣破肚皮，心想這署員丟盡大臉，洩盡氣了！放人家不走，居然問人家的條件。警察無奈着去問，走出辦公室，到呂小恭屋裏，那裏有好氣，站在當地，氣呼呼的道：「老爺問你不去，是不是要條件？有甚麼條件，才能回去？」呂小恭一聽。這簡直是屈服了！自己虎頭宗旨，已經成功，條件隨口就來。大言不慚道：「要我出去，却也不難。祇有應我三個條件。」警察聽了，又氣又可笑，可是爲了職務，不得不問他一句：「那三條件，說出來我聽。」那呂小恭正言厲色，一絲不苟，侃侃而談道：「要我出去，第一條件，須以大汽車全班樂隊護送，若長駕到我家。第二條件，即是你們署長登報道歉，表示溫柔備保之不善。第三條件，我爲保障後來人權起見，要求你們以後，遇有情節較輕的案伴，不必請要備保！」那警察一聽這三個條件，氣得幾乎來一倒還倒，最頭轉向的，冷笑道：「好，你等着，我給你回上去，答覆不答應，可不敢說一定。」說完，氣呼呼的，才走出幾步，呂小恭又驕道：「喂，你回來，先別走。」那警察聽他喊回來，以爲他寬猶未足，把脚一停，回頭冷冷笑道：「怎麼樣？呂先生還有第四第五條件？一下回上去麼？」

「呂小恭却不覺又是條件，祇把那懷裏錢袋，拿出來一看道：『今天再不多時間，就過了二十四小時，我受此非法拘押，送法院又不肯，再不解決，可別說我去告你們這反政府通令。』那警察聽他說得慷慨有介事，祇好含糊應允，笑着回到辦公室，照例行禮道：『署員先生，這姓呂的大可不必同他費事，他提出三大條件，全不是我們所能答應的。』當下，即將呂小恭條件，轉遞上去，最後也把呂小恭聲述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的話說了。那署員聽罷，心裏轉一轉念頭，覺得此舉不外故意為難，非有好辦法，不足以解決，祇好暫時吩咐那警察道：『你且下去，略候一刻，再回覆他。』那警察退了下去了。署員吸了兩支香煙，想了好半天，終究給他想出主意，他查出呂小恭供出來的住址，又把那電話簿子一看，找出他家的電話號碼，摘耳機叫來呂宅，問道：『們老爺在不在家？我是區上，請他接電話。』那呂宅聽差聽說區上，不敢怠慢。應道：『你等等不要挂，我去看一看。』說畢，挂上耳機，去了一刻回來，笑道：『我們老爺說他與區上，素無來往，請你們說出所為，他才能來接。』那署員見那家長還拿這麼大的架子，本來一百分不悅，可是處之無法，也就笑道：『你去勸他，你們少爺與人家打架鬥毆，押在區上了！請他自己來，便回去管束，你們少爺，不是呂小恭麼？』那聽差一聽，正是自家少爺，不禁嚇得連頓了一下，說道：『對呀！我們少爺是呂小恭，你們因為甚麼押起他，還不放他回來。』署員笑道：『請你們老爺來，作一個保證就放他了。』聽差又去了，不一會跑回來，說道：『我們老爺，因為電話不便宜，怕那

自己到那裏，當面再說罷。」署員聽了，喜不自勝，說了一聲好，就掛上耳機了。果然停不了大功夫，那警察拿了一張名片過來，報告道：「呂小恭家長呂子讓先生，拜會本署。」署員聽說呂小恭的家長，纔是那名滿官場的過去政客呂子讓，又吃了一驚。連忙說：「不可慢待，快請客廳坐！」快請客廳坐。」說完，那警察朝外一退，署員也就整衣相迎，到了客廳內，祇見那呂子讓，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瘦老頭，穿一身瘦窄窄的西裝，越顯得神氣清瘦了。忙趕上一步，按照警察規矩，立正鞠躬，笑道：「卑職事前對不知錯，呂小恭的家長，即是呂總長，今天卻是冒昧。」呂子讓也不知自己的兒子；犯何條款，押在裏裏不放，就拿着他的官話，發言道：「這是怎麼啦！我們少爺，是小孩子，和誰打架；是把人打了，還是讓人家打了，豈不重呢？」那署員聽了一躬，呂子讓大模大樣的坐着，竟連屁股全沒有挪動。他問完了，署員忙答覆一回，述說呂小恭，和那老棍鬥毆經過，自然把呂小恭的罪惡，加重着幾分說。又笑道：「貴宅少爺這事，本來不上紙錄，加舉行於人，豈在違警罰法，罪重了，三百九十三條傷害罪，也是無甚重懲。況因他是世家之後，辯起來大家兩子上不好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總以結束是案爲上策。所以我們讓他們雙方和解，彼此退步完案，那老棍取銷保先去了，這位呂少爺却不聽本署之勸，多方作難，曾提出條件，非令我們以清軍音樂隊，送他回去。呂總長請想，這事前無此例，本署若實礙難照准。故爾才請了總長來，自己的少爺，說一句話，總比我們說十句話，全中用，就請費心把少爺領回，不必責

翻，說他兩句就是了！」呂子讓是何等樣人，他聽那署員所說，人格掃地，簡直氣炸了肺，索索的，抖做一回，發問那白臉道：「豈有，這豈有地理！我的少爺，居然給我做出此等敗壞門風，不要臉的笑話！這不是反了麼？署員一多承愛心，我呂某人感恩不盡！現在請你替我叫他出來，我必說他向署員說話，讓你們地方官送得去，這是那裏的事！」署員見這計畫，並不失敗，並且還憤憤成功，立刻喜歡的不得了！一兩光陰那警察們，去捉取呂小恭出來，一面又向呂子讓笑道：「呂總長不必生氣，少爺一出來，領回府上，令人解腳一下，自然好了，不要生很大的氣，和那學生也不值得！」呂子讓雖不希望生氣，然而已經那警察索索的，說不上話來了。警察捉來呂小恭，呂小恭萬萬猜不到父親到此，一邊走，一邊乾不淨的，兀自罵道：「你們到底把少爺押起來，還要放呀！少爺今天不走了！」說着，這才一溜進客廳門，那呂子讓已從座上，托地跳起來，拍案大罵道：「你這不肖之子，一個未成人的孩子，也和人家打打鬧鬧，進起署來！不要說開話，這位署員是給你得罪了，你向他鞠一個躬，表示歉意。」呂小恭忽忽進門，看見父親在座，就如青天上一個霹靂打下來，渾身都酥軟成一灘泥，脾氣裏也沒有力氣了！說道：「爸爸，你來是幹甚麼？唉！他們罵我苦了我哩！」說罷，忽然一發狠勁態度，就痛哭起來。他這一哭，非但那署員姑料不及，就是那呂子讓也未想到，又拍案罵道：「畜生，你做出不才之舉，涉身官所，還有臉罵人！這是從何說起，連爸爸我的臉丟盡，爸爸難給你做主，快朝署員鞠躬謝罪，我帶你回家。」

，有財再算，不要熱鬧人家衙門官所。」呂小恭震於父親的淫威，不敢多所硬辯，聽其講說的朝上盤躬了躬身，就算是給署員陪罪。拭淚嗚咽道：「咱們別的不說，我們後會有期，誰是誰非，自有公論，我真是糊塗透了！既要受氣，還要挨罵，又要陪罪，祇落得滿身的不是！」那署員受了這一躬，也不管是修安心情願，還是出於威迫，慌忙趨前相擁，笑道：「不敢當，彼此兩不是！世兒受的委屈，皆有我一人担帶，等會問到他們，定然依法辦理。」署員這句話，雖是諛過他人，可是仍舊含糊糊糊，未認搖着腰處，倒是那一句世兒，均明明白白，試了呂小恭一個便宜，不說相的，自居爲呂小恭的伯叔之類。呂小恭有苦無處訴，當着父親，不敢說別的，吃了一個啞巴虧。祇怨裏裏生氣的，問道：「那條我現在沒有舖保，可以出去了麼？」那署員聽了，不敢怠慢，慌忙又點頭，又答應道：「那個自然也可以了！請世兒自由行動？何況老太爺在此！」說到這裏，那呂子讓也起身告辭道：「天子唐惠，不可救也，容我領個，更加管束，今天對不起了！」署員有呂小恭在旁，不便再爲他加重，祇搖手勸阻道：「不可不可，萬萬不可，世兒現在業已明白，呂總長千萬莫要難爲了！約帶他回去，仍要處以家法，那處做署方面，不敢如此放他走了！就請免克能往，以觀其後，做署可以爲呂世兒作保，此後萬萬不敢如此。」呂子讓聽那署員說情，這才點頭，又抬起手一抹，笑道：「貴署多有麻煩，呂某人謹此謝謝，多承關照。」那署員自又說不說，送着他們父子出門。

●這回呂小恭和父親呂子讓出來，可比進來時候，氣派大多了！那門前站崗的警察，以呂子

讓爲座上客看待，按照官長出入一例，拍地立正，喊着：「敬禮，敬禮！」左手扶鑰，右手曲起小臂，成水平綿，復又放下。呂小恭左顧右盼，洋洋得意，和父親坐上汽車。那署員直送他們上車坐下，汽車夫開行，他還在車下，鞠躬爲禮，口說：「慢待慢待！」呂小恭耳裏留着這話的餘韻，一路想着好笑！那呂子讓坐在車裏，一聲不響，祇自默然無話。汽車跑得快，不轉瞬，來到家門，呂子讓下去，呂小恭自然不能他往，也跟着父親下來，朝家門內走進。呂子讓一直走進內院上房，呂小恭却不敢跟進去，和父親岔了道，一直縮回自家房裏不出來。老媽看見少爺回來，責任所在，却不得不進來，張羅一聲道：「少爺，你回來啦！吃飯沒有？擦擦臉不？」呂小恭坐在床上，自己想這一天區區的拘押，心裏喪氣！見老媽來張羅，祇隨口應道：「我不吃飯了！臉水茶，你預備一下。」那老媽子應着，去打來臉水，又泡來一壺香茶，給他預備好了。呂小恭忽然想起自己回來，妹妹呂小若，還不知道在那裏？今天的事情看來毫無疑義，曾是自己妹妹一人所爲，這東西大可慮了！想罷，向那老媽子道：「小姐回來沒有？她是不是還在家？」老媽子見問，她揚着頭一笑，毫不思索，張口就答道：「小姐上學了！她昨晚就是住在學堂，禮拜不能回來咧。」呂小恭聽說，自己思前想後，不由不寒心，兄妹之間，豈有如此開玩笑的道理，自己捉將官裏去，眼見得坐了牢，她却一個人，不知幹甚麼，偏偏上起學來！便哼道：「好！她到愛上學，這時候忽然又動學！真不懂是何道理。」老媽不知就裏，未曾置口，祇笑一笑出去了！呂小恭坐在屋裏，無語如何，

這氣總不能出，也無處去出。過了半天，吃午飯了，呂宅的規矩，照例一家子圍着一張桌子吃，不是隨便單吃。老媽子來報告道：「老爺，吃飯了！」呂小恭正在心內有事，恨不得從此不再見父母的面。聽了吃飯，說不得避着不和他們同桌，說道：「我不吃了！你去告訴，不必管我，先給他們開。」那老媽雖也稍微測到他的心理，却吻了一聲道：「老爺別不吃，不吃餓了，可沒有人管！」呂小恭坐定了，又自己一想，這話也是。沒奈何，通權着道：「你不必管了！我餓了，到廚房將就一點，就可以了。」那老媽好心不得好意，她咕哝了嘴，唧唧噥噥的，走出去道：「廚房將就燜好，人家廚子也得答應呀！反正要不出來，想吃飯沒有了，別無怨我就得了！」呂小恭聽了這話，心裏又是好笑，自己家裏，難道隨便一點吃食，都要不出來？等到沉靜一刻，心火下降，肚裏覺得餓。呂小恭溜溜縫縫，私自來到廚房，尋找廚子要吃食。祇見那廚子坐在廚房，一個人吸着一桿旱烟袋，怔怔的，閉着眼睛打盹。旁邊一座磚砌大火灶，真應了一句俗話，是甚麼「清鍋冷灶」，雖不烟消火滅，却也封蓋嚴實，不見一絲火星。桌上碟碗，零亂放置幾堆，一雙花白皮毛的小貓，在那裏伸長舌頭，舐那碟碗上的餘腥，叮叮發出輕微的聲響，猶似給那吃飽食腦的廚子，演奏着催眠交響樂。呂小恭冒冒失失的，一進來，那雙花白皮毛小貓，大概是給廚子打得怕了，看見人來，滴溜就竄下桌來，狼狽逃命。不料一隻爪子不利落，叮噹嘩啦一片聲響，把那碟碗帶下一堆來，摔了個粉粉碎。那廚子霍地就醒了，眼睛還糊得睜，摸着一條藤棍，劈頭蓋臉的，打下來，

嘴裏喃喃罵道：「畜生，你這東西，吃飯時，喂你，你怎麼不吃，這時候你又餓了！偷東西吃，騙人！一呂小恭正看那小貓，兩腿如飛，闖出一個窟窿，心裏可笑，冷不防這廚子，刷的一藤條下來，沒打着貓，不偏不正，正打在自己頭上。轟的一陣耳鳴，頭上直刺刺起來，摸了一摸，摸起一條條骨節細的高崗，滾骨疼痛，又聽他喫裏不乾不淨，罵的是貓，可是再冲自己的心頭上，又不禁一打臉。跳起來嚷道：「老陳，你怎麼啦！要反嗎。少爺來找吃食，你爲甚麼不由分說，先打我一藤條？」這一嚷，把那廚子老陳，才嚇得睜開眼睛，一看是少爺。不覺大吃一驚，惶恐無地：「這是怎麼說！我拜着，聽見貓抓碟碗，嚇了，給牠一下，誰知道是少爺出來呢？這是廚房，你一向不會來廚房！」這小恭到此時候，別的都不談話，先搶着肚皮幾要緊。忍着頭痛，苦着一張臉，嘴裏吸了兩口涼氣。說道：「這個咱們先不說，我且問你，飯是吃過了，少爺還會做的難過，可有甚麼治飯的東西，拿來與少爺充充饑！」那老陳聽他也是找吃食，想起自己同輩的話，也不寒笑了。搔了一搔頭，搖了搖頭道：「這個可不大好辦的！少爺，你知道，老爺過日子，是多們儉省！不用說一頓飯，吃多少米，多少麵，都有限制；就是一斤米煮幾碗飯，一斤麵煮幾個饅首，他們都心裏有數。今天少爺小姐不吃，剩下的，他們都記上賬，留作晚飯用，我是不能夠給少爺拿的。此外醬油香油，一劑全有勞益，一頓飯多少油，多少醬，多少鹽，都有託數，短了催我們是問！少爺請想，我們生了一個頭來，有那們大個子，給少爺你吃麼？」呂小恭知道自己父母治下

最嚴。對侍僕人，全是極盡刻苦！却想不到這廚房方面，也給他們算計到這程度，便叮叮響道：「這怎麼辦？我吃飯時候，一點不餓，這會做的不好受了！你怎麼想法子弄一點東西來吃可好？」那老陳也擡眉擡目，想了想，還未想出所以，忽然一眼看見那地上，給新鑿好的菜餚，碎磁片及一片，西一片的，亂擺一地。禁不住大聲慘呼道：「天哪！這是怎麼了！這是怎麼了！碟子碗，全摔碎了！又是一場饑荒！哎呀！」那老陳喊着，他的臉色，變成慘白，兩手跑去撿條，顛作一團。呂小恭看一看，心裏非常不忍，把飯似乎忘了，笑道：「老陳，不必害怕，這是貓惹的禍。不與你相干。我瞧着是它拌的，不要你賠，老陳瞪着兩隻眼睛，看着那碎磁片，淚如雨下，號啕痛哭道：「貓啊！你害苦我啦！這一堆傢伙，起碼要十幾塊錢，我那裏賠得起？我一月纔四元工錢，够我賠幾個月的呀！」呂小恭聽他哭得慘痛無比，自己聽着，也非常酸心。又忙着苦勸一陣，說道：「這東西不用你賠的！你不要害怕！你少爺在，你吃不了虧。」老陳哭得鼻涕眼淚，挂滿一臉，拿手抹得歪似勾成一個二花面，苦臉可掬。哀哀的道：「少爺說得好聽！你真能教我吃不了虧，除非你借給我錢，不借不賠，拿銀買了賠上！否則老爺太太一知道，飯鍋砸了，還要我賠東西，我再到別處上工，得幾個月，也掙不出來十幾塊錢呀！」呂小恭見她哭哭訴訴的，實在可憐，自己也是偶爾着心發現，仗義疏財，不在乎幾元錢。腰裏又有的現成會女朋友預備下的錢，摸出來十元一張的鈔票，遞到他的手裏。說道：「你不要傷感了！少爺說了大話，不能再使小錢，須要算數。這是十

完錢，少爺我給你的，餘外再用多少，你買了傢俱來。不够由我再添，我負這賠償責任。七那老眼淚眼婆娑的，看着這張十元鈔票，又鬆鬆面皮，就堆下一臉笑來。於是這張挑花了的臉，又變成啼笑皆非，一種哭不得笑不得的表情。說道：「少爺，這錢是給我的麼？我可是還不起的呀。呂小恭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落一個整人情，賣一個漂亮。教然道：「你拿可去罷，這是我給你的，不要你還了。但有一節，你現在知道不？少爺的飯，還沒有吃，你怎麼弄點吃食才好。」那老陳一見那鈔票，真比見了好寶貝，還要加倍的高興，把乍見呂小恭一副面孔，也沒有了。笑道：「可以可以，這裏沒有佐料，我出去買，也要孝敬少爺一頓，少爺回去等候，我熬不了一個鐘頭，就給少爺開飯。」說罷，他挽挽袖子，繫緊圍裙，就去用火撲撻爐口。呂小恭見了，自是特別歡喜，以為這飯是廚子一哀歡，特意孝敬的，必要加意討好。因說：「老陳，不用弄特別的，一碗蛋炒飯，一碗酸辣湯，就把我打發了。」老陳撇開火爐，又去打水煮米，甚麼全都辦好了。笑道：「少爺看我的，不用管了。」呂小恭一個又走回房裏來，坐定一想，忽然想過滋味來。自己一餐難得，十元大洋，却已不翼而飛，這未始得不償失，若在外面，十幾塊錢一桌席，請六七位朋友也行了。想着又非常後悔，繼而又摸着頭頂，覺得火辣辣，還在生痛，又不禁想起那一藤條，挨得實在冤枉。老陳饒是打了人，還落個貓神傢伙，主人賠，這也可謂不幸運了。因此自己漸漸後悔難過起來，直到老陳送來熱騰騰的飯菜，說道：「少爺，你瞧我這菜做的怎樣？兩菜一湯，够吃了罷。」呂小恭

這飽飯恢復常態，一看桌上擺了一碟炒蝦仁，一碟燻黃菜，一碗雪菊湯，都是自己愛吃的東西。廚子投合自己心願來的。暗歎有錢能使鬼推磨，這果然是消受了。便笑道：「不壞，這三碗菜，沒一個不是好吃的，全是我餉美食。」那廚子老臉一笑，就走出去了。呂小恭吃飽這頓飯，痛快淋漓，非常適口，廚子撤出傢俱，他一個人坐着。由吃飽上看來，就應當去做食字以下學字了。所以他悶悶的，又感覺到無聊起來。在屋中關不住一顆虎乎其唐的心，勢必起身外出尋找那食字以外的安撫。挨了許久，最後又慢慢走出來，到大門內，想煙出內有病，當下就走上前，問道：「聽差，你拿的是甚麼？誰來的？誰給誰的信？」那聽差捧着那封信，看不出所以來，見呂小恭來了，也笑道：「少爺，你看這裏面，也不知是甚麼東西，你看着一封字樣，可是封上又寫着是禮品，這是甚麼意思？小姐又不在家，她自己也不能看。」呂小恭聽說是小姐的，觸動心懷，就不由得要看。劈手奪來一瞧，扁扁平平，可不是一封信，那信封是緋紅色布紋紙，上面鑲鋼筆字，寫的：「內特別貴重禮品一件，送呈呂小姐台啓。」除此以外，並沒有什麼等項，也沒有發信人的姓名。呂小恭一看就笑了，說道：「這是一封普通女人開候的信罷！她們女人的花樣是多的，拿一張紙，就能當作禮品，我們男人是看不上眼的。」說完，把那信交回聽差，他的心，並未給這信收住，仍想出去散逛要緊。腿才一運動，聽差却忽笑道：「少爺，你不能出去，老爺有話，出去不得。」

呂小恭一聽這話，大大的吃了一驚，掉回頭來，立住脚步，怔怔的，說道：「你說誰呢？是說我吔麼？」那聽差堆一臉笑容，跟過幾步來，擋在呂小恭前面。說道：「少爺，你不是要出去麼？那是不行的！老爺囑咐我們，說少爺不能出去。他派我們攔阻，不准放少爺出去。」呂小恭見那聽差帶着笑，不靠自己出去，還說是老爺的命令，自己覺得奇怪。雙手又在腰間，扭了一扭頭，說道：「這是那裏說起？我出去的自由，老爺也干涉起來！我偏不聽他的，看他能把我怎那樣！」聽差任他去做罷，祇是擋在他面前，並不躲開。笑道：「少爺出去，可以去見老爺。老爺也會說過，假如少爺出去，我們攔不住的話，就由我們拉少爺，到老爺那邊去，由老爺斟酌可否。少爺你就去見老爺，千萬別爲難我們每月掙幾元錢工資的底下人。」呂小恭見聽差謹謹慎慎，一副情詞懇切的樣兒，也煞是可憐，實在不忍鬧出去。相陪着回到老爺處，取得許可，實存又非情願。沒奈何，一和爲貴，忍爲高，一物一格，格就是自己的取法了。笑着放下那腰間裏的兩隻手來，說道：「好罷！老爺又犯脾氣了！我等奉和池去說，你是受不的，這幾元錢，掙的不容易。少爺不能跟你作對，你家也有妻兒老小，你那聽差聽了這話，完全是維持自己飯碗的正經話，說不得感恩無既。請了一個安，恨不那裏地以鐵道。」少爺沒有不聖明的，就請你回去罷！」呂小恭倒弄得不好意思。那手把那呂小恭的一封信，從他手裏又抽出來。笑道：「這封信給我，我去保存，小姐回來，由我交就是了。」那聽差但求呂小恭不出去，免致自己受老爺呵責，於願已足。所以把這封信，

反看得輕了。笑道：「少爺拿去罷，小姐回來，你交她便了。」那呂小恭得了這一封信，他的心裏想着：雖然不出去，這又是自己的一個消遣了。女人寫信，一向是屁大的事，都要寫進，那這封信，必有可觀。閒來無事，謔賞一下女兒心曲，也是很好的消遣。忙着回到自己房裏，一屁股坐下來，把那封信再三看，又湊在鼻頭聞一聞，倒也聞不出甚麼香味。等到拆開它一看，却是出乎意料，那裏面裝着兩張紙，一張紙是信文，不是女人口氣，實乃是一通男人的筆筆。這信的文辭是：

昨晚我睡不寧，我寫的那封信，固然是書不轉味！真是你來給我寫信，使我快活。昨晚我睡不寧，我寫的那封信，固然是書不轉味！真是你來給我寫信，使我快活。昨晚我睡不寧，我寫的那封信，固然是書不轉味！真是你來給我寫信，使我快活。

我送你的一件特別貴重的禮品，就是附在信內，一張無字的白紙，那就是我自殺，犧牲自殺的證據啊！小姐啊！已矣！望你保存那禮品，記着為你犧牲的無辜性命！

我送你的一件特別貴重的禮品，就是附在信內，一張無字的白紙，那就是我自殺，犧牲自殺的證據啊！小姐啊！已矣！望你保存那禮品，記着為你犧牲的無辜性命！

然，我不希望你的憐憫，而洒出那兩滴同情之淚。

呂小恭重說這封信，不禁笑也笑不出！這位非別字原來就是那位辟園大紅綢巾，給自己

一耳光，飄然逸去的人。這封信，呂小恭實是一個被動。這位余雙六先生，不過冒昧投函，定下那標幟，約下在公園相見。而呂小恭借這機緣，便窺自己與老樹開起玩笑來了。想得恍然大悟，再看那封信內文字，哀感頑豔，不亞於一封絕命書，而所謂禮物，尙不知是何物事。爲何說是一張白紙？忙再把那第二張紙拿起一瞧，那果是一張白紙，但是不幸！上面正中間，有一塊黃黃顏色的水污，好像鼻涕，這個說不得，就是余雙人自殺的證據。據了才，呂小恭看了，真真其妙，愈增了若干疑團！把白紙翻覆看了幾遍，看不出所以然來，末後忽而靈機，這個靈機學那特別通信的辦法，用藥水在白紙上寫字，不露痕跡，等一着水，或是一用火，這就露出痕跡來了。於是好像尋得一條線索般，喜孜孜的，拿起一匣火柴，擦燃着一根，在那白紙上晃一晃，燒了半下，結果那紙快焦了，除去發出點焦味，觸鼻發悶，一些甚麼也未得刺。呂小恭再取一杯白水來，一點一點，灑在紙上，那紙由焦而溼，結果一個字也未露出來。呂小恭恭恭恭，也不勝懊惱。試得把那紙，丟在桌上面，不管它了。過了這半天，他還開得書上池之靈，獻了一歌，終是心中挂着這件事，不好解決，又拿起那封信來，三復其味。又最後他忽然由那信文中幾句上，一張無字的白紙，就是我慢性自殺的證據！望你保存那禮品

記着爲你犧牲的無辜性命。」想得忽然明白了！把那白紙濕淋淋的，再拿起來一看，果然上面正中那塊水污，還不下去，這一著水，顏色似乎更鮮豔了！再湊在鼻頭一聞，呂小恭不禁氣得一跳道：「妹妹的！這是怎麼說的？拿它燻的這東西，騙起我來了！上當上當！」罵着，由心裏一陣惡心，湧上一胸頭的凍蟄，又想起那個金雙人製造這一張白紙時種種表情動作，自己也是一位個中人，這種自殺當然體會過來。不覺眼前一陣金星亂冒，嘔的一聲，噴鼻水由自己的一張，那胸頭的塊蟄，一擁而出，都吐在地上了。原來却是自己方才所生受的，一碟炒蝦仁，一碟攤黃菜，一碗雲筍湯，和那一碗半米飯，在肚裏尙未消化，就原物還席，吐出來。呂小恭說不出的倒鑿，吐得乾淨，兩手捧着胸口，還在「一口一口的乾嘔。老媽子由窗外走過，聽見他的聲音，實在不妙，急忙走進來，問道：「少爺幹麼？怎麼了？」那老媽問着又一看他這種情狀，吐得一地都是未消化的菜飯，還捧肚乾嘔，大吃一驚道：「少爺這是怎麼了，吐這一地，我來給少爺捶捶背，壓壓這口氣！」說罷，她上前來，攢着兩個拳頭，極小恭身後，騰騰一連捶了幾下。那呂小恭嘔得中氣不接，喘了一大陣，有這老媽捶着背，那口氣噎過來，想着自己也在好笑。又不便告訴老媽子，祇哼着道：「不要緊，不要緊！我吃那廚子燒的幾樣菜，心裏不去得服，不知怎麼，一下子，就吐了！大概是餓過了勁，吃得再怕一點，壓住了風。你給我捶背，謝謝！」呂小恭說的是支吾之辭，那老媽子却信以爲實，她們一層底下人，平常和那廚子老陳，大不和道，時常爲着剩菜剩飯，互鬧意見，爭

「睡不休，這可是一個官報私仇的機會到了。急忙搭口道：『甚麼？少爺別給他遮掩過失了，這不是那宗事。決不會壓住風，這又不是多天，怕甚麼風！明明是那老陳手脚不乾淨，燒的太髒了，才惹得少爺的惡心。這不能饒他！我來看看，叫他來，問問他。』呂小恭心裏明白，差遣反去報怨那無辜的廚子，聽她說去找，忙攔阻道：『你快不要去，不是他的毛病，是我吃急了！』他話說遲了，那老媽子氣呼呼的，已然跑出去了。呂小恭想追她回來，站起來一想，又有種種不便，祇好待她們來了再說。果然不一會，那老媽子拉着老陳的耳朵，急急忙忙的走來。老媽子往地上一指，向他罵道：『你這東西，燒的是甚麼菜！把少爺胃口壞了！你看吐的這一地，這着是給太太知道，你的飯碗，就要打碎了！』那廚子老陳，糊裏糊塗的，聽着媽子捂着耳朵揪來，看見這地上的東西，他也大吃一驚！怔了道：『少爺這頓飯，吃得不對胃口了！這是我的不是，難道這幾樣菜配壞了？不然，少爺說是怎麼回事？你不是說，愛是你的美食麼？』呂小恭聽這老陳言語，失了倫次，知他年紀大了，受不得驚恐，非常看着不慈，愈着可憐！忙笑道：『老陳，你說得全不對，別害怕，是我吃得忙一些，壓住風了！這不干你的事，別來胡報怨，我是不冤枉人的。』那老陳見這事多半又是那老媽子煽惑，少爺倒不究其，他的害怕消失了，但是那氣又湧上來。想着自己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才哭了一場，又遭受這冤枉，異常氣惱。先對那呂小恭道：『少爺不要管了！你這頓飯沒吃痛快，那不要緊。衝着少爺你這份明白，不受小人的謊言，我甯可願意挖腰包，一會另外孝敬你兩個菜。』

「吃，儘它對你的胃口。這老娘子，讓我跟她算賬，我們兩個去，今天沒完了！」說罷，他才向老娘子呼了一聲，尙沒有說甚麼，那老娘子却撻尾先登，首開樓人的組織。兩手叉換腰際，哈哈一聲笑道：「你這小子，沒安好心眼，吃誰恨誰，不和主人一心，還不如一雙看家狗呢，噫的那幾樣菜，少爺都吐出來了。還嫌不足興，想着二次弄菜，要再害少爺，你非把少爺一條命結果才稱心麼？我問你這奴才，良心何在？」那老陳，這半天的怨氣，早已決定，都要出在她身上，見她曉曉不休，無理取鬧，自己氣大了，反笑了一笑。故意歪着頭，說道：「你開着管甚麼用？少爺都不怪我，怎說怎好，你却來挨甚麼罵！豈有此理！狗拿耗子，多管你雞的閑事！」那老娘子不給他罵，還想法尋事，何況讓他這一罵，立刻暴跳起來，又挺住他的一個耳朵，向外祇管扯，大喊道：「你不必拿少爺來頂撞我，少爺是一個老實人，他不肯說甚麼，不能算數，我和你找太太講理，非把你這飯鍋砸了，你方知老娘厲害，讓你破口罵人。」那老陳這當兒，可不聽她的撒扯了！他呼的一聲冷笑，左手一抬，磕開那老婦子的攬着耳朵的手，右手再一起，拍地當胸就敬了老娘子一拳頭。罵道：「你這撒弄是非的奴才，我不是愚人，那麼聽你揪來揪去。今天就是今天，我這廚子不幹了，也要與你這娘們一語言來了，那腿一抬，又在那老娘子屁股蛋上，踢起一個飛脚。那老娘子身上吃了虧，越發不依不饒，哭着鬧着跳着，張手亂抓，口中罵道：「你這廚子，我今天不活了！非與你打死我，我不活着下！罵聲未已，居然一抬手，你敬了廚子一個大耳光。他兩個拳來脚去，踢去拳

來，竟在這少爺房中，開了交手仗。呂小恭站在一旁，又不使給他們拉勸，祇叫道：「你們兩人，不要鬥了！不要再鬥這機，我告訴老爺，拿一張名片，送你們到區裏吃官司，你們就老實了。」話未說完，眼見那老媽子氣喘吁吁，髮亂髮橫，所謂祇有招架之了，並無還手之力。那廚子着陳蘭一個，急急揪準她肚皮，就是一腳，這一腳不要緊，踢出禍事來了！但聽得的一聲，亞似踢在木炭球上，那老媽子哎喲一聲慘叫，撲地就坐在地毛，面色慘白，呻吟不已道：「那老陳哪，你小子，有種的別走，跟我去打官司，我這肚子，給你踢得不輕，踢出毛病來了！你這小娘兒，造孽呀！」那老陳出一腳出去，着處鼓鼓囊囊，甚是奇怪，聽她語焉不對，方在下驚心，幸好那門房聽差，急匆匆的，從外跑來了。他看見這種慘狀，先自一驚，連問怎麼了。那老媽子坐在地上，不再起來，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訴道：「小高，你來給我報仇！這老陳，踢壞了！他別處不顧，單單踢我小肚子，我這時肚皮痛似刀割，一陣不合適，大概是那老不熟帶要落，我那麼着了！」這老媽子一句瓜不熟帶要落，說得滿房間三人，一齊愕然。那老差小高却是懂事的，他想過滋味來，立時變色道：「這可不是鬧着玩，你身上真是那樣壞？」那老媽子坐在地上，索性發呀娘呀，大哭特哭，好似一個淚人。說道：「你們誰要不信，誰就來摸摸，這底下濕了一大片，腥氣哄哄，還有東西往外流呢。」那小高見這樣說法，不是假的了。他急了個昏天黑地，顏色大變。說道：「這怎麼辦呢？人命關天，不是當要！」他這一喊，那呂小恭尚不謂然，以為是老陳踏傷了她，傷筋動骨，過日也就好了。特意安慰道：「你們不

要再打架，不討架沒有好處，看春是打傷了不是，你們別往下吵了，快快擡腳去，擡去個清淨地方養息，再送她去看看，傷要緊不要緊。空吵半天，於事無補，驚動了老爺，你們全担當不起！那老陳聽他言辭不明，自己真知所，見屈辱，勸解他們，就也隨機應變，代幫着說道：「這錢踢了上脚，也不值大驚小怪，她打我一頓耳光，與我半不，我實在忍無可忍，這粗漢才還的這手來。小高你和我去撿她出去，再為她覓醫治理。我打的她，不能一人負責，她傷重担負一半，她若不打我，不罵我，何致於如此，不必在此熱鬧少爺的屋子。」語言未盡，那老嫗坐在地上，嘆地一口，哼他一臉吐沫星子，淚流滿面，哭着道：「老陳老陳，你這生兒養女，給你的後輩留餘地呢！你拍拍良心，我的用多多的身子，給你一脚踢下來了，我能善罷甘休麼？你等着罷！我們打一場官司，才能够完賬！」老嫗子說罷，又復鼻涕眼淚，兒啼夫啼，心肝乖肉的，大哭號啕起來。聽在小高還不好意，說：「這時候聽見她自己不怕笑話，業已直接宣佈，就不代她隱瞞，也不知怎麼回事，心裏忽然一酸，掉下兩滴眼淚來。乾笑道：「老陳老陳，這回事你饒了大德！你自己不曉得，老嫗五個月的身孕，給你小子一踹脚下，坐在這裏不能動，你小子還想甚麼到醫院，不信我來擡起她的衣服來，給你看看。」他說着這話，雖未動手去掀，那嫗子若陳和呂小恭二人，就已大驚失色，兩人呆怔怔的，不知所以。稍待半響，還是那廚子老陳明白過來，想了一想，臉上表情極其微妙的，說道：「這樣說起來，又不對了！試問這老嫗誰都知道，她是一個身嬌，沒有才，老嫗是她的老嫗了。」

年多，一應門也沒有出過，成天在宅裏跑上跑下，又那裏來的身孕？這個那裏來的，誰能够信？」呂小恭聽見這一說，老陳畢竟是能的，他問的真有道理，看起來，這身孕來得不應不信，正自不可告人了。便笑道：「老陳說的，據我想很對，你們不要以身孕嚇人，快快出去，別弄壞我這屋子，我屋子是少爺住的，不能作爲產房啊！」那小高聽他們問的刻苦，自己先替老媽子難爲情起來，站着束手無策，滴着眼淚道：「事到如今，不必究情真假，先推出老媽子娶緊！反正那孩子一條命沒了，哭呀鬧呀，全是枉然，不必說了！」說着，那老媽子在地下忽然抓住小高的，一條垂下去的臂膀，狠狠的摔掙幾下，又放在口中，惡惡的咬了幾口，大笑道：「你這小子，還說嘴呢，那不是你這小東西子害的！不然何致我一個寡婦失業的，給他們如此嘲笑！你小子完了不管，害我一身累贅，你就是賠償我的損失來！」那小高給這老媽子又摔掙又嘴咬，殺豬也似的，便叫救命道：「你別動手動嘴，有話好說，你這累贅下來了，不替不諱的，不見着就過去了麼？何必來怨我？」他們兩人一起內鬨，這裏的玄機，已然全部敗露。那廚子先看着呂小恭一笑，他彷彿闖下人家的胎去，不但無罪，似乎還有功可表一報。呂小恭也覺着，今日之事，愈演愈趣，愈出愈奇，內容之妙，有非意想能得者。不由心裏浮起來，以觀事態之演進，惟增見聞。却見老媽小高互相報怨，尙未決定所以然，那屋外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響進來，呂老翁手裏拉開門，冒然走進問道：「怎麼了？甚麼事你們爭吵不休，原來小恭搗甚麼亂麼？我還沒有責罰你，小恭跟我走，到裏邊說話。」呂小恭罵咬來吵去，

把父親吵來了！驚得三魂皆冒，趕忙躬身笑道：「父親大人明鑒，小恭不勝愧佩，是底下人打架鬥毆，把這老媽子五個多月的身孕踹下來了。現在她坐着不能動轉，大家正想辦法咧！」

呂子讓正顏厲色的走來，意思是借機教訓呂小恭，不料看見那老媽坐在地上，吃了一驚，又聽呂小恭一遍述說。就皺眉怒道：「甚麼話？亂七八糟的！別胡說了！誰信你的話，去快給我滾進去！」

呂小恭見真憑實據，擺在面前，父親竟會不相信起來，他大出意外。急得要發聲道：「父親大人明鑒，這決不是我說謊，倘是我說謊，情願認罪，事實擺着，請你近前來問，近前來問，若有一絲差池，我願意發天大的誓。」那呂子讓聽見呂小恭要發誓，他這氣就不由木起來，瞪着眼睛，拍手拍的一個耳光，就敲在呂小恭的臉上，大聲喝道：「我把你這沒教養的孩子，你懂得說話不懂？和你父母說話，也想發誓麼？你眼睛裏有尊長沒有？我問你，你這頂天立地的身子，從何處來的？」

呂小恭見父親不談正事，先在這話裏找毛病，已然羞了耳光，登時豁出丟人現眼。負屈含冤的，屈膝跪下來，連連道歉道：「爸爸不要生氣，爸爸不要生氣，孩兒我錯之！我挨打挨罵，情甘願意，絕無異詞。不過爸爸也須明白，我們家底不厚，鬧出這樣笑話，還不快快解決了！讓他們目無主人，在此打來鬧去，這難道不是先決的重要問題，你罵我半天孩兒，又何嘗有用呢？」

那呂子讓給他一路哀求，怨氣似已少減，聽道這你這為一邊，不必管這事！讓我來問。」說着轉向那三個底下人叱道：「你們幾個奴才，在乾幹些甚麼把戲？那裏來的孩子，快快告訴我來！」

那小恭和老媽子，看見主人前來，

畢竟是做奴才的，先自呆了。那廚子老陳此時已然聰明幾分，看見這一場亂，老爺駕到，情知此事必須要大，自己彷彿得理不讓人，當即報告道：「老爺問的，不是這老媽子的身孕麼？那個不錯，是我一脚踹下來的。不過老爺須知這老媽子和我，平常本來不睦。皆因老爺太太，過日子克勤克儉，饒有古風，所以這老媽子倚仗在老爺太太面前，比我容易說進話，她三番五次，向我廚房要吃要喝，我都本着老爺太太節儉為主，不肯替主人浪費，婉言辭謝。不料這老媽懷恨在心，今天老爺回來餓了，命我爲他預備一份菜飯，給我幾元錢，這老媽子看見了，她硬說是吃了主人物東西，不給她吃，全拍了老爺馬屁，和我鬧到老爺這裏來。老爺一證明，是少爺花錢，本州主人一點佐料，也就罷了。誰知她竟羞惱成怒，張口就罵，張手就打，我幾乎給她打倒，是我偶一抬腿，碰了她的肚皮一下，她居然坐地不起，說是不羞了！老爺請想，她是一個家婦來宅幾年，出入宅門一步，這身孕是那裏來的？並且這時候那小高忽然跑來，老媽子扯着他，又哭又鬧，又掐又打，說是小高害了她，請老爺細想，這事還看不出來麼？再者凡上所述，均有少爺在此耳聞目親，可以作證，斷非廚子造謠，祇求老爺公斷一下好了。」

那呂子聽聽這老陳倒會說話，那幾句節儉等言詞，全是碰着自己心眼的，他不禁微微的，就笑了。又聽他下邊的言詞，自然容易信以爲實，馬上怫然作色，揮手道：「你說的對，你知道老爺的脾氣，沒有你的事！待我來問他們這胎，是那裏來的。」

說着，他的臉向那小高和老媽，喝道：「你們兩個東西，幹得好事！還有臉大哭大罵，天下那

那裏有病婦懷胎的？你們兩人到底有何秘密，今天說在當面，萬事俱休，否則老爺一張名片，送你們到官，讓官家去解決，你們悔之就晚了。那小高老媽聽見老陳舌綻蓮花，無理中，擡出一番理，在王人面前討好，已然氣得不知如何才好。那老媽更恨了個牙疼地，坐着哭道：「老陳老陳，你嘴邊上缺德罷！我把你祖宗三代，親娘祖奶奶，那個惹了毛的，向你婆吃藥嗎，我要得着麼？你小子嘴角缺德，養孩子沒有屁股。放你娘的大臭屁！太太是地地道道的好朋友，怎說是找你婆吃藥嗎。你的心是肉長的？是鐵鑄的？八成你是橫骨插心罷？你活活是一個畜類養的！」那老媽子罵得難聽，廚子老陳却替着耳旁風，彷彿聽而不聞的。就是含着笑，把手背胸，對那呂子讓道：「老爺，你聽一聽，這都是她說的，我不讀書，我可有病，究竟誰是誰非，但對老爺公斷好了！」呂子讓聽着這老媽當着自己面，公然如此惡皮，他氣得臉皮鐵青，祇向那老陳道：「好好，我都知道了！你不必和他們爭吵，我自有一道消的方針，不用你說，這兩個奴才，我非送到官，給他們一個應得之罪，不能輕他們這道法外。」這話說完了，呂子讓又轉着一張臉，對那小高道：「小高，你這孩子，聽聽罷了！我自從買你進門，跑了十年的上房，現而今總算升上大頭目，掌管那門房的事宜，怎麼你倒胡辭起來？你和這老媽子，到底是怎麼一狗貓兒溺，快快說出真情實話，我好斟酌辦理！」那小高見主人進來，他已嚇得不能說話，這時見那老媽出言惡罵老陳，又聽見主人直接開到頭，他想起自己今日所有，無一不是主人所賜，禁不住良心發現，先屈膝跪下，眼淚長流

，央求道：「老爺聖明，小高不敢說謊，罪該萬死，多求老爺饒恕。萬幸銷處，皆由於小人一時糊塗，不必說了！悔之已晚！老爺難道恕不過我去，我這裏磕頭了！」小高說着，他又轉了脖頸，向那老媽喝道：「你別在老爺面前，胡亂偶入，聽見沒有！還不快快跪下，求老爺寬恩，高抬貴手，放我們過去？老爺若是將我送至官，依法將有應得之罪，這你難道不曉得？皆因你我一時糊塗，才有今日，你快自己認錯，與老爺叩頭！」那老媽子聞到現在，她早也成了強弩之末，沒有多大的指望了。聽得小高勸令自己陪罪，她想起身上的累贅，不由把以前的委屈，一連兜上心頭，自己是跪不下去的，無奈祇得坐着，又哭起來道：「小高小高，你這沒良心的東西，那不是你這冤家，小損骨頭，害得我見不起人，我到今天滿口何說！想起來那不是你小子去年初冬，趁一個大雪天氣，趕到我房中，用一盞燒酒，兩個雞蛋騙我上的套。我甚麼也不說了！低頭認命，聽候着處分罷！老爺，恕我不能跪了，我這身底下的衣服濕着，我那能够攏得起來呢？」老媽嘴裏叨叨念念的，那眼淚更流了一臉，大哭不休，呂子讓一聽，這是連起因都說出來了。他禁不住拿手托着下巴，搖了一搖頭，又眨了一眨眼皮，果然，他聞見撲鼻一縷血腥之氣，別提多麼難聞了！登時幾乎嘔出隔夜的飯來！恨恨的道：「都是你們這羣底下人，有主人饑着，還敢如此胡為！把少爺的屋子弄髒了！今天若不是老陳，惹出禍事，我做夢也不知道，這一來才把真相大明，你們兩個原形已然如此這般，發生了特別情形。」呂子讓嘴裏說着，十二分的慨嘆，大有暗與自己有眼無珠，不能

早早看出來之節。那廚子老陳見主人誓下，大有獎勵自己功勞的意思，不覺笑了一笑，看着呂子讓。非常得意道：「是呀！若不是廚子無心無意，誤打誤撞，一脚踢出去，老爺那裏知道他們二位的爱情火熱，已然有了結晶品！廚子這一腿，沒有白費呀！」呂子讓由這想到自己搬家風如此敗壞，說起未嘗非由於這般底下人之胡鬧。他正沒好氣，見這廚子來遞功，就把臉一沉，又呷了一口。罵道：「你們豈有此理！有這事看出些苗頭，就應該急早來報告老爺，如今已然算帳了！不必前來賣弄功勞，快些讓他們收拾，收拾好了，上去聽我的話，我自有的理！」說完，他背轉身，氣呼呼的走去了。那廚子老陳，見老爺禿頭文事的走了，自己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不得不履行囑託，以報主人之青眼。便對那小高和老媽道：「嘿！你們小公母倆，這沒有旁的話說，夾會子，糊會子，都叫瞎說，老爺說的甚麼？你們也許聽見，越來越發收拾，再見他去，他還要有發善咧。」話言未畢，那老媽早破口罵道：「老陳，你像個了！你拍透了！這口巧舌能說得不休！你活著罷！我就你子孫萬代，宜室宜家，多養沒屁股的孩子！」老陳見她罵人，也不着急，祇催着她道：「你起來呀！發音響不了死，鬧這婦孺冤冤公婆，聽見沒有？老爺開恩，多磕幾個頭，比甚麼都好！」那老媽給他氣得無可如何。這是那小高看這老陳之為人，是吃順不吃道的。笑着撒撒道：「老陳，咱們二位的話，你高興不？我們自然說過去了！這這老媽才起來，却也不難，祇請你和老爺二位先請出去，我們自然起來了。否則屋中人多了她起立不便，那是不夫好看的，你的這氣神才也。」

八事一件特別貴重的禮品

是很要緊。」那老陳一聽沖運氣，他才怕了，轉面向那呂小恭道：「少爺，你還看着那小孩子麼，五個多月，剛成人形，光光溜溜的，活像一個剝皮小貓，沒有甚好看。」少爺道：「你現在念書，還希望將來升官發財嘛！運氣沖了，也沒有好處，不必看了！出去活動活動，一會再進來。」呂小恭那裏有心看他們的胎兒，祇希望不干己事，把自己的關係擺脫開了。於願已足。見老陳請自己出去，祇笑道：「我算是倒楣透了！一間臥室帶書房，給你們糟踏。」說完，和那老陳一前一後的出去。這裏小高和老媽在房裏搗鬼半天，也不知怎樣，過去若干時候，居然收拾利落，小高手裏多了一個長捲形的包裹，一手挽着老媽出來。老媽一拐一歪的慢慢走着，呻吟不絕，嘴裏叨叨嘮嘮的念道：「我是給出去了，甚麼老爺少爺，誰也不怕，小產後出來，我就不怕冒風，反正是那麼回事！冒風死了，我它媽的，也是捉了老陳的一條命，讓他還我的命來！」耐人邊走邊說，那小高不住口的勸，來到上房，見那呂子讓坐在一隻小沙發裏，面有怒色，正和呂太太大開談判，談判的內容，也好像不外今天的事。呂太太慈祥仁愛，方便為懷，不忍做事兇狠，沒口子勸道：「老爺，不是我多說話，那小高伺候我們十來年，平常老誠可靠，並無過失，這一回不能怪他！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沒有個伴兒，究竟不是辦法！我前次想把黃家的二丫環買過來，收給他作為媳婦，他們一夫一妻，都在我們家做事，那是如何的有趣！後來一個岔不成，誰又料到小高胡幹起來了？我看還是照我剛說的那樣去作，比甚麼都強，落一個整人情，你說是不是？」呂子讓尚未表示如何，那

小高和老媽就走入上房，他們好像商量好了，進門就好像他們補行那舊式結婚的儀式一般，齊拜倒當地，由小高領頭訴道：「下人斗胆，幹出不能見人的事，惟求主人多多饒恕，不必究責，我們在這裏給老婦太太磕頭啦。」呂子讓未從發言，那呂太太先長長嘆口氣道：「這麼大的小夥子，沒有一個家室，豈不要鬧饑荒！你們的胎，倒底生產了沒有？真怪可惜！一條小命完了！」小高見太太如此，正是善意的表示了，便就機磕頭道：「太太，下人罪該萬死！一條小命死了，那老陳和我們爭鬥，一脚踏下來的。」呂太太連連點頭太息道：「真可惜！大小一條命，算是完了！我的脾氣，你們大概不會不知道，是最慈善的，我方才還和老爺說，你們搬到現在，小高是跑上房，升到門房大頭目，那老媽子兢兢業業，由三元工錢，長到五元，大家辛辛苦苦，都不容易。我實在不忍將你們送到當官，受那法律裁判，我體諒你們的苦，願意向你們提說一下，與其偷偷摸摸，不能公開，何妨索性將錯就錯。好在她不是寡婦，你還一個滿堂，大家的結合，不怕有人來搗亂，不知道你們的意下如何？對於我這片好心，能否回嚮？」呂太太這番話，大出那小高老媽二人的意料，他二人原來是腦袋上頂着雷，以爲此見老爺，必無好果，不是送官，就是滾蛋捲行李，萬不想呂太太能將差就錯，提出那個，徵求同意。立刻二人驚喜交加，小高先連磕其頭，俯伏作謝道：「太太的吩咐，我們不敢不遵，承蒙太太不但不深究，反能施恩格外，我們真是不知怎樣謝謝了。」那老媽見了太太，畢竟同是女人，自己做同事，並不光明正大，祇低下頭，任聽發落。那呂太太微

微嘆着氣，又問她道：「你的意下如何？你有甚麼不願意沒有？我的意思，是讓你們兩個，正式結爲夫婦，彼此不必外去，依舊在本宅使喚，這樣大家的面子，皆可維持，你們不要不識好人心，要仔細的想一想，真是依着老爺，送你們到官方去，你們可就苦了！」呂太太不愧是一個君子人，還怕他們不甚願意，細細的開導，講給他們聽，以便依從自己，作上這一回洞房老漢。那老媽不管別的，一聽說不送官究辦；二聽說匹配良緣，和小高成爲正式夫婦，三說說說說說說說說，婚後仍在本宅服務。她馬上如同搗搗也似的，一連拜了幾拜。復又俯伏塵埃，好似虔誠禱告一般，喃喃訴道：「太太的恩典，底下人不敢說甚麼。一切都可以遵命。你說怎樣都好，我們祇有敬望着老爺早早做上大官，小姐快快做上少奶奶，這就是我撈些謝心，別的都不必說了。」那呂太太見自己毫不費事，三言五語，一條現成的皮條牽拉成了，登時急匆匆外歡喜起來。看看那呂子讓，還在氣呼呼的不響，她就笑道：「你這人也太斯斯了！本家的喜事，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意打，一個願意挨，要你這老頭子費甚麼心？你我年將半百，似這等事兒，多做幾件，勝造七級浮屠，何樂而不爲？爲甚麼你反要送他們到官去？人家他們不得開圖一拆散人家的好事？你聽見沒有？人家都稱下願意，一個是寡婦，一個是光棍，這到官場中，一個人的自由，又有甚麼辦法？我現在做主，合他二人結爲夫婦，仍在本宅做事，你聽也是這樣，不聽，也是這樣，我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那呂子讓見太

拂袖而起，搖頭長說了一口氣，說道：「你去幹罷！我也管不了許多，你們女人的事，向來婆婆媽媽，老沒有乾淨利落！這一回又是拖泥帶水，混沌不清，咱們家的門風，是敗壞到極點了？」呂子讓說罷，把那袖口一拂，就退入後面，再不管他們；也不再說甚麼話了！那呂太太把丈夫征服了，她滿心的高興，絕對要做這件積德的事，轉面又對那底下躡的小高老媽二人，說道：「你們聽見說了罷！老爺也沒有事了！你們兩個，就依照我的吩咐，結成夫婦好了！至於你二人，若無零用，我一會吩咐賬房，先支給你們兩月工資，以作同居用費，你們下去罷。」那小高和老媽這時少不得又朝呂太太叩首作謝，兩人退着下來。小高挽着那老媽子，回歸下房，那廚子老陳在下面等候，還要聽聽他們的結果，以為難逃公道，他兩個這回，必到公安局住它一夜；焉知上去輕輕幾句，就已發落完了。小高挽着老媽子，從他面前，搖擺而過，其狀洋洋，頗為自得，彷彿沒有那壓悶事。那小高並且還不乾不淨的，嘴裏罵道：「這真叫冤孽了！人叫人死人不死，給我們使壞，偏偏老天爺有眼，反讓太太做主，給我們錢，讓我們同居了！你小子安心害人，乾瞧着眼饞，是不是呢？」那老陳聽他罵了，方知是弄假成真，兩人竟爾在太太命令之下，變做正式結合了！將信將疑的，縮到一邊，不敢再來找他們的釘子碰。直到由第二天起，小高和老媽仍在本宅未動。那是不消說，還有一件事，他們果不其然，業已同居一室，駭行夫妻上的義務？這一來廚子老陳越發信真，不敢再存疑惑。就是那少爺呂小恭，也頗為驚奇！沒有夢到，妹妹的單戀着，寄來的那一件特別貴重

的禮品，居然會間接着，能促成這一件婚姻。因為那廚子老陳踢下那老媽子胎孕，由於自己吃飯嘔吐，自己嘔吐，却由於看見那件禮品而惡心呢！

九 三貝子花園探險旅行團

呂小恭的奇怪不必說了，可是他在家裏悶着，不讓他出大門，那個真比斷了他的口糧，不讓他吃飯一樣地難過！就此度日如年的，好容易耗到星期六晚半天，那呂小恭一個人，翩然自學校歸來，他迎而接着，真如同見了甚麼親人一般，胸中酸辣苦甜鹹，五香雜味，一齊擁上心頭，也不知哭好，還是笑好，一時啼笑皆非的，說道：「妹妹，妹妹！你真算可以罷了！我甚麼也不說了，你把我苦苦啦！」那呂小恭上了幾天的課，自己方從燕西大學，坐了長途汽車回來，手裏拿着一束開放將謝的桃花，高高興興的，正作這星期六之夜，和星期日一天的消遣打算，見呂小恭迎頭抱怨，她不愧不忙的，側身一笑，吐出那嬌嬌的聲音，問道：「喲！哥哥，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你是怎麼了！我這做妹妹的，那一點地方不遇到，又把你得罪了？」呂小恭見她尚在故意裝糊塗，拿自己當傻子，那心裏一陣發酸，登時冤屈兜上來，幾乎哭了出來。自己眼淚在眼裏打轉，說道：「你好，你好！你真是好人罷了。你可知那天公園，你要了一個手腕，把我們三個傻子騙去，當時打了一個熱鬧不說，後來你在河沿，故意向我說甚麼鬼話，害得那老崔打我一個飽，最後到區裏，押了一天一夜，你看看，那

不是什麼的？你們女人的魔力，本來是大的，這一故意的向我們玩笑，我們還有甚麼活路？你若不是看我做哥哥的活着，就誤你的承繼權，倒不如你一刀把我殺了痛快。」呂小恭說着，他雖然沒有哭，却已鼻聲嘶嘶的，帶出哭的聲音來了。那呂小芳焉知他們以後的事情，見他說的話而不詳，也便急急的問道：「你這話，我又知道了！你們打起來，也不過是狗打架，鬧鬧嚷嚷的，就完了，怎麼還要上區？」呂小恭見妹妹不相信，當時氣塞交加，把那天叫了警察之後，少不得申述一回，祇留着那家來的一封信，惹出的禍端，沒有述說。又怨着她道：「你是不知道的，我們爸爸從那天起，他就不准我出門，教小高看守大門，沒有他的話，不准放我出去，我至今快一個禮拜不出門了，你說身處地，為我想，我這些天不出來，險些就悶死，我精神上的痛苦，已然達於極點了！」那呂小芳聽見呂小恭到區後，受的責罰，以及不教出門，監視起來的苦悶，禁不住痛心的氣憤，都洩得淨了！哈哈的，笑得花枝亂顛，一個腰彎下去，簡直不能再伸直了。說道：「可樂死我，可樂死我，可樂死我，可樂死我，可樂死我！小恭哥，這也是你好色貪花的報應，你不是一天天追求女人麼？經過這一次教訓，你還追求不追求了呢？」呂小恭說了出去，原想她要表同情的，却不想她倒洩了氣，言下幸災樂禍，大有稱頌的意思。禁不住又羞又氣，喃喃的，哭出來道：「小芳妹妹，你太狠心了！你看我給父親監視，不進出去，難道就不發一臂之力，讓我放我出去了，我說我的倒霉，你怎麼倒高興了。」呂小芳見他已然哭得，覺得非常可憐，不免也覺目，好得過分一點，因就

歌下一點話風，故示威藉的樣子，說道：「小恭哥，你不要異了，知道不。這不讓你出去，不是爸爸說的，是我代你招出來的麼？這個我自然負責任，代你向他說項，讓他解脫這禁令，自然就完了！你還不放心麼？」呂小恭哭了些時，弄得自己羞眉膜臉的，非常無味。祇好又說道：「我是不再討女人的厭了！你去說不說，那是你的一點仁心，我倒不管。我祇求你以後小心，不要再走這一條路。兄妹二人，不能開這大的玩笑，我若是給人打死，你也不好。我若打死了人，給法院判了徒刑，你又有甚麼好處？我自問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想不到你這等玩弄我！」呂小芳自然又大事安慰，又說又笑的，哄得他神情緩和下來，把那束桃花插在花瓶內。笑道：「我這就向母親，或父親去說，無論如何，先恢復你的自由再講，別的都是瞎說，不教你出去，才真是不如一刀，把你殺死了痛快呢。」呂小芳說罷，一徑話再不說的，就走向了。呂小恭見妹妹急於設法，令自己恢復自由，這個似術不無差強人意。急把自己幾身西裝翻了又翻，翻出一身淺藍嗶嘰的新式春服，又把那夾的舊達呢着太太的也一齊找出來，準備妹妹得到父親許可，好穿出去擺一擺。那呂小芳去不多時，就笑嘻嘻的回來，手裏拿着幾張洋錢票，說道：「嘿！真巧哇！今天一回來，正巧趕上是舊月費的日子，爸爸不但痛痛快快的，答應了我們的請求，許可恢復你的自由，並且當時告訴賬房，把你我二人的月費。一下都發了。這是六十元，你我每人一半，給你罷。」呂小芳說着，自己拿了一件收起，再拿一半擲給呂小恭。呂小恭真想不到能有雙至，妹妹一出馬，錢也進來了。當

時松接過來一點，是三十元沒錯，便笑道：「不錯的，今天是發月資之日，我們的錢有了，出去也有地方花了，這倒是真巧。」說時，他手一比方，把那鈔票想要掖起來，呂小芳慌忙不忙的，却拿手輕輕的試一攔。笑道：「別忙罷！這錢就這們好拿，伸出手來，就拿了去麼？你也不想，我替你出了一番力，你自由恢復，難道就吃水忘了打井的？把我丟在一邊？」

「呂小恭一聽這話，來得不對，自己就略一遲疑，又笑一笑道：「你幫了我的忙，我是知道的，你要我怎的？」呂小芳那手握着他的「一隻手，祇不放鬆，看着他，兩隻眼睛不少瞬息，牙咬着下嘴唇，微微一笑道：「你請我看一看夜戲，今天晚上開明，孟小冬唱失街亭，我就愛聽愛看她那樣雌而雄的諸葛亮，你不是有了錢麼？就請你替我買兩張票，連你一共三張，咱們看看那失街亭，敲你一個小竹槓，不知可以不可以？」呂小恭一聽，原來是這們回事，要自己請客，却又有「一事不明道：「你讓我請客，原無不可，但是你我二人，何必娶三張票，自己一張給誰去用？」呂小芳笑迷迷的，聽了聽他，又撇了撇嘴唇，好像是駭笑他的愚冥。

「被問笑道：「傻子，我剛才和父親去說，請他恢復你的自由，他原是不大願意，是我極力陳說利害，並且聲明：願意今晚為你介紹一位女朋友，以免你再出去胡鬧，俾得解決你的那種急迫的問題，爸爸才答應了！你買三張票，我們兩人去了，給你們當場介紹，你說好不好呢？」

「呂小恭生不愛聽別的，祇喜歡聽那女朋友三個字，見妹妹說得好聽，他雖不敢信真，可是已經一顆心又蠢蠢發活，瘡疤一好，把那痛就忘了。忙問道：「妹妹你說甚麼？你給我

介紹甚麼好朋友？」那呂小芳說完了那話，她故意做出嬌羞滿面，若不勝情的模樣來，頭兒就低下去了。見他諄諄來問，她再把一顆頭抬起，眼角撩他一眼道：「好心好意的，給你介紹女朋友，體你的樣，怪可憐的，怎麼你倒不信？我不管了！」說完，又假意氣呼呼的，彷彿要走，那呂小恭見狀，更加疑惑，故意轉到她的前面一攔，笑道：「妹妹走不得！你走也要說明白呀！」呂小芳給他攔住，她兩張眼皮，往下一搭拉，簡直那態度冰雪難擬，不用說多們冷靜，拔着臉道：「你不信，不信就結了麼？何必來問。告訴你：是我們學校的公認標準美人整斯林麗麗，她今晚約我，去看孟小冬的失街亭，我若同了你去，大家不就認識了？」呂小恭一聽那標準美人四字，誘惑性太大了，好像眼前湧然出現，就有一個面線分明，骨肉停勻的標體美女，似石膏像一般地，擺在面前。立刻揉揉眼睛，恍恍忽忽的，就含糊着答應道：「妹妹你怎麼說都好，我請客便是！我先去買了票，在開明等你，你再和那標準美人去，我們坐在一起看戲！」呂小芳見幾句話，把他弄得信了，自是欣然色喜。又笑了一笑道：「這不結了麼？讓你怎樣，你就怎樣，聽我的沒有錯。晚上九點鐘前後，我們就去了，在那邊不見不散，死約會。聽見了麼？」呂小恭見妹妹叮嚀，自然連連說是，一定去，不見不散。那呂小方才笑着去了。呂小恭坐在自己的房中，看着那瓶裏桃花，開得萎靡欲謝，幾朵花瓣，已經掉在桌上，不禁微微一笑。再把那幾身西服收拾收拾，想着夜裏開明之約，得以和燕西大爺的標準美人同座，一通款洽，那也正是幾生修得。想到這裏，覺得有些飄飄然，若羽

化而登仙，此遺世而獨立，已經情不自禁起來。忽然又轉了一個惡念，自己思想，不可太樂觀了！那呂小芳鬼到萬分，自己雖受其惑，渾身的創傷，並未痊可；這一回若是再來開玩笑，可實在是受不了！因是就又啞然若喪，簡直一心的猶疑，不敢再抱樂觀，似乎晚上的去不去，又在兩可。晚飯時，偶然經過那電話旁，忽聽呂小芳嬌聲媚語的，在那裏說道：「喂！你聽見沒有？晚上九點鐘來，你到我家裏來，咱們一塊再到開明，你不是會唱那『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這一回孟小冬唱失街亭，我愛看她的一副雌而雄的做工。你愛聽她的派的唱工，我們兩下裏都喜歡，你可准來呀！」呂小恭聽見妹妹打着電話，這一篇言詞，倒惹自己好不注意，連忙粘住脚步去聽。那邊不知說些甚麼，半天，呂小芳又笑道：「你放心罷，今天晚上沒有別的人，兩個女人看戲，晚了就晚了，你不會在飯店開一個房間？再不然，到我家裏來住也好。」呂小恭再聽這話，越發不是假的了，這正是呂小芳給那標準美人通電話，奉請人家，今晚赴約。自己到了此時，無心的一個聲明，把那一心的狐疑，全沒有了。真個是死心塌地的，鐵石一樣地相信。急趨而前，湊到那電話旁，低低笑道：「小芳妹妹，你在冷那標準美人通電話麼？你真是我的一個好妹妹，果然熱心哪！」那呂小芳一個電話未打完，尚在聽着那邊的話，見他來插言，忙把手向他一搵，以目示意，不讓他說話。又朝那邊笑說兩個好，然後道：「你不必說了！我們還是外人麼？一會見就是了。」說到這節，她急把那電話耳機遞到那呂小恭耳根下，又拿手畫一指，那意思是讓他自己去聽，呂小恭試

把耳朵一伸，那邊果然是一個女人，格格一陣嬌笑，從那耳機中傳來，答應着說：「好了，一會再見，先謝謝啦！」說完這話，那邊又輕微微地一聲響，電話是掛上了。呂小恭聽見這電話，這尙有何說，種種疑團不攻自破。連忙也把這耳機掛上，又向那呂小芳，笑一笑道：「妹妹受累了！這事你就多費心，我是不會說話，全仗你了。」呂小芳這時才不多說話，祇是微微一笑，就走開了。呂小恭這一聽見電話，其高興何異於打一嗎啡針，滿心的快樂，晚飯都多吃了一大碗，飯後梳洗打扮，費去不少時間。待到頭光臉白西服整，時間已近八點，呂小恭飛也似的，雇一輛洋車，直奔開明。到了開明一看，那門外車馬無幾，尙未到真正熱鬧的時候。裏面幾句：「觀日升和昇辰乾坤浩蕩，天連水水連天渺渺茫茫。」老生花臉的歌聲傳出來，正是一齣前三場的趙雲求壽的百壽圖。呂小恭趕忙到那售票處一瞧：那小洞上寫今日夜戲，前排八角，後排五角，等等的價目。他是來請客的，包廂以外，自然不能再惜小費，要坐前排了。急取出一張五元鈔票，塞到小洞內道：「前排三張，前排三張。」喊了幾聲，那小洞內現出一張大臉來，說道：「前排票沒有了！」呂小恭一聽就急了，說道：「爲甚麼前排沒有了？」那人不愧不忙地，把那小洞內一張座位圖，給他去看道：「你自己瞧，前排有沒有？」呂小恭從來不甚愛看中間的戲，對於一切情形，自然都不熟悉，見那人自己看，便看那座位圖，一片一片的前排座位，亞拉伯的號碼，都給紅筆畫了橫道，那自然是先期售票的成績，完全賣出去了。便奇怪道：「我不信這一齣空城計，就會如此得人歡迎

，難道前排一張也沒有？」那人把座位圖推出來，就不甚睬他，祇去和別人說話，一邊吃着交粉包香烟，任他來說閒話，祇是不理，呂小恭祇算白說，畢竟他是乖覺的，想了一想，祇好叫一碟餛飩，忍氣大犧牲，轉臉前排沒有，索性坐包廂，多花幾個錢，比那散座反價面了，於是又笑話：「那家才不必買前排，索性來一個包廂坐坐，也可以，你們的樓上包廂，實是壞極了。」那人聽他說包廂，先時尙是不睬，豈不住呂小恭說了又說的，他也沒法了，把頭小轉轉，笑道：「包廂裏一個沒有了，你想孟小冬一連幾年不出台，忽然地和梅蘭芳真決裂了，出台照舊唱戲，聽戲的人久別重逢，誰不都想聽一聽？你要買明天的包廂，儘可對付二兩銀，不過都在上場門，正面的，和下場門的，早已賣光了。至於今天的，實在是一個也沒有。」呂小恭見他說的又有理，又絕望，自己約定是今天，豈能讓到明天，不奈着急道：「你們怎生想一個法子，能够替我在好地方，不拘前後排，我坐個座位，我花多少錢，都不在乎，我約好了人的，今天不聽戲，就失了信用。」那人見他在此曉曉不休，一定還求一二張票，就知道他必是一個難兄，又聽他說不在乎花錢，便開誠以告道：「這位先生，你不必在此多說，我告訴你，你若花錢不在乎，可以去買飛票，那不論前三排五排，都可以買到，就是要花一倍半倍的價錢。」呂小恭見自己吵來吵去，豈是吵出一個眉目，登時喜不自勝的，趕忙問道：「那裏有飛票？我情願花一倍半倍的價錢去買，請求你們指示我。」那人見他實是不懶，伸手就指一指那大門外邊，站的幾個人道：「那些人就

「真賣飛票的，你去問他們要，自然不會沒有。」呂小恭一看那邊，果然站着幾個穿灰長衫的朋友，一個個手裏都掖着幾張花綠紙頭，在那裏說說笑笑，意態非常自得。便向那人道了勞駕，冒冒失失，走了過去，手裏拿着那張五元鈔票，笑道：「你們幾位是賣飛票的麼？前排的票子，還有沒有？」那幾個賣飛票的，就是所謂一種勾串戲園售票人的搶客，他們先期把前排的座位都包了，祇待這臨時，出賣有錢階級的大價，今天因向不晚，好主顧不到來的時候，一個一個正在閒獃牙的說笑。呂小恭來得冒失，他們倒弄得一怔，那裏面一個機靈的，看着呂小恭呆頭呆腦，是一筆好生意，急忙應道：「有有有，賣飛票，有的是，你跟我來，到這邊看！」呂小恭見他居然說有，不亞如絕處又逢生，大喜之下，急忙跟他繞到開明大門外的一角落，笑道：「那好極了！我正找不來呢！」那賣飛票的把那手一舉，上面指縫裏夾着的，密密層層的，也不知有多少張票。笑道：「先生，沒有錯！你要多少張？前幾排的？」呂小恭看他的票那樣多，已覺得自己眼花綠亂，連忙笑道：「我要三張，越前越好，第三排以前最妙。」那賣飛票的，笑道：「那麼第三排你瞧怎麼樣？」呂小恭聽了，祇笑了個不開口，說道：「妙極了！前三排以下都好，第一排自然更妙。」那人忙揀出三張，送了過來，笑道：「第一排正當中的三號，又得看，又得聽，先生，聽好戲罷，你哪！」呂小恭接票來看，一點不錯，正是第一排。登時喜孜孜的，笑得一臉的皺紋，拿那賣飛票的，當做寶貝一般，不知怎麼樣是好。笑道：「不錯！倒是第一排，不過我多花錢，當然不在乎，你們也

應當特別少算一點。」那賣飛票的，對他乜斜着眼睛聳着肩膀，嗤嗤一笑道：「怎麼啦，大爺！你聽好戲還在乎多花幾個錢？沒有你不聰明，沒有你不曉得！不敢說要，隨你便賞，你還苦得了我們？」呂小恭給他戴上這陣高帽子，覺得脊梁骨上，一陣陣又酸又麻，渾身上下，全透着舒暢。算了一算，三八廿四，連加一捐印花等等，就差不多三塊錢，給他一個整數，五塊錢足好打發。便摸出一張五元鈔票，笑道：「得啦！別費話，拿這個去罷！給你們兩塊來錢的利，也就行了！」呂小恭大大咧咧，把手一丟，鈔票就遞了出去，焉知道那賣飛票的，把五塊票毫末看在那裏，祇是不去接取，磁牙忽然一笑道：「先生，大爺，好說你的話，這票子是給我們的麼？」呂小恭見他不要，却怔了一怔道：「自然是給你的呀！這就是戲票的代價。」那賣飛票的把手一張道：「你把戲票給我，你把戲票給我。」呂小恭不知他又怎樣，祇得把戲票交還他道：「你的戲票不是賣給我麼？你嫌錢少再添點。」那賣飛票的氣鼓着一張嘴，祇不言語，拿着那飛票，拔腿就要走路。呂小恭要都到了手，焉能又讓他飛去，見這號買賣要決裂，忙上去一攔。又笑道：「你不是嫌錢少？那麼我們可以再商量！」那賣飛票的見他尚還知趣，就氣呼呼的，把那戲票一指道：「誰都知道，今天是禮拜六，那一位先生們，不出來樂一樂？我們掙的幾個錢，都是那財神爺的錢，若是草刺繡的話，那我們不敢伺候。告訴你說：今天的戲，至少這一張票，也要賣它三塊錢一張，你這是初次交場，咱們拉一回主顧，三張你就給八塊錢，少一個不行，不信你去找那幾位買一買看，八塊

鏡若買出來三張，你把我腦袋拿了去！」呂小恭見他說得鮮血淋漓，十足的表現出來一種市儈氣，自己是出於無法了，祇得冒着胆子，半哀告式的，笑道：「你聽我說，也別依你，也別依我，乾乾脆脆，咱們兩邊一活動，七塊錢你看怎麼樣？」那賈飛票的本是特意做出一種欲取姑與，似離似即的神態，來釣他上鉤，見他出七元錢，就笑着把戲票在他這邊一塞，說道：「你瞧，先生，真算你行罷了！得啦！難道你請客聽戲，還在這一塊錢上打算盤？」少花幾個，也就有聊。」呂小恭見他意態轉機，尚不知是何心思，祇不敢去接。問道：「七塊錢可以了麼？」那賈飛票的洋洋的一笑道：「得啦！不是說拉你個主顧麼？你瞧着辦，七塊就七塊！」呂小恭這才放心收下戲票，又取出鈔票給他，那賈飛票的點收無訛，倒還向呂小恭深深的鞠了一躬大安：「謝謝你哪！」又躬身笑道：「大爺你貴姓？府上那兒住？下次你再聽聽戲，不管是誰的戲，你打電話到南局六八四九，找吳二狗子說話，我就給你留票，一句話的事。」呂小恭心不在此，花錢買了票，就沒話可說，祇含糊答應。那吳二狗子又笑問道：「那賈大爺，你府上電話多少號，我再有好戲時，給你打個電話，也可以的。」呂小恭給他聽了又聽，祇好告訴了他，吳二狗子始歡歡喜喜的去了。呂小恭再來開開門前看看車馬漸漸增多，門外也慢慢熱鬧起來。呂小恭左思右想，這種對號入座，早晚都沒有關係，早進去呆坐，不如在門外守候。這樣呂小恭回了標華美人來，也比較恭順合體，祇覺不進去，一個人在門外走來走去的，大舉底定，恭候她們駕臨。這時候門外一陣比一陣人多。

那幾個賣飛票的，祇各去尋找主題，兜售戲票，也忙碌異常。呂小恭摸摸囊中的三張票，就不禁羨美他們的發財生意！一張票成本不足一元，轉手一賣，就超過幾及二倍，這錢賺得太容易了！想着暗暗叫屈，自己若非請那第一次見面的女朋友，那裏肯花這筆冤錢！便徜徉開明門前，不勝慨然！一秒，一分，一刻，一點鐘，都過去了。呂小恭一看自己的表，正是九點多，尙不見那標準美人的驚鴻倩影！不禁暗暗着急起來。暗付這可不是當要！三張票八元大洋，已然把自己月費支出差不多四分之一，可別再開一個不來，狗咬尿泡空歡喜，又上妹妹的一回當！呂小恭一作是想，就把妹妹以往的舊人手腕，完全想起來，不禁心胆皆寒，站在開明門前發怔！也不知又過去多久，方見門前一閃，停下一輛洋車，燈光影裏，那呂小芳一個人，笑微微的，從上跳下來。呂小恭好容易盼到她來，却不意祇是孤身一人，而不會實踐前言，把那標準美人領到，登時心冷如冰，默默獨站着，把與頭裏盡。那呂小芳開發完車資，又笑微微的，就要走上開明門前的石階，不料眼睛一瞬，燈光下，看見呂小恭搓背躬身，站在一旁，面如死灰。不禁笑道：「哥哥你來了麼？你在這裏等着就好，票子買到沒有？」

「那呂小恭見她問到頭上，才無精打采的，把手一舉，掏出那戲票來道：「真倒是一共三張，但是那位密斯林呢？她怎麼不來？怎麼你一個人，倒耗到這時候？」那呂小芳見他以票相示，又說出那樣認真而報怨的話，就知道他不高興自己遲到。於是笑道：「嗒！你又錯疑了心？我耗到這時候，就因為是等那位林麗珊，她不來，我怎麼能够一個人跑來，而失

信於你？」呂小恭一聽這話，又自摸不着頭腦，就又問道：「你這樣說，那位林麗嫻女士已經來了麼？」呂小芳不慌不忙的，兩手一叉腰，又把那肩頭一擺，眉毛一豎道：「你想想看哪！她不來，我一個人有甚麼臉跑來？皆因是她來了，我才能來見你，她雇的洋車，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車夫，跑的慢了，落在後面，等一等，不就來了麼？」呂小恭這才知道妹妹果然不失信，業已把標準美人約來了，立刻又好似枯木逢春，重新鼓起一番新興致，哈哈的笑着道：「這樣還不錯！否則我這傻瓜似的，站在這裏，笨老婆死等，可未免太教我寒心了！」那呂小芳見他喜歡了，又犯起她的小姐的驕脾氣，眉毛一豎，眼睛一張，劈手就把他的票奪過來，說道：「去你的罷！你大概又不安好心眼，當我又和你說謊了！你買的票是第幾排？拿來我瞧瞧罷！」說罷，她拿着票一瞧，居然是第一排，不覺又噉了聲道：「你這位先生，倒很能够辦事，第一排的票，會給你這倒靈鬼買到了！」呂小恭花了大價錢，給她說了一聲好，覺得心上才一爽快，哈哈笑道：「那叫甚麼話？我花了好多錢，三張票八塊錢，再買不到前三排的票，真是癩生了！」呂小芳手拿着票，方在笑迷迷的一抬頭，忽見那邊，馬路上，停了一輛洋車，登時失聲叫道：「來了！來了！來了！密斯林來了！」說罷她已然轉身迎將上去。呂小恭遠遠的也一看，果然離這邊幾丈遠，停下的洋車上，跳下來的，正是一位披着夾外衣的女士，面目背着身，看不十分清楚，那身材的輪廓，和頭上蓬鬆的燙髮，已可知是一位極其漂亮的美人，祇見她在車下，和那車夫，正自爭執着，大概是爲了車資多寡。呂小芳過

去，三言兩語，不知怎樣，也參加戰團，和那車夫鬧起來。呂小恭明白了，心中暗笑，這一位標準美人，這一點上，却不見得够上標準！自己焉可觀戰，祇好給他們說合一下。便走上，笑着叫那呂小芳道：「妹妹，妹妹！別就誤着，天不早啦！好戲上場了！」那呂小芳回頭見他走來，就笑了一笑，勸着那女士道：「得啦！你瞧着我，饒了他去罷！我多給他幾枚銅元完事。」那女士突然一回頭，嬌聲道：「我不能多給他，他拉得那樣慢，還要多要錢，真正豈有此理！」這一回頭，呂小恭看清了，當時幾乎失聲叫出我的媽！你道那女士是誰，她並不是甚麼林麗嫻，原來却是那位馳名平市，球場上的薔薇伍梨琳。呂小恭自從在電話飯店的一夜，已然把她的厲害，完全領略過了。今番見是她來了，創痕未復，痛定思痛，焉能够不叫我的媽！那呂小芳却不管他這裏作何感想，祇拉着伍梨琳過來，不令和那洋車夫爭論。一面又叫喚呂小恭道：「小恭哥，我爲你介紹，這位正是那位伍梨琳女士，我對你說時，不留心，把那伍梨琳說倒了，說成了林麗嫻，如今你一見，自然就知道了。」說完，她格格的就笑起來，一面又嬌聲喚着那伍梨琳道：「密斯伍，密斯伍，你來見見，這位認識不認識？這是我的哥哥呂小恭。」那伍梨琳走上來，笑了一笑，又躬一躬身。說道：「這位怎麼不認識？我們在公園裏，似乎見過面了。並且我和那位秦小姐，還蒙他在電話飯店，賜了一頓大菜吃咧。」那伍梨琳說完了，她也格格的一笑，呂小恭却不禁面如猪肝，氣得笑不是，哭不是，一語不發，怔怔的，恨不得把那呂小恭抓來，當面詳她個七葦八素，食其肉，而寢其皮

，以報她拿自己開玩笑之仇。那呂小芳知道他一百分懊惱，自己也不忍過分予他以難堪。祇把那戲票，朝呂小恭一晃，又拿出來一張，掖在那呂小恭的插巾袋內。笑道：「這一張給你，你自己進去，我們這就進去了。」說完，又把那戲票，給那伍梨琳一看，笑道：「我們是來聽戲了，必須要早點進去，別站在這裏，給人家把門哪！伍小姐你瞧，我哥哥多麼能幹，他當時來了，居然買到頭一排的戲票了。我們快進去罷。空城計大約就上场咧。」說畢，也不招呼那呂小恭，兩人一路嘻嘻笑聲中，就走進開明去了。呂小恭給她氣得昏天黑地，把東西南北，幾乎都弄不清楚。她們進去一會，才悠悠的轉過口氣，自己摸出插巾袋的一張戲票，不禁暗暗咬牙忿恨，呂小芳把自己玩弄於股掌，自己就怕又墮入她的陷阱，處處提防，沒有想到，又上了她一回大當，眼見得她們白白地塌了自己兩張戲票的便宜，又去聽上鬧戲，演成一場幻夢，狗咬尿泡，空歡喜了。那伍梨琳之厲害，自己早已領教，現在又給呂小芳招惹了來，自己不是傻子，何敢去向她變交情？呂小芳是故意騙自己花幾個錢，自己今晚之戲，看是看不下去的，可是自己買了三張票，給她用去二張，自己這一張，難道教它白白作廢？呂小恭想到這裏，看着手裏的戲票，祇在呆呆的發默，進退不得主意。過去又不知多少時候，忽然耳旁有人叫道：「喂！朋友，你這張戲票，是買的麼？」呂小恭不由的又一吃驚！急一抬頭，祇見眼前赫然站着一個大漢子，穿一身軍裝，武裝帶斜背，跨下懸一桿盒子砲，雄糾糾，氣昂昂的，是一個馬弁。便又一怔道：「你問我幹麼？我這票是自己的，怎麼樣呢？」那馬弁手裏

拿着三張一元的鈔票，居然朝他笑了一笑。說道：「你看那邊，你看那邊，我們的師長太太，她來得晚了！包廂散座，一張票也沒有了。師長太太又非看今天的孟小冬不可，逼着我們去找票。你這裏不是拿着一張戲票麼？得啦，三塊錢給你，賣給我們太太罷。」這話着在平日對呂小恭說，簡直是故意的侮辱，呂小恭是一個大爺，豈肯賣給他人？可是今天的呂小恭，却和往日不一樣了！他拿着這張票，聽戲的念頭，已然烟消火滅，不想再去那呂小芳伍梨琳之旁，受那無謂的悶氣！正愁這張戲票，無處去換現洋，聽見這馬弁趕上門來求買，怎不欣喜。忙看看那邊，果然那湯站着一位千嬌百媚，妖妖嬈嬈的小姨太太，身上寶氣珠光，眩人二目，正給幾個賣飛票的包圍着，七嘴八舌的，說道：「這是怎麼說呢？你爲何不通知我們，打一個電話？突如其來的，一張票也沒有了，倒顯着我們不會辦事似的。其實我們每回給你留票，你都不來，今天沒有你的票，你倒來了，這才是無巧不巧咧。」那姨太太也自嬌聲媚氣，露出骨子裏的風騷，笑着說甚麼：「我那裏又想得到今天跑這裏來看戲呢？我不過從一個小姊妹家裏，談談說說的出來，從這裏經過，看見車馬很多，因而想看看上一看，又誰知包廂沒有了，散座也找不到一個呢？這一來我越要看了，我倒看看今天的戲，是如何的好法，這們叫座。」那幾個賣飛票的自然又奉承半天，說了幾句：「沒有甚麼？不過孟老板老沒有出來唱，偶一出來，所以大家都當稀稀罕兒。其實現在不論是梅蘭芳，余叔岩，葉了他們的命，也不敢在北平無早或晚，天天出演了。因爲現在聽戲的主兒，不像往前的多！

連荷露生程硯秋都不敢一天一唱，那們一來，居然就給她一個空前絕後呀？」那姨太太見他們說得可哂，不免格格的一陣嬌笑。呂小恭看見這景況，自己這張票，若是多要幾個，或者她不在乎，也可以花得。便學着獅子大開口，不慌不忙的道：「這張票賣給你們可以，不過我是一張三四塊錢，由賣飛票手裏買來的，你們若是僅僅出三塊洋，未免太少了。」那馬弁見他不是不賣，祇是商榷價目，又不無差強人意之處。連忙問道：「你要多少呢？」呂小恭見這是能够要價還價的，便笑了二笑，倍之其數，大言不慚道：「你們太太，若能够花六塊錢，這張戲票我就賣給她，不然的話，我寧可拿它作廢，也是不賣的。」那馬弁見他奇貨可居，高抬票價，也使冷笑一聲道：「你小子真罷了！一張戲票，也值六塊錢，你等等我去問了太太。」呂小恭抗聲答應，那馬弁走到那姨太太跟前，行了一個舉手禮，說了一句：「報告。」又立正道：「票是有了一張，不過賣的貴了，一定非六塊錢不可，給他三塊錢不答應。」那姨太太媚聲媚氣，輕輕啣了一聲道：「這是甚麼賤物兒，一定非抗頭賣大價不可？你叫他來，我和他說。」那馬弁剛一回身，呂小恭恰恰站在他身後，他把身形一閃，笑道：「你和我們太太說罷！」呂小恭這才和這位姨太太打了一個照面，祇見她滿面脂粉，一身狐媚，水伶伶的眼睛，黑真真的眉毛，紅艷艷的嘴唇，白生生的牙齒，真不亞一位八大胡同的班子姑娘。不由身上幾乎酥麻了半邊，期期艾艾，又自一字不吐，說不出話來了。那姨太太起初以為不過充其量，是一個賣飛票的流氓階級，不料上來一瞧，却是一個，西裝革履，堂堂皇

雲，大學生階級的人物。登時反覺臉上一紅，甚麼話也不說了。兩人就在這一剎那之間，都無語對視，沉默了幾秒鐘。到底是那姨太太，看出這位先生的弱點，她笑迷迷的。把嘴唇一抿，頭兒一歪道：「你是賣飛票的麼？你賣的票，怎麼那樣貴法？你想拉主顧不想啊？」呂小恭一聽，這才是冤哉枉也！自己竟成了賣飛票的市僧，因不勝叫屈道：「我本不是賣飛票的，不過你們馬弁來對我講，要買我的票，我現在不聽了，他說給我三塊錢，我是非六塊錢不賣，因為我來的就貴，賣的自然就貴一點。」那姨太太見他說得有理，自己也頗為首肯，伸出一隻手來。笑道：「你要是錦幾排的，拿來我瞧，太往後了，我可不買。」呂小恭遞給了她道：「我自己不說，請你自己去看，值六塊錢不值？」說時，那手一遞，就覺眼前一閃，那姨太太一變手上，又是鑽石手鐲，又是紅藍綠寶石戒指，花花綠綠的，晃得眼睛不由自己，就眩了幾眩。那姨太太接了票去，却笑嘻嘻的看了一看，就把票不交回了。說道：「可不是麼？怪不得你要大價，原來是一張第一排的，我給你六塊錢。」說着，她秋波送媚，所謂無線電報，已向呂小恭一連打了好幾回，弄得他心上熱辣辣的，把甚麼都忘了。祇接連不斷，沒口子的答應道：「你們瞧着辦，我這裏的票，隨便怎麼樣由着你們，要我第二張，也沒有。」那姨太太打開一隻手提的大皮夾，摸了一兩摸，又看一看他，忽然笑了起來道：「這麼辦呢？我的錢都是拾塊錢一張的票子，你有零的麼？」呂小恭身上零票，早已買了飛票，這時也祇剩的都是領下來的月費，五元一張的票子，見她說沒零票，便說道：「這倒巧了！」

我那零的也都買票花掉，現在的錢也都是整票子，你還是派人去換換罷！」那姨太太看看街道旁邊，也着急道：「現在這時候那裏去換呢？」呂小恭再看那街旁時，果然所有的買賣，已然十分之九關門，沒有地方換錢了。因也沒了主意，暗忖自己命中注定，不該有錢，賣這一張票，好容易遇到主顧，還這樣棘手。這當兒，忽然又聽姨太太笑道：「若不然這樣罷！你今天拿一張拾塊錢的去，換了零錢明天再給我送到公館去。我們公館在白廟胡同，你去一趟罷。」呂小恭一聽，這祇要與自己無損，可也就不求甚解，唯唯答應道：「就是啦，你把錢給我罷！」那姨太太就笑着，摸出一張拾元新鈔票，又拿一支自來水筆，在上邊不知寫些甚麼，交付呂小恭道：「你拿這個去罷，我們公館的地址，在上邊寫好了，你瞧，按地址送去沒有錯，聽見了麼？」呂小恭接過來，說了句聽見了。那姨太太又秋波一轉，眼神運得足足的，朝他丟去，才做做一笑，帶着馬奔進去了。呂小恭站在開明門外，却弄了個魂魄蕩然，莫名其妙糊塗，手拿一張拾元鈔票，默默的站着，不亞如手捧「天官賜福」的天官人。換了不知多少時候，始才搖了一搖頭，順着脚步，在馬路上走了不知多遠，電車隆隆的一響，他一抬頭，才曉得是到了西珠市的東口電車站，祇得坐上最末的一輛電車，回到家裏來了。這一天晚上的懊喪，簡直的不必說，第二天是一個星期日，呂小恭越想越不出氣，起來就問老媽子：「小姐到那裏去了？是不是在家？」老媽子出乎意外的，答道：「小姐在家裏呢，在客廳裏正會着客，有一位伍小姐，一位秦小姐，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西裝小夥子，他們說得熱鬧，

或者不久也要出去。」呂小恭聽見說伍小姐，秦小姐，心上不免一動，又聽說還有一個西裝少年，禁不住好奇心勃發，忙忙的問道：「那西裝小夥子是男的麼？」老媽子笑道：「自然是男的了，女的那裏有叫小夥子的？」說完，笑着出去了。呂小恭聽了，心上大為稱奇，暗暗的又發恨，如今的世界，正是一個不平等的世界，男的交一個女朋友都不行，女的却把男的招到家裏來，這真是不知羞恥為何物，荒唐到極點，自己非要管管不可。想到其間，一口氣的跳下床來，穿好衣服，又草草的梳洗已畢，再跑出來，到客廳邊打一盞時，那裏忽然衝出幾聲笑語，接着高跟鞋的勻律聲音，也送入耳際，原來呂小恭已端茶送客，他們幾個人出來了。呂小恭閃到一邊再看，幾個人當中，果然一位是呂小芳，兩位是伍梨琳，秦小姐，一位呢，却出乎情理之外的，正是那位穿西裝的少年了。呂小恭就在這一看之際，他們那已然笑將出去，一直到了門外，待到呂小恭欲求究竟，幾步追出來看時，那幾個人已坐上一輛汽車，捲起一陣灰塵的，跑開去了。呂小芳回來，正和呂小恭碰頭，她却置之不理，祇把頭肩一聳，眼皮搭拉下來，學着那電影中的嘉波表演，一步一聳的，奪路便走。呂小恭一瞧這情形，心說好呀！昨天剛騙了我的兩張票去，今天就視同路人，搭起臭架子來了。便不放她過去，橫着身子一攔。笑道：「妹妹，你要到那裏去？你要到那裏去？」呂小芳吃他一擋，早條的變了臉道：「你這討厭鬼，別在我眼前討人厭，我到那裏去，也不用你問，快快滾開。」呂小恭見妹妹不講情理，三句話不到，張口罵人，也就強硬起來道：「你還橫打鼻梁，

開口來罵我！我問你昨兒晚上，是不是誠心開我的玩笑！那就是你給我約來的女朋友麼？那是我躲都躲不及賽魔王，賽太歲，你騙了我兩張戲票去，還罵我討人厭，你真是不知自重！

「呂小芳見他和自己頂撞，開口也罵起來了，禁不住氣惱萬分，昂一昂頭道：『你講理不講理，你若不是我，爸爸說甚麼，也不放你自由出入，你現在隨便出去，這都是我和爸爸講情，講下來的，要你兩張不值錢的戲票，就抵不過來這一番出的力麼？』呂小恭見妹妹說的，似乎又是一筆不好算的賬，嚥了一口涎沫，再要說時，那呂小芳又簡斷概刮的，說上幾句道：『我還要到三貝子花園去！沒有那多的功夫和你費話，你答應不答應，晚上給我一個答覆，不答應，我去爸爸那裏說一說，再把你自由行動權利撤消，就是了。』呂小芳說完，她乾脆痛快，並不再講，一直的就走進去了。這倒把個呂小恭弄得啼笑皆非，自己想要認真，勢所不許，呂小芳到爸爸處一使壞，自己又不得自由行動，那呂小芳話風透出要到三貝子花園，莫若暫不認真，且去三貝子花園，探探他們的遊踪，倘是她和那西裝少年在一夥，給自已捉住把柄，那麼自己就有本事，也到爸爸面前，告她一狀，讓她也知道自已。想定了，便不在此守立，直回自己的屋裏，忙而又忙的，把身上的衣服，修換整齊，從頭至腳的，整頓利落，縮在屋裏聽着外邊的響動。果然不及半句鐘，那外邊一陣清脆高跟皮鞋響處，呂小芳業已走了出來，嬌聲向那底下人們道：『門口有洋車麼？給我喊一輛去，拉我到青年會旁邊的慧記理髮館。』那底下人是一個愛多說話的，却笑道：『門口沒有洋車了，我去胡同口外

叫罷。小姐不是到三貝子花園麼？剛才怎麼不坐了汽車，和那二位一塊去呢？」又聽見呂小芳不耐煩的聲音道：「你去快叫洋車罷，我這時去懋肥理髮館，是找她們去呀！她們找王金波燙頭髮去了。」那底下人才不多言，一陣脚步聲響，跑出叫洋車去了。呂小恭聽她這話，無疑的是和那伍梨琳秦小姐，以及那位西裝小夥子，一同去逛三貝子花園了！這真是可恨之極！自己的妹妹和人家講自由戀愛，本來有出有入，未可厚非，不過情理難容，自己夢想爲勞，結果都成夢想，未曾實現。如今這西裝小夥子有何德能，居然連伍梨琳秦小姐帶自己妹妹，來一個一箭三鵰，這真個叫欺負到頭上來了，自己若不出馬，誰又能出馬干涉？想着，又聽那底下人在門外大喊了一陣：「洋車洋車。」少停進來報呂小芳，說是洋車已雇停當，於是又聽高跟鞋響了幾響，呂小芳想是走出去了。呂小恭停了一停，也走出來，走到門洞裏，還沒有出門，那門外却一聲汽車笛響，呂小恭穿着袍子馬褂，神氣十足的，就從剛停下的一輛汽車上跳下來。呂小恭看見父親，不敢直衝出去，連忙閃在一旁站立，讓開父親中間路走。那呂小恭今天回來，却興興頭頭的，面有喜色，看見呂小恭出來，他反而站住了，和顏悅色，說道：「小恭，你也出去麼？」呂小恭見父親如此客氣，知他這番出去，必又碰到甚麼喜事了。忙躬身敬答道：「是的，爸爸，我出去玩一玩，今天正是星期日，學校放假，沒有甚麼事。」呂小恭讓欣喜之下，看見玉樹臨風，這大的一個兒子站在眼前，也是高興的，便順手掏出一隻皮夾。笑道：「你的妹妹呢？」呂小恭看見父親掏皮夾，這以自己的經驗而言，

知道父親要破鈔賞錢，先不敢造次，急忙笑道：「妹妹剛出去了，她不在家，爸爸有事情麼？」呂子讓拿出皮夾，掂了一掂，却又放回身上。笑道：「小恭，你跟我來，我們爺兒倆有話說。」呂小恭見父親一掏皮夾，錢還沒有露面，却一下又拿回去了，未免微嫌失望，連忙又笑應一聲，跟着呂子讓走進來。到上房裏，呂子讓脫去了馬褂，露出裏面的藍綢袍，黑毛葛背心，拈了一隻雪茄吸，教呂小恭坐下說話，呂小恭坐下了，他便把頭先一搖，畫了一個圓的圈兒，然後得意着道：「小恭，你可知道，我出去，是到國民銀行，赴宴會去了。我們的錢財，在國民銀行，存放的不下幾十萬，他們春季請客，照例的又到了。那位秦行長昨天打電話來，一定叫出席，我就去敷衍了一下。今天在酒席筵前，大家一談，原來那秦行長和我商量要我入他十萬股本，我知道國民銀行近年來營業平常，不過我是爲你着想，因爲你所學是商科，正該入銀行實習，他們每人十萬元股本，照例是可以荐舉行員的，所以我就答應了。我看你與其上那有名無實的野雞大學，還不如棄儒就商，到銀行裏腳踏實地的幹幾年，運氣來了，幹上經理，比將來升官發財，不是又掙得住多了麼？」呂小恭一心的閒事，見爸爸偏來從從容容的，說這些話，那裏用心去聽，祇笑着說道：「爸爸的命令，我當然聽從的，你瞧着辦，我是沒有意見的。」呂子讓看他並無問題，也喜不可言，於是又摸出皮夾，隨便點出一大疊鈔票，笑道：「你原是這樣聽話才對，我即日就去進行此事，學校裏就退了學罷。這是取出來的小許利息，你們拿這二百元去，分五十給你妹妹，餘下來都是你的。」呂小恭

見了鈔票，眉花眼笑的，簡直什麼都沒有問題了。笑嘻嘻的道：「爸爸賞我的，我這裏收下，那妹妹的呢，她沒有在家，我祇得替她保存着了，她和一個穿西裝的出去了。」呂子讓聽着呂小芳不在家，原是常事，不過一聽那呂小芳陪同穿西裝的出去了，却不由一呆道：「你說甚麼？她和誰出去了？穿西裝的？」呂小恭見爸爸注意起來，就不放棄自己搗亂的原則，就此單刀直入道：「爸爸問那穿西裝的，乃是一個不相識的男人，他和妹妹出去的，全宅的底下人，和我都看見了，他們出去坐了汽車，要到三貝子花園去。」呂子讓一聽這樣說，他倏的把臉就變了。拍案怒道：「你們大家就是一羣混蛋！她是一個小姐，往家裏讓男人，這是甚麼家風了。你不轟她，還不去告訴你媽，讓她去教訓她？」呂小恭見爸爸動怒，自己連忙肅立唯唯，不敢駁辯。那呂子讓的一腔怒火，都燃燒起來，更跳着踢道：「這都是你媽媽養的好女兒，上了中學，要入大學，如今鬧出笑話，把男人居然招到家裏來，豈不等於登門，罵在我面前來？小恭，你去三貝子花園看一看，叫她這無恥的滾回來，我非教訓她一頓不可！」呂小恭聽了這命令，正合己意，忙不迭乾脆答應道：「爸爸交給我沒有錯！我去了，一定叫她回來。」呂子讓想到自己門風，都給他們敗壞了，氣不可當，一翻手，把桌上的花瓶古硯，一齊掀翻於地，摔了個粉碎。喝道：「小恭，你快去快來，我去找你媽算賬，她養的好女兒，把我的家風，毀到如此，我要問她有臉見我沒有？」呂小恭又唯唯的應着，呂子讓轉身進去。呂小恭看着父親怒氣冲天，自己却是欣欣自喜，搗亂的政策，總算成功了。因是把

那二百元鈔票拍了一拍，收起來，邁腿才待出去，忽然裏面又傳出一聲話來，叫道：「少爺，少爺！太太叫你去，你先別走。」呂小恭一聽，正是一個聽差的，氣急敗壞的，追了出來。忙問道：「怎麼啦？你們別嚷嚷！」那聽差的笑道：「你先別走，太太叫你去回話。」呂小恭知道這是東窗事發，自己的母親也要問詢，自己居心無愧，怕她何來。忙又跑進內院，看那呂太太一個人在上房坐着，嗚嗚的痛哭，呂子讓站在地上，吹氣冒烟，正在大肆喊叫着，連聲道罵：「你這賤人養的女兒太好了！把我的門風敗壞到家，小恭來了，你自己問他。」吳太太擡起頭來，滿面淚痕的，向呂小恭嘆道：「這都是我的不好，養出這等敗壞門庭的女兒，事到如今，我也無可埋怨，祇得看事做事。小恭，那西裝小夥子，究竟是甚麼樣兒，和我們的小姐匹配不匹配呢？」呂小恭一聽這話，心說要壞，自己莫非又要扳磚碰腳，搗亂的結果，反而促成人家的一段因緣？那可是於心不甘！便正色道：「母親且聽我說，妹妹在外行動，我是一個做哥哥的，不敢多所指摘。祇說那些小報上頭，常常登她的小新聞，永遠冠上一個校花的稱呼，就可見一斑了！今天她和兩位女的，還有一位西裝男人，在家歡談，那是無可諱言的，母親若問詳情，可以叫聽差來問，他們目覩眼見，說的一定比我詳細。」呂太太果然又叫來聽差，問他們道：「今天小姐在客廳接待的西裝男人，你們一定看見了！她是甚麼樣子？你們對我說一說。」那聽差們見呂太太問到這節，大家面目相覷，都不好意思的說。呂太太一問再問之下，始有一個大胆的聽差，笑了一笑道：「太太若問那位的樣子，也和

咱們大少爺差不多，而且身軀矮小一些，臉上還更白皙，帶着潤美公子肉淚痕，年歲也不過十八九，至少出不了二十，是一位非常體面的少爺。」呂太太一聽這種說法，業已且哭爲笑，堆下一臉的歡容來，裂一裂嘴唇，笑道：「這樣說來，那位少年，倒不是一個專門勾引良家婦女，拆白黨一流的人物了！這還算罷了！我現在終朝每日所掛懷的，無非你們二人的婚姻問題。我願意小恭早有個伴侶，我好抱抱孫子，小芳呢，也早早有個如意郎君，我打發出去。看這位少爺，如果真是一位有根有派的人家，我們不如將差就錯，成全了他們二人的好事，也是一件功德之事。」呂太太說着，又連連點頭咂嘴，自以爲然的，說是很對很對，我就是這個主意！呂小恭見母親未問詳細，先打主意，自己非常着急！以爲這事又要弄糟，母親是專門成人之美的，這一回倘再像那老媽聽差的例子，那麼自己真要氣死了！於是連忙插言道：「母親這主義打錯了！妹妹在外亂交，已是與家風有礙，而况母親又不得父親的許可，此事究竟能辦不能辦，還要父親做主才對。」呂太太再看看那呂予讓時，祇見他鐵青着面孔，一聲不響，丟一丟手，就退往後面去了。呂太太不得主意，又問呂小恭道：「小恭，你看你爸爸的意思如何？他是不是能够答應你妹妹的親事？」呂小恭祇微微哂道：「爸爸是治家人，他向不主張自由戀愛，我看他當然是不大贊成的。」呂太太遲疑了片響，一挺身站起來，說道：「我去看清楚了再說，小恭，你先去叫汽車夫預備開車，我們母子到三貝子花園，看一看這位少爺。別人說話，究不如我去看了妥實，他若是個書香的子弟，自然好辦，倘他是

一個不三不四的兒郎，那我連我們的小姐，都要責罰。整頓我們的家風。」呂小恭見母親說的，倒好有一比，比做那三國志上的吳國太甘肅寺相親，自己的母親，好比吳國太，妹妹自然是孫夫人，而自己當然是孫權，那西裝少年，簡直就是劉備的第二，不過若是讓自己賠了夫人又折兵，未免大不甘心！馬上就阻止道：「母親何必如此，父親業已派出我，讓我去三貝子花園，找着他們，喊她回來，母親不必担心，我叫回她來，由父親教訓，也就是了！」呂太太意旨堅定，那裏肯聽別人的話，祇是催道：「小恭，你不必和我說別的，這是我們小姐的終身大事，豈能草草率率，任她自己去做主，亂交男友，我必須去看了，而後好參加意見，是好的，就給他們訂定婚約，完成她一生大事，是不好的，我也有權，給他們打散了，讓小姐和他斷絕，我怎麼能够不親自去？快快教車夫開車，我自自道理。」呂小恭見呂太太一定堅持成見，自己也想開了，去了是好的，自己無法，送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在妹妹面前，就說是來成全她的好事，是不好的，也祇說是母親的高興，與自己無涉，所謂聽天由命便了！於是不再阻撓，祇答應着，跑出來告訴汽車夫，開出汽車，在門外等候，那呂太太年紀雖尚不滿五旬，不過她這一出門，就費了事，渾身上下，都整理更換，臉上也新從洗過，擦了一層雪花粉，扶着一名使喚丫頭，帶着一個老媽，出來天就不早，及至和呂小恭坐上汽車，跑到三貝子花園的時候，已然是下午了。買票進門，老媽子丫頭攙扶着呂太太走了不遠，呂小恭緊緊跟隨在側，那呂太太東瞧西望的，見那遊春的男女，東一對西一對的，委實難以自

數，也不知自己女兒和姑爺究竟在何處。便問呂小恭道：「小恭，你妹妹在什麼地方呢？你領着我們去找她呀！」呂小恭一聽，這才是真正正經，成了問道於盲了。就也笑道：「母親請不必着急，我們這不是已經來詢，事情就好辦了。他們在三貝子花園，那是沒有錯，可是我們也要找一找他們，一進門那能知道他們在甚麼地方？必須繞幾個彎，才能找着他們呢？」呂太太聽着那丫頭，走了幾段路，就累得吁吁作喘，笑道：「這就不好辦了！他們在那裏，我們不知道，難道還讓我們繞到天黑？這三貝子花園地方大着呢！我們要想找人，却也不容易！」呂小恭竟母親有得意，自己有心思事人，一半也是怕母親真個碰見了那西裝少年，弄假成真。就笑道：「母親何必急急要來的，不是我沒有懶，我懶了半天，母親却要來，來了找不到，還不如不來，我們或者跑去睡好。」呂太太却又不聽他的，把精神振了一振，挺起身子，扶着小丫頭就走。說道：「你不用又來勸我回去，我還是可走走，若是找不見他們，也只好落了回去，再尋那西裝少年。」母親的精神，倒像是甚麼探險團，不達目的，誓不能休。我們今天就作鴉來探險，但願得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我的責任也可卸開了。呂太太也不懂他的語意，祇是一勁的往前走，進門不很遠，就是那動物園了。呂太太看着那猴子狗熊等動物，非常好玩，另一隅石柵欄內的大象，也在探頭捲鼻，向外張望。幾個漂亮密斯，全是新燙的髮，大家圍着，爭購那枯草捆，丟進喂牠吃。呂太太一見，慈悲之念頓起，嘆口氣道：「人家都說，惟有人，才會造孽，如今真是不假，你們看這大象，平白無故，給人囚起來

不放心，它真是可憐極了！」嘆聲未已，呂小恭忽然驚叫道：「母親你看那人是誰，那不就是我的妹妹小芳麼？」呂太太聽着，也是一驚，急去注目時，祇見那幾位漂亮富斯之中，夾雜着一位西裝少年，可惜都是背影，看不見面目。便喜道：「小恭，你去看看，叫他們過來。」說罷，呂太太也等不得了，三步兩步的追過去，呂小恭也搶步直前，開口叫道：「妹妹！你看，母親在這裏咧！」那呂小芳和幾位朋友，玩得正在得趣，誰也料不到呂小恭請了老太太來。及至聞聲回首，那呂小芳却大吃一驚，忙忙的就跑過來。叫了一聲媽，說道：「你怎麼和哥哥也逛來了？我還沒有看見呢！」那呂太太老眼雖然昏花，可是到這時候，眨了幾眨，却異常清爽，早已看見那邊幾個女人中，攙雜着一位穿西裝的美少年，真個是面如敷粉，唇若塗朱，眉似遠山，目含秋水，十二分的俊俏，登時滿面堆下笑來。把頭晃了一晃，微微笑道：「小芳，你們來了半天麼？我今天早起不知怎的，忽然高興了，想到城外玩玩，這也是一舉兩得，十分湊巧的事！」說畢，把她的眼睛看着呂小芳，面皮上浮出一層神祕的微笑，彷彿就是兩相心照，盡在不言中了。那呂小恭隨侍在側，却又裝出十分恭順的模樣。朝呂小芳笑道：「這都是母親的一時高興，今天一定要我陪着來！你們幾個偏偏在此，也可謂無巧不巧了。」說完這話，他故意將眼皮擠了一擠，那意思就是告訴呂小芳要小心了，打點了！呂小芳突然和他們相遇，又見這番鬼祟面孔，着實不知所以，才待想着甚麼要說，那呂太太却攘臂直前，朝那邊走去。笑道：「小芳，這幾位是你的同學和朋友麼？我卻沒有見

過，你去領我見一見，我看看她們。」呂小芳尚不知其中另有緣故，見母親與致甚高，便趨前向幾位介紹道：「請你們幾位見過，這位是我的母親，今天和我哥哥來的，大家無心碰頭，非常湊巧。那幾位就是秦小姐，伍梨琳和那位穿西裝的少年了。大家聽到呂小芳介紹，都朝呂太太一鞠躬，叫聲伯母，問問伯母安好。呂太太不注意別人，把全副精神，都用在西裝少年身上，祇迷着眼睛，把她渾身上下打量過來，又打量過去，好像鑒賞甚麼古玩一般，這就應了北平的一句民間流傳的俗語，是甚麼？「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愛！」祇看得那西裝少年心裏發毛，那秦小姐等人，也都暗暗嗤笑，呂小恭却捏起一把汗，暗叫糟糕，這事情真要成了吳國太甘露寺相親，自己眼兒得賠了夫人又折兵！那呂太太才點頭唯唯，噴噴了兩聲道：「這位少爺，是維家的公子？好一副體面的像貌！今年多大年歲了？甚麼日子，甚麼時辰生的？一向在甚麼學校讀書？家中父母大約誰在？看你兩眉彎彎，必主兄弟二三，姊妹也必不少！你們府上那裏？是不是本地的人氏？」呂太太這一套話，發諸肺腑，的確是相親的必問的話。但是那西裝少年聽了，却笑也笑不出來，拿一塊小花綢手絹，遮住嘴唇，祇望着呂小芳不響。呂小芳知道母親把這件事有些纏錯，她看了那少年的一身西裝，也笑了道：「媽，你看錯了！這位不是一位少爺，她是一位小姐，和我一塊，在燕西大學讀書，名字叫做鄭蕙蓮，她從小家裏養的嬌，所以一生下就穿男子衣服，父母當作男子養育，母親，你看她穿着西裝，誤認作少爺，這也難怪！就是別人，看她一頭短髮，顯得光亮，一身西裝，

鄭得家裏，也常常以他爲男子，我們同他一起出來。還換着十身的嫌疑呢！這話說得呂小
 燕、呂太太不約而同。一齊大詫！那穿男人西裝的鄭慧蓮，却粉面烘的飛起兩朵紅雲，張着一
 隻手，趕着呂小芳要打。吐出嬌滴滴的聲音，笑罵道：「小芳，你多嘴多舌，甚麼話都要說，
 在你們老太太眼前，還不知檢點甚麼嫌疑呢？你說你說！」那呂小芳在呂太太身後，躲
 着，連連笑着告饒，說道：「密爾鄭，我再不敢多說了！我再不敢多說了！你饒了我罷！」
 她兩個一鬧，這還有何疑問，簡直把這秘密，整個的揭穿。那呂小燕於失望中，帶着一個幸
 運的感覺，暗暗嘆了口氣，那呂太太卻訝然道：「你們這些位女學生們，可真是了不得，而
 又不得了！一個好好的女人，怎麼都要穿起男人衣服來？假如街上的女人們，都照鄭小姐這
 樣，那不是連男帶女，都混雜不分了麼？」呂太太歲數大了，喜說直爽言語，却弄得鄭慧蓮
 聽着不大得勁，還是追着呂小芳，圍着呂太太亂轉，嘻嘻哈哈的，兩人連笑帶鬧，亂做一處。
 那呂小芳跑着就央求呂太太道：「媽，你說一句話，她就饒了我啦！你說一句：我請鄭小
 姐在幽風堂喝茶吃飯，她就不追我了。」呂太太到此，看着她們幾個，自己一個長輩，安得
 辭脫東道？便笑道：「鄭小姐，你們別鬧了！我們就到幽風堂坐一坐，大家玩玩。」那鄭慧
 蓮才不追呂小芳了，收住腳步，喘着笑道：「今天先不和你算這筆賬，明天上了學再說！」
 秦小姐和伍梨琳二人也上前來，笑道：「來呀！我們都陪着呂伯母，大家慢慢的走，到幽風
 堂去啦！」於是她們在呂太太左右，就向動物園外走下來。呂小燕看了這回事，鬧到結果，

「這孩子一個原來如此！自己好生沒有意思，同行既有伍梨琳柔小姐，又有自己母親妹妹，還是見機而作，急流勇退的爲是。」趁機向呂太太聲述，「說是有她們姊妹陪伴母親，總可以不致寂寞，勝於我多少倍，我回去快快報告父親知道，也好教他放一點心，我不陪伴母親了。」那呂太太喜喜歡歡的。原本打算大家來一個空前大聚會，在幽風堂好生快樂一下，那不想呂小恭拆台主義，先不去了。禁不住臉子一板道：「小恭，你是怎麼了？我和大家都到幽風堂去，你倒先想回去，這個讓大家都掃興呢！」那呂小恭由今天母親的突然而來，已可猜出一半，是這位呂小恭哥哥，又在其中做了鬼，不過骨子裏究竟如何，尚在不得而知，見呂太太不自相留，自己願不贊成。忙笑道：「母親，你不要管那哥哥，教他回去罷！我們大家不很願意和男子在一起，誰又願意有他來陪襯着，我們大家都不能隨便？」呂小恭一聽妹妹這回却順從己意，幫着自己說起話來，也不由好笑。說道：「就是這樣說法，我也是不願意和你們小姐們在一起，講事不隨便，我們就此兩便最好！」呂太太噙着一張嘴，格格格的，笑了起來，聲音都打着顫顫說道：「你們瞧，這可怎麼好！我看你們雖然打扮都時髦，說起話來，簡直比我這老木木，還特別頑固。看着你們，那裏像甚麼摩登人物，真彷彿入土半截，已將廢本了。也罷，小恭，你去罷。」呂小恭得了母親的允諾，這才笑嘻嘻的，鞠了鞠躬，又和呂小恭一班女學生依次點了點頭，一個人回身出來。走了不幾步，那邊又傳來幾聲笑聲，大概是她們那裏講笑着自己好笑。呂小恭憐不忍聞，急急的出來，也不坐汽車，一直的雇

洋車，避了西直門，來到家裏。這一段路程，也不能够說近，一前一往，不下廿來里路，呂小恭在路上想着又是驚奇，又是懊喪，甚麼稀奇古怪的事兒，全教自己碰上了。後來回到家裏，他祇有縮到自己房間內，不敢出面。晚飯時爲了吃飯，不得不出來了，當然照例和父親呂子讓同桌。那呂子讓於拈箸捧碗之餘，驀然見到呂小恭，就問道：「你爲甚麼先回來了？你不是和你母親一起，到三貝子花園去了？她們怎不回來？」呂小恭正是一心的難過，無處去訴，見父親提及，也便據實以答道：「她們是個人，一見我母親，都很投緣對勁，所以她們不肯一下就回來。大約是要在廳風堂坐坐，吃了晚飯再來，我是先回來的。」呂子讓心裏也在掛念着此事，見兒子的說語，眼兒得有所成就，才投緣對勁，而至於吃飯！禁不住氣滿胸腔，把筷箸和碗都往桌上放，恨恨的道：「這都是你這小奴才嘴太快了！眼見你妹妹同了西裝少年交朋友，不應當在我面前，一下挑明了，惹得我告訴你母親，你母親素來多行好事的，不但不加責備女兒！反要成全了他們的好事！你想想看，我這樣禮樂家庭，詩書門第，焉能招這一門女婿，真要活活的，把我氣死！」呂小恭見父親一提此事，飯都吃不下了，知道他是最關心，而且誤會了，連忙解釋道：「父親但請放心，妹妹的那件事情，已經沒有成功的可能了。母親的高興請客，並不是爲的那件事，那西裝少年，已經判明，她是一個女人的喬裝打扮，所爲女扮男裝的。」呂子讓聽得也自一呆，忙又問怎見得是女扮男裝，誰看出來的。呂小恭隨將平日三貝子花園實地情況，道說一番，又笑道：「我所以回來，也就是因爲這

幹事太奇怪了，所以來報告爸爸，請爸爸放心，這件事已然成了勿庸議了。呂子讓聽了，也露分奇詫！想着此事的情節，離奇百分，不覺又寬一寬心，笑道：「這就是了！我的勝氣，你是沒有不曉得的，此事是假的，自然是好，如果是真的，我和你母親打出花紅腦子來，也不能够答應，這正是吾虎女豈配犬子，我是最主張門戶相當，而且最反對你們自由戀愛的，日後你們兩人的終身大事，全要由我一人做主，才能成功，否則我寧可趕你們出去，也不能讓你們在我家裏任意胡來。」呂小恭聽得一陣毛骨悚然，父親是正在高興之下，也不敢說甚麼，祇得連哼也不哼，低頭去吃飯。晚飯才罷，天色已黑，聽差進來一聲報道，說是太太小姐回來了。呂子讓聽說，把身軀一坐，一動也不動，呂小恭是兒子的地位，不得不起身相迎。祇見院中燈影耀煌，呂太太一手攙着小了頭，一手攙着小老媽，後面還跟着呂小芳，笑容滿面，倒進了進來。呂小恭連忙降階以迎，說道：「母親回來了，晚飯在花園吃過了麼？」呂太太一臉上高興，笑着應了一聲：「吃過了。」走進來看見呂子讓在座上呆坐，也不搭理他，祇坐在他對面，笑道：「喝，今天這一頓飯，吃的才叫高興！女兒的親事不成，兒子的親事，却有靈快成了，我說老頭子，你聽見這消息，喜歡也不喜歡？」這一句話來得又很突兀，不但那老頭子呂子讓為之吃驚，就是呂小恭個人，也不禁又驚又喜，不知所以。那呂子讓這才不得不開口，說道：「你這人，老來老妻，我甚麼也不好意思的說你，近來驕狂得不知怎樣了，你老頭子花園裏，業已撲了十個空，甚麼也沒有得到，如何又來轉兒子的念頭？」

中的媽媽，若都是這樣，撞就是，拍拍腦袋算一個，那麼古來也就沒有那曠夫怨女的名詞了。
 齊才剛不，太官到，子讓來，取難自己，他不後相信，自己非常不悅。哼了一聲道：「我找女兒的或
 楚去，如是提空了，就誰敢人家是女的呢？却不想無心中，已然碰上一位理想的少奶奶了。今天
 林嫂剛着而女朋友，有十位素小姐，一位伍小姐，一位鄭小姐，那位鄭小姐女扮男裝，不大
 林對感，而我們先不必提她，只說這位素小姐和伍小姐兩位，真稱得起是姊妹花，不是我們小
 廟能及得了。伍小姐愛舞運動，身體健壯極了；素小姐安靜沉默，真好似戲台上的程硯秋，
 閨房中的水蘭女，這一二位之中，那一位都配得過我們的大少爺。我和我們的小姐商量好了，事
 不宜遲，就果斷託過媒人去一說，事情必有可成。現在要來問問我們的孩子，她們兩位小
 同你，是都看見了，你的年紀也不小了，自己也做口些主，究竟喜歡她們之中的那一位？咱們
 商議一下，好共策進狩啊！呂太太說了一大篇套話，末後把那焦點，放在呂小恭身上，臨
 眼看着他，不辭待着答覆。那呂小恭聽了這話，大索納吃，一盤心說，這還是從個說起，想不
 到母親跑去，西裝少年，是一個女扮男裝，並未給她抓住妹妹的頭處，那還看那兩位，既素小
 姐，所轉起人家的念頭，來了，才覺訝異，若惶悚，大暗暗搖頭，那二位小姐的厲害，自己在這話飯店
 的半夜，已經領教了，且是牙她們，尚有捏着一把汗，且是幾幾心，焉敢妄作非分之想，和她
 調成，就良緣，將她們佔有，焉敢止出，一身冷汗，眼巴巴的，望着父親，祇不敢響。那呂小恭果
 然覺不滿意了，憤憤就轉了地，一曰，根根的道：「你少出主意罷，女兒是你的，我許做不耳

你的主，兒子却是我的，不能由你任與而為，須要聽我的命，我不教他娶，看看他敢不敢答應？你祇看見人家小姐一次，就想把人家娶到家裏來，這真是一相情願，豈有此理的事，你先想想人家能答應麼？」那呂太太見呂子讓從中作梗，自己本來是一心的高興，登時也氣的說不得，說道：「你怎麼又來搭口？我是問兒子願意不願意，誰來要你說話？我和兒子的事，用不着你參加意見！」那呂子讓大氣磅礴，越發大怒道：「我看你們那三個敢不待我同意，給兒子說婚約？我正是有我的辦法！」講完這話，呂子讓站起將身一轉，又丟着手進又內室去了。呂太太看做如此，以自己為然，氣得哭哭啼啼，拍一拍桌案道：「這是怎麼了？那裏來的，一股怨氣，又發幾人發洩了！小孫，你看你爸爸多們不講情理！我剛一搥給你，強羅親事，惹着頭手先發客應了，催連人家是怎麼回事也沒有問，先來說自己不好，這不是安心和自己过不去，找碴生氣麼？」呂太太見父母如此吵吵一陣，自己身邊看着，倒好生可笑，見父親走開了，借機勸着母親道：「母親千萬別生氣了！我父親是一位慎重的人，他自然凡事不主張急進，要從穩健中求，母親是一個急性的人，自然凡事恨不立時能成，依我看，你們二位吵來吵去，結果的最大關鍵，還是在我這一個人身上，我願意才能够定規，我若是不願意的話，誰也代我做不了主意。這話你聽是不是？」呂太太起初聽他說得好好的，都是勸解自己的話，不想和衝動越出範圍之外，等於直接聲明，不得許可，不能够為他提議了。登時也自己發了，說道：「小孫，你這話也是不對呀！你怎麼會能够不願意呢？父母為你

做主，擇的良緣佳配，焉能說是不你的願意，不能夠替你做主呢？」呂小恭見母親頭腦過於簡單，自己不便多談，祇簡而明的，說了幾句道：「母親請想，現在是中華民國了！凡事必須奉公守法，方不愧為民主國的國民。法律上關於婚嫁的規定，人在二十歲以上，得自由擇婚，他人不得限制，母親你想代我做主，選擇婚配，莫非你意圖犯法麼？」那呂太太聽着他的說話，糢糊糊，也可以明白了，大概是反對自己，因為自己是違法了。當時幾乎氣了個倒仰，面色煞白道：「好，小恭，你長大了會和我吵嘴了！我不但是犯法，並且若是鬧大了，你小子還許到那法院裏，告我一狀去呢？你這孩子太好了，我真沒有白養你就完啦！」說時，氣急而喘，呼吸異常短促，坐在那裏，搖頭太息。那呂小芳原來也是鬧起事來，好在旁看熱鬧的主意，及至見母親氣到如此，自己究竟是個女的，天性是偏向母親的，便喝一聲道：「哥哥，你瞧你，把媽氣成這樣了！你還不會少說兩句，給她陪一個禮，快快的站起來。那呂小恭見妹妹也幫着母親說話，不禁怨憤填胸，想着今天之所以如此，也許是她在裏面，又造了甚麼孽！就恨恨的道：「你不要說我！你未從說我，先想想你自己，一個女人家，不說好生上學，偏要在外胡幹，你交的那伍小姐秦小姐，都是甚麼東西！她們有學生之名，無學生之實，簡直在那裏敗壞學風，當學生中的敗類。我呂小恭雖然是一個大學未畢業的學生，可是不日即到銀行走馬上任，當上行員，不幾年光景，我或者就是一位大經理，我那時候，錢也有了，地位也有了，勢力也有了，不用說太太不成問題，就是要想討幾個姨太太

人恐怕都不屑管，一說出話去，就也不知要有多少漂亮女子，比那素小姐伍小姐漂亮一百倍，一千倍的，來趕着嫁我，願着當我的姨太太，我何在乎這幾個黃毛丫頭，你看得我也太不值錢了，爲她們就可以向母親陪禮，這個我辦不到。」這一大篇話，冷諷熱嘲的，不亞如雷而罵那呂小芳，說氣得呂小芳臉頰變色，眼淚在眼圍裏，轉了又轉，恨恨的，對呂太太道：「媽，你聽見沒有？這都是他做哥哥的，對我這做妹妹的說話，他簡直是罵我是甚麼東西上媽，你快快的給我打他罷，他把我們幾個人，一齊都罵苦了！」那呂太太聽他前半截的說話，固然都是攻擊私人，對於呂小芳及她的同學，加以批評，及至聽至那後半截的幾句話，却不禁洋洋乎的，都灌入了耳際，異常爲之動容，不禁拂下一臉的笑來，把適才的一股怒氣，忽然沒有了。不但不幫助女兒打他罵他，反而微點其頭的，連連贊許道：「小恭，這話你說得太對了！我雖然有許多地方，不贊成你，可是對於你這種意念，是非常佩服的！佩服你的，不是別事，乃是人雖然小，却能說出這樣透澈的話來！老實說，現在固然是女權澎湃，一般報紙雜誌，一天到晚，狂喊着甚麼：『男女平權，自由平等，』可是實際上，你再去看，那一個女的，嫁丈夫，不擇有財有勢有地位的嫁？那一個男的討太太，不擇漂亮年輕的討？所以那些話，也不過當作紙上空談，說說就罷了！我給你極力張羅親事的原因，不過是爲了你年紀一天比一天大，再不給你尋個相當的伴侶，就要有人罵我爲不辦正經事了！你自己既然想得開，知道女人是好玩的，祇要有錢，休說一個太太，即說你要娶個三妻四妾，都有

人攔着了來跟你，那我這裏又圖甚麼苦口婆心，來爲你多管閒事呢？你自己瞧着辦，願意，我就爲你進行，不願意，我就不管你的閒事了。」那呂小恭見母親給自己無心間的一句話，居然放下屠刀，拂手不管，立刻又喜不可言，朝呂太太起立鞠躬，笑道：「母親能諒解兒子的苦衷，我對於別的，全都可以將就，惟獨對於這婚姻二字，立志須要將來得有金錢，地位的勞力，才能够娶。我現在對於世界上的女人，簡直就算看穿，隨便你是王八兔子賊，祇要你自己有錢，能够供她的揮霍，出風頭，不論你是怎麼樣，她們都可以嫁給你，衣服貼貼的，給你使喚，哄你高興。否則你一文不名，或是一個大少爺，她們便要看不起，而將你加以種種侮辱，戲弄，也不教你近她們身旁一步，這種女人，我着也看够了。」這話更說得呂太太深以爲然，抿着嘴唇笑笑也不來，祇遠遠帶着道：「小恭，你說的真對極了！我不知道你這般明白，今天在三貝子花園，你對於那些女人的情形，給我一看，我已經知道，你的確是一個好人，比我這老太婆，還要加倍頑固，我從此算知道你了，你去罷！」呂太太和呂小恭一說一搭，算是越說越對了勁，那呂小恭呆立一旁，却險些兒氣破肚皮，她哇的一聲，就哭道：「媽，你怎麼不說一句公道話呢？我這女人，也是一個女人呀！他罵了我，就算白罵？我沒有招惹他，爲甚麼他連頓帶挖苦，把我罵成不是東西？」那呂太太祇顧點頭，心裏裏佩服那呂小恭少年老成，以爲以前風傳他有種種有礙風紀的事，全是有人造謠，這呂小恭一哭，她才知道二人的衝突，尙未解決，想起來了。便也不認真，模模糊糊的，笑道：

「你們好兄弟好妹，不要同室操戈，互相一鞠躬，算作完事吧！」呂小恭事到如今，雖負猶榮，而况最後仍是自己精神上的勝利了？便也不多計較，朝那呂小芳躬躬身，退了出來，脚剛一邁出門坎，就聽呂小芳哇哇哇的，哭的勁更足了。

十 好像是不了一回遠東運動會

呂小恭高高興興的，回到自己住的房間裏，坐定了一想，幾乎笑破肚皮，古人所謂玩世不恭，大概是爲自己寫照了。可笑自己今天一篇言不由衷，喪心病狂的鬼話，居然博得母親的信賴了，越可見世界上的女人，總是給男人征服的，就以自己妹妹的聰明狡獪而言，也居然給自己欺侮得到了家，太足出這些天來的怨氣！呂小恭想得心裏服服貼貼的，直好似熨斗剛剛熨過，無處不合適，脫衣躺在床上，唱了一陣夢裏情人，愛我今宵，不知不覺的，心血來潮，就睡去了。翌日晨起，那老媽仍然進來，招呼少爺要上學早早起來，天不早了！呂小恭却換了一張面孔，咳嗽了一聲道：「你說甚麼？這是甚麼話！大爺是從今以後的銀行大經理了！還上得甚麼鳥學校，你從今以後，也應當把少爺的稱呼取消，改叫我爲經理了！」那老媽子雖不深知，風風雨雨的，也聽見了一點，趕忙換了口氣，請了一個安，恭恭敬敬，叫了他一聲經理，笑道：「經理先生，我這裏給你道喜啦！您當了銀行經理，我也要連帶沾光了！」呂小恭這才笑微微的，起身整理梳洗，那老媽却守在跟前不去了，直到他穿上一身西

裝，她伸了一隻手出來。笑道：「少爺，不是，經理！我們給您道了會子壽，你開開貴手，賞我們兩個道喜錢吧！」呂小恭一聽，這才是一竹槓敲上了，自己經理架子，已然擺出來，一時拆不開去，沒奈何，掏出一塊錢來，擲給她，那老媽子才道了謝出去了。呂小恭花了一塊錢，聽了兩聲經理，也不由得好笑，收拾得身上整齊，一個人跑到上房，來見父親，那呂子讓却正好在上房的，拿算盤計算着銀行的賬簿摺據，瞪着兩隻眼，彷彿惡狠狠，要把那些東西吞下肚去的光景。呂小恭一見，知道父親的脾氣，別的不要緊，惟有銀行這一點存款，和公司股票，那簡直是他的命一樣，計算起來，甚麼也顧不得，最忌諱有人在旁說話的，因不聲不響，恭敬着侍立一旁，靜待那呂子讓，算到一段落，再作道理。那呂子讓這回大概是算他的一本老賬，着實費了事，由始至終，直直的費了兩個多鐘頭的時光，他才把那算盤拋開，往椅背上一靠，喘了一口氣，偶抬頭看見了呂小恭，不由一驚道：「小恭，你幾時來的？我怎麼不曉得？你站了多少時候？」呂小恭站的兩條腿都發了酸，兀自抱定貫徹始終的主義，不肯屈服落坐，給父親一問，他才笑道：「爸爸，我站了兩個多鐘頭了！我是來請問父親，銀行裏要幾時去，看見爸爸算賬，不敢驚動，故爾站到現在。」那呂子讓一聽，這也够可笑的了！且不聽他的，先問他昨天的親事如何？那呂小恭更覺得得意了，一字不遺的，把昨天和珥彌妹說的話，都講給他聽了，並且還瞞心昧己的，補充道：「爸爸，您聽我說的不好？我說是非要得着爸爸做主，我才能够要，否則雖美似天仙，我亦不動心。」爸爸您沒

有聽我母親講給您聽麼？」呂子讓本來聽得是樂嘻嘻的，聽到後來，却又把臉子一板，拍一拍桌案道：「你還提你母親做甚！我昨天一夜，也沒有和她說話，那老東西可惡極了！」呂小恭不當心又提到矮處上，趕緊笑道：「爸爸說的是，我從此不提了！」那呂子讓摸着鬍鬚，自己想了一想，又微微的笑了。說道：「你倒是個熱心的孩子，聽見給你銀行裏找職業，馬上就催了下來，其志可嘉，其愚不可及！你也不想，連入股帶介紹你入行，起碼要費天功夫，那不是幾句話能辦的，至少也要等幾天呀！」呂小恭見父親說來，非常和氣，便又安心敲他一下，因笑道：「爸爸說的也是，學校上課，我是不去了，不過我有必要到那學校裏，求校方寫幾封介紹函，派我先去銀行裏參觀一下，以便作自己將來辦事的參考，爸爸你看如何？」呂子讓一聽，也又笑了，說道：「那還有不許可麼？你自己敏而好學，當然是不恥下問才對呀！」呂小恭便又提出要錢的問題來，請爸爸破一破鈔，拿幾十元錢，再做一套西裝，買幾本銀行書籍，先研究一下。呂子讓不稍遲疑的，一下就給了他一百元，呂小恭放在腰裏，歡歡喜喜的，出門來，身上有了這多錢，又不知怎樣好了！暗想自己有錢是有錢，祇欠一位女人，陪同自己花，僅僅一個人，有錢花了，又有甚麼趣味？想到這裏，一顆心漸漸的浮動起來，終於不知所云的，信步出了家門，又跑到中山公園來了。呂小恭一個人到了公園，悠悠自得的，兜上兩個圈子，禮拜一沒有甚麼好看，桃花開過去，丁香花開得一簇白，一簇紅的，清香撲鼻，中人欲醉，然而，這都不是呂小恭所需要的，視為漠然，呂小恭所

需要納，傳僅過一個女人罷了。所以他就感覺到沒甚麼好看者，也不過沒有好看的女人而已。這溜溜繞繞着。再拍拍腰間的錢，覺着有些索然無味！兩個圈子兜完了。他就要出來，已然走出園門了，忽然園門外飛來一輛汽車，車門開處，跳下兩個花嬌柳媚，粉裝玉琢的美人兒，身後跟定了兩名馬弁，眼前一晃，就走了過去。呂小恭看那女人的半張臉，在跟前倏地閃閃，眉目之間，異常的嫵熟，正想不起在那裏見過。那女人却忽然一回頭，定睛看一看他，喊了一聲道：「魯魯先生，你不是前天晚上在開明前勸我飛黃騰天麼？」那呂小恭給他歡喜得，忽地就想起來了。立刻揮手要請他出來，那講書的紳士自己看了看上邊，寫的却是白廟胡同八百四十號師長張太太。自己原本就無誠心，所以接來筆，並沒有發言，於第二天到她宅裏去掉換鈔票，便笑了一笑道：「對！對！張太太我還沒有到你府裏去。這張鈔票，還在這裏放着呢。那張姨太太聽說，又看了看他手裏的鈔票，登時撇着嘴，笑了一笑道：「就是說呢！我問了好幾間門房，都說沒有見你的面，你怎麼不去呢？來，你跟我來，我請換給你。」呂小恭方在遲遲未決，那張姨太太已揮手令馬弁走開，又說道：「這就別看着你們！你們上車，等我出來再伺候。」馬弁答應走開了。張姨太太就舉他一眼，洋洋的說道：「來，你跟我進來，我換給你錢。」呂小恭見她把馬弁首先遣去，自己的心，似乎放開多了！傳快想，她又走進園門，張姨太太在前邊，進了中山公園，卻不在西走，一道的向東邊而下走來。這邊是行健會的會址，除了一個噴水池，太早起有人打網球練拳之外，全是難得有人

先走到這裏的。呂小燕眼邊轉轉，走到廊子盡頭，差不多快到了來李雨軒，那張姨太太脚步也不停
此處，離不待心中過萬小膽道：「張太太？你這是在這裏？這不是越走越遠了麼？」那張姨太太
張太太也不回言，一氣兒往那今兩拜走去。呂小燕事到如今，不便中止，也懶得她走過去。那張
姨太太真個跟進來了，這才怕了王副廳頭，怕合意，把那張姨太太拉上。笑着請呂小燕坐
下。道：「你先請坐呀。是我的算道，請你在這裏坐一坐，你倒不能不賞臉了。你看看，這大廳裏
沒有別人，這裏面，或請別人說話，請別人怕有人怕，只怕有人看，只怕要便宜也沒有。」呂小
燕見張姨太太居心極毒，自己原委，看她的動靜，便知與舊情上這時候同他漸漸接近了，似
乎不以為然的，漸漸就把胆放大。看着她的「面花容母親，也不樂心上動了美談，笑通了一可
不是麼？這地方可不偏，幸爾今天沒有差會，若是有差會，二可就不需說了。我們趕得也真沒
巧呢。」張姨太太說得順從自若，方必更覺高興。左右兩頭一顧盼，那西面張家打聽了中
報，問些甚麼東西，便便交機茶，拿茶看那茶，茶色都雪白，捧一盤，說道：「我不
必掉換，照樣來它一餐。」那兩意又把茶牌，舉到呂小燕這邊來。呂小燕見張姨太太的意思
少是要吃起大菜來，弄得自己也管不着，拿茶牌，舉到張姨太太的桌邊，張姨太太的茶牌又
舉着張姨太太，若着臉兒，笑着舉出，張姨太太的臉兒，舉着張姨太太的臉兒。那裏價我倒
不好意思收了，這張十元鈔票，談不到掉換，可請你收回去。張姨太太聽了，道：「張姨太太
不好意思收了，這張十元鈔票，談不到掉換，可請你收回去。張姨太太聽了，道：「張姨太太

章 好像是下了一回東運動會

二五九

想想着，我今天，一元多錢，一客的大菜都請你吃了，還在乎這區區的二價不三價？你趁早不要提了罷！我們以後的日子長着，告訴你說，照這樣，可不成呀！」呂小恭吃這一頓，笑得笑無話說，那張姨太太又拿粉紙揩揩面孔，拿個扇搥搥臉頰，對他微微一笑，說道：「我說你這位學生大爺，我和你總算見了兩面，本相是有了這財之好，而且又被你坐在一堆吃飯子，我問問你，你姓甚名高？家住何方，以及所肄業的學校，都還沒有問你呢，你就告訴我呀！」呂小恭看她態度異常，立刻湊湊湊湊，自己和她面面相覷，覺得心難搖搖的，簡直就不克口持了。她強把面目的姓名，以及家住的地方，及肄業的學校，都告訴她。那張姨太太聽罷，舌也黏了點，笑道：「這樣說來，你原來也是一個世家子弟，我們這種認識，在世家的人們看，是不合禮法的，是應該避嫌的。你應當守一點禮節，不要以爲佔便宜，而去告訴別人，這道理你懂麼？」說時，把腳底下的薄跟皮鞋伸過去，連鞋帶，呂小恭脚上扣兩下，張姨太太之深，呂小恭是一個甚麼人，這種風情月意，如何能不懂？他便自認爲佔着了便宜，被笑風生的，和那張姨太太鬧遊戲，彼此推搡送抱，合說心懷。一頓酒，只由他吃到了水果咖啡，毫不寂寞的過去了。酒罷了，當然是那張姨太太會飯，兩個尺出，本會飯，軒又沿着長廊，走到松園，門前來到，到了那門門口，張姨太太却忽然地脚多一停，印了一昂頭，用眼鏡了。一線小恭，笑道：「你怎麼不響的？怎麼走到這裏來了？這不是要出大去了麼？我的汽車馬車都駛外邊等着呢！」呂小恭吃完了飯，頭以爲要走了，及至張姨太太

便當呢？」張姨太太止步不前，把她的粉頭，一左一右的，慢慢的擺上幾擺，很不願意的樣子，說道：「不行，我不坐家裏的汽車了，我們回去罷，不要出這前門，我們往後繞幾繞。」呂小恭吃了人家的飯，祇得依着她，又和她往回走來。到了社稷壇後面，張姨太太却沿着河邊，一連跑走上中街公園後門的那小橋上。呂小恭莫名其妙，跟她走上前來，隨口又問道：「這橋是木的，祇可是要出去？這鬼到了後門呢？」張姨太太走到木板橋中間了，給他一問，馬上又站住了，手扶着橋欄，往下看看那融化未久的一池春水，出了出神，隨又把頭扭回來。呆呆的看着他，問道：「你曉什麼呢？」呂小恭見她沒有聽見，祇得再說一遍道：「這是到了後門了！你是不是要出去呢？」張姨太太聽了，忽然噗嗤一笑，兩隻手叉着腰，秋波流媚的斜視了他一眼，說道：「是呀！我要出去了，你怎麼樣？還溜一溜，還是一同出去？」呂小恭尙測不透她的心意，這在自己倒是兩可，於是笑道：「我出去也可以，不出去，也可以。」那張姨太太把手擺弄着衣襟，又抬頭溜了他一眼，把手對他一招道：「如此你就來罷，我帶你到一個地方，隨便玩一玩，我想你是會不去的，跟我來罷。」呂小恭隨她一招，就跟她出來，那張姨太太到了門外，叫洋車夫拉到東長安街電話飯店，呂小恭一聽，心下明白了，那電話飯店是自己的熟地方，她要在那裏去，這未免是班門弄斧了。當下不說話，坐上一輛洋車，和她一前一後的，跑到電話飯店。那電話飯店西廡，見了呂小恭，是一次廟頭主顧。

早記不甚清了，見了張姨太太，却笑逐顏開，羣起歡迎道：「張太太，您來啦！今年不開少號房呢？」張姨太太祇笑微微的，說了兩個字：「照舊。」那西意便又嬉笑着打量了呂小恭一眼，帶她們穿過一條樓道，到後邊的一間房門外，轉門讓她們入內。呂小恭一看這位張姨太太，電話飯店如此之熱，早就呆了，及至見這間的大小，竟和自己上回同泰任二位小姐來開的，不相上下，更是爲之咋舌。一進門先騰地在沙發上坐下了，兩邊張了「張，笑道：「這房間還不壞！」那張姨太太祇用眼睛一瞟他，一聲也不響。兩意端着一壺茶進來，既不招呼他們寫循環表簿，也不讓她們先付房金，斟了兩杯茶，說了一聲：「張太太吃茶。」就出去了。呂小恭一見，更足證張姨太太在此之熱，自己祇有納悶不置。那張姨太太是一個開房間的慣家子，她到了飯店，就如回到了自己的家裏一樣，不想把頭上生出的裝飾品，一齊都卸下去了，就是身上的長衣服，也都脫下去，試穿着那短小衣服，取出自己隨身的化粧品，對着那梳粧台的鏡子，重新修飾一回。弄得粉香四溢，肉氣噴鼻，稍伶伶的幾步，走來呂小恭的對面，輪來一張小椅子坐了。再彎腰掀開那床旁小立櫃的門，摸出一雙草編的拖鞋來，脫去高跟鞋，換上那拖鞋，踏在地上。再抬了豬頭，看見呂小恭光着兩隻眼，正望着自己的腳，便嫣然一笑道：「少爺，你在這兒聽甚麼呢？」呂小恭給她鬧得臉皮薄起來，反不好意思，可當忙收轉兩隻惡狼似的眼，訛笑道：「我沒有看甚麼，我是看這房間真不壞，住在這裏頭，再舒服沒有了。」張姨太太拍手着腳的，故意賣着她的風騷姿態，笑着道：「你說這房間不壞

我這不大滿意呢！你可知道，這房間就是沒有浴室，要洗澡，還須要到公共的浴室去，這就差着一層，太不方便了。」呂小恭聽了這話，派頭太大了，不強笑道：「普通開房間玩玩，要浴室幹什麼呢？又不是長遠住在這裏，至多也不過是一兩天的主顧罷！」張姨太太聽了，却把手一搔鬢角，揚了揚脾氣，微微笑道：「你既是明白開房間是玩玩，那你就不要緊的事，你與浴室無關哪！像今天你不洗澡，我就說出甚麼來，也不要你的，這是一件很要緊的事，你若忽略了，那就不對了！」呂小恭聽了這樣肉麻的話，早已六神無主，怪可的，祇剩了裂着一張大嘴，哈哈的傻笑。兩人鬧了一會，終於那張姨太太的督催，呂小恭模模糊糊的，到那公共浴室裏，洗了一洗。穿着一件毛巾布的浴衣，手裏拿着那皮鞋西裝，懶洋洋的回來，房間的門是關着的，却望見門上玻璃窗，電燈照得雪亮，照的敲一敲門板，聽見裏面有人應聲，一推門便走了進來。却不防腳踏進房門，那房間內却是空空的，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張姨太太不知到那裏去了。呂小恭看這房間，寂然無人，不由嘆了一聲，這當兒，身後忽嗚嗚有人一笑，接着拍地一聲響，電燈開關閉處，房內的電燈，霍地就滿屋漆黑，呂小恭嚇得又呀了一聲，那房門却彷彿鬧鬼，拍地一聲，就關上了，接着嘩的一聲響，把房門上的小鎖，也隨着扣上。呂小恭慌得一回身，祇覺着迎面熱騰騰，香噴噴，彷彿一條蟒蛇般，撲在自己身上，把身體纏繞起來，連口氣也喘不過來了。這一夜的呂小恭，簡直恍恍惚惚，昏昏沉沉，莫名其妙。直彷彿身體經過一番電氣治療，千骸萬孔，都舒適麻木，置身於雲

端之內天亮了，反而沉沉的睡熟，這一覺醒來，就算晚了。房間仍是空空如也不說，那太陽光照在窗帘上，把半間屋子，都映成通紅，分明是將近午牌。呂小恭霍地坐起來恍恍惚忽，還記得昨夜一星半點的斷寒零雨，愉快迷離的，定了半天的神，自己不知是笑，也不知是怎樣。就這樣怔了些時，眼睛忽一看那床旁的小立櫃上面，赫然一張字帖，給一隻鑲鑽石的金錫壓着，花上邊放着。吃了一驚，忙去取起一看，鑲石錫是張姨太太隨身之物，不必說了。那字帖上墨蹟淋漓，歪歪斜斜，寫的却是：

呂少爺

昨天真值得留戀呀！我早起看你睡的很香，不忍再叫醒你了，所以就辭而別了，你可別怪我呀！我這次和你作別，可不一定甚麼時候和你見面，你千萬別往我們公館打電話，因為我們大人不好惹，讓他知道，可不是鬧着玩！我但得功夫，一定打你家的電話約你！

倉卒之間，臨別沒有甚麼贈與，這怎麼辦呢？也能，把我的鑲石錫留一隻給你，由你變賣了，作甚麼用，隨你便！這隻鑲石錫，也值個千八百元，別好東西不值好錢的，讓人家瞧了，要賣一個相當的價錢才好。

這字帖下連名字也沒有署，禿頭文章似的，這樣就完了。呂小恭再看看那鑲石錫，光華燦爛，確是一件珍品，自己想着，暗暗發笑，這難道說，是住自己一夜的報酬？那麼這位張

姨太太簡直是一位女嫖客了，自己又成了甚麼東西呢？想到這裏，拿着那一隻鑽石錶，上眼一熱的，彷彿也紅了半邊。正在這居心有愧的當兒，忽然又聽房門外一陣喧嘩，是那西
覺們的聲音，一個笑着問道：「喂，你們那位，走了沒有呢？」又一個西憲笑道：「沒有走呢
了，他正裏頭睡着呢！够他小子受的！」呂小森不悉聽道這裏，就把腳臂都動了動，果然逼體酸
麻，其好似下了一回遠東運動會。成績如何，雖不自知，可是這競賽的劇烈，也就由此可想
了。因又側耳聽聽，那西憲們還在門外唧唧啾啾的說話，一個又笑道：「這位張太太，也够實
她的德行了！」三天兩天，帶着一個一個，不同樣子的漂亮小夥子來，在這兒開房間，怎麼沒
有一個長遠的，都是一回就完了？」呂小森聽這話，才知道這位張姨太太所以在此地太熱
的原故，不意因為長來驟顯，還特別劇，每次換一個男的，那就差在乎昨天自己乍一進門
，惹得他們那樣注目了。味最酸地這樣，幾天換一個，那裏又有甚麼真情實意？分明是一個
玩弄男性的香女子，那麼她何以要裝模作樣自己帶帶，那一隻鑽石手鐲呢？呂小森正想着不解
，那外邊另一個西憲又笑道：「你還不知道，我却早有耳聞，聽見說了，上一回有人來這裏
開房間叫妹子，一個客人，看見張太太，他進房間就和幾位朋友，談起她來，我在旁邊偷
聽了幾句，你猜怎樣，原來這位張姨太太出來，並不是出於自願，打甚麼野食吃，她却是
受了那位張姨太太的要求，給了她錢，出來這樣辦的。」那西憲聽說，趕緊的就問道：「你說的
張奇祥？」西憲聽着那甘他道：「張奇祥是主人請來的，怎麼見得這位張太太，是他們師長裏她出來的

呢？「呂小恭聽到這裏，自己覺得莫名其妙，心想這裏是甚麼地方，長相是花不不的，怎麼會弄個明白，越弄越下地來，披着一雙草編的拖鞋，接近那層階梯旁，細細的去一聽。這一切耳邊聽了，那兩個面龐正是品姑在門外，一雙一雙，句句都送入口耳，聽那另一個面龐笑道：「你當然不知道，而且還想不測，原來那位深藏不露，原來小公，去日帶方烟癮又大，兒兒不能任了，不過他的膝下，男女孩子都沒有，每日不在那兒兒，所以他的煙太大出來，這模的模存那的存那字，誰能猜出來，他也不過是他們想出來的法子，錯小恭的煙，委自己的煙，這子，可可是他未曾想到，那有甚麼有知，凡是女人，這煙男本了在也公烟上，不用再種在育，像他這位煙本，身子已過入人可去的管子，這煙又這們胡亂下來，這還打算養甚麼孩子，簡直是夢想了，」那面龐說了話不該聽要道：「你這小字倒有種種，我就不知道女人一經這幾個男人，原來就不能生育了，那麼為甚麼養子裏的姑娘，這有人討問去，做張太太呢？」那另一個面龐笑道：「那也不過是既動了，講說兒兒來女的，誰到那地方去接姑娘呢？好人家的姑娘，專有的時候，」說到這裏，那電鈴嗚嗚大響，有人來問，道：「他們誰才沒有了，呂小恭聽了這一番說話，自己這才明白，原來那張太太不是蘇蘇的來和自己開心，却原來內中還有深長的意義，要測測這已來求那的守，這倒也是開所未聞的一件奇事，今天給自己碰上了，因之摸摸那隻鑽石手鐲，暗暗的叫聲慚慚，這個就是自己的代價，怪不得她說是後會無期了！房門外既然沒有聲音了，房裏邊的呂小恭，也就趕快

的散拾衣服，整齊地好了。做房門就走出來。那兩兄弟看見他出來，便都一窩一窩的
 怪笑。呂小恭是這直進他的，問他們一聲：「這房間的錢，張太太付了麼？」那兩兄弟笑道：「已
 付過了！你走可。」呂小恭急急的，陪了他們一雙，這身衣服做活小區裏誰有這身衣服最近
 呂小恭出來，無處可留，先到這地裏留宿，飯館裏吃了一回便飯，把肚子裏填飽了。然後又一
 出來，拿個那雙鞋子，到花園前首的一家金珠店裏，給他們看了一看，說那店裏看了他拿來
 樣的一個漂亮小夥子，戴着這副二隻手錶，這說不定是那兩個相好的贈帶，說不得是知物不
 知價，覺得這副二個便條便條，他不敢放手道：「你這雙手錶，他買去不賣，就送一送，現在他
 鑽在不值錢，請買一點，那裏那裏，所以比不待從前了，從裏買多少錢呢？」呂小恭見
 他一路蛋腰，自己越發不釋，就笑問道：「你看值多少錢，可以買這副手錶，我也可以
 到旁處再賣去。」那店裏不忙不忙的，伸了三根手指頭，送到他笑了。呂小恭以為這手錶
 是三百，這還早一個說貨的，就說：「問他時，那店裏又不肯不忙的，說了二句話，上上三三三三
 。」這一句三三三三，幾幾乎把呂小恭的肝脾氣破。時時說：「那店裏手錶，真是他說的奸商。便
 笑道：「三十塊錢不少，我就是不賣，你們拿來罷。」那店裏故違的不放手，又試探他一下口
 風道：「那麼你多少錢才能買？」呂小恭也輕輕的伸了一隻手指，那店裏側側的樂道：「
 一百塊錢罷，對麼？」呂小恭將手裏把那隻手錶拿了回來，拿到衣服裏去，說道：「不
 買，不買了。」掉頭就走。那店裏却追着，一連連的喊道：「請回來，請回來，先生請
 ！」

來回。呂小恭回着頭道：「你們是怎樣做的買賣，我不是知物不知價的，哪你們別打算騙人。」那店夥把呂小恭請回來，便讓他坐下，又教小徒弟給他斟茶熬烟，應酬了半天，然後又笑道：「你告訴我，六句話，到底要賣多少錢，我好請我們掌櫃的來看，實不相瞞，我也不敢做主意，這東西的出入太大了。」呂小恭再伸了伸指頭，那店夥笑道：「先生，是不是一千？」呂小恭笑道：「你既知道，又何必多問呢？」那店夥果然就進去櫃內小屋，過不一刻，果然走出一個四十幾歲，禿頂的胖子來，纔說是這家金珠店的大掌櫃，又要了呂小恭的手鐲，翻來覆去，細細辨認了半天，他點了點頭，表示無訛，然後又笑道：「這東西不壞，賣一千，可忒多些，我照原價給你換這鑽石，雖是好東西，太碎了，倒不值錢，給你拿七百塊錢，買給我們也就是了。」呂小恭聽他一張嘴就是七百元，自己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心說這東西原來真是值錢，眼見得這財是發了。正在樂得裂着一張嘴，說不主賣不賣來，忽然門外衝來一陣香風，走進一位娉娉婷婷的女人，穿的一身黝黑的新裝，脖頸上，圍着一塊最時髦的披肩，和他個光頭，睜了一雙道：「久違了，少見哪，我說這位不是呂先生麼？」呂小恭一看這女人，就撻些兒叫出一聲老天！原來此人非別，正是自己前次由電話飯店追出秦伍二的小姐，誤入她家，在中山公園鬧得一塌糊塗的那位山梁雌雞吳小姐。自己正說不出所以然，那吳小姐就發笑了道：「呂先生，你別不認我呀！你上回欠我的，還沒有給我呢！今天我冤家路窄，見面一便裝充怔，就騙走了麼？乾乾脆脆的，說好的罷，哥哥克。」說着這話，她

的那隻右手一指，大指和中指一捏，拍的一聲微響，就算給了呂小恭一個匪子吃。呂小恭再不理也不行了，祇得起立笑道：「原來是吳小姐，我的眼拙了！實在對不起。」吳小姐這才斜着肩頭，嘆嗔囁的一笑道：「這還不錯，我說的是呢！一個人，就這樣兒，交一場朋友就完了？」呂小恭既已認下，少不得含笑認錯，兩人又費了半天話，直弄得那吳小姐回嗔作喜了，那店夥才又笑道：「呂先生，咱們那種買賣，怎麼樣哇？」呂小恭笑道：「那是少了一千不行，你們祇花七百元，那是辦不到的。」那位吳小姐一聽，早搭了話，問道：「你們說甚麼？七百一手的，敢真是買賣甚麼紅貨？」那掌櫃是知趣的，忙笑道：「我們商量一點別的事。」說完了將呂小恭請入內室，他把那那鑽石鐲死不放手，山說海說的。遞了一個高價錢，八百元再多不在。呂小恭也是因為那位吳小姐在外邊，自己若再和他們掂斤播兩，鬧大發了，諸多不便，就狠一狠心腸，一口答應下來，那掌櫃的馬上派人出去，拿了一些五十元一張的整票，十六張整整的八百，當時錢貨兩交，生意就算做成了。呂小恭說話就告辭，掌櫃送着他出來，到了外邊一看，那吳小姐原來並沒有走開，她和那店夥們，正在說說笑笑，她拿着幾件水鑽的戒指手鐲，看來看去。看見呂小恭出來，她猛的把那一隻滿鑲着水鑽的手鐲，在手臂上一套，又朝呂小恭一揚，說道：「呂先生，你瞧這手鐲，漂亮不漂亮？」「呂小恭便笑着，說漂亮！那吳小姐就將手一放微微一笑道：「漂亮，我就買了它，呂先生，你替我把錢給他們罷。」呂小恭一聽，這如何能行，硬敲竹槓，自己剛賣了一隻鑽鐲，如今焉能又買

了送人？就笑道：「這太貴了！一雙總要幾百，我買不起！」說完，那掌櫃和吳小姐一齊都笑起來。他們說道：「這是洋金的，加上幾粒水鑽，好錢也不值兩三元錢！比不得真貨，要千又百元的。」呂小恭一聽才兩三元！自己就答應了，那吳小姐不勝之喜，登時把兩雙都戴上。把一隻手臂翻來覆去的，在呂小恭面前晃了半天。笑道：「呂先生，你瞧這好看麼？我那雙它，漂亮不漂亮？」呂小恭祇得笑了一笑，說道：「漂亮極了！真是漂亮！」吳小姐聽他說漂亮，就把手一指那店夥，向呂小恭道：「你說完漂亮，倒是給人家錢哪！這不是說說就完的事呀。」呂小恭祇得把那鈔票又掏出來，都是五十元的整鈔票，不得不拿一張讓店夥去找。這一露錢，那吳小姐更特別注意了，一看那呂小恭，並不是一個窮光蛋，身邊忽有許多大洋，店夥就念頭一轉，生了一個主意，在他的錢找回來之後，出來纏着他，不教他逸去。說道：「呂先生，謝謝你來破鎖，替我買裝飾品，我這裏有一點好心獻上，請你賞光敝舍，吃一點東西再走，這裏離我們家住的不遠，坐坐去。」呂小恭打算要推辭時，那吳小姐已是不依此：「你這種人，教我說甚麼好呢？我是記着你愛吃煮餛飩，這回讓你吃個够。我親自動手，和我媽包它幾十個給你吃，讓你吃够了，你怎麼反倒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了呢？」呂小恭聽她說得十分懇切，自己再一想那前次在她家吃吃喝喝，玩玩樂樂，也倒有趣。這幾天又實在的苦悶了，給那秦小姐伍小姐，以及自己的妹妹弄得糊裏糊塗，絲毫沒有樂趣，承其吳小姐不念舊惡，為甚麼放着這一個找樂的地方又不去呢？呂小恭想到這裏，他的心

思想時就又一變，想着去去無妨，就笑道：「吳小姐，請你客氣一點，不要拉拉扯扯的，和我這們斷絕，我去一賭，味也就完了麼？」吳小姐這時候才又推下一臉的笑來。說道：「你這人糊塗塗塗的，說話向來必不應口，口不應心，不成，我非要整頓着你，你想要答應？」又逃行可不成。「吳小姐倒也祇刺了穿駭駭。那吳小姐果然叫來兩輛洋車，說好了地點，押着她坐上去。那吳小姐的男女坐車，永遠是女的坐車在前，男的坐車跟隨在後邊，可是這一回吳小姐却大反常態，非讓呂小恭坐車，在前先行，然後她坐車後而跟隨，兩人來了一個天掉換。呂小恭看她的用心，自己無可如何，祇得眼睜眼貼貼的，在前領路，一逕跑到吳小姐家裏來。那吳小姐的母親，向曉得呂小恭，開門來一見是他，立刻就笑了一聲道：「呂先生是甚麼風吹來的，怎麼風吹着我們賤鄉來了？」那吳小姐笑道：「媽，你這話說的真對！我今天若不是上他，時常的拉了他來，他還不來呢！這小子，我良心盡了！」呂小恭聽了這雞一鳴一犬吠的，自己祇好含笑不語。大家進到房間內，吳小姐先拿錢讓母親去開轎門外的洋車，然後又拿出錢來，讓母親出去，為自己和呂小恭預備晚飯，吃着餚餚，再和她出去，喫喫話話。第二天吳小姐說了她家裏，那吳太太提了錢，又帶了幾隻瓶瓶罐罐的，先出去了。這吳太太和吳小姐分別重逢，自然免不了有許多恩情可述，在一塊膩了兩天，那吳小姐頗覺他上次在中山公園學入以難堪，太不够朋友。呂小恭尚勉強着自辯道：「那那天實在是不得已了！那兩位女學生，都是我家的外祖，又是自己妹妹的同學，所以不得不

那樣，祇得請你原諒了。」吳小姐和他鬧，也鬧不出所以然來。何況自己的真正的目的，又不在那件事上。祇笑道：「那兩位女學生，原來是合味的同學，我還以為是我的同道呢！看她們那樣兒，可不大正經麼？」呂小恭看他加以批評，自己本來是恨着那兩位小姐，便隨聲附和的，笑道：「你裏以衣服來說，當然是差不多的。這年頭貧學富，富學娼，太學的女生，打扮出來，往往就教你疑惑她的身分，本也是不足為奇的，全在乎各人的所好如何而已。」吳小姐把手擱在他的肩膊，輕而又輕的拍了一拍，笑道：「你這人，真是了不得，甚麼娼不娼的，你敢罵我是娼麼？你這小免崽了！」這聲罵，和這一下打，更把呂小恭弄得神魂蕩然，飄飄的，不知身在何處。祇剩了裂着大嘴，哈哈的憨笑了。兩人夾七夾八的，說了一陣，早已把感情恢復過來，那場太太買了佐料和蔬菜回來，馬上下廚又忙起來。當真為呂小恭包了兩餃子吃了吃完飯，呂小恭又和吳小姐說說笑笑，到天黑了，站起來不免向吳小姐告辭。那吳小姐却扯住他，非但不放他，反把一個身子，都交代到他身上，坐在他的膝頭，猶如一條蟒蛇，纏纏繞繞的，裹住他的身軀，抬手又把他的腮幫上的肉，揪起多高，提起來又放下去，說道：「你這人，真沒有良心，好容易碰上了，人家請你吃煮餃子包煮餛飩，你好意思就這們走了？嘿！你那叫什麼心！」說完了這話，春情溢流，對他秋波亂閃，頻頻的送媚，真一家把呂小恭支使得連南北都忘了，哈哈的祇顧笑，攤軟在椅子上，再也扎掙不起。就這樣鬧來鬧去，晚混到半夜，那吳太太給他們沖來兩碗麵粉，又送來幾塊滿漢點心，一碟蜜棗

瓜條之類的乾果，並且爲他們鋪好被褥，笑道：「得了！夫宋早了，你別再說這話，吃了點心，可就該歇啦！」說完了，她笑了笑，又看了看吳小姐，那吳小姐却早鼓裏鼓，實裏實的嬌態嬌聲，說道：「媽，你這是怎麼說話呢？這們大了，連睡覺都不知道，那可真是白活了！」——吳太太又笑一笑，退出去了。呂小恭看看那兩碗麵粉，再瞧瞧那靈異點心，瓜不熟想起前幾年遊北平的二等茶室，臨要睡覺的一查文書來，不由暗笑，她還不承認是媽，這一切待客的條款，已經完妥揭穿他牙。她這充好朋友，豈不好笑！因也就隨鄉因鄉，吃了那麵粉吞了那靈異，和靈夾姐說餓着，就此息憊人寢。焉想到胸下不及幾十分鐘，這沒有睡妥實，忽然門上驚天動地的「嘩」一陣亂敲起來。吳太太剛睡了一聲，「聽見了！」——這沒有由去開門，那吳小姐已然從床上，驚得「跳」而避，說道：「幾手裏了！這東西學不回來，處不回來，偏偏這時候跑來，這真糟極了！」——呂小恭看她如跑如慌張，尙不知是她甚麼人跑來，弄得她如此害怕，也慌得坐起來道：「甚麼東西來了，你不要害怕，我有我呢！」那吳小姐急掩住他的口，不介做聲，然後低低的告訴他道：「你當是誰來了？那是我的丈夫回來了，她一個月兩個月的不回來，偏偏今天回來了，你快快的滾起滾起，等我喚他走了罷！」——呂小恭聽說是她的丈夫，自己却不要驚醒她，這話不對呀！你是吳小姐呀！那裏來的丈夫呢？——吳小姐看他在這千驚萬險之中，還有功夫如此揮汗擲巾，緊不住急道：「你不要問了，說起來話長了，一言難盡，我的祖宗，你快聽聽這話！」——吳小恭走過門牆，在其硬地方，忽然那吳太太在裏面

青好幾走了下上到這裏運動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舌頭，憨憨的笑道：「來，給我來一杯涼茶，請們先解解渴，再拿根烟捲來，給請們過過癮，今天晚上，經巧了你家裏沒個人，我也孤孤單單的，可憐了這們念的日子，請們要高興高興咧。」話說未畢，呂小恭又吃了一嚇，暗付這玩笑可太大了！他們若是一高興的話，自己伏在床下，豈不成了墊背了？忽然那吳小姐拍的一聲，像是打了那薛漢一巴掌，笑道：「你這小子！真是又硬又軟，甚麼東西！剛說的怕我屋裏鬧着甚麼人，這會又說起巧家裏沒有人，你這小子又要擰着媳婦，混事吃飯，又要假充甚麼正經人，真難為你這小子裝，你是人哪？」那薛漢祇哈哈作憨笑道：「你瞧，我也不過是這們說說罷了！倘若你屋裏窩裏甚麼人，怕我不和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別說我是指着媳婦吃飯，看不見，還則罷了！若是看見的話，怕們這條命，還是弄和他拚了不可！」吳小姐啞的一聲不屑的笑，可是並沒敢往下說甚麼話，可見那薛漢的兇狠性，不是需要了。這樣的過了一會，聽不見床上的響聲，呂小恭却在床下，悶得透不過氣來。好容易，床上微微起了一陣軒聲，黑影裏，吳小姐一個人挨下床來，低着身軀，招呼了床底一下輕輕的嘆道：「喂！出來罷別悶着了！他睡了！」呂小恭這才戰戰抖抖的，由床底下爬出來。吳小姐却不容他說話，一把就拉他出來，扯着到了戶外，說道：「這是怎麼說？趕的這們巧，你多有受屈了！我們實在對不過，你可不知道，這小子太極了，一點也不講理，若是犯在他手裏的話，不用想逃活命，他打過兩回人命官司，這脾氣至今還不能改！你沒有別的說，頭上腳下的聽着我了，你先請一步，等我對付他走了，天

亮了，你再來都不遲。」呂小恭本來已是心膽皆寒，恨不得趕快走路，聽說她放自己走，當然是求之不得。連忙笑道：「這話對的很！我也想快快的走了，不過我的衣服，一件也沒有在身上，難道說你就讓我這樣赤身裸體的走路麼？」果然那吳小姐一看他赤光光的一個身軀，也忍不住笑了一笑，說道：「這容易辦，你在這裏等一等，我進去，給你拿了出來，也就行了。」話言未了，那裏面的醉漢，忽然又喊了起來道：「喂！你又溜了！快快的滾來。」吳小姐果然連連答應着，跑了進去，那醉漢少不得又呼么喝六，和她鬧了一陣。吳小姐哄着他，說是看自己母親去，哄了半天，那醉漢嘿然無語，大概是又睡去了。吳小姐隨後慌慌張張的，拿了幾件衣服出來，交給呂小恭道：「呂先生，你穿上快快的走罷！這小子今天不順當！你聽見沒有呢？」呂小恭也慌慌張張的，把衣服穿上一看，却是小衣服，外面的衣服，一件也沒有拿出來。登時怔了道：「這都是襖衣襯褲，沒有外邊穿的呀！」吳小姐看了看他的身上，果然祇穿着短衣短褲，一件外邊穿的衣服，也沒有給他拿出來。也不禁笑了起來道：「我太糊塗了，如何抓出你的小衣服，把外邊的倒忘了呢，待我去拿一拿。」呂小恭也看着自己身上，啼笑皆非道：「我這樣一身短衣服，如何能出去呢？你快快的給我去拿，我在這裏等你。」那吳小姐才要回身。忽然那臥室裏，又震天動地的，大喊一聲：「你們在那裏說話，那搭話的男人是那一個？我要打出來了。那吳小姐又慌起來道：「這個王八小子原來沒有睡熟，他裝着玩呢？我的活祖宗，你先出去，我明天再給你衣服，還不行麼？」呂小恭是

賊人胆虛的，也大大的吃了一驚，又聽那屋裏床帳響動，人是已經挑下了地，祇不過尙未出來。但聽他通通左右亂撞着門牆，嘴裏嚷道：「夜裏不點燈，這是你們興的呀。讓我找不着門了。真是可惡。」那吳小姐早去爲他開了大門，狂出一連的亂推着他。笑着央道：「呂先生，咱們明天見罷！他是吃醉了的人，甚麼事都行得出來，你不要惹他罷，明天你來，衣服我給你，決不少你一件，你放心。」呂小恭處在這樣危險的境地，祇有害怕，甚麼都無暇顧及，莫奈何答應着，腿剛邁出大門，就聽見那房門忽然一響的開了，一個人飛奔着出來。給吳小姐攔住了，兩人糾纏到一處。那人大聲喝道：「你們騙得我好，那男人是誰？跑出去了。」吳小姐攔住笑道：「你回去罷，甚麼也沒有，你耳朵不中用，聽三不是六，你的眼睛原來也花了，看東西也看不清，那裏又有甚麼男人？你看錯了。」那男人暴跳如雷道：「你說沒有男人，爲甚麼大門開了，讓我出去看看。」說完那吳小姐大概是攔擋不住了，但聽她叫了一聲道：「他可出去了，他可出去了！」又聽見那男人罵罵咧咧的，就脚步踉蹌的跑出來。呂小恭聽到這裏，實在是危險萬狀，不容遲延，掉頭就跑，跑了幾步，大着胆，回頭一看，祇見身後電燈光下，一團漆黑的影子，如箭追來，口中大喊着：「你小子有種別跑，我看看你倒是個甚麼變的！」嚇得呂小恭心胆皆寒，更把爹娘生的兩條大腿，用足了力氣，連吃奶的勁，都使出來，狼狽狂奔，直跑出幾條胡同，後面的喊聲，始聽不見了。呂小恭暗暗的嘆了口氣，搥了搥額角上的汗珠，業已濕淋淋的，流了一臉，搖了一搖頭，自己太息道：「這

真是不亞如又下了一回遠東運動會，跑了一回八百米決賽，累也累壞了！「想着這門大倒其羅，樂極生悲，祇得逃也似的跑了出來，有苦也無處去訴，此刻祇好回家，趁着天色未明，也好走路。否則天光一亮，這們樣穿着短衣去走路，也是諸多不便。於是懶洋洋的，才走了幾步，忽然對面一片說話聲音傳來，呂小恭要躲又無處去躲，祇得硬了頭皮，迎頭上去。對面來的，却是兩個警察，兩個人手裏皆執着一桿馬棒，夜裏巡邏至此，看見呂小恭的人影一晃，他們不願得說話了，齊把馬棒一舉，喝道：「甚麼人，站住了不許動。」呂小恭祇看是兩個警察，知道又是麻煩，所幸者，倉卒間，已然有了一個巧妙主意，就站住了，說道：「你們來的很好，快去看看那胡同口的澡堂子，着了火喇！我是剛跑出來的，祇穿了一身褲衣，還有光着眼子跑出來的呢！」那兩個警察聽了，却不由一怔道：「這是真的麼？我們如何沒有聽見有人打電話報告呢？」呂小恭道：「剛剛的着起來，還沒有着大呢，那電話大概也快打了。」警察看他兩面白哲，不像是為非作歹之流，也不得不信，忙不迭跑了開去，一個說：我去看看，一個說：我去打電話，拋下呂小恭不管了。呂小恭樂得片語脫身，出胡同雇一輛車跑回家門，敲了半王的門，聽差始醒了出來開門，喃喃的報怨道：「少爺那裏去了？怎麼兩點多才回來呢？」呂小恭也不理他，一頭先扎到自己房中，坐下定定神，忽然又一想那衣服裏的八百元現款，一齊丟落在吳小姐家，不禁啊的一聲，就跳了起來。

十一 真不愧球場上的一朵薔薇花

呂小恭逃亡忽促，想不到把那衣服落在吳小姐家裏，把身上帶的，換來那張姨太太一雙鑽鐲的代價八百元丟了，那是一件大事，登時啊的跳起來，啊了一聲不好，我中了仙人跳，我中了仙人跳，上當了！那聽差見呂小恭夜半歸來，並看他一身短小衣服，大衣服全沒有了，就知道事有可疑，呂小恭進來，他關上了門，跟着又進來，怕的是呂小恭要茶要水，無人伺候，焉知道方一來窗下，忽聽呂小恭亂喊起來，說是甚麼中了仙人跳，中了仙人跳！那聽差的恍然大悟，心說原來如此，怪不得如此猖獗，便湊合着，進來笑道：「少爺你說甚麼呢？你中了仙人跳？」呂小恭猛的給這聽差一問，登時面皮霍的就紅過了耳根，不好意思了，說道：「完了，你不必多問，少爺終朝打雁，教雁啄瞎了眼，你想想，一個女人留一個男人在家裏住，半夜裏忽然他的丈夫回來了，把他一身小衣服拿出來，攆着他走路，因而把男人身上的好幾百塊錢都留下了，這不是它娘的仙人跳？那聽差的聽了，當然認爲仙人跳無疑，說道：「這是仙人跳，一點沒有錯，你這是在甚麼地方？還不快快找了他們去？」呂小恭看這聽差也以爲然，好像是個內行，自己就以爲他是一個好人，馬上就把自己的半夜經過，都說給他聽了，又悲道：「你想想這明明白白的是一件仙人跳，決沒有錯，如何能要回我的錢？」那聽差的一齊都聽完了，他撫膺長長的嘆氣道：「少爺你是天字第一號的冤大頭，這

當然是仙人跳，那還有甚麼疑義？可惜你好幾百元就這們算是丟了，你好想不開，一下子讓他們敲了去，無人知情，你若隨他們去打官司，他們若是常幹這行生意的，區署必有底案，到了區裏，憑他們舌粲蓮花，也是討不出公道，如果你口供上，取一點巧，他至多押上十天半月，罰上十元八元，也就放出來了。這是多們省事！而且也不受大損失！你這正所謂棋走一步錯，現在若想要回錢來，可就困難之至了。」這話說得呂小恭呆然半響。才說道：「你那裏知道！她在區裏有無底案，尙不可知，我在區裏有底案，那倒是件實的事實！況且到了區署，總算是去經官，我們是要名譽的，讓讓出去怕不好聽，我們何敢與他們認真去較量呢？」那聽差的笑道：「少爺，這樣說時，此事就不大好辦了！你莫若現在就去她那裏，再和他提出交涉，拿回錢來，如果等到天亮了，她們贓物已去，即屬不大好辦，你那時甚麼也抓不着，可就甘受損失了。」呂小恭聽這聽差說得雖然是對，可是終於自己的胆力不足，不敢公然就去，再想那男人粗魯的勁頭，更是爲之胆寒，簡直的怕在心裏，沒奈何，說了一聲：「去罷，我想想再說，我這時候也沒有主意了。」聽差的見他沒有胆子，自己當然也不爲已甚，隨他去想，退出去了。那呂小恭有這大的事情在心上想着，當然翻覆睡不安穩。一直耗到天亮，始霍然從床上坐起來，自言自語道：「甚麼時候，你還不去麼？」定了一定神，不稍斟酌，跳下床來，就昨夜剩的洗臉水，洗了一把臉，又尋出一身舊西服換了，慌慌張張的出來，喊着門房的聽差道：「開門開門，我去了。」那聽差倒是個實心任事的，揉着眼睛，打

着呵欠出來，看是呂小恭，他尙在點頭笑道：「少爺，你一夜之間，大概是想過滋味來了。現在再找他們去，可就晚了，全看你怎麼的應付，饒簡直是不容易再要，少爺你不差甚麼，就可以想開些，放他一個漂亮去罷。」呂小恭顧不得再說甚麼，祇催着那聽差開門道：「你不必管了！我出去看看，他們或者也許給我。」聽差啞然失笑，也不多說了，開門放出他去。呂小恭出來雇上洋車，重又跑回吳小姐住的那條胡同來，天光已是赤日當空，八九點鐘了。呂小恭來勢雖是非常的兇猛，不過到了人家的門口，又不免躊躇起來。他不怕別的，回想起昨夜那醉漢兇猛的神氣以及自己逃走時的危險萬狀，不由他想起來不駭怕，那裏還有胆子去闖上他的家門？因此上呂小恭望門而不投帖的，簡直白來了一趟，虎頭蛇尾，不敢一鼓作氣的上去。在這裏略略的耽擱一會，那兩扇小門，忽然呀的一聲開了，呂小恭心裏有病，趕忙躲開一旁，祇見那宅內走出一個不認識的老媽子模樣的老娘們，手裏拿着一隻大碗，一隻小磁盤，喊幾聲：「螺絲轉來，熱火燒子，江米粥來。」正是出來買早起的點心來了。呂小恭一見，心中疑惑，暗忖吳宅的一家子，除去吳小姐，便是她的母親，並無有第三人！昨天出來一個醉漢，硬說是吳小姐的丈夫，已是十分突然，怎麼今天又跑出來這樣一個老媽子？呂小恭想得莫名其妙，可是胆子反而大起來了，趁裏老媽子呼喚那賣燒餅的小販，還沒在喚來的當兒，他便放下了胆子，湊上去，搭訕笑道：「借光你哪！」那老媽子聽了，正眼看一看他，素不相識，便怔了一怔，堆下一臉笑來，說道：「喲！這位先生，你是來看房的

麼？請進來看看，這裏連前帶後，一共是八間半，都是瓦房，沒有一間灰棚板盤心，每月房租是五十塊錢，頭一個月連茶錢帶打掃，你就給三份，花錢多少是第二，打頭你先住乾淨痛快

的房子，你一看就遂心，一點毛病都沒有。」說完，那老媽子推門就讓他進去，招待得非常殷勤。呂小恭一看，這是她纏錯了，把自己看成租房的人了，不過這房子是吳小姐母女住的，何以一夜之間，又出租了呢？因笑道：「對不起，我是來找吳宅的人，並不是來租房，請你去看看那吳小姐在家麼？」那老媽子聽說，故作驚疑的道：「這是你找錯了罷？這所房子開下來不是一天，一連三四個月沒有租出去了！怎麼會有人住呢？你不信，請看那門邊上，不是貼着招租帖子麼？」說着，她果然用手一指那門上明晃晃的，貼着一張字紙紅條，寫着四個吉房招租大字，下邊還有幾個小字，是其麼：「有翁保家督者來問，門內有人領看，房租面議。」呂小恭是一個胆小心細的人，一看那招租帖子，墨蹟猶新，貼上料也不到一天，分明是夜裏貼上，夾賊騙人的，想來越發這是仙人跳無疑，便冷笑道：「這就不對了！這就不對了，我夜裏從這裏剛出去，如何半夜功夫，會變成空房一所？我非要去看看不可，你們不可騙人，騙我我會不答應。」那老媽子笑道：「這就怪了。我們是空房招租，何來騙人之說？你若是租房的話，當然先要看看房的，我們不但攔你高興，並且還歡迎之不暇呢，就請你進來看看呀！」那老媽子說罷，她也不顧喊那賣點心的了，先請着呂小恭，讓他跟自己去看看。呂小恭看她如此，自己更是疑惡，便不再搗亂，先進來看，看罷進去一看，

這還有錯，自己前後已然來了兩次，萬萬不會有錯，正是吳小姐住的那所住房沒錯。當下呂小恭啊了一聲道：「得了，得了，不必看！你就快給我叫出那吳小姐來，和我會話，就完啦！我身上的八百元，昨夜都丟在這兒了。」這話說得太突然，呂小恭出口不覺，那老媽子却大大的吃驚道：「你說的甚麼話？八百元都丟在這兒？這真是一篇鬼話，誰信你的呢？你看這房，一間一間，都是空的，那兒又有住着人的，你活見鬼了罷？」呂小恭看着她，在驕駁，自己心想吳小姐必在此間，老媽子不過虛空來堵塞自己的。真若索性就給他來一個突然的，冷不防闖了進去。想到其間，一脚先踏進那北房裏，說道：「你說這是空房，那又何足爲憑，你讓我看，我就何妨進來看看。」說着，身子早已到了那房裏去了，一看却又大愕！祇見那房子在這半夜之間，竟然全都空了，僅有幾件不值錢，笨重的傢俱，別的甚麼也不見。那老媽子看他闖入房中，不但不惱，並且還笑嘻嘻的，跟了進來道：「你一定不信，進來看看也好，你看，這不是一所空房麼？沒有別人，就是我一個人看房，在這裏住，每天有我三毛錢花。」那呂小恭看了，咄咄怪事，禁不住暗暗稱奇，心裏說道：「這東西們的手段忒大了，半夜之間，竟然這房子弄成空空如也，也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真是佩服！」雖然是無望了，仍然不心死，從這北房出去，再鑽進那廚房內，看上一看，却見那廚房內也甚麼沒有，僅僅滅了的爐台上，放幾塊乾餛飩餅，大概是那老媽子吃的，別的甚麼也不見。登時失聲笑道：「這個真是變戲法，半夜的功夫，把一個家就抄抄了！這家抄的真快呀！」話未說

完，那老媽站在他身後，却勃然作色道：「先生你是來看房，還是有甚麼別的事？若是看房，請你說看房的，若是有別的事，也請你趁早講明白了。這是一所空房，你一定說是有人住，那你可以到巡警閣子上打聽打聽，叫他們去說。對不起，沒有功夫奉陪，你給我請出去罷！」說完了，她逕去開了大門，簡直的是頒下逐客之令，請他早早走路。呂小恭看她如此前恭後倨，自己滿腹冤枉，也不由怒氣填胸。掉頭說道：「好好，我就去巡警閣子打聽打聽，看你們還有甚麼話？」說完，拔步便走，那老媽子也不理他，跟他出來，騰地就把門關了。呂小恭負氣出來，一想巡警閣子去問，又有何妨？就和人一打聽，原來巡警閣子尙和這條胡同，隔着老遠，呂小恭走的快出胡同，還不到，他的熱氣，就慢慢的降下去了。自己試把脚步一停，然後再細細一想，到了巡警閣子，自己是怎樣說法？那巡警向來是看人形跡可疑，就要鑽頭覓縫的，胡在人身上打主意，找索子的，自己倘或張口結舌，一句話答的不對，他們看自己不對，那可就壞了。呂小恭這樣一想，他就不禁勇氣又全沒了，站住不知往那裏去的爲是。正這當兒，忽聽遠遠的皮鞋聲響，一個警察慢慢的巡邏過來，呂小恭一見，心裏有了主意，自己也慢慢的走過去，迎頭點首招呼道：「勞駕先生，這條胡同裏有姓吳的沒有，他們住在門牌多少號呢？」那警察閒閒散散的走來，給他問起來，倒像正經事一般，一絲不苟的，詢問道：「姓吳的，可多着呢！這一條胡同裏，足有個四五家，你所打聽的，是幹甚麼的？家裏都有甚麼人？家長叫甚麼名字？」呂小恭給他細一問，已然張口結舌，不知所

答了嘴脣啓了兩三啓，始勉強答道：「這個我倒不曉得，祇記得她們是一母一女，沒有甚麼正業，彼此也不過是過日子吃飯而已：我是來過一回，門戶好像還記得，祇是不敢認了，你也許知道，那邊門裏住的，是不是姓吳呢？」說着，把手向那邊吳小姐家一指，給那警察去看。那警察遠遠的看了一看，却好像心裏已然有了老底，戶籍背得飛熟，速查看帳簿都無須乎的。祇笑道：「你說的不對了！那邊是空房一所，沒有人住，已然好幾個月了。你找人如何到空房裏去找，那裏沒有人住的呀。」呂小恭想不到警察也會如此說法，和那老媽子如出一口，登時好生不服道：「這是怎麼說法，我就不信了，明明白白，昨天還有人在那裏住，今天那就要變成一所空房？這話有些不對！」那警察看他的目的，好像不在乎打聽人家，竟是安心和自己爲難，不由生氣道：「你記錯了，這說人家不對，你不信，我帶你去那邊，找上人家看房的問一問哪！」呂小恭看那警察如是倔強，自己情知找上去問，也是問不出甚麼來，自己已經試驗過了。便冷笑道：「完啦，不必問了，我一切都心裏明白，再說罷。」說完，垂頭喪氣的，一逕的走下來。那警察見他無頭無尾，說了就完，他望着他的後影，倒也冷笑着道：「大清早起，這東西是那裏轟來的，碰見這樣的，真它媽，倒霉，老爺一天也不痛快。」呂小恭明明的聽見了，祇好充耳無聞，不和他鬪氣，一人悵悵的歸來。那心裏却是一兜兒的苦，沒有地方去訴，暗暗思忖，吳小姐騙得巨金到手，一夜之間，竟爾變化萬千，逃開去了。看起來，下層的人物，都與他們有點聯絡。所以才異口同聲，說是她們的住宅，竟

是空房一所。如今自己釘頭碰盡，兩手空空，白白的受了好幾百元的損失，那幾百元之得，本就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一錢子買賣，偏偏的送入虎口，這便如何是好。呂小恭想來想去，祇是暗恨自己沒有把握，何以一見女人就沒有命，將本性忘掉，以致於甘受損失！想得一直走回家門來，那門房的聽差迎頭就笑道：「少爺你回來了，你的錢，要回來了沒有呢？」呂小恭氣忿正無處可出，給這聽差的一問，便急了道：「你倒熱心，甚麼錢不錢的，狗拿耗子，管那們多的閒事，那兒去關障去呀，少爺還沒有辦出一點事來，就憑你們這份囉囉，也成不了功啊！」那聽差的吃這一急，便知道這事結果不良，少爺鬧着一肚皮的氣，沒有甚麼好處了。因默然的退下來，不敢再去問他的經過了。呂小恭坐在屋裏，越想越生氣，簡直是坐也坐不得，立也立不得，甚麼都忘了。等了好大半天，忽然那窗外一陣高跟鞋的聲音傳來，清脆入耳，使得他的精神便是一振。急起身伏窗去看，衣香鬢影，珠光人笑，是幾個翩翩少女的青影，走到內院去了。呂小恭未看出來是誰，急追出屋去看時，那幾個女人的青影，已然不見，不免重復悵然。這當兒，正好那老媽子們走過來走過去的，忙着她的工作。呂小恭便攔着一個剛出心的老媽子。笑道：「剛才是誰來了？你們看見了麼？」那老媽笑道：「你不是問那幾個女客麼？那是小姐陪了來的呀！她的同學，聽說今天又是賽球，大家預備去出場的，剛剛從城外頭來。」呂小恭聽說是自己妹妹一班人，心上彷彿是給她們害苦了一般，不大願意去搭理她們，自己回來，却仍然是坐着生悶氣。忽然過去一些時候，那高跟鞋

的聲音，又從內院裏，遠遠的傳了出來。呂小恭雖然聽見了，也想着那幾位小姐們要走了，自己知道是誰，無觀察之必要，便抱定眼不見心不煩的主張，不去搭嘴。却不想那高跟鞋的聲音，到了這邊，忽然停止了，一個女人的喉嚨，正是呂小恭，嬌滴滴的，問那聽差們道：「你們進去瞧瞧，少爺在家裏啦麼？」呂小恭一聽，這不是找到自己頭上來了，就仍裝做不知，靜靜的往下聽着。那呂小芳問了一聲，又聽見那聽差的答道：「少爺在屋裏啦，剛剛的回來，大概沒有出去。」那呂小芳嬌聲說道：「他在裏邊，你就去通知他一聲，讓他起來，就說我要進去了。」那聽差果然走進來，一看呂小恭人在地下坐着，也正側耳諦聽，不由笑了道：「少爺原來沒有睡，小姐要進來，讓你起來呢！」呂小恭見呂小芳搭這門大的架子，心上非常有氣，便瞪眼道：「小姐進來，就讓她進來罷。」聽差的不敢還言，忙出去說了。果然香風冉冉，蓮步徐徐，那呂小恭帶着好幾位濃裝豔抹的女同學，並女的走進了來。呂小恭若是看見妹妹一個人進來，管保連站都不站，以報她素日和自己不對勁的恨，不料妖妖嬈嬈，一進來就是好幾位，除了其中的一位伍琳梁，是自己的老相識之外，還有兩位素未晤面的女學生，都是眉目如畫，裝飾入時，一個比一個漂亮，他本是最喜巴結女人的，對此又不禁本性畢露，舊病復發，霎時身不由己的，站了起來，並且腰兒一軟，就往下一彎，成了鞠躬的形式，滿面上堆下笑來道：「請坐請坐，我這裏屋子太不乾淨，讓過了！你幾位隨便請坐，不要客氣。」那幾位女學生祇不說話，都對他微微的一笑，那伍琳梁更牙咬咬下嘴唇，含着

滿臉的壞笑，故意的問他道：「呂先生，這些日子，你課餘之暇，常做甚麼消遣？公園早半天還去麼？」呂小恭聽她言外有意，說了這們一句，不由面上一紅，笑道：「笑話，我早起從來沒有到公園去過，這倒取笑了。」說完，借賊那聽差老媽子來張羅茶水，可就岔開一邊去了。那呂小恭却笑道：「哥哥你別嚇張羅了？我們茶也不要吃，烟也不要吸，這倒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我們是求你一件事，請你幫忙的。」呂小恭聽了，妹妹從來說話，沒有這們和平過的，自己倒不禁渾身本天得勁起來，也笑道：「不要客氣，有事不敢說幫忙，不過能力及，儘量的盡義務罷了。」那呂小恭就不慌不忙的，從她臂彎裏夾的皮夾裏，掏出一打子紅綠紙頭來，雙手舉到他的面前，臉上不大好意思的，笑了一笑道：「哥哥，你瞧這是我們學校裏的籌款，球類比賽會的入門券，每張定價肆角，是為附屬平民小學籌款的一樁善舉，今天晚上第一幕開始，是我們學校的籃球和震東女子大學的球隊比賽，你務必要到場，給我們姊妹助威的，你可以留多少張票呢？」呂小恭一聽是這們回事，終不住又躊躇起來，眼看着她手裏的一打票，做聲不得，沉了一沉，才笑道：「我留一張罷。」呂小恭把眉毛往上一揚道：「這如何能行，不是大大的笑話了麼？你也不怕人家笑掉大牙，來呀，你留多了不給，乾脆你留下它五張，湊上兩元洋錢之數，多多約上你那朋友們光臨捧場罷。」說時，早很敏捷的，把那入門券點出一張，送在他的面前。呂小恭驚惶萬分，不可名狀道：「這如何使得？我那裏用得了這們多？要不得要不得！」那呂小恭笑道：「得啦，得啦！甚麼

要得要不得，你全留下了，現在也不要你的錢，等晚上賽球時候，才向你要錢，我們先替那失學的兒童謝謝你，晚上見，晚上見。」說畢，不聽他贊成與否，把那入門券塞到他的手裏，和那幾位同學一個一個的魚貫而出。那幾位女同學也都巧笑倩兮的，各對呂小恭拋了幾個眼風，笑道：「呂先生何必客氣呢！休說你去推銷，還要把本錢找回來，就是你自己完全留下，也是應當的，因為這是造福於失學兒童，扶助平民教育的好事情。」呂小恭聽了這套官話，也不禁飄飄然的，不知所云，送着她們出來。眼看着她們都跑進內院去了，才又回來，一看那五張入門券，不由跳起來，心頭好似古井重波又盪動起來了。暗忖自己的妹妹，也就可以說是對得起我這做哥哥的了，這們一羣女學生，都給自己帶進屋裏來，今晚之機會，自然又是接近女性的一個機會了。伍樂琳雖不可為，其他的對象，似乎不是絕對的沒有，那儘自是對於女性的問題，又可以說，是有了一線曙光了。呂小恭雖作此想，可是又一想那五張票要大洋貳元，自己從吳宅逃出來，身上的錢是都沒有了，現在身上除去褲袋內的零票錢鈔，簡直要一元現大洋都沒有，這筆款子由何而出呢？呂小恭一時一閃，想得非常焦急，最後一狠心，把自己的一身西裝拿出來，做一包包了。親身趁那門房聽差不在，開了一些門鎖，一個人溜着出來，送到胡同口外的當舖裏的高櫃台上，說一聲：「寫五元錢能，我就用五元大洋，多了不要。」那當舖的掌櫃的過來，先打開他的包裹，看了一看，却將他的一顆頭，搖了又搖道：「不行，這西裝不值錢，也就至多當上兩元錢，多了沒有人要，拿去罷。」說着，果

然又將那原物包裹起來，向外邊一推，他就置之不聽了。呂小恭一聽，這還了得，隨即正原定的數目，紙及五分之二，連忙笑道：「多當一點行不行？兩元錢太少了。」那掌櫃的正打着別人的物件，他聽見了，故做不覺，直到呂小恭說了兩三遍，才把眼睛向他一翻道：「少當少贖，添東西！」呂小恭急道：「你讓我添甚麼東西呢？」那掌櫃的掌櫃把眼睛又來一打量他的身上，却做微笑道：「你聽着辦，你身上沒有穿着樹葉，什麼不能當？你的身上的一件西裝，比這一身可又好，兩身若盡合在一起當，我們就給你寫五元錢。」呂小恭聽他算計到自己的身上的西裝，却也是一個主意，不過自己低頭看了一看，却苦着一臉臉兒道：「可憐我身上的西裝脫下來，就可穿甚麼出門呢？」那掌櫃的又瞞了他一眼，大大咧咧的道：「沒有的事，回家換下來，再拿來當也不遲。」說完了，他就不再理會了。呂小恭一想，祇得如此謊謊台命了。便仍舊拿起那包裹，回到自己家裏來。那難差的迎頭看見了，這在呂宅本是司空見慣，少爺時常要出入當舖的，業已無足為奇。當下笑道：「我說少爺忽然不見了呢？原來是出去贖當去了。」呂小恭見他祇見自己入，未見自己出，誤以為是贖當。便笑道：「你胡說，我這是借來的運動衣，為小姐們借的，一會就拿去。」說着，連忙進了自己的屋門，三兩下就把全身的西裝解除，和那一身，一共包在一起，然後又胡亂的尋出一件呢呢袍，穿在身上，急急忙忙的又出來，到那當舖往櫃台上一送那包裹，笑道：「你們看看，這一個成了罷！」那掌櫃的過來，再打開看了一看，抖開各處都觀察過了。出乎意外的往那櫃台上

又一放，笑道：「剛才是在你的身上穿着，現在脫下來一看，不但值，並且薄薄裏還有一個窟窿，這兩身一共也就值四元錢，得啦，給你寫四元錢罷。」呂小恭其實少當一點，也就可以過去，無如終怕萬一不够用，把醜出在女學生面前，祇得含着眼淚，央求道：「你們是賣本家，請你們少剝削一點罷！我實在是五元錢急用，不然怎麼往下楞脫呢？」那掌櫃的聽着，雖然有的名詞不大懂，可是模模糊糊，也可以知道是向自己乞求的言辭，登時笑了一笑，這才點頭道：「得，看在口裏口外的街坊分上，給你寫了罷。」說着，果然提着那兩身西裝，到那賬檯旁，照例的沉着賬門，喊了一嗓子：「缺襟短袖，油泥大片，破布西服兩全身，當本五元。」呂小恭眼裏看着，自己的兩身八成新的西裝，給他拿去當錢多少還不敢先瞞心昧己的，胡亂的褒貶一個。不由好生悽慘，心裏一酸，幾乎掉下眼淚來。那掌櫃的拿出一張當票，五元現洋交他，他才收回心神，拿起來看也不看，一遞的出來，先到自己的案裏。聽差的一瞧，他穿了中國的襖更袍，早知道其中的情由，故意的笑着，看了他身上幾眼，說道：「少爺的西裝呢？洗去了麼？這回怎麼不教我送去了？」呂小恭祇哼了一聲，到那裏坐下，想了一想，再拿出五錢大洋錢來，自己看了一看，每元上面都蓋着藍色的印章，這就是當舖的記號，以示管保來期，如有舛錯，還可以去換。不覺自己出了一個神，回想時曾自己是腰纏八百元錢的富翁，今天居然就一文不名，勢將破產，這雖然受命該如此，但是這根本，誰說不是那吳小姐？倘自己在昨日，何致於受那資本家的剝削，拿那幾百元錢玩一個女

學生，還不是綽有富裕，足足的樂它一樂麼？呂小恭想着，祇有後悔，自己見了女人，就沒有把握，以致於有昨日之失，真應了古人說的，來之不善，去之斯易。出了半天的神，後悔無及，還怕那洋錢上蓋着藍圖記，到晚上給她們看出來，當面難堪，不得不拿一條手帕，沾上一些泥土，一元一元的，都擦成淨光瓦亮，把藍圖記擦去了，這才放心帶在身上。錢既是有丁着落，那胆子立刻也大了，安安靜靜的，等到天色一黑，呂小恭立刻裝裝出發，梳光頭，洗淨臉，還厚厚的擦了一臉的雪花膏，身上的襖褌雖是舊的，也刷了又刷，弄得乾乾淨淨，按照那入場券的地址，雇車運到東城。那入場券本來共是五張，呂小恭說得雖好聽，自己用不了，還可以送別人，可是時間所限，那有人去送？所以呂小恭等於捐助了二元大洋，一個人拿着五張入門券，到了一看還好，這裏的運動場是室內的，樓上的懸廊，雖然可以參觀，可是究竟由上往下，種種不便，不能够看得清爽。這五張入門券，定價雖屬不貴，到底還是樓下的，可以接近女球員的顏色。呂小恭交了一張入門券進場後，那時場內的情形，尙在平靜無事，僅僅有幾個未入流的女球員，在那邊拋擲籃球，擲十回，未必擲進一次。四面觀衆，樓上的因爲定價低廉，所以周圍都佔滿了。樓下的究屬太貴，化了，那裏有許多人，花四角來錢看女人賽球？所以除去西裝革履，有幾個像和球員有特別關係的，來了以外，別人真正的參觀者，可以說是一個也沒有。呂小恭站在這裏，覺得索然無味，又不知道自己的妹妹等人，來了沒有，再也挨不下去了。因信步到圍欄邊，看見那旁有一副鑲着辦公室牌子的

的門，出來進去的，有幾個西裝革履教員派的男子。呂小恭搭搭訕訕的，也走了進去，一看這裏，果然有幾座寫字台，像是辦公室的樣兒，旁邊還有一條樓道。呂小恭走進來，既然無人攔阻，也就信步溜進過去。出乎意外的，走了不遠，便就着旁邊一間關着的門裏，透出幾聲女人說笑聲音。呂小恭精神一振，站住才一猶疑，就見那門球一響，豁的開了一道縫，從裏面踉踉跄跄的，跌出一個西裝男人來，咕咚就跌在地板上了。隨着那門縫裏一陣笑聲過處，伸出一個女人燙髮的頭來，向外作恨恨狀道：「莊先生，莊守三先生，難為你還是一個體育家，兩三個中學的體育導師，你竟如此不要臉！人家在這裏換運動衣，你偏偏乘隙去的，轟之不走，罵之不去，你是人麼？」那莊守三，本來還嘻皮笑臉的，想湊湊來向她們調皮，一眼看見呂小恭是一個男人，站在旁邊，怒目相向，便打了一個冷戰，不敢說甚麼，爬在地板上，四足亂動，猶似一隻狸貓，直走去了。那門縫裏的女人頭，不免又嘆嗒一笑，呂小恭看清楚了，原來那女人正是球場上的番薯花伍梨琳小姐。不由笑道：「伍小姐，我妹妹都來了麼？這是怎麼回事呢？」那伍梨琳看見呂小恭，索性一跳出來，她身上祇穿了一件短褲，露出上身的打球的襯衣，還沒有扣好鈕扣，隱隱的酥胸微露，玉體高聳，十二分的肉感。祇見她指手畫腳的，說道：「呂先生，你那裏曉得呢？這小子是一個無聊極了的人，給我們惹出事了。」呂小恭也不便問甚麼，有前車之鑒，又不好往裏走，祇站在外邊，笑道：「伍小姐今天一定可以大獲全勝，退敵必在有意中，我謹此預先敬祝了。」伍梨琳盈盈的一笑，說道：「那裏敢

說呀！我們是不對一定的。」說着回頭進那門裏一瞧，又退出來道：「呂先生蒸得好極，請進來！牠們的衣服都換好了，我們還有事請奉來呢。」呂小恭聽說，這才放心大膽的，一脚踏進那間房去。喝！這裏肉氣薰騰，粉香撲面，那些女球員一個個短褲岔，薄襯衣，氣滿面，各都磨拳擦掌的，在裏邊準備大厮杀，大爭鬥。呂小恭猶疑身入山陰道上，衆香國裏，簡直目不暇給，神爲之奪，好半響，才辨出東南西北，看清楚了。趕緊對各位小姐躬身笑道：「諸位女士，今晚辛苦了，我這裏先對諸位預賀一下，今晚非贏她們震東幾十個球，讓我們震東吃鵝蛋，我呂小恭另有好心奉獻，決定每位奉敬冰激凌一杯，以示敬意！」這話來得滑稽，那一羣小姐不論認識不認識，大家都嘻嘻哈哈的，笑了一陣。那呂小恭也換上了運動衣，肩頭搭着一件薄呢單女外衣，搖搖晃晃的，走了過來。拿手一拍呂小恭的肩頭，把一件東西塞在他的手裏，笑道：「嘿！你小子又有啦！錢了不是？要錢還沒給，又在這裏說起大話來了！來，拿這個去，這是你的職務，坐在那場子旁邊評判員旁，由始至終，不准你離開一步，一直到我們賽到完場爲止。」呂小恭一看那東西，却是一隻跑公尺的表，不但分，就是秒都可以記。知道是讓自己手揣大權，去當那評判員之下的記時員，登時受寵若驚，少不得深深虞隕越，鞠躬謝委道：「對！我又先說明白了！那玩意我可實在沒有幹過，那一點不對！你們可多指教我，別讓人家震東女子大學的女士們急了揍我！」呂小恭笑得呵呵的道：「沒有的事，誰不知道，多少分鐘是一誇特，多少誇特是一哈府，多少哈府，是一個泰姆麼？你就照

章行事，別自作聰明，自然就完了。」呂小恭看着那隻秒表，祇是呆呆發怔，好像不大瞭解似的。那伍柔琳笑道：「得啦！人家派你的好差使，你別不知好歹咧，趁早去，不用宣誓，實行就職罷。」呂小恭看了半天那秒表，也可以明白了些個，又聽那呂小芳頻頻解釋，自己也就鼓起一股子勇氣，笑道：「那裏我就希望不辱命了，你們幾位也應當有幾位守在我的身旁，做我的不瞞的顧問，以免有虧職守呀！」那些位女球員便都轟然答應，說道：「呂先生你就答應罷，實話告訴你，這一回球賽，評判員是由她們那邊請，就是那位討厭的莊守三先生，至於那記時員却是由我們這邊請，還不准是我們隊裏的球員，最好還是男性妙一點，呂先生這一本領不相稱恰當的麼？」呂小恭拿着那隻秒表，說不得雖却奉命，點首答應，那伍柔琳又揮拍他身上的囉囉袍，對那呂小芳笑道：「小芳，你瞧舍兄，索性學得越來越老成了，連那漂亮的西裝都不穿了，今天索性穿上了囉囉袍，這樣不像一個大學生了，簡直是一個大學教授的像兒母，今天當這記時員，這真是相當，就是有人疑惑甚麼，我們就說他是我們學校的教員都可以，那怕人家不信呢！」這句奉承的話，到了呂小恭的耳裏，却不啻一支冷箭，直直的透過心房，連他的身體都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面上烘的也紅過了耳根，呆呆的做聲不得，任憑怎樣口舌舌能，良心上也不容再掩飾。倒是那呂小芳笑道：「伍小姐別說我，我哥哥並不是他要老成了，實在他的生活漸漸變了，人家不久就是甚麼銀行的大行員了。學校去不去都不相干，所以他現在換了中服，是起碼學習行員的外表，你們看他這樣不像

一個個海嘯般往後退。」「這話說得大家都笑了。呂小恭身膺重命，在這裏和他們小姐一說笑了吳備呢，那球場中的女指導員，業已前來催促多次，他就在嘻笑聲中，和她們跳躍着入場。那震東女子大學的女球員，已於一個個的球場多時，大家在場上奔馳着拋擲籃球，練習派司。呂小恭看着那震東女子大學的球員，就吃了一驚，祇見那些位女士，一個個膀大腰圓，眉粗目瞪，那裏像女學生？若是男學生也沒有這們粗野，除非是山後頭的。暗暗的直吐舌頭，諷刺不好。這樣一羣山賊也似的野姑娘！那位梨琳呂小芳一輩人，如何能是對手？倒讓自己替他們捏着一把汗。眼着那伍梨琳一羣人跳躍上場，她們都是嬌皮嫩肉，粉香脂膩的，和那震東女子大學的皮膚，很顯然就分爲了黑白二隊，似乎不用衣服標識，一眼足可了然。禁不住暗暗搖頭，自替白隊的道：「這如何能有？今天讓人家吃驚，還是爲指導了，看看自己不吃鴨蛋，就是千百般的榮幸了。」這話來得失聲，那莊守三見震東女子大學的運動場導員，聽了這話，就不覺之而臉的竊笑，直接的對他擰着眉毛道：「可也說得是，這羣小姐式的學生，駭不禁風，平常養會處，今天硬要和我們震東的球隊比賽，豈不是以卵投石？我們的震東，是有名的神軍，無往不利的。」呂小恭其實除了妹孃呂小芳是籃球員之外，可以說是與自己毫無關係，不曉得何故，一聽這話，不減於自己受了侮辱，登時氣高八丈，看着那莊守三肥胖的，諷也有幾分力氣，自己不敢違言，祇看着那呂小芳等人，已在那另一球場下邊練習，好似梨花蝴蝶一般，跑來跑去，極其好看！衝過去一招呼那隊長伍梨琳道：

「伍小燕你出場來，咱們說說話。」那伍梨琳一躍出來，呂小芳也不叫自來，都出場來。呂小燕叫來她們，在場外的一角，眉展劍動，擺着拳頭，極其神氣的說道：「今天的球賽了不得！你們看那震東的一隊女球員眉粗面黑，簡直像十來個霸王，你們這一羣女學生，嬌生慣養的，那裏是她們的對手？我剛才聽那莊守三吹過牛來，說是震東球隊，是有名的鐵軍，無往而不利，眼見得我們是沒有勝利的希望，我們要仔細一點，想一個敗中取勝之道才是呀！」呂小燕原也是出於一分好意，特意叫出她們來，作一預告，不料那伍梨琳和呂小芳聽了，却都不願意道：「你這叫胡說！慢說她們這一羣了頭，就是那出名的強敵，我們也不知道推敗了多少，何必你來勞心，好好的管你的時刻，比甚麼都強，你先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替自己洩氣，真是該打！」呂小燕弄了一鼻頭灰，祇得唯唯應命，默認是該打，不再多言了。那伍梨琳呂小芳二次入場，她們仍去雜在人羣裏去練習，呂小燕祇得自己鑽到那記分桌上，手拿着秒表，祇待開戰的號令一發，就一按那秒表的樞紐，讓它去記時。果然兩下練習不久，那評判員莊守三先生，業已嘻皮笑臉，抖一抖身上的俄國人賣肥桌式的西裝，精神凜凜的，執了一隻銀笛入場，先噓溜溜的吹了一吹，把兩隊人員聚攏起來，略略的講了一番賽球的金科玉律大道理！然後又回頭對記分桌上的人員，噁哩噁哩的，翻了一套英語。那隻手托着的球向上一拋，嘴裏的銀笛，噓溜溜的再一吹，就算是比賽起始了。呂小燕心裏祇惦記着妹妹一隊球員，不是她們的對手，那手裏的秒表，也忘記了按，祇在呆呆的觀望着。

。果然那震東女隊不同凡響，籃球過去，祇在她們那邊翻轉的亂轉，不到五分多鐘的光景，一連也擲了兩球過籃，莊守三一連吹着銀笛，不住的亂喊着：「震東二分，震東二分！」

那呂小芳一區人真是急了，她們連連喊着：「太姆歐特，太姆歐特！」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她們的新辦法，却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二次再開賽，那顆球原在伍梨琳一輩人的手裏，後來三轉兩轉，毫不費力的，又給震東奪去，來了一個：「浪煞他！」一單臂直拋，就把個滾圓的球，流瀉溜的，一直丟過那網籃去了。這樣一連三個球，震東女子大學軍威大振，四面參觀者，歡呼之聲不絕，呂小恭非常的着急，偶爾一看自己的秒表上，却一針不動，還未移動毫分，她忍不住叫聲慚愧，祇顧担心中球，却不想把職務忘掉，這便如何是好？呂小恭想得沒了法子，自己亂顧看着那表發呆，這時候球場上的震東女子大學，早又「浪煞她！」「勺它漢得！」一連得了四分，那莊守三先生連喊：「震東二分，震東二分，前後一共五球，不多不少，正是十分。」立刻樓上下歡聲大震，並且有幾個人，還發出噓通之聲，連喊：「今天的燕西大學是怎麼了？這樣的熬種，快快的起來幹！」那呂小芳伍梨琳一班人，雖也很是驍勇，無奈今天的震東之軍，上場狼奔豕突！形如野獸，一個個的拚命精神，所向無敵，弄得簡直的沒有辦法。嘴裏也連連的，喊道：「這樣不成，大家起來，快幹！快幹，我們復仇哇！」

她們二人一喊，全隊轟一齊應聲，又一努起勁來，忽然那評判員莊守三先生一看自己的手表，忙喊着英文：「泰姆歐特，泰姆歐特！」那眾球員們一聽，立時也各回停止動作，聽着他

的吩咐。祇見那莊守三先生鐵青着一張面孔，直奔到那記分桌邊去，一連的問道：「誰是計時員，誰是計時員？」這一問來頭不對，大家都聚了攏來。那記分的一指呂小恭道：「這位是計時員，這位呂先生。」莊守三過去一把就搶過那呂小恭手裏的秒表，瞪着眼睛，聲色俱厲的道：「你這計時員不行，簡直是一隻出竊的大飯桶，出竊大飯桶，你的表上多少分了？你為何不告訴那記分員鳴笛，現在第一誇特，都過了五分鐘咧！」呂小恭倒冷不防他這一下，自己看着那廣東女子大學連連麻球，胸中業已有了成竹，抱定和他是泡藤蒜主意，決不張口，故做無語的道：「你曉罷！你曉罷！那表上是多少分呢？」莊守三是十拿九穩的，自己的表決沒有錯，見他這不服服，更不發氣恨恨的把那秒表往記分桌上「一放，恨恨的道：「你還敢和我辯論，你還敢和我辯論，你們看看是不是過了五分鐘？」說時，大家的頭湊上去，一看，莊守三自己執一職，却不發聲了一聲：「阿也！」祇見那秒表的大小針，完全停在中央，連自分毫也沒有動。他跳起來道：「你這記分員，你太馬虎了，開賽這們半天，你怎麼不把表弄開了，弄到現在，一秒也沒有動？」這句話頓時把那羣衆的精神，也轉激起來，大家紛紛責問道：「這計時員也太飯桶了！怎麼連秒表都不開，這球這賽個甚麼勁呢？」那廣東那震東大學的女球員，有幾個不服氣的，已經攙臂揮拳，大聲喊起來道：「打打，打打小奔！」呂小恭任憑那四圍的空氣如何惡劣，他也置之不理，祇沉聲靜氣的，對那莊守三先生笑道：「這秒表是在你手裏的，我不能負責任，你是廣東女子大學的教員，自然希望時

間播聲，是早早的唱你們的凱旋之歌，開你們的慶功之筵，喝你們的喜酒，你的表雖然過了五分鐘，我的表上，却還差着三十秒，所以我正預備着罰它，你忽然說甚麼：「泰姆歐特！」等你過來一說話，我的秒表上正好走足了三十秒，因而我趕快的一關那秒表，焉知這關了，給你搶去，在你的手裏，給你敲壞的又一擡，它當然恢復原狀，又走回去了。你打算拿這個做理由，實行排台主意麼？那辦不到哇！你趁早說好聽的，甚麼都行，不然我們隊裏的球員，一個個也不是好惹的。你先搶了我的秒表去，硬把它強按回去，這不是破壞運動的精神，把體育道德一點也沒有了麼？「這一套話聽得理由充足，而又十分動聽，果然這邊的球員都鼓噪起來道：『這不行，當然不能算數，我們要重新再賽，否則我們不幹了。』」那晚來有人員雖然也有帶着表的，無如中國人對於時間上，向來都是馬馬虎虎，誰的表也不敢說一個「準」字，所以大家一聽這套話，都不言語，沒有一個敢來證明呂小恭說的不對。呂小恭一看四面的羣衆，已爲自己花言巧語所惑。他更大言不慚道：「諸位，我所講的。無一句是虛言。這番理由，就是提到遠東運動會上，提到亞林匹克上去，也沒有人敢承認。評判員要看時間，應當由評判員手裏奪表的，你們說這小子是不是偏向一頭，希望時間短？這樣的評判員，我們不能承認，所有的成績算無效，應當再重新賽起！」說完這話，那羣衆也有的與這邊有關係的，他們見這邊漸漸的佔了上風，理直氣壯，也幫着喊道：「再賽，再賽！我們主張再賽，否則把我們的表都退給我們，我們是來看真正的體育競賽，不是來

看要狗熊的！」那莊守三還受了不白的冤枉，這真是四面楚歌，誠有天曉得，滿心的苦楚，無處去訴，也只得渾身顫抖，幾乎仰面而倒，幸得了急性的腦充血，連連的咬牙切齒道：「只好！你這個討時真，老子我算認識你個，你叫甚麼東西，先親口名來，我再算你！」說完，擰起臂，而前地把手臂上的衣服攔起來，簡直就要動手。因小恭也急了道：「你差惱成怒，敢來打人，我呸！」喊聲響亮，先把你嚇一嚇。」這差攪成一團糟，因小恭拉架，一班人已然一團，個個笑逐顏開，都希冀着去這二團，把這一場球賽拆成不賽，不賽不反正是個輸，何必落一個整頓的丟去人。越鬧越鬧着，因小恭和莊守三安打架，連你說的剛住道，即呂先生，你們不強強了和氣，這球賽看甚麼，余金不鬧，我們這差不要，小也就應了，何必動動氣，走，我們換衣服去了。」因小恭到這裏，小恭也深為佩服，可是那裏求的餘餘的條長，沒得，太不上算了，不期說已算贏了，她約你來沒了，就是如此，你的成績，完全置之不算，從前易於得也包他們還有招架之勇，這差無這差之由，這差才就氣地個個看，因小恭見着能救她，她走路，攔着道：「喂，你們不要吵吵吵吵，這是不行的，你們平日無敵，老招可耐，這差來這人，就二毛四毛，要價都花了。」這一幫差，五大家能帶其休，因小恭等入看他們不讓走，路差急差道：「知道這差，你們判真不公道，於我們無差，差到那後，拆治的責，誰誰誰誰，另表，要看你們的評判員，能否自省，因那那裏來的，像隊也為差，差那，情急了道：「料我們誰能另表，那是很好，我們情願把 equal 的成績放棄，重新開始，再決雌雄，你們看是 equal 好，還是和氣。

呂小芳一聽，才待和牠們嬉鬧，不意養成，那華老前輩呼着道：「這樣是費公道，兩下裏
要重新賽起，若是如何？否則我們不甘甘願退步，須要退步。」那震東的隊長又問道：「你們
急着見了麼？做或我們今天不把球賽完，那觀衆就要看退步，我們個不打算，不該連
二將了人家球場主人。」這話弄得公正商議，使得那在架勢一輩人無法駁辯，不得不大家議
論一回，祇好勉為其難，被着場頭的上場，那邊的震東軍隊也不免回去，向她那邊的隊員解說
出回，說大家這場男賽，那一輩小姐們雖然賽了幾個球，畢竟也不是好來的，費了一番的力
大家，聽了這另要消息，大家各都發定了意思，憤憤怨怨的道：「豈有此理！我們也太軟弱
了！這不是讓人欺負麼？大家不幹！我們就來人賽賽，豈不是跌了臉？」領隊祇好干般
不解說，讓大家以學校名譽為重，無論如何，勉為其難。那小姐們無可如何，祇得忍着頭痛，
滿臉含羞容，無精打采的上場。這一來，實力大受影響。評判員莊守三雖然眼着着呂小恭地秒
表，而且這球拍放在桌上，以便大人小孩觀戰，心明眼亮，無如軍心已散，所謂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那震東的隊員都是這王的脾氣，身敗不許敗，再也鼓不起從前的勇氣，
上場開賽以來，一個個四肢無力，精神蕭索，彼此各懷着一種倒運的念頭，所以再不能挺起
身來幹。那燕西一邊的呂小芳倒架勢一，看此光景，情知這一局棋，大有轉敗為勝的可能
，於是振臂一呼道：「燕西的同學，她男起勁來，現在復仇的機會到了！我們個看一看誰行
，誰不行，分它一個個存剩死，實在假亡！起來！大家幹哪！」這話是聲高一聲，大家

「那好！那好！球場地裂一般，場中的四面，起了一個震天動地的大騷動，喝起一陣連環大采。接着那燕西大學的籃球員，一個一個都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殺氣滿面，恰好似鬼神附體一般。東奔西駛的，轉了不到一兩分鐘，那顆球滴溜滴溜的，就轉入震東大學的陣地！那震東的一號領隊，才說了一聲：「不好，留神這險球！」伍梨琳就一馬當先，好像迅雷疾風一般，趁着她一身雪白的球衣，又如同一團雪球也似的，一直的捲過來，霍地把球一接，回頭一看，那呂小芳已經跑到震東的籃下等待，說時遲，伍梨琳喊了一聲：「密斯呂，我這球是破出性命攻進來的，現在不能拍可了，乾乾脆脆，生死存亡，在此一擲，咱們來十個遠擲。」那時快，果然那球在伍梨琳的手裏滴溜溜的一轉，跟着她的右臂一起，來了一個：「浪然她！」好一個單臂入籃，眼看看那球滴溜溜的，跳進震東的籃子裏去了，這一下非比尋常，四面采聲大震，竟有人用腳亂顧着地板，說甚麼：「燕西大學萬歲！伍梨琳小姐萬歲！球場上的書報萬歲！」伍梨琳更是湊趣，跳起腳來，自己先喊道：「燕西大學校二分，燕西大學校二分！」評判員莊守三先生冒着十頭的冷汗，眼看着自家的娘子軍，給人家一出手，就贏去了一球，他氣得肚皮鼓鼓的，連聲對那震東女球員們發作道：「你們真是王八拉車，有勳勁，沒有後勁，剛才怎麼贏人家的，現在怎麼又輸給人家？」那震東女球員們也是不服他的，大家互相環顧着，由一個球員發言道：「我們贏了，為甚麼沒效，完全不算了？輸了也是屁事！」莊守三一見這女球員如此不服訓誨，不覺又跳着道：「你們不爭氣，自己輸了，還

來報怨婦人！」正吵着那伍梨琳在那記分桌旁，也正和那記分員交涉，說道：「我們明明的得了二分，你們爲甚麼不往記分簿上記？」那記分員也正拿橡皮，往下擦着那記了不算的分數，見她來催，却笑道：「你們自己報的分數，我們不能算數，你們既是得了二分，評判員爲甚麼沒報上來？」伍梨琳一想，果然那莊守王先生太渾了，自己贏了，他還敢不報分數！便不和他客氣，生法就是「拳道」：「嘿！姓莊的，你這小子講理不講？我們得了分數，你爲甚麼不往出報？」莊守王一個冷不防，被她打得哎喲一聲，幾乎鬧上一個爬下牆吃屎，定了定神，果然想起自己祇顧不服氣的搗亂，把那報分，竟爾忘了，這才懶洋洋的喊了一聲：「燕西大學二分！」喊完，蓬頭喪氣，剛拿起那球來，才待吹笛再賽，呂小恭那邊看着的秒表，早不許容，就這樣半擲亂，半比賽的，頭一個誇特就算完了。記分員把笛子一吹，球員們有的無精打采，有的喜笑顏開，大家紛紛的各自聚首會商。評判員莊守王先生也不得不遵守時間，懶洋洋的也鳴了一下笛，宣佈休息兩分鐘。待到第二誇特起始，那震東大學的女球員畢竟是榮辱攸關，不得不努起勁來斡旋，算是贏了燕西二分，弄成二比二，互成平局。等到第三個誇特，燕西大學改攻爲守，拚命的把守，把陣式弄成鐵筒也似的堅固，不讓震東攻進一球。所以結果沒有成績，雙方平局。第四個誇特，也就是最後的一個誇特，燕西大學又通權達變，易守爲攻，這一下震東可就嗚呼哀哉了。她們真是應了莊守王先生的：「王八拉車，有勁動沒錢動。」許勝不許敗，勝了，一下子可以勝到底，敗了，也就取得一場糊塗，所

以她們看那燕西大學的女將們，一個個的後力充足，勇不可當，幾個人頓時相顧駭然，任她們一個一個的球，足往那球籃內拋，大家手忙腳亂，應接不暇。祇見那伍梨琳一個人出生入死，捲來捲去，滾上滾下，把一顆球弄得硬似砲彈，軟若棉花，飛飛飛，飛不到幾飛，就飛到震東球籃內去。果然人是越勝越得意，一霎時眼迷心亂，觀衆們祇聽着那莊守三先生有氣無力，喊着：「燕西二分，燕西二分！」銀笛嗚嗚的直吹，那肥分員的鉛筆，不住的在肥分簿上亂畫。轉眼的功夫，最末一個誇特，算是完了。在呂小恭把秒表讓那肥分員去看，肥分員長鳴銀笛之下，莊守三先生不得不說一聲完了，隨後到那肥分員的桌上一看肥分，氣得他連分數都不報告，一個人氣氣囊囊的就走了。這裏樓上樓下的觀衆，也於嘩笑聲中，一擁而散。可憐那震東女子大學的一羣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姐們，到這時候轉勝爲敗，一個個氣不可當，有的並且神氣帶委屈，已經互相擁抱着，嗚嗚的痛哭，說道：「我們這球輸的忒熬冤枉了！我們賣出性命，爭的成績，居然會不算數，這理那裏能講呢。有的痛哭着，還在不依不饒，不表示服輸道：「我們這回是精神上的勝利，一點也不算輸，她們若願意真決雌雄，我們不妨改天再正式的比赛，你問問她們敢答應麼？」果然那領隊第一號聽了，當時異常的贊成，說道：「對呀，這是一個好法子，這是一個好法子，你們全體若果贊成的話，我就可以去接洽，問她們敢不敢再賽？」這一句是徵求那隊員們同意的，那隊員們於忿恨之餘，果然是極爲贊成，大家一齊同意道：「那有何不可，我們今天雖敗猶榮，是精神上的勝利，再

賽一回也好，看看我們誰行誰不行，誓雪此恥！」果然那領隊轉機十分高興的，過來就勸伍翠琳喝了一聲。好像水滸傳上的唱一個肥諾，說道：「嘿！今天我們輸給你們，我們實在的不服，你們若是好漢，我們再定日期，重決一回雌雄，你們願意不願意？」伍翠琳一聽，這才是給自己一個難題，答應罷，自己的一隊娘子軍，是實沒有贏的希望，那裏都能照今天這樣倖倖，不答應呢，這在場面上，又說不下去。遲疑了一會，祇好轉面問那一班隊員道：「她們現在提議的，想要定一個日期，和我們再賽一回，你們的意思怎麼樣？」這一問，那些小姐們各自明白，焉敢拿主意。就在這沉吟未決的當兒，那震東的領隊，已經冷笑着，發話道：「你們不好決定麼？這不打甚麼緊要！不賽就不賽，賽就賽，我早知道你們贏了，就不敢再賽了。」說着，那震東的球員，各都呵呵的一笑，表現着十二分的輕蔑。呂小芳伍翠琳氣得甚麼似的，可是又未便發話，祇可由她們去輕薄，相視無言，還是呂小恭看不過意了，走過去，對那震東的領隊道：「這位女士，我來和你說幾句話，不曉得你能否諒解？你應當知道，我們都是一羣學生，學生的目的是求學，體育不過一部份而已！況且我們應當知道，體育是要比賽的，但是，比賽也不過祇是一種體育的工具而已！因為體育的目的，決不是比賽，能夠勝利就完了！所以我們更進一步的，應當知道，勝者何榮，敗者何辱，大家不過遊戲完了。今天的一戰方完，貴隊又有再戰之提議，這本來是沒有甚麼的，無如我們並不是以體育為吃飯的飯碗，每天不離它，我們是學生，還有功課要上，所以這一節，暫時可以保留

「想不應命」等我們有功夫，當然是儘先奉約，那時候彼此再賽，對不起！」這段話的措詞，極爲合體得當。所以那燕西的個梨琳等人，先特別的贊成道：「我們就是這意思，我們是上學的學生，決不是以比賽籃球爲飯碗，非怎樣拚命不行，我們功課很忙，你們若打算賽，我們以後再定罷！」這話說得震東的一羣球員，目瞪口呆，一齊做不得聲，祇存偵像，尙能根根的說道：「你個好，你個好，我們都是以籃球爲生活的，我們每人學校裏都有津貼，你們這樣的和我們爲難，就無異於打碎我們的飯碗。我們的仇，已然和深一層的深了，走着瞧，再見再見。」這是一句無可奈何的氣話，可是那燕西的球員，却一個一個的喊起好來。說道：「真不害羞呀，你們原來是以上學賽球爲職業的呀！虧你還有臉說，真不害羞呀！」這樣搗亂了一陣，那羣衆都走開了。她們兩個也沒有意思，兩下裏捲席虛設，各奔東西。呂小恭笑嘻嘻的，陪着這一羣女球員，到更衣室來換衣服。因爲他在無形中，已是成此次勝利的人，所以那燕西大學的女球員，沒有一個拿他當做外人，大家說說笑笑，都不避諱。有的說是這番把那震東可氣壞了！明明輸了的，是一着勝棋，却給我做弄糊塗了。這不是氣死人，不要怪她們生氣，真是惹惱着哭，就是我們，也要說不出話來，回家都吃不下飯去，有的却說這難堪回來，是白命爲神軍，非當騎像的，有這一回，我們也可以去教訓教訓她們，警告她們的下表，看她們這就自命不凡的小看人！大家各有一番議論，或有那伍梨琳，她是最公道而合理的，自己跳下椅子去，向大家一揮道：「各位小姐，我們不要忘了一位先生，他

「我們比最大已我們的勝利，全是像所說成的，沒有他，我們早就一敗塗地，不用再想起來掉
孔了！此人真是……」話未便畢，呂小恭先生……我們……他……」果然大家吃水不忘淘井
的……者……那呂小恭先生不得不……的，向大家……的點頭，以作介紹，這時候真是得
意極了！心裏的高興……那呂小恭先生……笑道……你這位先生……
，可別忘了許下的願！你說得明白！大家……後，要由你……請客，我們在那青年會的食堂
裏，每人有一杯冰激凌……這話你忘了沒有呢？」呂小恭這當兒休說讓他拿出錢來請客，就
是把他的命要了，他都可以犧牲！早連連點頭道：「當然！當然！我們大家就到那食堂去，
大家各吃一杯冰激凌……」果然大家無不贊成，一位一位的換了衣服，各卸戎裝，又換穿上她
們的長旗袍高跟鞋，扭扭捏捏，笑笑嘻嘻，終於到食堂來。圍着……張長椅子坐下，主座無疑
是呂小恭坐的，對面是呂小恭陪席，其餘大家無分座次，……的隨便……來……
夜快收市了，一個個都打着……的來了這多的顧客，不得不強打着精神……起來招待。問她
們要甚麼？大家却又不以吃冰激凌為標準。有的說檸檬水，有的說……士水，因之呂小恭就
又捏起一把汗。幸而青年會食堂……的價單，檸檬水……夫皆已……，無貨可應，不成問題。
那……士米……汽水……的市價……而且……人未必……瓶，這比較那冰激凌……
省了。不過……之間，又是一……問題出現……那面……又自動的……士……
心來。這……來……呂小恭……變色，想着自己的錢，無論如何，打發……開，這樣的……

那些小，又不會客氣，一位位大乾大喝，上來這們的一輪，十幾碟點心已然碟底朝天，完
全宣告破產，急得呂小恭面上紅白，說笑的精神都沒有了，祇在默默打算自己怎樣處
付這當前的難關。一杯冰激凌還沒有吃盡，忽然那套梨琳却離席而處，一個人出去。大家也沒
有十分注意，一轉瞬間，又是一個西崽進來，湊到呂小恭面前，低低的說道：「先生，你是
姓甚麼？外邊伍小姐附你說話。」呂小恭吃了一驚！心想伍梨琳調出自己去，又有何話說，
忙離位出來。祇見那伍梨琳一個人站在青年會的大舞台外邊，盈盈的獨立着，果然正在等待
，呂小恭一出來，她就笑着招呼，然後邁了幾個俏步，走到那旁邊的一隻大皮椅子裏坐下，
又拍了拍那皮椅子的扶手，笑道：「呂先生，請坐請坐。」呂小恭如何能想到，她放着那
邊一屋子的人，都置之不管，却一個人在這裏好整以暇，約會自己說話。便坐了下來，笑着
說：「伍，我們今天的勝利，真是出乎意外的呀！我們這每人一杯冰激凌，也可以
說現代慶功之筵了！怎麼密斯伍半途的退出了呢？」伍梨琳也好像說不出來甚麼似的，只坐
着想了一想，自己嘆嗟的一笑，說道：「我也不曉得呀！我覺得在那邊人是多的，說話也不
好說，並且非常的討厭，現在我要出去，溜一溜馬路，不知道密斯伍呂，可以陪我一路麼？」
「呂小恭聽了，自己想着，這更是愈出愈奇了，從出來食堂，又要進十去要出去。便笑道：「
「那麼也好，我們出去溜溜馬路。」那伍梨琳見他允許，好像興致勃發，馬上站了起來，
扭扭脖子，仰着面孔一笑道：「走啦！我們去繞繞，說走馬上就走！」呂小恭半道是難。

十一 真不愧球場上的一隻蝴蝶

以得着他的青睞的，現在能够承她相約，當然是不勝榮幸，說不得也站起來，跟着她笑道：「密新伍說的對，我們出去，還不是說走就走？」那伍梨琳便笑着出來。那外邊街道上的車馬稀少，天光已是不早，馬路旁慘淡無光，有幾盞電燈在照耀着。伍梨琳出來，不往別處去，一直的就往正南上走下來。這邊的便道崎嶇，走着頗不便利，伍梨琳又穿着一雙高跟皮鞋，歪歪斜斜的，上半截身軀搖搖搖搖，真是十分吃力。便把一條手臂搭在呂小恭的臂膀裏，便倚着他走着，笑道：「這道路討厭極了！我們下馬路邊上溜過去，還平整些個。」呂小恭依着她，和她走下馬路來，果然平整多了。那伍梨琳的一條手臂，却再不從呂小恭臂膀裏放下來，一直的便依着他走下來。呂小恭信步溜離着，也不知道應當到那裏去，祇隨着她的意，往下走。那伍梨琳便依着他，是越來越緊，起先是肩膀以上的部分靠過來，那一顆粉頭，直直的挨在那呂小恭腮幫子下邊，那頭髮蓬蓬的，在呂小恭腮幫子下一蹭一蹭的，頭髮內本來就有頭水，經那汗熱氣一蒸，更暖香可聞，中人欲醉，後來她借着一條臂膊的勁，那下半截的身子，簡直也慢慢的就挨上來，緊緊的靠着呂小恭的身軀，女人穿的衣服本來就講究薄，這一下，兩下裏隔着幾層衣服，慢慢的，熱氣都傳過來，弄得呂小恭受寵若驚，面容騰雲霧，搖搖晃晃的，不知如何是好。那伍梨琳倒不覺不覺的，祇管和他走着，也沒有甚麼話說，呂小恭漸漸的，可就覺得這樣的走下來，沒有甚麼意思，眼看着都走到某處轉彎了，忍不住笑道：「密新伍，我看這樣走下來，走到天亮，也沒有甚麼好玩處。我們還不應該回去。」

看看那些位同學麼？」那伍梨琳却毫不在意的，仍是一逕的往下走着笑道：「密斯忒呂，你還想回去麼？這時候的她們，恐怕都快走了。」呂小恭一想果然，出來業已這半天，這倒是反客為主，用不着自己給錢了。便笑了一笑，隨着她，走上是東單牌樓的便道，那邊盡是密密叢叢的樹林，黑忽忽的一大片。伍梨琳走到那邊，却忽然又一笑道：「密斯忒呂，我們走到這裏，應當想一件甚事來，不知道你想得不能得？」呂小恭不知甚甚麼事情，方待要問，那伍梨琳却把一張香噴噴的小嘴，湊到呂小恭的耳朵裏，笑迷迷的道：「密斯忒呂，你不記得電話飯店的一張香噴噴的小嘴？」呂小恭更受寵若驚，連肉都麻了。加

既笑了一笑。那伍梨琳却把她的一張臉蛋，靠在他的胸前，微微笑道：「密斯忒呂，我那時候還不甚清楚你的爲人，這今天才讓我真知道，真了解你的爲人。」呂小恭大的球賽若不是你的力量，我們就祇好一敗塗地，由此看來，你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好人，我非常的喜歡你這樣忠誠的男人，你真是我理想中的一個男人呀！」這話說得呂小恭更是受寵若驚，連肉都麻了。加以伍梨琳的身軀都挨上身來，自己熱騰騰的挨着她，走也幾乎走不上來，那伍梨琳這樣的將和他走了一程，便快到了那電話飯店的門外了。她又叮嚀似的，問呂小恭道：「呂先生，你怎樣啊？你應當答覆我呀！」呂小恭是知道她的不好意思了，這時候她無言說着，臉都紅了。呂小恭不知真和假，怎敢搭言？給她問到頭上，才笑了笑道：「祇要密斯忒有心，我又何嘗不同情？我不過是不好意思說罷了！」伍梨琳的手，上去阻攔他，他笑着道：「該扯你的嘴

十一 真不愧球場上的一朵薔薇花

了！你這胡說不胡說？你真是那老實的人麼？不要揣着明白，跟我充糊塗了，你說該打不該打呢？」呂小燕祇好也笑了。兩人走來走去，漸漸的走到那電話飯店的門外，伍梨琳却又站住了。目視着他，笑道：「密斯忒呂，你我再進去看房間呀！」「死都不添了，這如何動得！祇是搖頭。伍梨琳扯了一把，他也不動，末後竟連推帶搽的，把他弄進去去了。」「呂小燕這想何不是出乎意外？第二天出來，便變成了一個特別忙人。直到一星期以後，他的親友，都都不約而同，接到一張請柬，上邊是：

謹定於本月九日舉行結婚典禮

禮堂設在信掌飯莊，四時行禮，六時入席。敬請諸位親友，屆時光臨。此佈。

在這天婚禮舉行中，家族等人演說中，呂小芳便替其宣佈，說這那天食堂，他兩人一去不返，離西大學的女球員，共期冰激凌、汽水、點心、大洋伍元陸毫，連小賬共幾元，都是她墊辦的。

又...回...走...到...的...

貴州省圖書館

59

438

4000